武俠世界

搏命大亞悲（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三） 傅紅雪・著

安祥寧靜的香江小鎮，突然發生了令人膽顫心驚的怪事，南宮雪一行人前往調查，不想遭到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海難，她竟然生吃死人肉……



第28年
44

$5.00

編者話

今期刋登的南宮雪傳奇故事之〖搏命大亞悲〗，故事新穎，內容描述一個安詳安寧的香江小鎮，突然間怪事頻生，不少新生嬰兒夭折，南宮雪爲了追查事實的眞相，和幾個友好前往調查，沒想到他們遭到一場驚心動魄的海難，大難不死，他們飄浮到一座荒島上，在他們感到絕望之時，突見一隻帆船駛來，原來柳花花在知悉南宮雪等人失踪時，根據一些線索追尋而至，使南宮雪等人解了危困……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馮嘉所撰寫的奇俠司馬洛故事，向來以刺激緊張，情節迂迴曲折見稱，今期的〖三屍一命〗，故事情節更爲奇特精彩，因爲奇俠司馬洛在故事的開頭，便做出異乎尋常的事——盜墳，欲知實情如何，你就非要慢慢看下去不可了。

☆ ☆☆ ☆

下期狄心所著的〖青龍記〗是繼〖英雄淚〗之後又一新作，故事描述三個小人物不懼風險，拿着一張假藏寶圖闖蕩江湖，到處招搖，因而引起各方人物的爭奪，也因此而掀起了江湖上重重風浪……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侠世界

第28年
第44期
（總號14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南宮雪傳奇故事／傅紅雪·文

可飛·圖

搏命大亞悲



奇人怪事何其多

久旱逢甘霖，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人生四大樂事也。

對屈無忌來說，這些都不足以令他感到快慰。

他早已超過而立之年，不論是成家或立業，他都已小有成就；唯一遺憾的是，成親整整五年，妻子尹美岱不會爲他生下一女半子。

有人說她是不會下蛋的母鷄。

也有人譏嘲他是不會「下種」的公鷄。

無論是公鷄或母鷄，這種嘲笑，無疑令屈無忌快樂不起來。

於是，素來不信神佛的他，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經常背著人，偷偷地跑遍了週圍百里的大廟小庵，焚香叩拜，祈望早日得子。

現在，他一臉得意的坐在大堂上。

得意喜悅之情，間中仍有幾絲的焦急盼望。

因爲，他馬上就要做父親了。

一朝忽爲父，就是他這一生中最大的樂事。

他已經等了五年。

這個願望即將就要實現。

＊　＊　＊

吉婆婆。

她其實只不過是四十幾歲的人。

但是鎮上大大小小，每一個人都這樣叫她。

只因爲大家喜歡這樣稱呼她，有一種親切敬慕的感覺。

這裡原本只是一個小鎮，一個靠海而不爲人所注意的小鎮，但是歷經了幾代人的苦心經營，已經成爲世人欽羨的美麗港口。

人們都叫它「香江」。

這裡的人，每個人都愛香江，都做出了他們最大的貢獻。

吉婆婆也做出了貢獻。

廿九年來，她順利的使無數的小生命來到香江。

——她是此地唯一的接生婆。

大家敬慕她最大的原因是：無論是男是女，凡是經過她手接生的小生命，無不順利成長，至今爲止，絕無死嬰或夭折之紀錄。

所以大家都喜歡她。

吉婆婆就是吉祥如意的表徵，大家都深信不疑。

可是，她現在却滿頭大汗，一臉驚悸從屈無忌的房裡走出來。

「怎麼樣了？吉婆婆。」

屈無忌早已迫不及待趨前去：「是男的還是女的？」

不管是男或女他都喜歡，因爲一樣都會叫他爹。

吉婆婆的表情，令他立刻感到不對：「吉婆婆，爲何不曾聽到嬰兒啼哭聲？」

世界上所有的嬰兒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論他日後貴爲天子或卑爲乞兒，在生下來的時候都是會啼哭的。

屈無忌雖然沒有做過父親，但是這個道理他還是明白的，所以他鐵青著臉衝進去。

＊　＊　＊

香江小鎮終於出現了第一個死嬰。

＊　＊　＊

天氣慢慢涼快起來。

早秋的脚步已漸至。

這時候的「靜心湖」顯得份外的美，美得像首詩。

平常這個時候，南宮雪總會情不自禁的沉醉在這如畫的景色裡，可是她此刻却快快不樂。

她不高興是有原因的：

——兩天前，柳花花陪獨孤美到泰山看日出。

只不過兩天，她却覺有如兩年之久。

忽然，她臉上有了笑意。

但是很快又消失。

——她原本以爲身後的脚步聲是柳花花的。

——可是她馬上想到他至少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回來。

所以她沒有去理會那脚步聲。

——不用看，她也知道那是「天下第一偸」白則七。

這兩天，他都很勤快的往她這裡跑。

南宮雪曾經爲這個問題感到好笑。

——她本只有一個「花花公子」做朋友，現在却多了一個幹小偸的朋友，這是她做夢也想不到的。

花花公子和小偸有什麼不同？

當然有不同，而且有很大的不同。

對南宮雪來說，最大的不同是：花花公子無疑已把她這顆少女心弄得心花花；而小偸則正處心積慮的想「偸」她這顆心。

她轉過身來，果然發現那人不是柳花花。

但是，也不是白則七。

是誰？

＊　＊　＊

無論你怎麼看，你都將相信那個人已經非常老了。

可以看得見的頭髮、眉毛、以及垂胸的長鬍，清一色是白的，白得發光，白得閃亮；再加上那濃深密佈的皺紋，一看就知道他已是「爺爺級」的人物。

可是他說話的聲音，不僅洪亮如鐘，而且鏗鏘有力，簡直就像小伙子一樣，他說：「妳就是南宮雪？」

「南宮雪就是我。」對年長的老人，南宮雪多少有幾分客氣。

「很好，」那人一雙眼銳利得像鷹：「老夫就是公孫衞道。」

南宮雪動容。

——她聽過這個名字，江湖上的人都稱他爲公孫先生。

「公孫先生，久仰。」南宮雪欠身。

「不必多禮。」公孫衞道揚揚手：「南宮雪，老夫今日前來，想跟妳打個商量。」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討厭依老賣老的人。

公孫先生鷹眼般的眸子盯住南宮雪：「老夫想替妳做個媒，不知妳意下如何？」

微一愣，南宮雪訝道：「原來公孫先生是個媒公？」

「我不是，」公孫衞道淺淺一笑：「老夫活了八十歲，從未替人做過媒，只這一次例外。」

南宮雪覺得很好玩，不禁笑了起來：

「誰家公子想娶我？」

「老夫的獨孫子公孫長勝。」公孫先生緩緩道。

南宮雪微微一笑：「公孫世家，馳譽武林，南宮雪匹配不起。」

「妳配得起，」公孫先生淡笑著說：「當今武林中的巾幗英雄非妳莫屬，妳絕對夠資格當我公孫世家的孫媳婦。」

南宮雪搖搖頭。

「妳不肯？」公孫先生似乎有些意外。

「我不想嫁人。」南宮雪冷漠的說。

「沒關係，」公孫先生說：「妳如果暫時不想出嫁，可先訂親無妨。」

「盛意心領，」南宮雪下逐客令：「公孫先生請回吧。」

勃然變色，公孫先生睜眼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什麼意思？」南宮雪冷冷地睨著他：「我不想進你公孫世家的大門，這個意思你不懂？」

「南宮雪！」公孫先生八十歲的年紀，却有十八歲的脾氣：「老夫二三十年來不曾在江湖上走動，今番特來向妳提親，可是給了妳天大的面子！」

「多謝你的面子，南宮雪消受不起，請把它帶回去吧。」南宮雪的脾氣比他更大：「坦白告訴你，到現在我仍未攆你走，可也是給了你天大的面子！」

公孫先生倏地仰面長笑，笑聲中氣十足，絕不像是八十歲人應有的笑聲。

「好！好！」一連說了兩聲好，公孫先生手撫長鬚，「公孫世家就欠缺妳這種女人，無論妳提什麼條件，老夫都將答應妳，只要妳肯當我的孫媳婦。」

南宮雪怎麼也想不到會有人上門提親，老實說她從來都沒有想到與男人成親的事，母親的婚姻失敗，師父的感情破裂，銀刀的畸戀，杏子的悲劇，這些陰影都活生生的印烙在她的心坎上，說什麼都不肯和男人成婚的。就算要，也絕輪不到公孫長勝。

令她感到好笑的是，她連公孫長勝究竟長得像蘿蔔蕃薯，抑或牛頭馬面都不知道，竟然談到婚嫁，這種盲婚啞嫁早就不合時宜，她若答應，豈非笑掉天下人大牙？

可是公孫先生却不覺得好笑，他一臉認眞的說：「妳不需考慮，妳絕對配得起我公孫世家。」

「這一點我當然不考慮，」南宮雪啼笑皆非：「我考慮的是，你那寶貝孫兒是否配得起我南宮雪？」

猝然大怒，公孫先生咆哮起來：「什麼話！妳敢說老夫的愛孫配不上妳？誰人不知道他一表人材，斯文有禮，刀、劍、詩、書、琴、畫，無一不精通，江湖中人都稱他爲『六全公子』，他那一點配不上妳？」

眞是秀才遇到兵，只怕咀巴說歪，舌頭道破都沒用，南宮雪哭笑不得，跟這般年紀大的老人家計較犯不著，正不知道怎麼辦是好時，幸好公孫先生又說：「好，南宮雪，老夫就去帶他來讓妳瞧瞧，看他配不配妳！」

說著，怒氣沖沖的走了。

南宮雪吐了一口氣，不自覺浮起一個苦笑。——天下怪事何其多。

然而公孫先生走後沒多久，又來了一個比他更怪的人。

* * *

這個人外表看去一點都不怪。

無論是五官、穿著、氣質與風度等，你都不能否認他是一個翩翩的美少年。

「妳就是南宮雪？」他一見到南宮雪就這樣說：「我叫張長弓。」

南宮雪搖搖頭：「我認識你嗎？」

「不認識，妳絕對不認識我。」張長弓說話的速度不快不慢，咬字清晰：「全天下的人都不認識我，不只是妳南宮雪。」

微微一頓，他接著說：「因爲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

敢說自己是無名小卒的人，未必就眞是無名小卒；就算他眞是，這種人也算是謙虛的人；南宮雪不討厭謙虛的人，雖然她本身不是個謙虛的人。於是，她說：「你找我有事？」

——心中不免在想，總不會是要她嫁給他吧？

還好不是；但是張長弓的回話却讓南宮雪吃了一驚：「我是來殺妳的。」

「爲什麼？」南宮雪確定他不是開玩笑之後，忍不住問：「我跟你有仇？」

* * *

「無寃無仇，素無瓜葛。」

張長弓唇角噙著一縷飄逸的微笑，接著說：「但是我一定要殺妳，殺了妳之後，天下人便將認識我張長弓了，妳懂我的意思嗎？」

南宮雪歎氣。

她當然懂他的意思。

——他想殺她成名。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人不在美，有名則貴。所以三代以下，無不好名者。

追求名利的方法很多，每一個人的方式也都不盡相同。有人默默苦幹，脚踏實地；有人投機取巧，鋌而走險。

張長弓顯然是屬於後者。

一個默默無名的人想成名，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除了因緣際會之外，本身也需有一定程度的實力；特別是在詭譎險惡的江湖上，你除了必需具備有像猛獅一般的武功之外，也一定要有狡狐般的智慧。智與勇，缺一不可。

現在，張長弓的如意算盤是：與其慢慢的等待因緣機會，不如主動找尋一個快捷有效的辦法，那當然也就是殺一個比他更有名的「大人物」。

但是，太大的大人物，或是成名已久的大人物，通常是不容易成功的：因爲那種人，無論是在江湖上的人際關係，或是與人交手的經驗，必然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成熟，想一舉擊垮這種人，相對的也要担上很大的風險。

最好，就是找剛成名不久的人，風險低、成功的機會也大。

——南宮雪正好就是屬於這類人。

「你有沒有想過，」南宮雪冷睨著他：「如果你殺我不死，非但你成不了名，而且極可能賠上一條命，值得嗎？」

「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就算是幹強盜打劫，也得把刀磨利、壯胆費心去搶

，才會有收獲，妳說是嗎？」

張長弓淡然一笑，接道：「所以，妳若殺死我，我將毫不怨尤。」

他又補充了一句：「同樣的，妳若死在我劍下，也勿須怨尤。」

南宮雪沒有說話。

因爲張長弓已握長劍在手。

——當一個人持著一把利劍對著你的時候，你如果仍無應變的話，無疑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在開玩笑。

南宮雪當然不會開這種玩笑。

在張長弓身形甫一動時，她已以最快的速度抽出腰間短劍，而且也已以第一時間出手。

——與敵撲搏，除非你不能，否則決不要放棄主動！

——這是南宮雪在「野豬林戰役」所得來的慘痛教訓。

——她同時修正了「以不變應萬變」的陳腐觀念，最有效而又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以千萬變應萬變！

不變，是死的、被動的、消極的；千萬變，是活的、主動的、積極的。

十之八九，千萬變也是屬於勝利的！

死啃不變教條的人，永遠註定是個失敗者！

南宮雪不是失敗者。

她靈活而新穎的戰略觀念，再加上一身的絕世武功，只不過兩個照面，已令張長弓驚惶暴退！

他退得很快，全力的退。

可是無論他怎麼退，他發現南宮雪手中那把短劍彷彿是蒼蠅盯腐肉般的，任你怎麼趕都趕不走牠！

他駭叫。

除此之外，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南宮雪那把利劍刺入自己的心臟！

任何人都相信，連張長弓自己也深信不疑：——他死了！

* * *

沒有。

張長弓沒有死。

因爲南宮雪的劍鋒只在他胸前一寸的地方便忽然停住。

一寸，只有一寸。

一寸決生死。

張長弓的三魂七魄早已不知道跑到那裏了。

他已一身冷汗，連說話的樣子都變得結結巴巴：「爲，爲什麼……不，不殺我？」

倏然收劍，南宮雪沒說話，冷森的眸光透著一股譏誚與不屑，那副樣子彷彿是在說：「你不配。」

張長弓低下頭。

他那張俊美的臉上湧上兩種表情。

——羞怒與憤怒。

被侮辱的憤怒！

他驀然抬首，重新握起他的劍。

握得緊緊的，牢牢的。

然後，一劍刺出。

這次他成功了，沒有失手。

——他刺向自己的心臟！

血，像雪花。

南宮雪動容，忍不住問：「爲什麼？」

張長弓沒有回答。

但是他眼中的笑意已告訴她：「士可殺，不可辱！」

南宮雪再沒有動容，而且有尊敬之色。

——有骨氣的人，即使是敵人也是值得尊敬的。

張長弓是個有骨氣的人，雖然他最終仍是個失敗者，但是他却也勇於付出失敗的代價。

——一個已經盡全力的失敗者，其實也是個成功者，他不該受到輕視與嘲笑的。

南宮雪覺得自己好膚淺。

她想表達自己的歉意，然而她永遠也不能。

因爲張長弓已寂然而去。

臨死時，臉上的神色，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毫無怨尤。

* * *

白則七來了。

正好幫南宮雪把張長弓的屍體掩埋好。

她把他葬在銀刀墓旁。

她認爲他有資格。

她是個勝利者，可是却無勝利者的喜悅。

白則七不明白。「妳爲何悶悶不樂？妳已經贏了，不是嗎？」

他甚至說：「其實妳與他非親非故，何需爲他造墓？如果死的是妳的話，也許他才不管妳呢。」

南宮雪不禁歎氣。

心裡歎氣。

她不禁想念起柳花花來。

——因爲他絕不會說這種話。

——一個具有深度與靈性的人，是不會說這種話的。

她終於瞭解到獨孤美爲何不選擇外表俊美的白則七，而寧可選擇女人滿天下的花花公子。

——聰明的女人選男人，決不會選他的外表的。

「獨孤美是個聰明的女人，」南宮雪在心裡對自己這樣說：「怪不得柳花花會愛她。」

她同時心裡昇起一股令自己都感到驚訝的強烈妒意！

她爲自己的妒意感到害怕！

* * *

吉婆婆走了。

帶著一顆驚惶悸怖的心情走了。

因爲在不到短短的半個月功夫裡，她總共接生了十一次，十一個死嬰！

一個也沒活！

這種怪事，只怕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她如果不走，只怕她也得死。

——活活被嚇死。

她發誓再也不敢回香江小鎮。

——雖然她生於斯、長於斯；雖然她熱愛這裡的每一根草木、每一寸土地；雖然她離此到外地謀生是一件極爲艱辛的事；雖然……

總之，她走了。

走得非常堅決。

＊　＊　＊

屈無忌沒有走。

當他五年前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就不想走。

他愛香江。

當他在這裡認識了尹美岱，而且娶了她爲妻之後，他更相信除非他死，否則絕不會離開這裡。

他愛香江，更愛他的妻子。

＊　＊　＊

香江還是香江，只是已不是從前的香江了。

——如果昔日的香江是一顆金光閃閃的明珠的話，那麼現在的香江無疑只是一堆臭氣燻天的糞土吧了。

因爲，香江再也沒有魚可捕。

近海沿岸的魚羣，突然全都死光。

因爲，香江突然流行一種怪病。

——誰也不知道是什麼病，只知道連續好幾日，每天都有人忽然全身發黑死去。即連牛羊家畜也一樣，死得莫明其妙。

最令人震怖的是：竟然所有的孕婦所生下來的都是死嬰！

這種地方，還能住人嗎？

淳樸的居民開始祭天拜神，他們相信這是上天的懲罰。

不相信神的人，紛紛轉到外地謀生去了。

香江，她已在沉淪。

＊　＊　＊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香江的居民絕大部份都是漁民，否則就是販魚賣布的商人，只有屈無忌是賣武爲生。

他開了一家鎮上唯一的武館。

現在，當然沒有人來學武了，誰有心情？

「無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產後的女人應該是更漂亮迷人，但是此刻的尹美岱却是神情憔悴。「如果再這樣下去，只怕過不了多久，美麗的香江就要變成死城廢墟了。」

不只是他的妻子這樣問他，那些留下來不走的却也都每天擠到他家門口來，七咀八舌的追問著：「你不但是我們鎮上武功最高的人，也是我們鎮上見識最多、見聞最廣的人，你可得幫我們拿個主意、查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屈教頭，大伙都以你馬首是瞻，你說怎麼辦？難道大伙都在這兒等死不成？」

屈無忌當然不願等死。

於是他開始追查原因。

他本就是個認眞的人，這種事關身家性命，以及關鑑香江榮枯的大事情，自然拚老命去查。

然而很多事情並非認眞或拚老命便可以辦好的，屈無忌忘寢廢食的忙了幾天，却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找不出來。

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最後，還是尹美岱提醒了他：「你不是常跟我提你有個朋友如何古靈精怪的嗎？爲什麼不去請他來幫忙？說不定他眞有辦法呢。」

「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屈無忌憂悶的臉上立時透出一綫曙光。

他興奮得把嬌妻摟入懷裡，像啄木鳥般的往她粉頰上親個不止。

——有老婆的人就有這點好處，不用担心無法表示心中的快樂與興奮。

＊　＊　＊

南宮雪實在覺得很煩。

早先來了個莫名其妙的公孫老頭，接著來了個死要名氣的張長弓，然後又來了個喋喋不休的白則七；總算南宮雪現在可以鬆一口氣，她泡了一個舒適的熱水澡之後，正想寬衣就寢，却聽有人敲門。

「南宮姑娘。」是店小二阿水的聲音。

「什麼事？」

「樓下有個人找妳。」

「誰？」

「他說他叫屈無忌。」阿水的聲音始終保持著恭謹，不只是他，全客棧的人上自大掌櫃下至小伙計，沒有一個人敢對她大聲講話。

——因爲每個人都知道她現在不但是江湖上的熱門人物，而且還是個脾氣大過天的「母老虎」。

果然，南宮雪已經不耐煩的哼道：「阿水，本姑娘今天誰也不想見，你不要來打擾我。」

「是，是。」

阿水走後，南宮雪不禁嘀咕起來：「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猛來，眞是活見鬼。」

——「該來的人」此刻正陪伴著他的情人在泰山賞日，當然不會來了。

可是，「不該來的人」又來了。

「南宮姑娘，」阿水的語音充滿無奈，怯怯的說：「那位屈大爺無論如何要見妳，他說他是柳花花公子的朋友。」

原本是一肚子的懊惱，立刻換上了滿心的疑惑，南宮雪不明白柳花花的朋友爲何要來找她？

＊　＊　＊

屈無忌看去要比柳花花年長一些，個子也要比他高了些，皮膚也要比他黑了些，而且說話的神情與口語也要比他禮貌客氣許多。

「南宮姑娘，請恕屈無忌打擾；」他略顯拘謹的說：「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柳花花，後來我聽說也許在妳這裏可以找到他，所以我就來了。」

南宮雪的態度不算壞，只因爲屈無忌是柳花花的朋友，現在又聽他這麼一說，俏美的臉上居然有了一絲笑容。

——江湖中人似乎都已知道她和柳花花的「密切關係」。

「你如果早兩天來，或許可以在這裡找到他。」南宮雪微笑著回答他：「他去了泰山，也許十天半個月才能回來。」

「眞不巧。」屈無忌濃粗的眉宇間立刻湧上失望之色，而且還有幾許焦灼。

「有要緊事？」南宮雪試著問。

「是的，非常要緊的事。」屈無忌急迫的說了一聲，忽然起身抱拳道：「多謝南宮姑娘相告，屈無忌告辭。」

說沒兩句話便要走，南宮雪倒覺得有些意外，不禁道：「你有什麼事，不妨說給我聽，待他回來時我再轉告他。」

「不行，那已經太慢了。」屈無忌搖搖

頭。他接著說：「我必需立刻趕去泰山找他。」

南宮雪不禁笑了起來：「泰山那麼大，只怕不是一時半刻可以找到他，何況你這麼一來一往，豈非也得耗上十天八日的？」

南宮雪頓了一頓：「再說他此行去純粹是遊山玩水，如果他興之所至又轉到別的地方去，那麼你豈不撲了個空？」

「姑娘說得是。」屈無忌呆了一呆，不禁又坐了下來，皺眉苦臉道：「我眞該死，爲何不早兩天來？」

「現在，」他喃喃自語著：「怎麼辦？」

「有一個辦法。」南宮雪微微一笑。

「什麼辦法？」屈無忌趕緊問。

南宮雪說：「把我當作他。」

「把你當作他？」屈無忌愣了一愣：「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意思很簡單，」南宮雪淡淡一笑，「從現在起，我南宮雪就是柳花花。」

「妳怎麼忽然變成了柳花花？」屈無忌那張古銅色的方正臉孔泛著疑惑。

南宮雪莞爾一笑，心中免不了暗忖——那個花花公子什麼朋友都有，眼前這個屈無忌倒是憨直得很。

心中這麼想，咀上當然不敢這麼說；對一個憨直的人說話，最聰明的辦法便是直接了當，不可拐彎抹角，於是她說：「誰也無法變成柳花花，我自然也不能；我是說，不管你找他什麼事，我都替他承担。」

轉了轉兩顆銅鈴般的大眼，屈無忌哦了一聲，彷彿明白了她的意思；但是他却搖搖頭說：「不可能的，妳承担不起。」

「爲什麼？」南宮雪問。

屈無忌直率的說：「妳一個女人家，如何跟柳花花比？」

這句話，若換了別人口中說出來，南宮雪如果不送他一句「放狗屁」，也一定給他一句「狗放屁」，她最憎瞧不起女人的男人。

然而面對這個胸無城府，一條腸通到底的人，南宮雪置之一笑：「難說哦，女人也是人，難道你認爲天底下的女人都是飯桶麼？」

「當然不是；」屈無忌似乎自知失言，窘紅著臉，急急分辯：「我的意思是說，柳花花在我心目中是無人可比的，我並非有意瞧妳不起。」

「屈無忌，」南宮雪直呼他的名字：「你是柳花花的朋友，對不對？」

「對。」屈無忌點了一下頭，他不明白南宮雪爲何有此一問。

「你也知道我是他的朋友，對不對？」

「對。」

「那麼，」南宮雪很有耐心的說：「我們算不算是朋友呢？」

「算，自然算。」屈無忌裂開那張大得可以一口吞下一個山東大饅頭的咀巴，豪氣的笑著說：「南宮雪，妳很爽快，我屈無忌喜歡跟爽快的人做朋友。」

「既然如此，」南宮雪打鐵趁熱：「那你就把想告訴柳花花的事說給我聽吧。」

「好。」屈無忌撫了撫蒲化扇般的手掌。

＊　＊　＊

人，不管是什麼人，通常都有喜怒哀樂。

而且都會將之形於色，所謂出門觀天象、入門看臉色，便是這個道理。

可是如果把這個道理用在表叔身上便行不通了。

因爲他從來是個不笑、不怒、不哀、不樂的人。

——他除了眨眼和說話之外，你絕對看不到他那張白晰的臉上會有什麼表情。即使他在最快樂或最生氣的時候也一樣。

表叔，這當然不是他眞正的名字。

他姓馬，名客師。

馬客師，其實這個名字蠻好聽的，只因爲他有一個遠房表叔斯太林曾經幹過當朝皇帝御前帶刀四品侍衞，他動不動在人前人後「我表叔這個」、「我表叔那個」，久而久之，人們乾脆就叫他表叔了。

其實他表叔後來因犯了「大不敬」的重罪而被處決，他從此再也不提表叔兩個字，可是人們的習慣稱呼却一時也改不了，依然表叔至今。

表叔其實年紀不大，了不起卅八、九，可是因爲他從來不笑不怒，而且又不注重衣著，一年四季總是一套式樣又老又土的藍色罩衫，搞得人家以爲他已經七老八十了。如果你看不過眼想勸勸他換件顏色明亮、式樣新穎的衣服，他準會冷冷的頂你一句：「胡說八道！」

所以，暗地裡人們又叫他「藍螞蟻」。

表叔，就是這麼一個又古怪又新鮮的人。

現在，他就端坐在大堂上。

在他椅脚邊，還放著一個很顯眼刺目的白色痰壺。

他手上還拿著一根尺來長的旱煙槍，抽得滿室煙霧迷漫。

他彷佛很凝神專注的抽著煙，連睫毛都不動一下，誰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麼。

在他不說話的時候，任何人也不敢開口說話。

終於，他抽完最後一口煙：「召總管。」

只這麼輕輕一喚，召紅陽已垂手肅立：「屬下在，謹候幫主諭令。」

表叔又輕輕一哼：「狐堂主。」

「卑職在！」在他左手邊的狐邦立刻洪聲應諾：「恭請幫主賜令！」

表叔說話的音調和他臉上的表情一樣，永無喜怒哀樂：「三天之內，如果取不下東方珠的首級，那麼就提你們兩人的腦袋來見我。」

說畢，咳吐一聲，一口濃痰從他口中飛出，正好射入那只痰壺，好準。

「是！」召紅陽和狐邦躬身應諾，額角上不約而同的沁出汗珠。

「另外，」表叔哼了哼：「晚飯的時候，叫柯尼與甘天來見我。」

召紅陽和狐邦仍然是那個字：「是！」

＊　＊　＊

屈無忌說話的時候，除了嗓子大一點之外，其他的沒什麼可挑剔的了；至少他言簡意賅，能把握話意的重點，而不拖泥帶水。

——這大概也是憨直豪邁的人的特點

吧。

「天底下竟有這種怪事。」

南宮雪聽他說完之後，忍不住瞠目結舌：「這件事如果不查個水落石出，對那些已死的人來說，豈非死得不明不白？」

「就是嘛，」屈無忌應道：「我雖然很努力的查了查，就是查不出他媽個鳥毛來。」

和南宮雪一熟，他說話也就不那麼拘謹有禮了：「我屈無忌若和人打架，自信還能挨幾下；若要動腦筋，嘿嘿，南宮雪，說出來不怕妳笑話，豬八戒過了大概就是我了……」

不等他說完，南宮雪已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屈無忌毫不以為意，他咧著大咀又說：「所以啦，我就想起了柳花花那小子，他不但拳頭硬，腦筋也快，這件事難不倒他的。」

一頓，重重歎了一口氣：「誰知他竟去泰山看太陽，我眞不明白，難道這裡的太陽和泰山的不一樣？幹嗎跑個老遠去看？再說，太陽有什麼好看的？了不起像個紅蛋仁吧了，他就是這麼稀奇古怪的人。」

南宮雪掩唇忍笑，她發現，和這種人在一起也挺有意思的。

「現在，可眞急死人！」屈無忌抖著喉結說：「南宮雪，妳可有什麼辦法！」

「這樣子好不好！」南宮雪斂起笑容：「我跟你去……」

「妳跟我去？」不待南宮雪把話講完，他已岔咀道：「妳去幹什麼？」

「自然是查那件事了。」南宮雪苦笑著說：「你以為我不行嗎？」

「我不知道妳行不行，」屈無忌很認眞的說：「不過我知道柳花花那小子行，眞的行！」

「告訴你，屈無忌，」南宮雪知道跟他這種人說話，你如果表示謙虛他便當你白痴，所以她老實不客氣的說：「柳花花雖然古靈精怪，鬼點子多，但是比起我南宮雪，他可是自歎不如呢。」

「眞的？」屈無忌一臉懷疑。

「眞的也好，假的也吧；」南宮雪只好苦笑著說：「我去了，你就知道我行不行，如果怕我不行的話，可以預先交待這裡的掌櫃，要他火速趕來香江，如此一來，豈不節省很多時間？」

她解釋著說：「橫豎現在找不到柳花花，如果堅持要找自然找得到，但是所花的功夫只怕和他自行回來的時間差不了多少，所以最好的辦法，應該是我跟你先去香江，說不定不用等他回來咱便搞好了這件事，萬一不行，那就只好等他回來啦。」

「有道理。」屈無忌笑逐顏開：「妳果然好腦筋。」

他接著說：「既然如此，咱走吧。」

「現在？」南宮雪微楞。

「是啊，」屈無忌道：「我們如果現在上路，大概黎明時分便到了香江。」

「這樣不好。」南宮雪搖搖頭。

「為什麼？」

「你風塵僕僕的趕來，如今又披星戴月的趕回去；」南宮雪微笑著說：「如此馬不停蹄的來回奔波，無論在體力或精神上，都將是一種浪費。」

她接道：「聰明的人，應該懂得保持自已的最佳狀態，不使自己在還未投入某種事情之時，便陷入體力上的透支，或精神上的低潮，如此辦事必將事倍功半，這個道理，你懂嗎？」

「不懂。」屈無忌眨了眨眼。

「不過，」他接著說：「我老婆對我說，通常我聽不懂的道理，十之八九都是很有道理的。」

這個道理南宮雪原本也不懂的，只因為上次為了追查杏子之事，柳花花曾經這樣台訴過她。

——她牢牢記住。通常有道理的話，她都會牢牢記住。

「所以，」南宮雪說：「你現在應該好好去睡上一覺，明兒一早上路，豈不精神百倍？」

「有道理，妳果然好腦筋。」屈無忌第二次說這句話。

＊　＊　＊

屈無忌睡了。

南宮雪却沒有睡。

不但如此，她反而悄悄的奔向城裡。

城裡的人自然睡得晚，一些酒樓、賭坊、妓館等特殊行業的生意才正開始呢。

——夜生活，似乎就是城市與鄉村的最大分野。

南宮雪此刻是去享受夜生活嗎？

當然不是。

她直奔白則七家裡。

白則七正在花木扶疏的庭院中對月斟飲。

美酒月光杯，又有佳人前來，他自然喜悅自得。

可是他很快皺起了眉頭。

因為他不久之前才從南宮雪那裡回來，而她忽又匆匆趕來，必然是有要事，所以他問：「發生了甚麼事？」

南宮雪最喜歡喝他的波斯葡萄酒，一連喝了兩杯才說：「柳花花的朋友你都認識嗎？」

搖搖頭，白則七說：「豪門英俊，王公諸侯、冷血殺手、青樓艷妓、朱門紅顏、大偷小丐、三姑六婆……都有可能是他的朋友，只怕連他自己都記不清楚呢。」

「屈無忌呢？」南宮雪問：「這個人你認得不？」

白則七沒有立刻回答。

他把酒杯輕輕磨擦唇角，想了好久才說：「我好像聽他說過這個人……」

微一停，似乎想起了甚麼，問：「是不是個子高大，皮膚黝黑，身攜五尺狠牙棒的直性漢子？」

「不錯。」南宮雪點頭。

「大概是五六年前，」白則七思索著：「柳花花路經太行山，遇上了剪徑大盜，結果那個綠林大盜不但劫不了他的財，反而自己身上的錢全給柳花花劫去了……」

南宮雪輕笑了起來：「原來他還是個强盜哪。」

白則七自己也笑起來：「整古作怪是他的毛病，有時候他也會用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作弄人。」

「他眞的劫了他的錢嗎？」對柳花花的事，南宮雪總是興緻很高。

「那還有假的嗎？」白則七笑著說：「妳猜他劫了他多少錢？」

「我怎麼會知道？」南宮雪睨了他一眼，「總不會少吧，這年頭幹强盜好過幹甚麼，不是嗎？」

「妳錯了。」

「哦？」

「說出來妳大概不肯相信，」白則七很認眞的說：「他身上一毛錢也沒有。」

南宮雪楞住。

「原來他是因為窮得走投無路，才只好下海行劫；」白則七笑說著：「不想新張利市却撞了個大板，碰上了柳花花這個大煞星。」

南宮雪掩唇嬌笑：「他眞倒霉，天底下最倒霉的强盜大概就是他了。」

「但是，」她很快想起另外一個問題：「屈無忌為何會說柳花花是他的朋友呢？」

「所謂不打不相識便是這樣，」白則七說：「柳花花見他眞的窮得一文不名，反而給了他一筆錢。」

「哦？」南宮雪詫異道：「這麼說那個花花公子還是個大善人囉？」

「不是，」白則七搖了搖頭，「他甚麼都不是，有人喜歡他，說他是君子，有人討厭他，說他是小人；其實，他甚麼都不是。」

「既非君子，也非小人；」南宮雪很想知道柳花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抓住這個機會，她緊跟著問：「那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白則七笑笑，沒有回答。

南宮雪沒有再問。

——她其實已經知道。

——既非君子，實際上也就是「既是君子也是小人」。

——人，在該君子的時候就該是君子，該小人的時候就該是小人；其間的秩序不能弄錯，絕對不能。

——柳花花是個不會弄錯「君子小人秩序」的人。

南宮雪忽然笑了；白則七不知道她笑甚麼，只有南宮雪自己知道：她發現她愈來愈瞭解柳花花了。

「妳為甚麼忽然提起屈無忌這個人？」白則七問她。

「他剛剛來找我。」南宮雪把屈無忌的事告訴他。

白則七聽完之後，不禁聳然動色道：「竟有這等怪事？」

「妳打算去查這件事？」白則七側首望住她。

「是的，」南宮雪說：「要不然我就不會特地跑來問你屈無忌是不是柳花花的朋友了。」

「因為我不認識他，也不知道他是否眞的是柳花花的朋友，自然也無法知道他所說的事是眞或假……」南宮雪解釋著說：「也許他只是佈一個圈套讓我跳進去也說不定，所以我先穩住他明日再啓程，其實是來向你查詢他的底細。」

白則七忽然嘖嘖了幾聲：「妳眞是越來越老了。」

「甚麼意思？」南宮雪瞪他。

「老的意思，就是說妳的江湖經驗越來越老練啦，越來越像個老狐狸啦。」白則七笑著說。

＊　＊　＊

東方珠。

有人說，最美麗動人的女人，能使男人一見到她便聯想到床。

東方珠，却是個能令男人一見到她便成了野獸的女人。

——野獸不需要床。

現代的女人，除了只有一張漂亮的臉孔是不夠的；最好還要有一副迷死人的身材，比方說：高挑的胴體、修長的美腿、高聳的胸脯、圓翹的豐臀、水蛇的腰肢……」

——仙女的臉龐、魔鬼的身裁。

東方珠就是這種女人。

可是此刻的她却使自己成了野獸。

——像一頭被獵人四處追捕的驚惶野獸。

她藏在這座不見天日的樹林裡，整整一天一夜了。

身上的疲乏、飢餓，以及內心的恐懼，使得她像隻受驚的野兔，蜷伏著嬌軀，動也不敢動的扒在一處低窪的地下。

如果不這樣，她怕隨時隨地會被緝殺她的「獵人」發現，那麼她的下場肯定會很悲慘。

無論如何，她是絕對不能被那些人發現的。

「熬過今天，走出這座樹林，那就有希望了。」她不住的叮嚀著自己。

＊　＊　＊

表叔雖然不注重衣著，但却很講究美食。

晚飯的菜單：蜜汁乳鴿、京城塡鴨、太湖白鱠魚、烤乳豬、芹菜蝦仁、宮寶鷄丁、辣豆腐、燻魚片、鹵牛腸以及一大盅味道極濃的酸辣湯。

九菜一湯，不算多。

可是如果只有三個人吃的話，顯然就奢侈了一點。

另外兩個人是柯尼與甘天。

柯尼與甘天，雖然能操一口流利的漢語，甚至在吃飯的時候也能熟練的運用筷子，而不使一顆飯粒掉到桌上，但是人們仍能一眼看出他們不是漢人。

——柯尼是大食波斯人；甘天是天竺人。

本來，柯尼與甘天很喜歡漢食，尤其喜歡入口辣的茅台酒；可是今天不但飯菜吃得少，即連酒也不曾沾一滴。

誰都沒有說話。

——表叔吃飯時不喜歡人說話。

一頓豐盛的晚餐，在極為低沉的氣氛下被吃完。

照例的，喝過椰汁炖燕窩的甜品之後，表叔會燃上煙槍，一面抽煙一面說話：「現在，情況怎樣了？」

「稟幫主，」柯尼說話的時候，大概是習慣了波斯語的緣故，所以留有濃密小鬍子的咀巴張開的幅度很大，以致他那像鷹鈎的鼻子也跟著振動起來：「情況已受到控制，保証決不會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甘天的皮膚比柯尼黑，咀巴也比他大

，特別是那張咀唇皮又寬又厚，所以說話的音調比一般人來得高了些：「這次的錯失，純屬意外，相信撤換了一些粗心大意的人員之後，不會再發生任何意外了。」

表叔面無表情：「我們煉這個『核丹』多久了？」

柯尼低聲回道：「差一個月便兩年。」

「兩年，」表叔吐出一口煙霧：「所花的錢不說，如今却死了這麼多人，你們眞是無能。」

柯尼與甘天噤若寒蟬。

呸的一聲，一口濃痰從表叔口裡飛入痰盂：「大亞悲煉核屋死了人倒不打緊，搞到遠在五十里外的香江烏煙瘴氣，這個問題就大了。」

他頓了一頓：「如果繼續下去，你們知道後果嗎？」

甘天吞吐的說：「只怕香江的人、魚、畜都會死絕。」

「就算整個香江死絕也無所謂。」表叔調整了一下斜靠椅背的坐姿：「問題的嚴重，在於香江若眞的成了死城，必然會引起天下人的注意，如果引起武林羣豪的追查，我們的心血豈不整個潰敗？」

他一字一字的接著說：「到時我們『紅月帮』想在武林中立足，只怕很難了。」

柯尼與甘天的額角冒出了汗水。

表叔的目光像刀鋒般的掃了他們一眼：「最糟糕的是，由於這次事件的發生，竟引發了東方珠的叛逃！」

柯尼與甘天忽然渾身震懍，雙雙跪伏於地，顫聲道：「屬下該死！」

表叔面無表情。

＊　＊　＊

他用力吸了一口煙，然後慢慢的從鼻孔與咀中徐徐吐出：「如果，讓她順利逃出去，把我們的內幕向江湖上公佈，到時候，不只是你們兩個人死，只怕連我也活不了了。」

柯尼抖顫著說：「屬下祇請帮主讓我等前往緝拿東方珠。」

「這件事已著令召總管與狐堂主親自辦理了，勿庸你們操心。」

表叔說：「你倆該做的事是把『核丹』趕快煉好，我再給你們半年時間……」

頓了一頓：「如果還是搞不好，那麼你們就永無機會跪在這裡，那時候，你們好好去向閻王老爺跪地求饒吧。」

柯尼與甘天額角伏地，悶聲也不敢哼。

＊　＊　＊

有人認為，世上永無公平之事。

如果有，那大概就是「時間」吧。

——無論你多有錢有勢，也無法改變時間的流轉速度；任何人都只能擁有一天十二個時辰，公平得很。

可是對此刻的東方珠來說，却覺得上天給她的時間太多了。

——多到令她有如度日如年之感。

——人在痛苦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感覺。

她現在非常痛苦。

因為她已經看見十幾支熊熊的火把走入樹林裡。

火把當然不會自已走路。

——那自然是追捕她的人找上來了。

她此時又餓又累，無論如何是敵不過那十幾廿人的彪形大漢，何況還有刑堂主狐邦親自出馬，單是他一個人，東方珠便自信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她不但痛苦，而且還有恐懼。

她把身子伏低在雜草中，大氣也不敢喘。

火把漸漸向她這裡靠近。

她的心跳也愈來愈快。

却覺得時間越過越慢。

終於，一把火炬離她藏身之處不過尺餘。

「完了！」她閉下了眼睛。

＊　＊　＊

南宮雪無法拒絕白則七與她同行。

本來，這件事應該是柳花花的事，南宮雪以朋友的身份代他處理此事。

白則七也是柳花花的朋友，他也以這個理由插手此事，南宮雪自然不能說話。

其實她私下希望白則七能同往，畢竟多一個人總是多一分力量，所謂「人多好辦事」便是這樣。

由於計劃是明天一早動身，所以白則七挑檢了兩件隨身衣物，隨同南宮雪回到「靜心湖」畔的「醉仙樓」住一晚，以便絕早一同上路。

遠遠的，還未進入「醉仙樓」之時，南宮雪心頭便湧上了一絲驚訝。

——大廳上的燈光仍亮著。

通常這個時候，醉仙樓理應打烊了才對。

進入廳堂之時，她明白了。

——公孫先生偕同一位標緻的年輕人坐在那裏。

——不用說，那個年輕人必是「六全公子」公孫長勝。

南宮雪立刻頭大如斗。

「南宮雪，」公孫先生一見到她便招手叫道：「來，來，讓妳見見老夫的乖孫兒，便知老夫絕不騙妳，看，他那點配不上妳？」

憑心而論，公孫先生的確是沒有騙她，公孫長勝果然長得一表人材，斯文有禮；若論外表，確是沒得嫌。

但是，問題不在此，就算公孫長勝貌過潘安、貴比天子，南宮雪也不會答應嫁給他。

——誰會答應這種開玩笑式的婚姻。

南宮雪沒有走過去，她只是冷冷的掃了他們一眼，便逕自往樓梯間走去……

「站住！」公孫先生倏然大吼一聲。

聲音之大，只怕足以驚醒全酒樓的客人。

南宮雪只好站住，而且回過頭來走向公孫先生：「我想，我們應該到外面去談，如果吵醒了這裡的住客。只怕掌櫃的不肯讓我繼續住下去了。」

南宮雪的顧慮是對的，這件事看來並非三言兩語可解決，若不離開這裡，驚擾了酒樓住客，掌櫃的雖未必敢攆她走，但終究犯不著弄到讓人不高興的地步，所以她話一說完，便當先走了出去。

＊　＊　＊

夜、靜、深；有幾分涼意。

夜風輕拂，吹皺了一池如鏡的「靜心湖」。

湖濱站著四個人：南宮雪、白則七、以及公孫先生祖孫倆。

「公孫先生，」南宮雪面無表情的注視著他：「我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告訴你，我絕不會答應這門婚事。」

「為甚麼？」公孫先生老臉泛著怒意：「難道我孫子眞配不上妳？」

「不為甚麼，只因為我不願意、我不高興，你懂了嗎？」南宮雪瞪著他說。

「如果你不懂；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孫子是否配得上我：」南宮雪一字一字的接著說：「那麼我就坦白告訴你，他，的確配不上我。」

「妳……」

清癯的臉上，陡地湧上因被羞辱的憤怒，公孫先生再也按捺不住火爆的脾氣，驀然狂吼：「南宮雪，妳好生狂妄！妳目中無人，不識抬舉，老夫今天非得好好教訓教訓妳不可！」

話聲中，袍袖一揮，就要動手，身旁的公孫長勝却一把拉住了他：「爺爺，您怎可以動手打人？這種事怎能勉强人家，既然她不肯答應，那就算了，咱們走吧。」

「住咀！」公孫先生側首瞪眼：「你給我乖乖站到一邊去，這裡的一切，爺爺替你作主。」

「公孫先生，」白則七總算弄清楚怎麼一回事，再也忍不住，當下笑道：「天底下最莫名其妙的人，大概就是你了，現在是甚麼年頭，難道你想逼婚不成？」

「你是誰？」公孫先生怒目相視。

「我叫白則七，白則七就是我。」白則七瀟洒的應了他一聲。

「原來是你這個賊偷兒。」公孫先生目含譏諷：「鷄鳴狗盗之徒，怎配跟我公孫衞道講話！」

白則七毫不動怒，笑嘻嘻的說：「鷄鳴狗盗之徒總勝過你這種强娶良家婦女之輩。」

公孫先生沒有說話，他已氣得說不出話來。

白則七也沒有再說話。

——因為公孫先生已像猛鷹搏兔般的向他撲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開口說話，無疑是個呆子。

白則七不是呆子。

他精得很；像老鼠般的精。

他看來似是驚險而又輕鬆的避開了公孫先生排山倒海的凌厲攻勢。

公孫先生的五拳七腿如泥牛入海，瞬間落空，可是却沒有停手的意思，一個詭譎怪異的迴身，猝然又攻向白則七！

別看公孫先生已七老八十，手上功夫却一點兒也不老，不但不老，有的招式還特別新穎出奇；不過眨眼功夫，白則七已被逼得險象環生。

白則七其實武功也不弱，特別是輕功更是睥睨武林，罕有對手，否則白則七怎能成為「天下第一偷」，只見他身子一長，足下猛蹬，人已箭般的射向半天來高，然後一個滴溜溜的迴轉、盤旋，倏然俯衝而下！

果然，這一串猛攻很快扭轉了頹勢，不過須臾，公孫先生已咆哮著退開丈外去。

白則七沒有追擊，忽然抽身退於一旁。

公孫先生却仍欲撲身前來，南宮雪已嬌喝一聲：「住手！」

她面露苦笑的望着公孫先生：「難道眞要拚個你死我活？」

「值得嗎？」她接着說：「大家誰也無半點恩怨，如此火拚，只怕足以讓天下人笑掉大牙。」

「誰說沒有恩怨？」公孫先生怒容滿面：「難道妳沒看見他方才對老夫那種無禮的態度？」

「你這個老鬼才眞是無禮蠻橫。」這句話南宮雪當然不敢說出來，只怕一說更是沒完沒了。

這種事眞教南宮雪頭痛，只好苦歎一聲道：「就算我們兩個態度不佳，言語不遜，頂撞了老前輩您，所謂大人不念小人過，您老就高抬貴手些吧。」

她這番話，令白則七很驚異回過頭去望她。

——她不像會講這種話的人。

——她愈來愈成熟了。

被她這麼一說，公孫先生倒眞有點不好意思，滿肚子的脾氣一時也發不出來，自找台階的瞪了白則七一眼，哼了哼：「姑且看在南宮姑娘面上，饒過你這次。」

白則七却被他惱得火起，身形一幌，便是欺身上前，忽見南宮雪向他使了個眼色，只好隱忍下來。

南宮雪也覺得奇怪，自己的火爆脾氣為何一下子改了這麼多？

——也許，她看見了公孫先生那種蠻橫樣子，也發現了自己經常刁蠻野橫的態度，確實使人難受。

——也許，她突然想起上次在「飛鷹堡」之事，因自己驕橫態度，弄得自己差點橫死「野豬林」，而且也累得柳花花和八十歲的老太婆上床。

——也許，她突然想起張長弓，如果自己的態度好一點，或許他就不會自殺了。

也許……也許……

總之，南宮雪變了。

——變得更加成熟，無論是心理上或思想上的。

只見她唇角含笑，語音柔和朝公孫先生道：「公孫先生，其實我很感謝你看得起我南宮雪，否則你不會執意要我當你的孫媳婦……」

「本來就是，」公孫先生咧著咀攔住她的話說：「老夫我一見妳就喜歡，妳是個很有個性的女人家。」

「多謝你的誇讚，南宮雪承担不起。」南宮雪發現和年老的人說話，禮貌些總是不會吃虧的，她說：「您的盛情美意，恕我無法從命……」

她儘量措詞溫和：「男女結合，貴在知交；盲婚瞎娶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爺爺，就是嘛：」公孫長勝接著開口：「南宮姑娘說得極是，我跟她互不瞭解，一片空白，怎能成為夫妻？這樣是不會幸福的。」

「誰說不會？」公孫先生瞪了瞪他：

「想當初，爺爺娶你奶奶之時，連面都沒見過，我倆還不是好好的過了一輩子，那點不幸福？」

公孫長勝苦笑著說：「那是從前，現在時代早已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公孫先生一臉不服氣：「時代再怎麼不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總不會變吧？」

「變了，早已變了，」南宮雪微笑著說：「現在的女人也和男人一樣，她可以獨立生活，不一定非仰賴男人不可，換句話說，就算一輩子不嫁人，也不是奇怪的事。」

「這成了什麼世界？」公孫先生搖搖頭，喃喃道：「如果全世界的男人與女人都不婚嫁，那麼人類豈不是要絕種了嗎？」

「不會的，」南宮雪顯得很有耐心的說下去：「婚者自婚，獨者自獨，人類豈會絕種？」

公孫先生嚅動著咀，似想說什麼，却又停了下來。

峯迴路轉難預料

他想了一下，問：「妳是個不婚嫁的女人？」

南宮雪也想了一下，說：「也許是，也許不是。」

「老夫不明白妳的意思。」公孫先生一臉迷茫。

南宮雪笑了笑，沒有回答。

她不想回答。

公孫長勝却替她答了這個問題：「爺爺，南宮姑娘的意思是說，如果她有中意的人，自然就會婚嫁；如果沒有，也不會爲婚嫁而婚嫁。」

「你怎麼知道？」公孫先生瞪了他一眼。

公孫長勝被他一瞪，似乎顯得有些怯懦；不過他還是嚅了嚅咀說：「因爲我跟她一樣是年輕人，年輕人的想法總是差不了多少的。」

公孫先生又瞪了他一眼，鷹眼般的目光冷如電：「你的意思是說我老了？」

公孫長勝不敢應聲。

南宮雪却應了他：「是的，公孫先生，你的確老了……」

公孫先生面現愠色，截口道：「胡說，別說是打架你們未必打得過我，就是比吃飯你們也未必贏得了老夫，誰說我老了？」

他不服氣的接着說：「我才不過八十而已，比起彭祖的八百歲，我簡直還是小孩童哪。」

「不是年齡問題？」南宮雪淡淡一笑：「是你的觀念、思想老了。」

公孫先生瞪著她，他顯然一下子不能瞭解她的話意……

一旁的白則七抽冷子補了一句：「換句話說，你就是食古不化，抱殘守缺的老頑固。」

他在說這句話時，心裡已經準備公孫先生會勃然跳脚，甚至會突然出手揍他。

果然，公孫先生雙拳緊握，咬牙切齒的望著他，眼裡似要噴出火來；可是他並沒有攻擊白則七，似乎竭力的控制自己一觸即發的火爆脾氣。

長長吐了一口氣，他望住南宮雪，聲冷如刀：「妳的意思是這樣嗎？」

南宮雪無法迴避，也不願迴避：「是的，一點也不錯。」

「你呢？」他驀然轉向公孫長勝：「你是否也認爲爺爺是食古不化的老頑固？」

公孫長勝似是想不到他會有此一問，竟不知如何作答，只是漲紅著臉，兀立於地……

「你爲什麼不說話？」公孫先生走近他，一雙眼睛像釘子般的緊緊盯住他：「自你爹娘死後，從小就由我一手拉拔大，你從來都依順我，從來都不曾抗拒我，你一定認爲爺爺是對的，不是老頑固，對不對？」

「不！」公孫長勝倏地抬首，突然大聲道：「你是老頑固，天底下最老的老頑固！」

公孫先生呆住。

公孫長勝自己也呆住。

公孫先生面如死灰。

剎時間，他忽然整個人蒼老了許多。

「爺爺！」公孫長勝忽然雙腿一軟，就要跪下去……

公孫先生却一把拉住他，緊緊的拉著他：「告訴我，爲什麼你現在才說？」

銳利有神的眸光忽然散渙下來，滿佈皺紋的眼角掛着一顆老淚，悽然欲墜：「廿幾年來，我一直努力地鞭策自己做一個世界上最好的爺爺，我嘗試著彌補替你失去的父愛與母愛，我發誓在我有生之年，一定盡我所能去愛護你、保護你、呵護你、養育你……」

「原來，我只不過是個老頑固。」他的語音一下子降低了下來，原來像十八歲人的丹田之氣完全洩光，此刻似乎比八十歲人還要蒼老：「告訴我，爲什麼你現在才說？爲什麼我以前聽不到這句話？」

公孫長勝怯懦的神情已不見，他顯然下了很大的決心面對現實：「長久以來，你是一家之主，誰也不敢反駁你，我也不敢；就算敢，你也從來不給人這個機會，你專橫獨斷、剛愎自用……」

公孫先生沒有打斷他的話，他彷彿在凝神聆聽，但是公孫長勝却能感覺得出他那隻握住自己的手在微微抖顫著……

「現在，我如果再不指出你的錯誤，」他咬了咬牙接著說：「那麼，你那自以爲是的愛心，不但傷害了我，而且肯定要傷害到別人；你逼南宮姑娘嫁給我，你可曾問過我願意否？如果南宮姑娘在你的威逼之下和我成婚，你可曾想過，那也許就是摧殘了她一世人的幸福？你從來都不曾考慮過別人的想法與意願……」

他忽然住口不言。

他發現他爺爺的手輕輕滑開了他的手腕。

他看到了他眼角上的淚光，他不忍再說下去。

——畢竟，他是他唯一的爺爺。

熬忍不住心中的波濤澎湃，公孫長勝撲上前去抱住了那此刻看來孤寂落寞的公孫先生；淚水淌到了他的咀角，他喃喃道：「儘管你有這麼多缺點，但是我知道，你是這個世界上最愛我的爺爺；我更知道，我是這個世界上最愛你的孫子。」

公孫先生哭了，也笑了。

他忽然重重的擊打了一下公孫長勝的肩膀：「好小子，原來你早已經長大了，你說，爺爺我怎麼不老啊？」

「不，你不老：」公孫長勝緊緊摟住他，大聲的說：「你此刻看來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爺爺！」

「眞的？」公孫先生的聲音很大。

「眞的！」公孫長勝的聲音更大！

祖孫倆緊緊的抱在一起！

心也緊緊的連繫在一起！

南宮雪忽然激動的想哭出來。

——公孫先生是個肯認錯的長輩，公孫長勝原諒了他。

——南宮長恨也是個肯認錯的長輩，南宮雪却不肯原諒他。

世上，每個子女都會做錯，而每個父母也都會原諒他；但是，當父母有錯的時候，做子女的却往往不肯原諒他們！

公平嗎？

* * *

南宮雪的內心世界在急遽掙扎、轉變！

* * *

東方珠也在掙扎著。

她在想：該棄劍投降呢？還是舉劍力拼？

她決定選擇後者。

因爲投降也是一死。

——橫豎要死，爲何不死得壯烈些？

她握緊了劍。

只等那支火把再靠近一點，然後猝然奮力一擊，殺一個算一個。

可是她沒有。

因爲那支火把忽地停住不動。

她不禁猶疑起來。

趁這瞬間，她從草叢的隙縫中望去，不禁冷了半截！

——持火把的人正是刑堂主狐邦。

在「紅月幫」裡，坐第一把交椅的表叔不用說是幫中武功最厲害的一個，其次排下來應該是召總管、狐堂主、柯尼、甘天，第六個才排到東方珠。

所以東方珠心中暗暗叫苦，只怕她一個也殺不死便要見閻王。

她乾脆放下了劍，等死。

——明知打不過人家，如仍硬要出手，豈非天下第一蠢蛋？

東方珠不是蠢蛋。

然而狐邦却突然轉身走到別的地方去。

東方珠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方才如果强行出手，豈不自投羅網？

她鬆了一口氣。

危機似乎離她遠去。

十數把火炬隱沒在林外。

林中一片靜寂。

突然，她聽到了一陣輕微的聲响！

咕嚕咕嚕的聲音來自她體內。

——那是肚子餓的叫聲。

她其實早就餓扁了，只因爲剛才的緊張恐懼而使她暫時忘却了飢餓的滋味。

現在，飢餓就像一條毒蛇般的噬捲著她；她抖顫著，餓得發抖，發昏……

她忽然聞到了一股味道。

香味！

東方珠像游蛇般的往前爬去，兩隻手急遽摸索著。

就在狐邦剛才站立的地方，她摸到了一個紙包。

紙包不大，裡面有一個小羊皮袋，另外還有半隻鷄，烤鷄！

天，烤鷄！

她差點高興得叫起來！

拔開羊皮袋子的木塞，一陣酒香撲鼻而來。

酒，美酒，天底下最美最甜的酒！

此時此刻，有什麼比這個更珍貴的？

東方珠早已迫不急待的湊上咀去，就要痛飲一番……

「不對，此時此地爲何會有這種東西！」她立刻想到了這個問題。

無論是鷄或酒，它當然是不會自己跑來這裡。

——是狐邦帶來的，而且是有意留給她的，他剛才其實早已發現她在這裡。

——他爲何不殺她？而且還給了她食物？

「莫非食物裡有毒？」東方珠心裡這樣想。

但是她馬上又推翻了這個想法：「不，他要殺我易如反掌，何須這般費事？」

東方珠的推測是對的，狐邦若要殺她，絕對不是一件難事，犯不著兜這麼個大圈子來毒害她。

她喝光了那袋酒，吃完了鷄，狠吞虎嚥的。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飢餓遠離她而去，體力慢慢恢復，東方珠開始鎮定的思索起來：

——狐邦救她一定有目的，目的在那裡？

——現在，是否應該趁著追兵遠去，自己氣滿力壯的時候逃離這座樹林？

她想著，忽然發現紙包裡有一張小紙條。

字條不大，由於樹林很密，月光透不進來，東方珠雖運足目力，却也無法看清紙條上的字跡。

小心謹慎的四下張望了一下，確定林中沒有追兵之後，她迅速的掏出火摺子燃起一個小火堆；藉著微弱的火光，她看清楚了紙箋上的字——往前走，有召總管，不可行；往後走，「望夫崖」下，有船，速去！

短短數言，既無上款亦無下落，但是東方珠能確定那便是狐邦留給她的警示。

把紙條丢入火堆中燃燒完之後，東方珠便弄熄了火堆，同時心中有了一個新的決定。

——改變逃亡路綫，往「望夫崖」方向走。

* * *

南宮雪雖然昨晚睡得不太好，但是她仍然起了一個大早。

她下樓來之時，滿心以爲自己是第一個吃早餐的客人，誰知道還有人比她更早。

那人是公孫長勝。

南宮雪有些驚訝，她以爲他跟公孫先

生昨夜便已回去了。

「早，南宮姑娘。」公孫長勝起身，很有禮貌的朝南宮雪招呼著。

南宮雪朝他微微一笑。

「如果妳不介意，我是否有這個榮幸與妳共進早餐？」公孫長勝趨步向前。

南宮雪本欲回絕，她本來就不喜歡同陌生人吃飯，特別是陌生的男人，但是她却答應了他。

因爲她看到了公孫長勝眼裡的誠摯與祈盼，她不忍回絕。

公孫長勝殷勤的爲她拉開椅座：「本來昨夜我已和爺爺回去，半路上突然想起有些事未做好，於是我一個人又折了回來。」

「我忘記跟妳道歉；」他在南宮雪對面坐下來，談吐斯文：「也忘記了跟妳道謝。」

「爲什麼，」南宮雪不明白他的意思。

「爲了我爺爺的魯莽，我應該代他向妳道歉。」公孫長勝語音懇摯。

南宮雪淡淡一笑：「爲何要跟我道謝，我幫了你什麼嗎？」

「是的，」公孫長勝很認眞的說：「由於妳，我才有機會同我爺爺溝通。」

「所以你請我吃飯？」南宮雪笑了起來。

「吃飯微不足道；」公孫長勝爲她斟上一杯熱茶：「最重要的，還是我長這麼大以來，是我首次隨心所欲，憑自已的意願做自已想做的事情。」

「哦？」

「妳一定不相信，在認識妳之前，我爺爺從來是不讓我自行決定任何事情的。」

南宮雪相信，她領教過公孫先生。

「南宮姑娘，妳吃點什麼？」公孫長勝一臉興奮的望著南宮雪。

南宮雪通常早餐很簡單，一碗鹹豆漿、一籠小籠包便可解決，但是公孫長勝却一口氣要了一大桌，有甜粥、小米糕、油條、燒餅、鹵肉……等等。

南宮雪詫異的望了他一眼：「你一個人吃得下這許多？」

公孫長勝含笑道：「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憑自己的意思叫東西吃，而且也是我生平首次請漂亮的女人吃飯，豈能草率？」

南宮雪想笑，眼角却瞥見白則七正從樓梯上走下來，便說：「正好，有人來幫吃。」

「幫吃」的人不只一個，白則七入座不久之後，屈無忌也跟著起來了。

* * *

這幾天來，屈無忌始終不曾好好睡上一覺，總算昨天晚上一覺睡到天亮，所以他此刻看到精神奕奕，不但早餐吃得多，嗓子也特別大，尤其是他知道白則七也要與南宮雪同行香江，更是顯得神情愉快：「天下第一偷的大名，在下早已如雷貫耳，心儀已久，有你出馬助陣，此事必可水落石出。」

白則七有吃早酒的習慣，他一面喝著酒，一面詳細的詢問屈無忌香江怪事的始末。

「這件事，大概是我有生以來所聽聞的最大怪事。」當他聽完屈無忌的解說之後，忍不住這樣說。

一旁的公孫長勝更是嘖嘖稱奇：「天下之大，眞是無奇不有。」

他望住屈無忌，忽然說：「屈兄，在下不才，斗胆毛遂自薦，懇請一同前往香江，略盡棉薄，不知屈兄意下如何？」

「敢情是好！」屈無忌喜出望外：「人多好辦事，公孫兄如此大義，在下謹代表香江百姓先行致謝。」

「那裡，那裡，屈兄言重。」公孫長勝抱拳過頭。

南宮雪疑惑的望著他。

「南宮姑娘，」公孫長勝拘謹的說：「妳不介意我加入吧？」

南宮雪祇是淡淡的笑了一笑。

* * *

走出樹林的時候，東方珠忍不住長長舒了一口氣。

尤其是見到金光萬道的晨曦，她簡直就有隔世之感。

她並沒有停下來，因爲離「望夫崖」仍有一段路。

東方珠的輕功並不差，奔馳了約莫一炷香功夫，她已經從空氣中聞到了一股鹹濕的氣味，耳中同時也聽到了隱約的海潮聲。

她那張美麗的臉孔不禁浮起一絲笑容。

——望夫崖就快到了。

突然，她的笑容凝住！

她聽到背後有一股輕微的衣袂飄空聲！

她倏然轉身。

一縷劍光斜斜的向她刺來！

她吸氣，閃身。

銳利而冷森的劍鋒，非常驚險的從她腰間滑過。

一劍落空，劍芒再起，又如毒蛇吐信般的刺向她的小腹。

東方珠的小腹非常美，平坦如滑，若被利劍穿透，實在是一件殘忍的事。

東方珠平常也以自己的小腹爲傲，她當然捨不得讓它被開個血窟窿。

——她已以最快的速度抽出肩後的長劍，而且也以最快的速度擋住了那支來勢洶洶的劍刃。

「叮」一聲，兩撮火花急竄。

這個時候，她已看清來襲的人。

——「紅月幫」的「狙擊舵」舵主陰不散。

陰不散，其實本名叫陰大中，只因爲他殺人的時候，就像陰魂不散似的緊緊盯住你，所以大家索性都叫他陰不散。

特別是他的劍法非常詭譎怪異，儘是近身短擊，招招搏命，就像幽靈陰魂般的緊貼著你。

儘管如此，東方珠却不怎麼怕他，她自信她的劍法能贏過他，問題是，陰不散當然不可能只有一個人來追殺她，必然夥同著他一舵的人馬。

果然不錯，在她飛騰閃躍之際，眼角已瞥見不遠處數十隻人影正朝這裡急奔而來。

她心裡不禁有點急，她雖然有把握擊敗陰不散，却沒有把握在那些人趕到之前

殺死他。

如果是這樣，死的當然是她。

不過，有機會總得試試的，何況是這種事關生死的大事，怎可輕易放棄機會？

她咬牙撲身，決定鋌而走險，搏個險招！

——她無視於陰不散那支即將刺到她左肩的劍鋒，手中長劍挾著排山倒海之勁捲向陰不散的頭顱。

她的如意算盤是：她挨陰不散一劍，但是她要砍下他的腦袋。

這種生意，當然很合算。

可惜的是，陰不散不願跟她「成交」這筆生意，他彷彿早已洞穿東方珠的心意，只見他嘿嘿笑了兩聲，偌大的身軀已如耗子般的滑了出去。

一擊撲空，東方珠已無機會。

那些人已撲身而至。

東方珠豁出去了。

驀然迴身揚劍，她以第一時間劈向當先來到的兩名大漢。

兩個魁梧結實的身軀，隨著兩聲淒厲的慘嚎，帶著兩股熱噴噴的血箭，一下子栽了過去！

東方珠沒有停下劍勢，她不能停，因爲那批像海潮般湧來的狙擊手，最起碼也在卅個以上，她如果不繼續出擊，只怕不消片刻她便要煙消雲散，永離人世間。

她像惡虎撲向羊羣般的，手起劍落，不過眨眼，一連放倒了四名大漢；但是，正當她手中那把利劍仍停留在敵人的肉軀裡，尚未拔出來時，眼角的餘光已瞥見一道寒芒閃電般的疾撲而來！

——陰不散已如陰魂不散的向她偷襲。

東方珠憤怒，但却更駭懼。

無論如何，她決躲不過那一劍。

劍鋒仍直指她小腹。

陰不散緊抿的唇角漾起一絲笑意，勝利的笑意，嗯，也是死神的笑意。

但是，他的笑意突然不見。

他甚至呆住。

因爲那一劍竟然又失敗！

——就在他即將得手之際，斜刺裡忽然冒出了一個蒙面人。

蒙面人身手怪異，刀法高超，令人難以置信的接下了陰不散那一劍。

「閣下何人？」陰不散橫劍喝問。

回答是撲面一刀。

蒙面人不打話，手起刀落，一輪急攻，把陰不散逼得連連後退……

這個當中，死裡逃生的東方珠精神一振，宛如出柙之母獅，威不可遏的連斃八名敵人！

局勢迅速逆轉。

陰不散一看不對頭，心中已燃起開溜之意。

只見他劍鋒在轉，陡然暴喝焦吼一聲，人如白鶴冲天般的猝然射起！

同時，左袍袖猛揮，兩支袖箭已如鬼魅般的射向蒙面人。

蒙面人橫刀挪閃。

陰不散已急急逸去。

東方珠眼明手快，豐滿的嬌軀像怒矢般的飛撲向陰不散。

森冷的劍氣直指他背心。

陰不散大驚，一個「千斤墜」把身形猛然降下，然後反手一劍，狂刺而出。

東方珠冷笑。

突聞她嬌喝一聲，人劍合一，劍走偏鋒，腳踏七星，已封住了陰不散的去路。

陰不散狂吼如雷。

他左衝右撞，像一頭被困的野獸。

困獸之鬥，往往有一股可怕的力量。

可惜這股力量仍然擋不住東方珠凌厲的攻勢。

陰不散極力反擊，却無法避免漸露空門。

與人交手，只要空門一露，就等於勝負已定。

除非對方不是高手。

東方珠算得上是高手，最起碼她已經抓住了這稍縱即逝的機會。

——殺死陰不散的機會。

她手中的劍直指陰不散的小腹。

陰不散的小腹其實也不錯，至少比一般人看來要結實健美，而無一塊贅肉。

可惜東方珠毫無憐「腹」惜「肉」之心，當她美麗的唇角漾起一絲殘忍的微笑之時，陰不散同時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嗥！

他親眼看見自己可愛的小腹被東方珠一劍穿透！

他還看見嫣紅瑰麗的血像噴泉般的迸湧而出！

尤其是東方珠把劍用力抽回來之時，陰不散更看見了不知道是大腸還是小腸的「東西」奪腹而出！

究竟是大腸還是小腸？

陰不散不知道，永遠也不知道。

因爲他已經死了。

——死人怎分得清大腸小腸？

死的不只他一個。

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話，他一定會知道就在他死後沒多久，他屬下的一舵人馬也全死光了。

死得光光的，一個也不剩。

那當然是東方珠和那個蒙面人的傑作。

那個蒙面人究竟是誰？

東方珠不知道，也沒有問，因爲他已經向她招手示意，然後當先向「望夫崖」奔去。

東方珠當然也扭著水蛇腰肢跟上去。

——「望夫崖」是她唯一的生路。

* * *

望夫崖。

據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對苦命的夫婦，因生活所迫而告分離；丈夫出海謀生，却一去不回，妻子日夜盼望懸念，每當日落黃昏時，便佇立這塊險灘上引頸呼喚其夫早日歸來。日復一日，丈夫依然未歸，結果，做妻子的終於熬不住相思孤寂之苦，以身殉海，一縷芳魂化做無限恨；於是後人便稱這塊險灘爲「望夫崖」。

東方珠來到了望夫崖。

她當然不是來「望夫」，就算她想也無夫可望，因爲她根本就還沒出嫁，她只是來找船的。

照講，這個地方不應該有船，那自然是狐邦事先安排的。

蒙面人身手俐落的帶她到崖下隱密處，那裡果然有一條小船。

這個時候，東方珠已知道蒙面人是誰了。

「狐堂主，謝謝你救了我。」東方珠長長吐了一口氣。

蒙面人解下面巾，果然是狐邦。

狐邦，紅月幫的第三把交椅人物，個子短小精悍，頭腦冷靜，反應靈敏，特別是舞得一手好刀法，在江湖上很有名氣，很得表叔的賞識，與召總管同被視爲紅月幫的左右手。

他目光銳利的注視著東方珠，聲音沙啞而低沉：「若非我幫助妳，我想，妳逃生的機會等於零。」東方珠神色冷峻的斜睨著他，不發一言。

狐邦撫了撫面頰，緩緩道：「其實，妳很聰明，妳大概知道我爲什麼要幫妳逃走吧？」

東方珠仍然沉默著，只是皮笑肉不笑的牽動了一下唇角。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狐邦細小的眼眸裡飄忽著奇異的眼光，抖了抖喉結，他又說：「妳說是嗎？」

「是的。」東方珠淡淡一笑，接著生硬的又道：「你現在就要？」

「是的。」狐邦臉上有了笑意：「幾年來，我一直都想要，如果妳再不肯給我，我還有機會嗎？」

東方珠沒有說話。

她緩緩解下肩後的劍鞘，然後慢慢的走進擱在岸邊的小船上。

狐邦也不再說話，兩隻眼睛瞬也不瞬的緊盯著東方珠。

他的眼裡有火，慾火。

東方珠已經躺下，且也已解開衣襟上的扣子，像牛奶般的凝白肌膚躍然入眼！

狐邦的心跳加速，呼吸也加劇。

當東方珠解開朱紅色的肚兜之時，狐邦只覺心搖目眩，小腹丹田之氣陡然翻滾。

接著，他像野獸般的撲向東方珠。

當他觸摸到她那兩座柔軟而又具有彈性的乳峯之時，他瘋狂了！

他覺得一刹間擁有了全世界。

世上有什麼東西比這更好？

有嗎？

狐邦的喉嚨發出一陣低沉的怪聲，像野獸的聲音。

他急急的脫去身上的衣服……

突然，他那細小的瞳孔倏地睜大！

一撮森寒的劍光，彷彿從地獄深淵裡跳出！

狐邦全身的神經驀然緊縮！

他反應得很快，他已經閃過了那當頭的一劍。

可惜的是，他躲不了第二劍。

東方珠的第二劍又毒又狠，像魔鬼似的直劈狐邦喉結！

狐邦手無寸鉄，他的佩刀早在脫衣之時被棄置在地上了，但是他仍然去擋那一劍，用手擋。

劍光閃過，响起兩種聲音。

——手骨斷折與哀號聲。

狐邦那隻手，那隻剛剛撫摸過東方珠溫馨乳房的手，濺起幾道血箭，猛地飛脫而去！

狐邦哀嗥著，驚悸的臉孔痛苦的曲扭著，眼中的慾火變成了怒火，搖晃的身子踉蹌急退，他顫聲狂吼：「東方珠，妳這忘恩負義的婊子！」

一擊得手，東方珠冷艷的俏臉泛起一絲得意與譏誚，她單手繫好肚兜、扣上衣鈕，好整以暇的睨著滿身濺血的狐邦：「色字頭上一把刀，你應該早就想到的。」

她的語音除了冰冷之外，還有幾分鄙夷與不屑：「你以爲我會相信你？你眞以爲我東方珠是婊子？如果我是，爲何你一直得不到我？其實我們共事這麼多年來，你應該瞭解我，我喜歡跟男人上床，但是決不與不喜歡的男人上床，你狐邦，正好是我最討厭的男人之一。」

「但，但是……」狐邦怨毒的瞪視著她：「我已經付出了代價，我救了妳，不是嗎？就算妳不肯跟我好，妳也不該殺我，妳好狠……」

東方珠緩緩走上前來，冷冷一笑：「你知不知道你有一個令人討厭的毛病？」

她自問自答：「你是個聰明人，也因爲這樣，你却把別人當作傻瓜，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詭計？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救我的目的？」

「你一直想佔有我，你一直想得到我的肉體；」東方珠臉罩寒霜：「得到我之後，然後將我一刀殺死，拿我的腦袋向表叔邀功，既得魚又有熊掌，這種兩全其美的手法，誰都想得出來的，何止是你？」

「可惜，」東方珠朝他露出一個微笑，譏諷的笑：「你太自負了，太自以爲是了，你始終認爲我是婊子，始終認爲我是笨蛋，所以根本沒有想到我會注意到這條小船上，完全沒有食物，我如何能靠這條船逃生？」

狐邦霎時臉如死灰，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血一直在大量的流，狐邦熬不住椎心之痛，慘然一笑，道：「妳殺了我吧。」

東方珠冷漠的搖了搖頭：「我爲什麼要殺你？」

「你其實已經死了，」她接著說：「就算你能活著回去，你如何自圓其說敗在我手裡？表叔肯相信你嗎？何況還有陰不散的一舵人馬，憑我一己之力，無論如何是不會相信我有逃出重圍之能力，不是嗎？」

狐邦慘笑：「是的，他一定會懷疑我私下暗中助妳逃走。」

「所以根本用不著殺你。」東方珠淡淡一笑，長劍歸鞘。

但是，她突然又拔劍。

因爲狐邦倏地向她猛撲而來。

飛撲當中，他狂笑著：「東方珠，我雖然死在妳劍下，不過我還是很高興的告訴妳，妳那對軟玉溫香新剝鷄頭肉，是我這一生中所見過最美好的，我死而無怨……」

東方珠陡然憤怒，原本刺向他咽喉的劍鋒驀地一偏，砍下了他另一條臂膀！

狐邦悲號著跌飛出去。

「狐邦，你笑吧，我看你得意到幾時？」

東方珠那雙美麗的眼睛射出一股殘忍的殺機：「我要一劍一劍殺死你。」

狐邦在地下翻滾着、掙扎着、雙腿一

避，一個鯉魚打挺又站了起來；但是他已不成人形，渾身浴血，形容恐怖，只見他瘋狂的獰笑着：「騷婊子，妳，妳……我，我就知道妳喜歡慢，慢慢來……慢慢的銷魂……」

他竭力的諷辱着東方珠，其實只是想激她給他痛快的一劍，可是東方珠偏偏不肯，她緊抿着咀角，泛起一股貓戲老鼠的殘酷笑意：「不錯，老娘我最中意的就是慢慢來，讓我看看你的功夫如何……」

話聲中，狐邦瘦小的身子又栽了過去。

這次，他失去了一條腿。

但是，他立刻又彈跳了起來，金鷄獨立的撐着搖搖欲墜的身子，他怨毒的瞪視着東方珠：「臭婊子，妳，妳想慢慢享受我……老，老子偏不讓妳如願。」

他目眥欲裂的撲身而出。

這回，他不是撲向東方珠，而是他身邊一塊長滿青苔大岩石。

狐邦悶哼一聲，圓滾滾的腦袋撞在岩石上發出「波」的一聲，腦袋與腦血飛噴一地。

東方珠面無表情的瞪視着狐邦血肉模糊的屍體，好一會，呸的一聲，往地下吐了一口口水。

* * *

血腥的戰鬥暫告一段落。

危機卻依然存在着，而且愈來愈濃烈。

東方珠在猶疑着。

一是衝出那片密林，一是乘舟渡海。

前者的危險性，東方珠是知道的，她絕敵不過召總管；後者的危險性，東方珠也清楚，一葉孤舟如何渡得了洶湧波濤？何況船中全無食物？

最後，她的選擇是後者。

理由是：今天的天氣特別好，海上一片風平浪靜，如果運氣夠好，應該是可以生離此地。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萬一葬身魚腹，總比死在召總管劍下好得多。

主意打定，東方珠便拖船入海，開始了她另一階段的逃亡生涯。

* * *

夕陽西下的時候，南宮雪一行人抵達了香江。

甫一下車，他們便開始忙碌起來。

屈無忌的妻子尹美岱告訴他們，就在不久前，對街豆腐舖的陳老爹剛剛斷了氣。

他們立刻趕過去，陳老爹的屍體仍有餘溫。

屍體浮腫發黑，彷彿從染墨房裏掏出來似的，有幾分恐怖的味道。

每個人都很仔細的審視着屍體。

「毒，」白則七首先開口說話：「屍身發黑，必然是中毒的現象。」

「問題是，毒從那裏來？」屈無忌提出疑點：「我當初也懷疑這是中毒的現象，但是我找不出毒源來自那裏……」

頓了一頓，他接着說：「更令人不解的是，如果香江是受到毒侵襲的話，爲何有人中毒，有人不會？」

公孫長勝提出他的看法，他只說了三個字：「慢性毒。」

「慢性毒？」南宮雪掠了他一眼。

「不錯，」白則七接口：「有一種毒，它可以長期潛伏在人體內……」

不等他說完，屈無忌倏然變色：「照你這麼說，莫非全香江的人都已中了慢性毒？」

「如果是，」他驚惶的接着說：「那全香江的人豈非要死絕？」

「現在言之過早，」白則七說：「只是一種推測假想吧了。」

「有假想才能求証，有求証才會有結果。」公孫長勝顯得很冷靜：「我們不妨順着這個假想去尋求毒源來自何處。」

南宮雪的腦筋轉得很快，她說了兩個字：「水源。」

白則七側首望住她：「不錯。」

「水源？」屈無忌問：「爲什麼水源有問題？」

公孫長勝回答了這個問題：「近海的魚獲突然死去，說明海水有毒……」

屈無忌插口問：「如果海水有毒，死的應該只是魚而已，人又爲何會死呢？人是不吃海水的，不是麼？」

「是的，」白則七點點頭：「人吃的是淡水，淡水流入海，所以魚都遭殃。」

屈無忌張了張口，說不出話來。

他那寬廣的額角突然冒出了顆顆冷汗：「我明白了，爲何胎兒一個都活不了，而且那些突然暴斃的都是年長老翁者，那是因爲他們的體能比較弱，體內的慢性毒比常人發作得快……」

大家都說不出話來。

——如果這推測屬實，太可怕了。

* * *

大胆假設，小心求証。

究竟是否食水有問題？白則七想出一個方法，趁着天未黑以前，他獨自溜了出去。

盞茶功夫，他又跑了回來，手裏捧着七八隻活生生的小雀鳥。

「你這是幹嘛？」屈無忌被他搞得一頭霧水。

白則七含笑說：「麻煩你給我一碗清水。」

屈無忌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公孫長勝趨前去接過部份雀鳥，望了望，忍不住問：「這些鳥兒毫毛未損，你是如何抓的？」

南宮雪淡淡道：「你如果知道他的輕功飛得比鳥還快、還高，便不會問這個問題了。」

公孫長勝驚異的望着白則七。

白則七藩洒一笑：「一個小偷，最起碼的條件便是跑得快，否則豈不成了坐牢專家？」

這時候，屈無忌從尹美岱手中接過一碗清水來。

白則七捏開雀鳥的咀巴，屈無忌便把水餵到牠們咀裏。

不到片刻，那些雀鳥竟皆死去。

大家的心立刻往下沉。

事實很明顯，水源確是有問題。

南宮雪問屈無忌：「香江的水源有幾處？」

「只有一處，來自大亞悲的東江水。」屈無忌凝聲回答。

「沒有其他的水源了麼？」白則七問。

屈無忌不知道，他不是香江土生土長的人，他的妻子尹美岱說：「還有一處西江水，但是離此有一、二十里路程，人們自然不可能跑那麼遠去汲水。」

白則七轉首問屈無忌：「你知道西江水在那裏嗎？」

屈無忌搖搖頭，不過尹美岱告訴了他之後，他便明白在那裏了。

「事不宜遲，你快帶我們去吧。」白則七立刻催道。

＊　＊　＊

東方珠此刻眞是後悔極了。

沒多久前，海仍是乖乖的，乖得像處女；現在卻兇得像潑婦。

原來，海也和女人一樣，是多變的。

原本平靜柔順的海面刹時間變成驚濤駭浪，高捲的浪潮宛如海怪的巨舌，幾乎就要吞沒了東方珠的小船。

她已全身濕透，儘管她努力的划着槳，卻看來一點用也沒有，她根本就失去了控制小船的能力，幾番掙扎，她連方向都搞不清了。

、這時候她才知道，萬物之中人並不能主宰一切的。

——人永遠鬥不過大自然。

既然鬥不過又何必再鬥？她是個很識相的人，於是收起了槳，乾脆躺了下來，任由海狂嘯、浪翻飛。

船雖然新，而且堅固，但此刻看來就像一片飄零的枯葉，在洶濤惡浪中隨時會被吞噬覆滅！

放棄了掙扎，她心中反而覺得平靜多了。

——人如果看開了生與死，世界上就再也沒東西覺得可怕的了。

她已經看開。

她本來就是一個很達觀的人。

她的出身不算差，父親東方港昔前在江湖中薄有名氣，成親後開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布莊，不愁吃穿，日子過得挺貼實。

東方珠的童年在歡笑中渡過，所以塑造了她樂觀、進取、豁達的個性；不幸的是，十五歲那年，早熟的她有了初戀情，對象是鄰家長她幾歲的俊美小伙子，男歡女愛，這本是件好事，可惜情海生波，初戀情人因被朝廷征夫，遠調至關外塞漠作戰，自古征戰幾人回，戰火粉碎了她的初戀。

及後，她被許配鄰縣一家名門旺族，惜未及過門，未婚未忽焉罹染惡疾暴斃；疾病扼殺了她的婚姻。

命運，這就是命運，她開始相信。

迷信與無知，是人類永遠最大的弱點。

她開始被認爲是「不祥的女人」。

某些時候，作爲一個女人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何況是一個不祥的女人？

於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她選擇了她自己的路——走向江湖。

江湖路，遠又長，大概是世界上最難走的路了。

但是她走得不錯。

這不僅是因爲她有一身自小從她父親學來的不錯武功，最主要的是她的腦筋聰明。

——任何行業，即使是講打講殺的險惡江湖，若無機智過人的頭腦，欲想揚名立萬，絕非是件易事。

更重要的是，她還是個「非常女人」的女人。

所以，東方珠三個字，在江湖上並不使人覺得陌生。

所以，她被野心勃勃的紅月幫吸收爲重要人物。

她其實可以算是一個很成功的女人。

可是，她爲何背叛了紅月幫？

＊　＊　＊

「她爲何背叛了紅月幫？」

這個問題，表叔其實早已知道，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她爲何能活生生的逃離紅月幫？」

他說這句話時，雖仍一如往常一樣面無表情，但是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感覺得到他的憤怒。

他憤怒的時候每個人都怕，而且也都不敢開口說話，但是召總管卻說了：「稟幫主，她是從海上逃的。」

「海上？」表叔平視着他：「她那來的船？」

「就算她早就佈置好了船，」表叔很快接着說：「她如何能突破陰舵主的封鎖？而且還把他們殺得一個不剩？」

頓了一頓，細小的三角眼暴然射出一撮厲光：「居然連狐堂主也不是她的對手，難道一夜之間她成了三頭六臂的魔女？」

召總管垂首回話，他不能不說，唯有這樣才能洗清他辦事不力的嫌疑，他說：「據屬下判斷，狐堂主有通敵之嫌。」

「他如果通敵，又爲何身死？」表叔不滿意他的回答。

召總管來不及開口，表叔卻已接着自己說了：「想必他是想染指東方珠的美色，偷鷄不成，反招來殺身之禍，是不是？」

「是的。」召總管的頭垂得更低了，他最佩服的不只是表叔的刀快，而且他的腦筋更快。

表叔緘默。

他不說話，誰也不敢說，他就是有這股威嚴。

淡淡煙霧，緩緩昇起。

表叔抽着煙：「現在，你打算怎麼辦？」

召總管舐了舐乾燥的唇角：「屬下發現她往海上逃的時候，本欲着船下海追殺，可惜海上風浪大起，不適宜航行……」

「你認爲她會葬身海底？」

「八成是。」

「另外的兩成呢？」

「如果她夠運不翻船而死，」召總管似乎對表叔的問話早有準備，其實像他這種能受主子信任的人，自然對主子的脾氣個性摸得一清二楚，他不慌不忙的說：「屬下從風向與潮水的判斷，不管她是活是死，必然會飄流至香江的方向，所以已着人前往搜索……」

他有力的補上一句：「屬下保証，活見人、死見屍，必能呈上叛徒的首級。」

「如果葬身魚腹呢？」表叔問。

「那麼屬下就刮開那條魚腹。」召總管語氣肯定的應了一句。

表叔沒有再開口。

他很滿意。

他欣賞辦事能力高的人。

而召總管無疑是紅月幫中除了他之外，辦事效率最高的人了。

＊　＊　＊

召總管的確是個做事能力高强的人。

向晚的時候，他向表叔提出了最新的消息。

「是不是發現了東方珠的屍首？」表叔問。

「目前仍無所獲。」召總管稽首回答：「但是我們發現了比這更重要的消息。」

他臉色頗爲凝重的接着說：「江湖中已有人來到香江，開始調查中毒的事。」

「誰？」表叔瞇了一下三角眼。

「據說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南宮雪，另外一個是高來高去的天下第一偷白則七，以及公孫世家的六全公子公孫長勝。」

「他們怎麼會來？」

「屈無忌請來的。」

召總管補充說：「屈無忌是香江鎮上唯一武師。」

表叔沉默。

每當他在思索事情時，他習慣沉默。

過了一會，他問：「他們可曾查出了什麼？」

召總管垂手肅立：「他們已發現了東江水源有毒……」

他只說了一句，表叔已截口問：「他們做了些什麼處置？」

「他們立刻到離香江十幾里外的西江水，驗明無毒之後，着令全鎮的人禁用東江水，改用西江水。」

「這是他們的第一步驟。」召總管說：「第二步驟當然是查東江水爲何有毒。」

「他們如果沿着東江水追查，必然會查到大亞悲來。」

「因爲大亞悲是東江水的源頭。」

「如果查到了大亞悲，便會發現我們煉核屋的秘密。」

「如果揭穿我們的秘密，則我們紅月幫無法再生存下去。」表叔開始抽煙，從他抽煙的速度看來，他內心是相當緊張的：「因爲秘密被揭露之後，必會引起全武林的公憤，無論如何我們是敵不過全武林的圍剿。」

召總管靜默，表叔說的是事實。

非常嚴重的事實。

——寧可犯天條，不可犯衆怒。

——犯衆怒的人是絕對活不下去的。

紅月幫的秘密是什麼？

它犯了什麼衆怒？

＊　＊　＊

表叔當然是個冷靜的人。

他放緩了抽煙的速度，淡漠的注視着召總管：「你覺得這件事該如何處理？」

召總管沉吟着：「殺！」

表叔沒有立刻回答，停了一下他才說：「不露痕跡，有把握？」

「很難。」召總管搖頭回答。

「很難是什麼意思？」

「狙擊舵覆沒、狐堂主被害，東方珠叛逃。」召總管低聲說：「這些變故無疑嚴重損傷了本幫的作戰能力，若想不着痕跡，乾淨俐落的殺死南宮雪那幫人，恐怕力有未逮。」

他接着說：「一幫之力，不在於兵之多，而在於將之精；目前本幫可用無多，除了屬下之外，應屬柯尼與甘天，餘皆難以重用。」

「你漏了一個人。」

「誰？」

「江艷青。」

召總管瞳孔倏地一亮，洪聲道：「若得幫主恩准釋放，南宮雪死定。」

＊　＊　＊

南宮雪靜靜的坐在海邊。

風，吹高了海浪，也吹掀了她的髮絲。

海邊獨坐的女人，總是有一股味道的，女人味。

她，愈來愈有女人味了，至少白則七就這樣認爲。

他悄悄的走到她身邊，坐下。

「妳喜歡海？」他問，聲音很輕，很柔。

南宮雪兩手抱膝，膝蓋頂着下巴，眼睛凝視着海面；月光下的她，讓人覺得她孤傲、冷漠、高不可攀。白則七的感覺她似乎就像那浩瀚的大海，深不可測，他一心要打破沉默，又問：「妳不喜歡海？」

南宮雪卻用眼角瞄他：「你不喜歡靜？」

這個軟釘子令白則七有些氣餒，不過他仍然開口：「我喜歡聽妳說話。」

「即使在我不想說話的時候？」

白則七想了一下：「是的。即使在妳不想說話的時候，我仍然想聽妳說話。」

他忽然問：「妳知道爲什麼嗎？」

南宮雪望著他，眸光冷冷。

「我知道。」

說這話的人不是南宮雪，當然也不是白則七，竟是公孫長勝。

誰都想不到他會出現，南宮雪望著他，白則七則瞪著他。

「你爲什麼知道？」白則七那雙星也似的眸子寫滿了對他的介入十分不悅。

公孫長勝只是對他笑笑，然後在南宮雪另一邊也坐了下來：「因爲我也喜歡聽她說話。」

南宮雪忽然笑了起來：「原來我說話的聲音是這麼悅耳，否則怎會有這麼多人喜歡聽？」「既然如此，如果我再不說話，豈非無趣得很？」她掠了掠被風吹亂的頭髮：「現在，我們已經查出東江水有毒，香江的人只要不吃東江水便沒事，我們的任務算不算完了呢？」

「當然沒完。」白則七說：「香江的人雖可食用西江水，畢竟這只是權宜之策，我們尚未知道東江水爲何有毒，不是嗎？」

「不錯；」公孫長勝接口道：「東江水的毒一天不清除，香江的人便一天沒魚可捕，香江也就一天繁榮不起來。」

「好端端的水爲何有毒？」南宮雪問：「是什麼毒？」

白則七與公孫長勝沒有開口。

因爲他們也都不知道。

南宮雪說：「如果我們無法確定是什麼毒，如何查得出水源爲何有毒？」

「這是兩碼子事，」白則七不以爲然：

「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是何毒，固然增加我們追查毒源的困擾，但並不表示我們查不出水中有毒。」

「我同意這個看法，」公孫長勝點點頭：「我們可以用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去追查毒源。」

「什麼方法？」南宮雪問。

白則七搶著說：「順著東江水，往水源追查，便可知道爲何有毒了。」

南宮雪同意他的看法。

她發現，無論是白則七或公孫長勝，在這次的行動中，無疑都表現得很出色；她承認他們都是很有腦筋的男人。

南宮雪喜歡有腦筋的男人。

* * *

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不僅腦筋好，眼力尤其好，他們幾乎同時發現海洋中有一條小船在飄浮着。

船其實已翻覆，却沒有沉，而且還有一個人伏在上面。

風急浪高，載浮載沉的船與人隨時都有覆滅的可能。

大家都站了起來。

每個人腦中同時有一個反應：救人！

但是，如何救？

——他們都不是海邊長大的人。

——陸地與海上是截然不同；或許，在陸地上你是英雄，到了海面上也許什麼都不是了，只怕連魚蝦都不如啦。

不過，他們都是反應很快的人，特別是白則七，他已展開他那睥睨江湖的絕世輕功，用最快的速度與最短的時間把屈無忌找了來。

* * *

屈無忌本已摟著他那美麗的老婆睡覺去了。大半個月來，今晚是他覺得特別甜美的一夜，因爲到底已查出了香江的「怪症」，所以他了無牽掛的入夢溫柔鄉。

白則七把他叫醒的時候，仍一臉惺忪，甚至有些許的不高興；但是當他知道海中有垂死的人待救之時，他立刻顯出虎猛龍精，手脚俐落的來到了海邊。

他直趨停泊著無數漁船的碼頭，嫻熟的解纜、揚帆、駕船出海。他雖然不是漁民，但久居此地，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成了一等一的駕船高手。

看看將近小船，他把速度放慢，深怕一個不小心撞上小船，豈非功虧一簣？

在陸地上倒不覺得怎樣，一旦入海，只覺風强浪勁，劇烈的顚簸搖晃，令南宮雪等人胃裏一陣翻騰，幾乎便想嘔吐出來。

不過學武的人畢竟要比常人來得容易適應環境，南宮雪定定神，問：「你怎麼慢了下來？」

屈無忌回答：「浪大風勁，若不減速，萬一來個碰撞，到時候別說救人，只怕連屍身都找不到了。」

白則七接口道：「好像是個女人。」

屈無忌極目望去：「不錯，是女人。」

撇了撇唇角，喃喃的又說：「這年頭，好像什麼事都有女人的份；眞搞不懂，在這麼夜黑風高浪强的時候，竟有人搭這麼丁點的小船出海，眞是不知死活……」

他咀裡嘟噥著，已脫下了上衣，露出了渾身是勁的結實肌肉，然後又快速的脫下長靴，噗通一聲，躍入波濤洶洶的水裡……

海雖然呼嘯著，浪雖然捲撲著，但是卻一點也難不倒屈無忌，只見他嫻熟精湛的游水功夫沒幾下便已接近那條小船。

衆人喝采。

因爲屈無忌已抓住那女人的衣領，誰都相信他可以救起那女人。

但是，誰都沒想到屈無忌却因此而喪命！

誰都沒有想到！

* * *

事實上，就算南宮雪他們想到也無濟於事。

最起碼，他們改變不了屈無忌被殺的命運。

南宮雪的瞳孔在急劇收縮著，她祇看見那原本看似奄奄一息的女人忽然一個側身，劍光一閃，然後就是一個頭顱飛起！

屈無忌的頭顱！

月光下，依稀可見他那雙如銅鈴大的牛眼，充滿著驚愕與不解。

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爲何被殺。

所以，除了驚愕與不解之外，更有强烈的憤怒與不甘！

南宮雪也一樣，她血脉賁張，她大叫：「屈無忌！我一定替你報仇！」

她叫得很大聲，可是屈無忌應該是聽不見她的叫聲了，一排大浪翻起，早就不見他的屍身！

南宮雪拔劍的時候，人已像箭般的射向海中的女人！

她的速度很快，拿捏得也準，可惜她却一劍落空。

那個女人一個縱身，忽然消失在茫茫大海裡。

南宮雪不識水性，當她掉到冰冷的海裡時，她立刻知道自己已上當了。

小船的四週忽然冒出了五個人頭。

活生生的人頭。

而且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支峨嵋分水刺。

分水刺是在水裡最厲害的武器，南宮雪是知道的，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當然也知道，他們的反應其實並不慢，就在南宮雪躍起身形的時候，他們也雙雙飛起身形；但就在這個時候，船舷兩側突然竄出十幾個全身濕漉漉的精壯大漢！

只見他們個個手持利斧，彷彿猛龍出水般的撲向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不過剎那，便已封住他們的去路！

* * *

南宮雪一連嗆了幾口又冷又鹹的海水。

畢竟她是一個很冷靜的人。經驗告訴她，越危險的時候，越冷靜的人往往也就是活得最久的人。

剛才因爲不夠冷靜，所以才會不顧一切的躍入海中，也因爲這樣才會墮入敵人的圈套。

她很快的攀住翻覆的小船，猛力一吸氣，人已如游龍般躍上船底，兩足再用力一蹬，筆直飛回漁船！

她這個選擇是明智的。

在水中，她沒有自信打敗有備而來的敵人；如果能飛回船上，無疑情況會好一



南宮雪反手一劍把來偷襲的人擊殺。

點，最起碼她不用在水裡與敵撲殺，畢竟這不是她所長，再說船上有白則七與公孫長勝，力量總是大些。

可惜她不能如願。

顯然是她起脚略嫌倉促，勁力拿捏不足，未及船舷人已往下墮。

這個時候，幸好白則七眼明手快，他一劍斬斃一條大漢之後，立刻衝向船舷，在間不容髮之際抓住了南宮雪另一隻手臂。

南宮雪藉力換氣，一個觔斗，已翻上甲板！

公孫長勝立刻挨近她：「妳沒事吧？」

南宮雪沒有回答，因爲有兩門利斧同時向她胸膛劈來。

南宮雪咬牙，劍出如風，兩道血箭標起半天來高。

來襲的大漢其實武功都不弱，但是他們的對手顯然更不差，不說南宮雪，單是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便已各斬敵五、六名之多。

不過半刻，利斧大漢只餘四、五人而已。

「不要全殺光！」南宮雪大叫：「留幾個活口！」

留活口自然不是爲了對敵人慈悲，而是爲了留條綫索。究竟那幫人爲何要殺南宮雪他們？

這一點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當然知道。

所以他們放緩劍勢，準備來個生擒活捉，問題是那些大漢突然全都躍入大海，走得清光！

大家不禁怔住。

南宮雪不死心，奔到船頭，欲尋找水中的敵人，只見白茫茫的浪濤，那有敵人的踪影？

南宮雪臉色鐵青。

她的眼裡居然有淚。

她想搜尋屈無忌的屍體。

放眼只是一片海濤，醜陋的海濤。

眼中的淚，終於滾下來。

她在想：她將對柳花花如何交待？

——屈無忌是柳花花的朋友。

她自責。

「這不是妳的錯。」

白則七歎了口氣，他遞給她一條絲帕。

南宮雪沒有去接。

她任由頭髮濕著，眼眶濕著、全身濕著……

白則七挨近她，他想爲她擦濕淋淋的髮絲……

可是他突又奔向船舷。

當他低頭往下望時，他臉色變了。

公孫長勝與南宮雪也變色。

他們發現船在慢慢下沉！

死中求活力掙扎

船不會無緣無故的往下沉，自然是因爲水裡的敵人弄破了它。

船舷已傾斜。

一陣風打來，船幾乎側翻過去。

公孫長勝沉著氣，望望船桅上的風帆，驀然凌空拔起，刷刷幾劍，斬斷了繫著風帆的繩頭。

但見嘩啦一聲大响，偌大的帆立刻被吹入海中，於是船下沉的速度減慢了些。

然而船終究還是會沉的。

這個時候，他們才發現這隻船在無人控制之下，不知什麼時候竟已飄出海來，早就見不著岸邊是何處，換句話說，船如果沉下去的話，就算他們識水性，也找不到岸游回去。

何況水裡仍有等著他們落水的敵人。

南宮雪終於歎了口氣，望著白則七苦笑：「老實告訴你，我的確不喜歡海。」

公孫長勝走上前來，對她微笑：「這個時候的海誰都不喜歡的，不過沒關係，我們不需要喜歡它，只要不怕它便夠了。」

南宮雪望住他：「那有什麼分別？我們終究要被海淹死，就算不，也將死在海裡的敵人手裡。」

南宮雪對他淺淺一笑，又說：「你本該可以不來的，你爲什麼來？」

公孫長勝沒有回答，只是淡笑著問：「妳知不知道敵人爲何能在海裡來去自如？」

南宮雪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多餘，不過她還是回答了：「那自然是因爲他們識水性的緣故。」

「懂水性自然是原因之一；」公孫長勝說：「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身上穿有羊皮氣袋。」

南宮雪恍然：「怪不得他們個個看來上身魁梧得出奇，原來是穿著羊皮氣袋。」

南宮雪這時候才想起，當她把劍尖刺進敵人的軀體之時，會有嗤嗤的聲音響起，原來那是漏氣的聲音。

「這個問題我知道，」白則七忽然歎了口氣說：「可惜在我們殺死他們的時候，連他們身上的羊皮氣袋也戮破了。」

南宮雪的心立刻下沉。

——破了的氣袋，無論如何是不能用的。

但是她很快問：「難道甲板上的十三具屍體，個個氣袋都破了麼？」

咀中說著，兩眼快速的在敵人的屍身巡梭了一遍。

最後，她苦笑。

「早知道，我們不該專刺他們的心膛，應該專挑他們的咽喉才對。」

這句話南宮雪沒有說，因爲這已是一句無用的話。

此時此地，任何一句多餘無用的話只能顯示出你的愚蠢。

南宮雪不蠢，她立刻問了一句有用的話：「你既已明知氣袋已破，爲何仍提這個問題？難道，難道你已想出了萬全之策？」

「世上無萬全之策；」公孫長勝看來不僅沉著穩定，而且老成：「我的意思是說，海裡的敵人有氣袋，完整的氣袋。」

他頓了一頓，說：「我們這一次出手，再也不能刺他們的胸膛，一定要挑他們的頭部與下部位出手，那麼我們便可以得到他們的羊皮氣袋。」

他强調一句：「完整的羊皮氣袋。」

白則七皺眉：「方法是不錯，得到了羊皮氣袋，我們便不必担心屍沉大海；問題是，我們能得到麼，我們有把握在海裡殺死他們麼？」

「在陸地上我們能；」南宮雪有同感：「但是在海裡，敵人有氣袋，有分水刺，攻擊力無疑要勝過我們，只怕我們不是對手。」

「關鍵就在這裡，」公孫長勝緩緩道：「就是因爲這樣，敵人才要在海中設圈套狙殺我們，現在敵人也認爲只要船一沉我們便死定了，所以我們必須狠狠抓住他們這個心理，來個死中求活！」

* * *

船舷的傾斜度愈來愈大。

高捲的浪頭甚至已打溼了甲板。

船將沉。

船將沉的滋味是什麼？

如果一箭射中你的腦心，或是一劍刺入你的咽喉，結果當然是一死；但是這種死，雖然不會太愉快，可也不會太痛苦。

因爲死得快，痛苦自然就減少。

甚至你根本就來不及害怕恐懼便已死了。

這種死，其實也是滿暢快的，否則怎會有人說：殺頭不過碗疤大，十八年後又是好漢一條？

但是，等死的滋味就不一樣了。

特別是在大海中等船沉沒而死，那種滋味絕不令人感到愉快的。

驚悸、駭懼、恐怖！

那是一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公孫長勝究竟有何「死中求活」的辦法？

江艷青不相信。

她不相信在這種情況下，南宮雪與白則七、公孫長勝有活命的機會。

絕對沒有。

她在向表叔呈上這宗狙殺計劃時，便已力陳這點。

船沉沒之時，也就是南宮雪告別世界的時刻。

* * *

江艷青。

從裝扮、服飾外表看去，她是一個舊式女人。

但是如果從她做事老練、行事果斷上看，無疑是個非常特出的女人。

這種人通常對自己有一股堅定不移的自信。

也因爲她對自己太過自信，難免顧盼間有自負、眼高於頂的神態流露，所以她在紅月幫中雖受表叔的倚重，却不得同事間的人緣。

沒有人緣的人比沒有才能的人更不容易成功，很多人不瞭解這一點。

江艷青不瞭解，所以她失敗了。

去年重陽，表叔著令她遠赴嶺南武夷山載取包種烏龍茶與蔗糖，當時這兩種貨品非常搶手，如果能及時搶先運回來，無疑能爲紅月幫賺取一筆非常可觀的財富。

這件事理應難不倒辦事能力極强的江艷青。

誰都相信她一定可以從衆多競爭者中第一個運回貨品，以求高價脫手。

果然，從出航、搜購、裝船到回航，她表現出驚人的效率。

問題却出在她底下的人，由於她的要

求極爲嚴苛，不容部屬有任何差錯，而引起了部份人的不滿。

這本是一件極爲輕微的小事，在回航的時候，有人耐不住航海之寂苦，相約聚賭。

賭着，賭着，竟然忘却交班掌舵，這件事當然被江艷青知悉。

於是她採取了重罰。

——取消失職人員之年終花紅，以及剋扣當月餉金，另外禁足卅天。

嚴將出良兵，固然不錯；然而「罰一不罰二」，江艷青專却來個雙重處罰——既扣餉又關人，無疑是太苛了；

由於她本就無人緣，這次事件終於引發部屬叛變。

結果她雖然誅殺了那班叛徒，但是船却沉了！

當然那批搶手貨也都泡湯了。

江艷青最後雖是安全逃出，但是無論如何脫不了沉船失貨之責。

表叔罰她三年重監。

可是未及一年，她現在又出來了。

那是因爲東方珠之叛變事件，她抓住機會向表叔力求戴罪立功。

表叔給她機會。

——要她先殺南宮雪一幫人。

她表現得很好。

至少她已經殺死屈無忌，而且即將殺死南宮雪、白則七與公孫長勝。

只要船沉入海裡。

* * *

現在，她有五名刀斧手、五名分水刺殺手，連她在內，總共十一人。

十一對三，當然是絕對優勢。

她把人員分配得很好，一個刀斧手配一名分水刺殺手，共分五組，在五個不同的方位，等著南宮雪的船沉下來，只要他們掉入海裡，立刻撲殺！

江艷青居中策應，她算準南宮雪等人當然不會笨到等船完全沉沒時才跳入海裡，因爲他們搭的漁船不算小，若不及早跳船，必會被沉船捲入漩渦裡，所以她隱藏在離船首五丈外的海面，一方面可避免漩渦，一方面可以清楚的看到南宮雪他們落海的位置。

一個大浪翻上來，船的右舷終於傾覆，高高的船桅經不住劇烈的搖震，一聲巨響，折成兩半！

這個時候，船上三條人影激飛而起！

他們終於棄船了。

江艷青立刻打了一個手勢：「敵人於左舷方位落海。」

左舷方位的狙殺手立刻像鯊魚般的猛撲過去！

其他四個方位的殺手自然也圍撲了過來。

江艷青的水性尤其好，激射的身形，就像水中的箭魚一般快速。

可是當她與左舷方位的殺手游到敵人落海的地方時，她的臉色變了！

因爲落入海中的不是南宮雪等人。

竟是已方被殺的刀斧手的屍體！

江艷青立刻下達散開的手勢命令。

只可惜來不及了。

* * *

公孫長勝的「死中求活」其實是有道理的，至少敵人便已經上當了。

由於敵人精於水性，又有羊皮氣袋，所以他們可以隱藏在海中暗處，根本看不到他們；所以在船將沉之時，用力拋下敵人的屍體，使對方誤以爲南宮雪等人已跳船落海，而展開攻擊。

如此一來，江艷青等人便暴露了身形。

這是整個計劃的關鍵。

南宮雪與白則七、公孫長勝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這個時候，有兩組敵人由於距離江艷青較遠，應變自然也較慢，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變故，只知死命的游向敵人落海之處撲殺敵人，那想到眞正的敵人此時才像鬼魅般的撲來！

這次，南宮雪三人不再刺敵人的胸膛心臟。

當他們落海時，三顆斗大的頭顱像拋繡球般的飛起了半天來高！

他們的目的是要對方的羊皮氣袋。

然而氣袋是穿在敵人的身上，無論如何他們是沒有時間脫下它穿在自己身上，因爲其他的敵人已像厲鬼般撲湧而來；不過，這已經夠了，他們只要抱住敵人的無頭死屍，不管怎樣也不會沉入海裡。

不僅如此，白則七尤其是手脚敏捷，當他一劍斬斷敵人的腦袋之時，同時也抓住了他手上的分水刺。

——畢竟小偷的手脚要比常人靈活一點。

* * *

有了氣袋，又有了分水刺，就等於兇猛的鯊魚有了翅又有利牙一樣。

白則七此刻就像海中的惡鯊。

只見他勇不可當連斬强敵三名！

不過俄頃，江艷青只剩了五個人。

看樣子，人數還會繼續減少下去。

這是她始料不及的，所以她呆住了。

其他四個倖存的殺手當然也怔住。

他們做夢想不到敵人在海中竟有如此强悍的攻擊力，特別是白則七使用分水刺的功夫，竟比自己高明不知多少倍，簡直就像兇神惡煞一樣。

白則七不喜歡殺人，他只喜歡偷別人偷不到的東西，但是此時此刻，若想活命，只有殲滅敵人才有生路。

他當然瞭解這一點。

所以他仍然向前衝。

可惜他殺不到他們。

因爲那些人突然都往後竄去！

——他們知道自己絕非白則七的對手。

江艷青咆哮：「不准臨陣脫逃！」

此時此刻，誰聽她的？

於是，她憤怒。

她是個一絲不苟的人，她絕不能容許自己的部屬有這種儒弱的行爲。

她不再說話。她以手中的利劍表示了心中的絕決。

劍芒如蛇。

嗥聲如鬼。

四名殺手倏忽消失在茫茫海浪中。

他們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最終却死在自己人手裡。

白則七也想不到。

令他呆住了。

「小心——！」

南宮雪的尖叫聲箭般的射入他的耳膜。

他猛然覺醒。

然後他就看到一幕劍芒迎面撲來！

白則七是高手，高手的反應當然很快，他以最快的速度橫劍擋去。

可惜江艷青也是高手，她出劍的速度自然也是一等一的快速，否則怎能一劍挑去屈無忌的腦袋？

劍光閃過。

白則七的腦袋仍在。

只是他的手不見了。握劍的手掌不見了。

* * *

乘勝追擊是誰都知道的道理。

江艷青自然也知道，但是她却沒有對白則七再攻出第二劍。

因為這時候一道寒芒朝她激射而來。

公孫長勝在緊要關頭打出了絕命暗器——飛芒鏢。

江艷青冷笑。

她輕易格開了公孫長勝的暗器、

但是，她忘記了還有一個南宮雪。

當她眼角瞥見一撮絕冷的寒光撲來的時候，只覺得粉頸間一陣涼快，彷彿一抹春風掠過，緊接著她看到自己忽然長高了似的。

很快的，她發現那不是長高，她看見自己姣美的身體仍然停留在海中，只有自己的腦袋「長高」而已。

剎那間，她有恐懼的感覺。

她奇怪自己的臉為何會和身體分開？

幸好，她很快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當然也就不再有恐懼了。

* * *

表叔很滿意。

雖然一夜之間他又損失了一員大將，而且還貼上了廿三名幫內最精通水性的殺手，他還是覺得值得的。

因為南宮雪、白則七、公孫長勝與屈無忌也都付出了他們的生命。

不過，他到底是個謹慎的人，他問召總管：「為何不見他們三人的屍體？」

召總管恭謹的回答：「昨夜風大、浪大，想必屍體被飄到外海去了。」

他充滿自信的接著說：「屬下今晨特地前往香江，暗中查探，並未見他們踪影，十成十是葬身大海了。」

表叔相信。

人在海中無論如何不能生存的，不管你武功再高強也一樣。

他問了另外一個問題：「東方珠呢？」

「屬下認為也應該是兇多吉少了。」

召總管小心措辭：「照昨夜的風浪看來，小船在大海中航行肯定是要翻覆的，東方珠雖是略懂水性，終究敵不過浩浩大海，除非奇蹟出現，否則她十條命也要完蛋，何況她只有一條命。」

「很好。」

表叔噴了一口煙圈。

圓圓的煙圈，就像他此刻的心情。

又圓又暖。

* * *

東方珠此刻的心情却是又僵又冷。

她說不出這究竟算不算奇蹟。

因為她的船竟然沒有翻。

她想，這大概是因為她躺在船裡，任由海浪翻騰，完全不理會它，反而在沒有「阻力」的狀況下，小船隨浪飄浮，竟能倖存。

——大風吹襲，摧屋倒樹，唯有小草安然無恙，就是因為它的「柔弱」，它的「無阻力」。

——剛易折，柔易生。

總之，東方珠仍然活著，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但是她却沒有劫後餘生的快感。

風雖已平，浪雖已靜，可是她失去了方向。

她現在一眼望去能見到的除了海之外，仍然是海；汪洋大海，浩瀚大海，彌天大海！

大得連天都看不見。

海天一色，你怎分得那個是天，那個是海？

就算分得清，難道你能飛天？

東方珠不能飛天。

她只能靜靜的躺在船上，一動也不動。

此時此刻，無謂的動，對她來說，徒然浪費體力吧了。

她的體力已不多，飢餓，像條毒蛇噬嚙著她。

但是，她有意志力，强烈的求生意志力。

——人類就是因為有這股意志力，所以才能延續到今天。

* * *

南宮雪、白則七、公孫長勝也是有這般强烈的求生意志力。

雖然，到現在他們才明白，原來海是這麼偉大。

偉大得可怕。

可怕得彷彿可以吞噬、毀滅一切。

——跟大自然比起來，人類原來是這麼渺小的。

人類本渺小，但並不脆弱。

特別是白則七，江艷青雖然是奪去了他一隻手，只是使他那張俊美的臉上蒼白了些，眉宇間的豪情壯志絲毫未減。

他顯出了英雄本色。

當南宮雪含著淚為他敷葯、包紮傷口的時候，他竟然說：「妳知不知道此刻我最懷念的東西是什麼？」

南宮雪與公孫長勝默默無語。

——人總是懷念他失去的東西，他失去了手，自然最懷念他的手。

「此時此地，如果有一杯冰鎮波斯葡萄酒，那該多好。」他語音爽朗。

南宮雪終於忍不住側過臉去，一顆淚珠迅速滑到唇角；淚水，和海水一樣鹹。

她的心在顫動。

一整晚，她始終沒有離開他身邊。

漫漫的長夜，險惡的長夜，終於過去。

大海又像處女般的溫柔。

* * *

東方珠用舌尖舐了舐乾裂的唇角。她不僅餓，而且渴。

渴比餓更可怕。

她只覺得喉嚨間彷彿有一團熾熱的火

花燃燒。

她衝動得想去喝水，海水。

她一直以為水在沙漠才是最珍貴的，原來在汪洋大海中，水同樣是至高寶貴，就和人身上的血一樣寶貴。

水，淡水，這個時候怎麼會有？

除非下雨。

天上有雲，幾片。

只有白痴才認為會下雨。

但是東方珠卻這樣認為、這樣希望著。

——人，如果沒有了希望，豈非和死人一樣？

東方珠不是白痴，她有希望，雖然那只是渺茫不可及的愚蠢希望。

有人說，海上的日出是最美的。

對東方珠而言，無疑是最醜陋的。

她知道，只要那美麗的太陽一到她頭頂，也就是她死亡的時刻了。

——她將活活被晒乾而死。

海洋中的太陽其實沒兩樣，同樣能殺人。

太陽能殺人，只有歷經沙漠與海洋的人才知道。

殺人的太陽已斜斜昇起。

每昇起一寸，東方珠的希望也就少了一分。

東方珠終於長歎一聲：「每天張眼便能見到的太陽，與每天張口便能喝到的水，此時此地竟然扮演著極端不同的角色……」

——人類是萬物之靈，豈非諷刺？

* * *

終於，東方珠閉上了長長的睫毛。

她不再寄望下雨。

她已無希望，完全沒有。

若說有，她只希望能靜靜的死去。

——人都會死，若能安靜而死，難道不也是一種福氣？

她突然又睜開了眼睛。

因為她聽到了盼望已久的聲音，鳥鳴聲！

果然不錯，她看到了藍藍的天空上，正翻飛著一羣海鳥。

憔悴的臉容透出一股興奮，美麗的眸子又燃起了希望！

她立刻坐起來，放下槳，然後精神抖擻的划起來。

她已經有了方向。

——鳥，是令人羨慕的動物，牠能飛越天空、飛越大海，但最終還是要停留在陸地上。

——順著牠們飛去的方向，必然也就是陸地的方向。

東方珠忘記了渴，忘却了餓，她的腦海裡漾起了美麗的陸地。

她全力揮動槳木，一點也不敢鬆懈，因為這也許就是她唯一活命的希望。

人有了希望，潛力就能發揮出來，東方珠操槳的力量驚人，速度之快，連她自己都嚇一跳。

這，便是人類的求生意志與潛能。

* * *

南宮雪與白則七、公孫長勝每人都抱著一具無頭死屍，本來他們是想脫去屍體上的羊皮袋穿在自己身上，但是他們發現海水中的屍體僵硬得特別快，若要脫下氣袋必得先放氣才行；但放了氣，再想充氣似乎有困難，因為海浪滔滔，一個不小心極可能被海浪捲走。加諸白則七已受傷，大家忙著照顧他，這樣抱著屍體上的氣袋飄浮，反而覺得方便省力些。

雖然無頭屍體令人感到噁心，但是在這種環境下，你能計較那麼多嗎？

白則七在中間，南宮雪與公孫長勝各挨在他一邊。

他由於受傷失血，臉色蒼白得可怕，但是他依然咬牙挺著，若無其事的跟南宮雪聊著天，彷彿江艷青昨夜砍斷的那隻手掌並不是他的。「海，其實是美麗的，妳為什麼討厭它？」

南宮雪本不想說話，屈無忌的死，白則七的斷掌，她難過自責得要死，若非她說要來香江，也許這些事便不會發生了；可是此時此刻若能說些話，那怕是毫無用處的廢話，豈非能忘却目前的飢餓、乾渴、寒冷，以及心中的恐懼與痛苦？

「我說話的聲音其實並不怎麼樣，你為什麼喜歡聽？」她微笑著對他說。

白則七用眼睛回答她：「因為我喜歡妳。」

眼光誠摯。

南宮雪的心靈再次顫動。

「他其實是個好男人。」她的心扉忍不住這樣說。

但是她却又忍不住想起了另外一個人。

——柳花花，那個花花公子。

她輕輕歎息：「不知道泰山的日出是否比這裡的日出美？」

「如果妳願意，」白則七凝視著她：「我陪妳去。」

南宮雪沒有拒絕。

她相信如果拒絕，無疑是椿殘忍的行為，因為他們能不能活著離開大海還是個問題，遑論到泰山看日出了。

既然如此，又何必拒絕？

她側臉望著白則七柔柔一笑，同時也看到了他身旁的一對明亮眼睛。

公孫長勝的眼睛。

南宮雪這時候才知道，原來自己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女人。

她避開了他們的眼睛，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的眼睛。

她不期然想起了柳花花的眼睛。

他迷人的地方，就是那對眼睛。

她不知道其他的女人，是否也是因為他那對眼睛而喜歡他？

突然，南宮雪的眼睛亮了起來！

她看到了船！

小小的船。

大大的希望。

* * *

東方珠忽然停下搖槳的動作。

她彷彿聽到有人呼救的聲音。

她以為自己餓得發昏，耳朵有了毛病，茫茫大海怎麼會有人？

「救命！救命！」

這一次她聽得很清楚，聲音不只一個人，有男有女，令她驚訝異常。

當她看到遠處飄浮於海面的南宮雪一幫人時，忍不住笑了起來，喃喃自語道：

「世上的事眞奇怪，我想找人救我命，想不到却救了別人的命。」

* * *

東方珠看到他們的時候，嚇了一大跳。

海中原來有六個人，三個活人，三個無頭死人，而活人竟是靠死人活命的。

世界上就是有這麼奇怪的事。

不過她還是把船划近他們，畢竟她也是個見多識廣的江湖人。

「上來吧。」

她估量著船雖小，勉强坐四個人是可以的，多些人總是多幾分力量，再說她也覺得很久沒有看到人了，在這種情况下能見到有生命的人，老實說心頭還有幾分快慰呢，畢竟人是羣居的動物。

白則七堅持要南宮雪先上船，南宮雪不肯：「你受傷，你先上去。」

「不，」白則七搖頭：「妳是女人，妳先。」

南宮雪瞪著他。

「我一向尊重女人。」白則七微笑。

南宮雪心中忍不住歎息，她發現他其實是個很有風度涵養的男人。

公孫長勝自然是最後一個上船。

當他上了船之後，大家都睜大著眼睛看他。

「你爲什麼帶著屍體上來？」東方珠皺著眉頭：「你不覺得噁心麼？」

他只是笑笑，把屍體墊在屁股下坐著，倒不怎麼佔空間。

「妳不必問我們爲什麼會在海裏，因爲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對東方珠說：「我們也不想知道妳爲何一個人在大海中坐這種小船，因爲現在我們只有一個目標：先把船划到陸地上再說。」

他的聲音冷沉，却透著一股威嚴：「划槳需要體力，說話只能浪費體力，沒有體力便到不了陸地，到不了陸地便只有死在海上。」

大家果然都不再說話。

因爲大家都不想死。

公孫長勝拿過東方珠手上的槳木，開始使勁划船；東方珠忍不住問：「你知道陸地在那個方向？」

公孫長勝沒有開口，只是用眼睛瞄了瞄天空上的飛鳥。

大家頓時安心下來，同時也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他是個不同凡响的男人。

南宮雪不只一次用深沉的眼光凝視他。

* * *

小小一條船，坐著四個活人一個死人。

死人當然不會划船，白則七因手傷也不能，實際上只有三個人輪流划槳。

每個人都盡心盡力的划，所以船行得很快。

遺憾的是，海實在太大了，一直到日正當中，依然見不到陸地的影子。

太陽，殺人的太陽却已來到了。

* * *

陽光，就像是從火爐烤紅的鐵條一樣，一直烙到他們心裏。

烙得他們皮開肉綻。

烙得他們一息奄奄。

現在，誰也沒力氣去划槳了。

白則七首先體力不支，呈半昏迷狀態的偎著南宮雪，喃喃道：「我，我看，咱還是別……別到泰山看太陽，妳，不覺得它很令人討厭麼？」

南宮雪攬著他的肩，用舌頭舐了舐焦裂出血的唇皮，沙啞的說：「放心，我們會活下去，我還要你陪我喝冰鎭的波斯葡萄酒呢。」

東方珠用手去掏海水撲臉，却發現燙得像滾水，不禁苦笑道：「我不需要葡萄美酒，我只要一滴淸水、只要一滴就心滿意足了。」

公孫長勝却懶懶的道：「人總是喜歡幻想遙不可及的東西，爲何不想想我們現有的？」

「我們有什麼？」東方珠冷冷一笑，睨著他問：「除了死亡之外，你有什麼？」

公孫長勝沒有接口，忽然從長鞋筒抽出一把利刀……

東方珠那雙美麗的眼睛突然睜得大大的！

南宮雪也一樣。她甚至還張大了小咀巴兒，差點就沒叫出聲來。

他們終於明白了。

明白公孫長勝爲何要帶著那具令人噁心的無頭屍體上船了。

* * *

人類其實和其他動物一樣的，餓了就必需吃東西，否則就要活活餓死。

再偉大的人也一樣。

只不過人類比其他動物要高明些，不會互相吃食同類的肉體。

但是，在看不見的世界某些角落裏，依然有極少數的原始種族樂此不疲。

人們視爲妖邪異端。

除此之外，人類有無可能自相吃食？

有。

絕對有。

「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史書上白紙黑字千眞萬確記載著。

所以，在某種情况下，如果你看見有人吃人肉，你可以覺得突兀噁心，但是不必大驚小怪。

「其實，我們本就活在人殺人、人吃人的世界，不是嗎？」

公孫長勝一面用刀切肉，一面冷冷的說：「很多人殺人不見血，吃人不吐骨，我們如果吃幾塊死人肉，算得了什麼？」

他冷冷的補充了一句：「何况我們是爲了要活命，世界上還有什麼比生命還珍貴的？」

東方珠的臉色發靑。

南宮雪的胃在翻滾。

白則七則已經嘔吐。

「受傷的人最需要補充體力，你先。」公孫長勝用刀尖挑著一塊嫣紅的肉，人肉，面無表情的遞給白則七。

白則七沒有伸手去接，蒼白的咀唇猛烈的抖顫著；他忍不住把臉靠在南宮雪肩上……

「你只要閉著眼睛，然後在嚼動時候想著你的葡萄美酒，你會發現味道其實不差的。」公孫長勝刀上的肉晃呀晃的。

南宮雪已經忍不住，哇的一聲，嘔吐起來……

東方珠馬上跟進，吐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

可憐的是，除了一些稀液之外，她們什麼也吐不出來；空胃如何吐得出東西來？

吐過之後呢？

問題依然存在。

除非你把肉吃下去。

你吃不吃？

* * *

終於，南宮雪哭了起來。

東方珠也哭。

因爲白則七已經吃下去，公孫長勝又切了兩塊送到她們面前。

「我還可以告訴妳一個方法，」公孫長勝緩緩的說：「當妳咬動它的時候，不妨閉著眼睛想妳最快樂或最痛苦的事情，那麼妳將永不記得妳在做什麼。」

南宮雪不知道東方珠在想什麼，她只知道自已在想柳花花，因爲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才是最快樂的事情。

果然，這的確是個好方法，她們眞忘記了自己在吃什麼；可是，她們却無法永不記得自己在做什麼。

生吃死人肉，誰忘得了？

你能麼？

* * *

生命是可貴的。

生命是有代價的。

他們付出了代價，因之也保存了可貴的生命。

當夕陽西掛的時候，他們終於望到了陸地。

畢竟，海再偉大也征服不了陸地。

就在他們踩上柔軟的沙灘時，他們才深深感覺到：人類再怎麼了不起，依然無法脫離土地而生存的。

* * *

沙灘很美，白色的沙灘在夕陽的掩照下，彷彿就是一張銀色的緞子，令人陶醉。

他們却無法陶醉在美麗的景色裏，他們都昏睡過去了。

就睡在沙灘上。

因爲他們實在太疲憊了。

* * *

南宮雪一睜開眼睛，便見月亮對她微笑，星星朝她眨眼。

她坐起身子，望見白則七與東方珠仍在沉睡，唯獨不見了公孫長勝。

忽然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遠遠傳來，她立刻翻身而起，全神戒備……

很快的，她看清楚了那施然而來的人原來就是公孫長勝。

他的脚步穩健而沉著，無論怎麼看，很難令人相信他就是自小在世家豪門深院長大的人。

南宮雪定定的望著他。

他走到她面前，語音溫柔：「妳醒過來了？」

南宮雪望著他的手中拿著的東西，問：「那是什麼？」

「一條野兎、兩隻珠鷄、以及三隻水鴨子；」他把東西往上提讓南宮雪看，咀角的微笑着實瀟洒：「我本以爲可以獵到大山猪什麼的，可惜運氣好像並不怎麼好。」

他頓了頓，說：「讓他們睡吧，人必須睡飽才能恢復力氣的。」

「這裏是什麼地方？」南宮雪環首望了望四下。

公孫長勝沒有答她，轉身走向海灘邊的大樹下，把野味放在地下，低著頭彷彿在尋找什麼。

南宮雪跟上他：「你在找什麼？」

「火種。」

「火種？」

南宮雪伸手從懷中取出火摺子，却發現早已濕壞了，不禁問：「沒有火摺子，如何生火？」

公孫長勝只是淡淡一笑，他找到一截人體大的枯木，另外又找了支尺來長的木枝，一面用利刄把它削尖，一面說：「在遠古的時候，人類活在黑暗世界裏，我們的祖先不也是有辦法生火麼？」

我們的祖先用什麼方法生火，大家都知道，可是誰也沒有見過。

南宮雪見到了。

她忍不住歎息：「想不到幾千年前的燧人氏鑽木取火，到今天依然很實用。」

她凝視著公孫長勝被火堆映紅的臉：「而且，你居然做的比他還好。」

南宮雪檢些枯枝敗葉放入火堆中，一捲黑煙竄得老高；她挨在公孫長勝身邊，很想幫點忙，可是却沒有機會，因爲拔毛去皮的工作她不會做，再說公孫長勝手脚俐落快速，就算她會做也輪不到她，只不過一下子，那些野味已被架在火堆上燒烤……

南宮雪翻轉了一下火架上的兎肉，溜了他一眼說：「你是個能幹的男人。」

「我不否認；」公孫長勝側首望住她：「事實上，我自小便鞭策自己做個能幹的男人。」

「你做到了。」南宮雪迎著他的目光，緩緩道：「這些，都是你爺爺教你麼？」

「那些？」

「死中求活、吃死人肉、鑽木取火……」

公孫長勝轉過臉去，轉了轉手中的烤鴨，停了一下，聲音平靜，淡淡問：「妳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不知道。」南宮雪仍然盯著他看：「不過，我知道你絕不是公孫世家的人。」

公孫長勝沉默著。

「你爲什麼不說話？」

「我不是個多話的人。」

南宮雪也只好沉默。

火嗶嗶波波的响，野味已被烤出了油漬；油滴在火堆裏，火燄更猛了，香味也更猛了。

這時候，白則七和東方珠也都醒過來。

* * *

東方珠美麗的笑靨始終沒有消褪過，即使在啃著香噴噴、油膩膩的兎肉也不忘微笑。

她的笑靨很美，比花還美，令到南宮雪忍不住問她：「妳很開心？」

「剛才在睡夢中的時候，我夢見自己正大口大口的啃著又熱又香的烤肉；醒來的時候，果然看見了一大堆美味等著我吃

，妳說，我如何能不開心？」她把沾滿油漬的手指放入咀中，用力的吸吮了幾下，發出了嘖嘖的聲音。

南宮雪笑了，大家都笑了。

——好夢成眞，世界上有什麼比這更令人值得開心的？

也許是大家餓壞了；也許是公孫長勝的燒烤功夫特別到家；也許是東方珠開心的笑靨引發了大家更多的食慾；一隻野兎、兩隻珠雞、三隻水鴨竟然被吃得一乾二淨，只剩一堆殘骸碎骨。

大家都吃飽了。

人在餓著肚子的時候，想到的只是如何撐飽肚子；一旦吃飽了，立刻就會想到其他的問題。

東方珠也一樣，她的問題是：「我們現在在那裏？」

沒有人作聲。

因爲誰也不知道這是那裏。

最後，公孫長勝慢慢的說出三個字：「無人島。」

東方珠臉上的笑容馬上不見，一顆原本歡愉的心情立刻往下沉。

終於，她長長歎了一口氣：「我不同意你這句話。」

公孫長勝淡淡的說：「方才你們未醒的時候，我已四處逛了一圈，未曾發現一間屋牆、半隻人影，這不是無人島是什麼？」

東方珠攏了攏又皺又亂的髮絲：「我的意思是說，最起碼島上還有我們四個人，既然有人，怎能稱爲無人島？至少應該是四人島才是。」

她這句話也引得大家笑了。

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仍能笑得出來的人，那怕是苦笑，也應該是很有品味的人。

東方珠乾脆躺了下來，望著燦爛的星光，懶懶道：「現在可好，大家都要在這無人島上當野人，也許我們就要相處一輩子，我想，我們似乎應該彼此認識一下，也好稱呼……」

頓了一頓，又坐了起來，展顏一笑：「我叫東方珠。」

「我叫南宮雪。」南宮雪指了指白則七：「他是白則七……」

東方珠忽然輕笑了起來。

「妳笑什麼？」白則七側臉問她。

「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偷；」東方珠望著他：「我笑是因爲奇怪像你這種有頭有臉的人，怎麼會淪落到這裏，難道這荒島上有什麼東西值得你偷的？」

白則七自己也笑了起來：「如果我說有呢？」

東方珠頗覺有趣，笑問：「你想偷什麼？難道這裏有寶藏？」

「不錯，」白則七很認眞的說：「這裏有世界上最值錢的東西。」

南宮雪忍不住插口：「什麼東西是世界上最值錢的？」

「心。」白則七灼灼的凝視著她，一字一字道：「我想偷一個人的心。」

南宮雪忽然低下頭去。

她幾乎有一個感覺：她的心彷彿已被人偷走了。

東方珠嬌笑：「那我就放心了，錢我有，就有少了一個心。」

「妳的心那裡去了？」公孫長勝冒出了一句。

東方珠冷冷的說：「被狗吃去了。」隨既嫣然一笑：「你呢，你叫什麼？」

南宮雪替他回答：「他說他叫公孫長勝。」

東方珠覺得很好，轉首問南宮雪：「那麼妳說他叫什麼？」

公孫長勝忽然冷冷道：「妳不覺得妳話太多了麼？」

「我本來就是個多話的女人；」東方珠斜着眼看他：「你覺得很討厭是不？」

「是的；」公孫長勝加了一句：「非常討厭。」

「那就好，」東方珠抿咀而笑：「島上有兩個男人，一個想偷別人的心，一個討厭我，那我便可以安心的在島上過一世人了。」

說着，側着身又躺了下去，而且閉上了眼睛。

南宮雪瞪着公孫長勝，眼裡有怒意。

公孫長勝佯若未見。翻頭也倒下去睡。

但是他馬上又坐了起來：「東方珠，我收回我剛才所說的話，我鄭重向妳道歉。」她加上了一句：「肯認錯道歉的男人，總是較容易得到女人的歡心。」

東方珠沒有動靜。

公孫長勝又補上一句：「其實妳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女人。」

東方珠立刻坐起嬌軀，燦然一笑：「即使你這句並非眞心話，我仍是願意接受你的道歉。」

南宮雪微笑。

公孫長勝望了望她，低着頭檢起枯枝放入火堆。火舌立刻冒起，照亮了他的臉龐；他的臉，很俊，很帥，可是却無法從他臉上看出他心裡在想什麼。

在江湖中歷練久的人，總是善於隱藏自己的心事。

——他隱藏些什麼？

東方珠似乎眞的是多話的人，她又開口：「你們爲什麼會漂浮在海上？」

「我們受到狙擊。」南宮雪說。

她把事情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給東方珠聽。末了，她苦笑道：「可笑的是，我們到現在還不明白那幫人是何來路，也不明白他們爲何要狙殺我們。」

東方珠却嘆了口氣道：「我知道。」

「妳知道？」南宮雪怔住。

白則七詫異的瞧着她問：「那些是什麼人？」

「紅月幫。」東方珠一字一字的說。

「紅月幫？」公孫長勝也覺得驚訝：「爲什麼要狙殺我們？」

東方珠朝他笑笑：「因爲你們多管閑事。」

「多管閑事？」南宮雪盯着她：「難道香江中毒的事和紅月幫有關？」

「不錯。」東方珠點點頭。

呆了一呆，南宮雪又問：「妳爲什麼知道？」

東方珠緩緩道：「因爲我本就是紅月幫的人。」

其他的人齊齊一怔。

東方珠微微一笑，又道：「但是我現在已經不是。」

南宮雪搖搖頭：「我不懂妳的意思。」

「我是個叛徒，所以他們追殺我；」東方珠淡淡的說：「我因爲要逃避他們的追殺，所以才會坐着小船漂流出海。」

南宮雪問：「香江中毒之事和紅月幫究竟有何關連？難道是他們放的毒？」

「不錯！」東方珠頷首。

南宮雪一震，脫口道：「爲什麼？」

她眼露狐疑：「這樣做，對他們有什麼好處，有嗎？」

白則七也覺得奇怪：「香江不過是彈丸小鎭，紅月幫何以如此手辣心黑，難道不怕引起天下人之公憤？」

東方珠換了一個姿勢，倚着樹幹，歎聲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 * *

東方珠掠了他們一眼：「你們一定聽說過『天竺神油』與『大痲草』吧？」

南宮雪點點頭：「聽說前者來自天竺，後者來自波斯，兩者俱是人間至毒極品。」

白則七接着說：「江湖上曾經傳說，這兩種至毒之藥混合在一起，可煉成一種叫『核丹』的東西。」

「核丹？」南宮雪問：「是不是能令人長生不老的東西？」

「世界上當然沒有長生不老的東西。」白則七望她笑笑：「不過，據說學武的人服下它可收日進千里之效，甚至有人認爲能臻天下無敵之境呢。」

南宮雪詫異萬分：「如果是神話，應該是世上最美麗的神話了，難道眞有這種東西？」

「當然沒有！」一旁的公孫長勝淡淡一笑：「這個年頭，大概只有白痴才會相信神話。」

「不，你錯了，」東方珠朝他咪咪一笑：「千眞萬確就有人相信這個美麗的神話，而且那個人還不是白痴呢。」

「不是白痴，也準是個蛋頭。」白則七說。

「你認爲紅月幫幫主表叔是蛋頭？」東方珠輕笑了起來。

「表叔？」白則七怔住，隨即喃喃道：「他不是蛋頭，如果他是，那麼全天下人都是白痴了。」

「不錯，他是頭老狐狸；」東方珠聳聳肩：「可是像他這麼精明的人，却偏偏相信核丹神話，而且信得非常深……」

歎了口氣，她接着說：「與其說他迷信神話，不如說他迷信野心，迷信權利。」

「差不多是兩年前，他不知怎麼找來了個叫柯尼的波斯人與甘天的天竺人，秘密在大亞悲建了一座煉核屋，目的是想提煉傳說中的核丹；」東方珠緩緩道：「他之所以這樣做，當然是希望紅月幫能藉此提高地位，增强實力，甚至可以說他想稱霸武林，主宰世界。」

公孫長勝嗤了一聲：「豈非痴人說夢？」

東方珠望了望他，含笑道：「喜歡做夢也不算壞事，人類因爲有了夢，才有幹勁，才有進步；所以起先我也很熱衷這個計劃，畢竟這也算是一種創舉，突破，雖然不切實際了一點……」

「既是如此，」南宮雪問：「妳爲何要背叛紅月幫呢？」

「誰也不想當叛徒，到底這不是件體面的事。」東方珠苦笑：「只因爲我還有一顆良心，所以我當了紅月幫的叛徒。」

「良心？」公孫長勝忽然笑了起來：「方才妳不是說妳的心被狗吃了麼？」

「不錯，」東方珠很認眞的說：「香江中毒之事其實幾近逾月，而我一直到兩三天前才決定叛離紅月幫，我的良心不是被狗吃了是什麼？」

白則七吃驚道：「妳是說，香江中毒是因爲紅月幫煉核丹之緣故？」

東方珠表情凝肅：「不錯。大亞悲的煉核屋搞了將近兩年，結果非但煉不出傳說中的核丹，反而因爲近月前的一次人爲疏忽，致使丹爐爆裂，反而使『天竺神油』與『大痲草』變成了殺人的核毒！」

「核毒？」南宮雪聽都沒聽說過這兩個字。

「這其實是那種至毒藥物的混合液，我無以名之，姑且稱呼它爲核毒。」東方珠解釋說：「核毒之可怕，絕非你們想像得出的，當時煉丹人員全部頭髮，眉毛登時脫落，因爲是呼吸到核毒的緣故；過沒幾天，竟全部中毒而死！另外非工作人員，特別是內功底子較差的人，由於抗毒功力不夠，也紛紛死去……」

南宮雪吸了一口氣：「這麼厲害的毒？」

她接着問：「大亞悲煉核屋的丹爐破裂，致使核毒外洩，爲何香江會中毒呢？」

她很快就想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莫非大亞悲煉核屋就在東江水的水源頭上？」

「一點不錯。」東方珠說：「核毒流入東江水，東江水流入香江，所以香江的人就倒楣了。」

至此，南宮雪、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終於恍然大悟，眞相大白了。

南宮雪咬牙道：「原來紅月幫害怕我們順着東江水查出煉核屋的秘密，所以來個殺人滅口……」

她不禁想起屈無忌之死，以及白則七斷掌之恨，憤聲道：「該死的紅月幫，不殺表叔誓不爲人。」

可是她很快又洩氣了下來。

因爲到目前爲止，她根本就還沒想到如何才能離開這座無人野島，如何殺表叔？

東方珠苦笑着說：「本來，我打算逃離紅月幫之後，將表叔的秘密公諸於世，必能引發武林豪雄的口誅劍伐，毀滅煉核屋，想不到費了千辛萬苦，却跑到了無人島來，眞是他媽的。」

大家靜默下來。

「我們有沒有辦法離開這個荒島？」南宮雪說這句話時，眼睛看着公孫長勝。

東方珠和白則七也不約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他。

顯然，公孫長勝的死中求活，生吃死人肉，鑽木取火，贏得了大家對他的信心。

可是他却默默無語。

不過，半晌之後，他還是開口了：

「有兩個辦法。」

「那兩個?」東方珠問。

「第一個是希望有人駕着船經過這裡，聽到我們的呼救，然後載我們離開此地。」

「這的確是個好辦法；」東方珠眨了眨烏黑的眼珠子：「但是，如果沒有船經過這裡，或是經過了而聽不到我們的呼救，那麼這個辦法豈非不是辦法？我寧願聽你的第二個辦法。」

公孫長勝慢吞吞的說：「第二個辦法便是我們大家在這裡老死之後，變了鬼，便可以離開這裡了。」

東方珠撫掌嬌笑：「你果然聰明，變了鬼，便可以上天下海啦，好吧，我們就等着做鬼吧。」

白則七却說：「如果要做鬼，何必等老死之後？不如現在大家一起跳海算了，豈不是馬上可以變成鬼了?」

「哈!」東方珠跳了起來：「有道理，跳海，這麼絕妙的辦法我居然想不出來，眞是他媽的猪!」

說着，眞的就起身走了。

南宮雪連忙拉住她：「妳眞要去跳海?」

東方珠朝她笑笑：「才不，最起碼我要等說跳海的人先跳我才跳，難道妳眞以為我是猪?」

南宮雪苦笑：「那，妳上那去?」

「找水喝，」東方珠摸了摸喉嚨：「吃了那麼多的烤肉，又說了那麼多話，妳不覺得口渴麼?」

＊　＊　＊

跳海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神經病；另外一種當然是想死的人。

南宮雪他們既非神經病，也不想死，所以他們也都沒有跳海。

事實上他們在島上並非過得那麼恐怖。

島上吃的不成問題，不但有野鷄，野兎，海鳥蛋等可食，還有成羣結串的新鮮水果可摘採；住的問題也解決，公孫長勝在海灘上搭了四個小木房，裡面雖然一無所有，不過遮陽蔽日總堪用；行更不成問題，小小荒島，愛上那裏便上那裏；唯一比較難過的便是衣的方面，因為大家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無可更換。

不過東方珠却很豪爽的說：「沒關係，眞把衣服穿破的話，大不了我們就學遠古野人披樹葉算了；要不然大家光着屁股也沒關係，反正每人都有一個，看慣了也就沒甚麼了不起啦。」

這句話或許不好笑，但是如果眞到那種地步的話，你不認為那是事實嗎?

南宮雪的心情很複雜。

首先當然是因為流落荒島、遠離塵世，心裡難免不能適應，多少會有恐慌、懼怕的心理。

其次是白則七對她的感情，雖然他並沒有對她說「我愛妳」，可是他的眼睛却對她說過千萬次了。

她很矛盾。

每當白則七用那種滿載情意的眼神看她時，她心底深處想的却是另外一個人——那個此刻大概還陪著美麗情人在泰山山巔看日出的柳花花。

這是很不公平的事。

白則七其實也是個挺不錯的男人。

她知道。

可是她仍然制止不住不去想柳花花。

更令她不知所措的是，公孫長勝眼裡對她的愛竟絕不會少於白則七。

島上只有兩個男人，而這僅有的兩個男人竟然都愛上了她，南宮雪沒有與男人談愛的經驗，這種情況不僅會令她手足無措，而且頗令她覺得尷尬。

幸好有個東方珠。

她不僅美麗，而且豪邁、爽朗，多少能冲淡她尷尬的處境。

其實東方珠才是個迷人的女人，她奇怪白則七和公孫長勝為何不去追求她?

也許，這大概就是「先來後到」的緣故吧。

就像是她先認識了柳花花，所以很難接受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的愛意，雖然他們是那麼眞摯。

對於公孫長勝，她還有一層疑慮。

他的出現本就很不自然。

所謂不自然，是說他自小便受他爺爺公孫先生的溺愛，這種環境下成長的人並不是一定不成材，大致說來，若非顯得柔弱而依賴性重，就是任性而孤傲，不易與人合羣。可是這趟海上死裡逃生，他不僅出奇的冷靜沉著，在最危難的時候，他想出了「死中求活」的絕佳方法殲滅了敵人；在海上即將餓死的時候，他竟然想出大概世上沒幾個人敢想的「生吃死人肉」，而渡過了險關；在荒島上，他「鑽木取火」、狩獵、搭屋、烤食野味，無一不顯出他是個野外求生能力極强的人，而且他還處處照顧著同行三人，顯示了很强的合羣力與領導力。

所以，南宮雪確定他不是公孫長勝。

因為公孫長勝是個只懂刀、劍、詩、書、琴、畫的「六全公子」，這種人無論如何是想不出「生吃死人肉」的。

那麼，他是誰?

他為何要冒充六全公子?

曾經有一次，南宮雪在島上的小湖裡洗完澡之後，心情特別好，再次問他究竟是誰，他的回答是：「我是誰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妳覺得我這個人不錯就行了；何況我們現在身陷孤島，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脫險，為何不彼此留個好印象?」

南宮雪果然不再問他。

她同意他的說法。

＊　＊　＊

日子既然不難過，時間也就過得特別快了。

不覺已是半個月過去。

這期間，白則七的傷口已完全癒合，他雖然失去了一隻手掌，但是並沒有失去雄心。

他開始用左手練劍。

對於白則七，南宮雪心中還有一份濃深的歉疚。

她自責。

如果不是為了她，他不會來香江，他不來香江，也就不會失去一隻手掌。

可是白則七却對她笑咪咪的說：「我殺過人，被斬去了一隻手掌算什麼？江湖中，殺人與被殺，就像母雞會生蛋一樣，那不是奇怪的事。」

他的樂觀與勇敢，令南宮雪那顆處子心不住顫動，忍不住對他說：「你是世界上最有骨氣的小偷。」

那個女人不欣賞有骨氣的男人?

＊　＊　＊

東方珠是不難相處的女人，至少南宮雪就很欣賞她。

她除了美艷之外，人也挺風趣、豪爽、不拘小節，個性還眞不輸一般男人。

她對南宮雪，就像是慈愛的大姊對稚妹一樣。

有一次，南宮雪因為女人生理上的不適，而顯得脾氣暴燥易怒，東方珠整日陪著她，像開心菓般的逗笑她，她還對她說：「女人在這個時候，如果能修行靜養功夫，那末妳不難成為男人心目中的女人。」

男人心目中的女人，這句話或許對南宮雪來說深奧了些，她肯定無法立刻瞭解，畢竟她只是個廿出頭的女孩子，有很多事物哲理不是屬於她這個年齡可以體會出的。

不過，東方珠那份關心她却是可深深感受到的。

曾經一次，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她對着月亮哭了。

她發覺，她擁有了整個世界。

長久以來，她一直認為世界是醜陋的。自小，除了她母親與師父之外她以為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人會喜歡她、關心她，可是此刻全世界的人都在愛著她。

——如果，她眞的一世人長居此島的話，那不是全世界的人在愛她是什麼?

所以她高興得哭了。

她甚至這樣對自己說：「就算眞的老死在孤島，又有什麼好遺憾的?」

她終於明白了一件事：

——人，如果不被關心，就算活在千萬人的大城市裡，那又有什麼意思?

——人，縱算只剩下了兩人，只要能彼此關心，又有什麼好懼怕的?

她還學會了一件事：

——關心別人。

於是，她開始關心白則七、關心公孫長勝、關心東方珠。

關心她的「四人世界」。

人總會成熟長大的。

南宮雪已經成熟、已經長大。

＊　＊　＊

雨後的黃昏有幾分涼意，但也別有風味。

公孫長勝去他佈置的陷阱捕取獵物，白則七則去擷取樹上的鮮果，南宮雪與東方珠則在沙灘上生火。

「告訴我，」東方珠尖着小咀兒吹醒了小火舌，一面問南宮雪：「什麼原因讓妳今天看起來特別愉快?」

「是嗎?」南宮雪忙着用細碎的枯枝引大火焰。

東方珠被濃煙嗆得直掩口鼻：「一整天來，妳的咀角就好像掛着一朶花似的，騙得了誰?」

南宮雪冒出了眼淚，連忙移到風頭上去：「如果我沒算錯日子的話，有一個人此刻應該在往香江的路上。」

「誰?」

「一個花花公子。」

「世界上有很多花花公子。」

「他是最獨特的。」

東方珠忽然笑著問：「妳是說柳花花?」

南宮雪沒有回答，咀角的微笑却愈來愈濃，就像一朶盛開的鮮花。

「妳喜歡他?」東方珠盯著她看。

南宮雪也沒有回答，不過從她的神態上，東方珠已得到了答案。

東方珠歎息：「女人眞奇怪，世上很多種男人，偏偏很多女人喜歡這種花心男人。」

南宮雪紅了紅臉。

「話又說回來，這種男人總有他的長處，否則怎麼會這麼多女人喜歡他？所以被稱為花花公子的男人，也不盡是壞男人。」

東方珠頓了一頓，問：「他到香江來，有什麼值得妳高興的?難道他有未卜先知的本領，算得出我們困在這座荒島上，而前來救駕?」

「他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南宮雪說：「但是他一定會去找屈無忌的老婆。」

「那又怎樣?」

「她一定會告訴他，那天夜裏我們乘船出海一去不回。」

「那又怎樣?」

南宮雪望住她：「難道妳不認為他會駕船出海找我們麼?」

「他會。」

東方珠却又嘆了一口氣，說：「如果他找得到屈無忌的老婆，他當然會找我們。」

「他為什麼找不到她?」南宮雪不明白她的意思。

但是她很快明白過來了。

而且臉色也變了。

——紅月幫難道會笨得留下她這個活口?

＊　＊　＊

五年前，屈無忌和尹美岱成親的時候，柳花花正好去了南方，所以錯過了他們的婚禮。

之後，他曾到過香江來探望他們一次，偏巧屈無忌夫婦出了遠門，一直沒有再見面。

所以，他現在看到尹美岱實際上是第一次。

柳花花的吃驚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他絕想不到從泰山回來，見到的不是南宮雪，却是一臉憂傷的尹美岱。

「妳為何會到這裏找我?」當柳花花知道她就是屈無忌的妻子的時候，頗顯驚訝的問。

「無忌跟我說過，在這裏可以找到你。」尹美岱說：「我來這裏已經十多天了，他們說你去了泰山。」

「是的，我一回來便趕到醉仙樓來，剛剛看完南宮雪留下來的信，才正要前往香江呢，想不到妳却已經來了。」柳花花疑惑的望著她：「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

麼事?」

尹美岱忽然哭了起來：「我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我只知道他們突然都不見了，我心裏怕，所以就來找你了……」

「嫂子別哭，把妳知道的慢慢說給我聽。」柳花花連忙安慰著她：「再大的事，只要我做得到，一定盡力而為，無忌的事，就是我的事。」

尹美岱收束淚痕，哽聲道：「一個多月前，香江發生了怪事，無忌便來請你幫忙……」

「這個信上有交待，我知道。」柳花花說：「妳說他們突然都不見了，當時是怎樣的情況?」

「情形是這樣的，」尹美岱悲戚的說：「半個月前的夜晚，我與無忌都睡了，白公子忽然急急跑來，說是海中有人溺水，於是無忌便與他們駕船出海，誰知道一去就沒有回來。第二天，我發動全鎮的人出海尋找，一無所獲，一連幾天都是這樣，所以我害怕了，便來找柳公子您想想辦法。」

* * *

馬車跑得很快。

柳花花的心情很沉重。

他靠窗而坐，眼睛凝視著外面。

尹美岱坐在他對面，她憂傷得說不出話來。

她時而歎息，時而垂淚。

嬌艷的臉龐，在初秋的陽光下，顯得嫵媚而動人，眉宇間的淡淡憂鬱，益發增添幾分楚楚恣憐，惹人惜愛。

尹美岱其實是個頗具姿色的女人。

特別是她現在顯然是因為趕車勞累的緣故，而抑不住打起盹來，那神情之嬌美，絕不是「海棠春睡」四字可形容的。

嗯，只怕是連和尚看了都不想出家。

最令人心顫的是，由於馬車奔馳的震動，她胸前那兩座像春筍形狀的物體，也跟著上下波動……

窗外，秋意已濃；車內，滿室春香。

如果她是柳花花的情侶，只怕風流成性的他早就摟著她送上一百個甜吻了。

噢!柳花花竟真的抱住她了!

那是因為馬車突然一個急劇顛簸，熟睡中的尹美岱一個不留神，整個嬌軀向前仆了下去。

所以柳花花急忙攔手攙住她。

柳花花滿抱溫香，心神一盪!

他盪的不是因為他接觸到尹美岱豐腴無骨的嬌軀，而是她那寬大的袍袖裏的一抹寒光。

快得令人眨不過眼、喘不過氣來的刀光!

可惜柳花花卻比她更快。

因為尹美岱那一刀已落空。

雖然只是差那麼一點點便可以刺進他的腰間，可是這種事是絕不容有一點點的閃失，整個計劃便告完全失敗。

* * *

刀光閃過，尹美岱手中已無刀。

刀在柳花花手中。

她沒有跑。

因為她知道無論她怎樣努力跑，那將是一樁徒勞無功的事。

她甚至理了理弄皺的衣襟，坐好了身子，美麗的唇角居然還掛起一縷微笑：「我早知道這件事情不會成功的。」

柳花花望了望手中的匕首，竟把它遞還給她，咀裏淡淡說：「這是把好刀，丟了可惜。」

尹美岱接過匕首，納入袖中，歎聲道：「刀雖好，只可惜殺不了你。」

轉了轉水蜜桃般的眸子：「你想問我什麼?」

柳花花盯著她：「妳知道我想問什麼。」

「你一定聽說過喬小妮這名字，那就是我。」她含笑著說：「我只有一種情況下殺人，那就是人家付錢給我的時候。」

「誰付錢給妳?」

「這句話你不該問。」

「妳不肯告訴我?」

「如果我肯告訴你，我就不是職業殺手了。」喬小妮睨著他道：「你幾時聽過殺手肯把僱主的姓名告訴人家?」

「如果我一定要妳告訴我呢?」柳花花冷冷的說。

喬小妮也冷冷的回答：「如果你是僱主，你肯透露給殺手知道麼?」

柳花花語塞。

停了一下，他問：「妳還知道些什麼?」

問了這句話之後，柳花花卻立刻轉頭看窗外。

——他知道那句問話是多餘的，她既然連僱主都不知道是誰，那還能知道些什麼?

所以他轉頭看窗外。

他習慣望著窗外思索問題。

他想了很久。

回過臉時，却見喬小妮正望著他微微的笑，他望了她一眼：「妳為什麼還不走?」

「我為什麼要走?」

「妳以為我不敢殺人?」柳花花瞪著她。

喬小妮却似笑非笑的說：「你忘了問我一個問題。」

柳花花目光冷峻。

「你應該問我，既然我明知道這件刺殺行動不會成功，却為何又接下這筆生意?」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你從來不殺女人。」

「如果妳再不走的話，那麼妳將是第一個死在我手下的女人。」柳花花的聲音很冷。

喬小妮却嗲聲的說：「我還知道你特別喜歡女人，尤其是我這種女人……」

話聲中，胸前的衣扣竟然全解!

喬小妮脫衣服的姿勢很優美，也很熟練，不過一下子，她已一絲不掛……

她斜著那雙媚眼，俏臉上透著對自己驕人胴體的自信與自傲；她慢慢的躺在座墊的時候，胸前的「竹筍」就像兩座山般的聳立著。

雪山；

玉山；

火山；

不管它像什麼山，總之就是男人一見了就想登、想爬上去的山就是了。

柳花花「登山經驗」豐富，可是却端坐不動。

喬小妮那迷死人的水蛇腰子已在蠕動，她的聲音也嗲得令人骨頭想鬆散：「你，為什麼還不過來抱我?難道你是柳下惠?」

柳花花不是柳下惠，他只不過是和他同姓而已。

他實際上還是個名滿江湖的花花公子。

所以，他已經走前去，而且也抱住了她。

但是，他却沒有「登山」。

因為他已經把她整個人拋出車窗外去!

當他也把她的衣服丟出窗外的時候，喬小妮尖叫的聲音就好像是誰踩了她的尾巴似的：

「死花花，賊男人!原來你只是個空心大佬倌、銀樣蠟槍頭……」

抽絲剝繭尋眞相

做任何事如果有心情的話，通常可以做得很好。

喝酒有喝酒的心情；賭錢有賭錢的心情；賞花有賞花的心情；同樣的，抱女人上床也需要心情。

柳花花現在的心情是沉重的。

別說是喬小妮，就算是嫦娥從月亮跑下來找他共赴巫山，只怕他也會一口回絕。

因為他沒有那個心情。

他現在唯一想知道的是：南宮雪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 * *

天黑的時候，馬車已到了香江街口。

車伕勒住馬韁，跳下車轅，敲了敲車門：「柳公子，香江到了，您要到那條街下車?」

車廂裏無人應聲。

再敲，還是一樣。

於是車伕啓開車門，不由得怔住。

——車座裏除了一錠亮澄澄的銀子之外，那有人影?

——柳花花呢?

* * *

「柳花花呢?」

表叔問召總管。

召總管低著頭沒作聲。

因為他也不知道柳花花跑到那裏去。

他最後得到的消息是：喬小妮的刺殺行動已失敗。

除此之外，還知道一輛空的馬車來到了香江。

馬車不該是空的。

可是它的確是空的。

「柳花花當然不會憑空消失。」表叔把煙抽得滿室迷霧：「由於刺殺行動的失敗，自然引起了他的警戒，所以他悄悄的在中途跳車，為的是避人耳目。」

「他是個精明的人。」召總管低聲說。

「原本以為他好色成性，派個女殺手去殺他，竟然不成功。」表叔敲敲煙桿，敲掉燒完的煙絲，然後又放入新的煙草：「他的確是個精明的人，有這種敵人雖然令人頭痛，但也不失是件刺激的事。」

他望了望召總管：「如果你是他，你下一步的行動是什麼?」

——在上位的人，除了應該懂得如何命令下屬之外，還應知道如何徵詢下屬的意見。

——在上位的人除了可以增進瞭解下屬之外，還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在下位的人則有被重視與被尊重的感覺，而益發拚命效力。

這一點，表叔做得很成功，召總管想了一回，說：「如果我是他，我會在入夜之後，趁著沒人注意的時候潛入香江。」

「然後呢?」

「然後他會潛入屈無忌的屋子。」

「為什麼?」

「因為鎮上只有屈無忌是他的朋友，他自然會去找他。」

「所以你準備在那裏殺他?」

「是的。」

「你有把握?」

「沒有。」

表叔沒有再問，他在等召總管開口，他知道他從不做沒把握的事，而他這樣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果然，召總管接著說：「屬下佈置了五十名刀斧手、五十名弓箭手，目的希望能使他受傷什麼的，然後屬下再與柯尼、甘大聯手殺他，事情或有成功的機會。」

表叔沉默。

召總管沒有再開口。

他知道表叔這個時候在考慮。

他慢慢燃起一桿煙。每當他思索問題時，總習慣如此。

三口煙過後，他說：「我認為他不會去找屈無忌。」

他的理由是：「既然他已經知道有人冒充屈無忌的老婆刺殺他，顯而易見屈無忌若非被害便是被擒……」

頓了一頓，他又說：「當然，這並非表示他一定不會去，只是像他這麼精明謹慎的人，在沒理出頭緒之前，他是不會貿然行動的……我以為他會暗中從旁打聽狀況，所以你應該將埋伏擴大，不可只限於屈無忌之居所，最起碼應該堵住香江之進出口。」

「幫主高見。」召總管彎腰道。

表叔緩緩的吐出一口煙：「今晚的行動，本幫主親自出馬。」

召總管神情一振：「幫主天威，柳花花縱有三頭六臂，必難逃一死。」

* * *

表叔與召總管的看法其實都很有道理。

究竟誰的看法才正確?

結果兩人都不對。

因為一直到東方魚肚白顯出的時候，柳花花始終沒有出現。

表叔只好撤退人馬。

撤退的原因有二：

——大白天埋伏大隊人馬，容易暴露據點反而不好。

——經過一整夜的埋伏，刀斧手與弓箭手俱已精疲力竭。

表叔眼裏透著紅絲，自己問自己：「那小子究竟在搞什麼鬼?」

* * *

柳花花究竟搞什麼鬼？

如果表叔知道就在他們撤走香江沒多久之後，他便施施然的出現，只怕會氣得頭頂生煙。

柳花花的想法是有他的道理的。

——敵人既已明知自己的目的是香江，自然會以逸待勞，等待自己自投羅網，所以他在半路上跳車；而他也料到敵人算準他會在黑夜行動，所以偏偏反其道而行。

——反敵人之道而行，往往能收意想不到之勝果。

柳花花這點做得很好。

不過有一點表叔是料中了。

柳花花果然沒有直接到屈無忌的武館，他轉到香江最熱鬧的大仙廟口去。

紅月幫這次的行動算是很週密，在計殺屈無忌、誘逼南宮雪落海那天深夜，同時也綁走了尹美岱和她的兩個小丫鬟，這當然是爲了滅口，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作用——從她口中逼出屈無忌的江湖人際關係。

所以紅月幫知悉柳花花必然前來香江，而預先收買江湖出名的女殺手喬小妮冒充尹美岱。

紅月幫的算盤是，殺了尹美岱，再殺柳花花，那麼香江中毒之事便不致於擴大外傳。因爲香江小鎮俱皆漁民百姓居多，而無江湖人物，加諸他們現已改用西江水，中毒之情況已漸趨緩和，也許這宗核毒外洩案能悄悄平息下去。

紅月幫那晚的海上狙殺行動，可以說相當成功，殺了屈無忌、逼南宮雪等人落海而死（他們認爲是），特別是狙殺的行動選在深夜，鎮上居民早已入睡，並無一人目覩事件發生，唯一知道點事故的尹美岱又被先綁後殺，到今天爲止，全鎮的人對屈無忌一家人，以及南宮雪一帮人的突然失踪，雖覺蹊蹺，但也說不出所以然。

換句話說，柳花花欲想在鎮上打聽南宮雪諸人的消息，肯定令人失望的。

這本就在紅月幫的意料中。

但是，紅月幫還是少算了一點

船。

那天夜裡，屈無忌駕船出海救人，所駕的那條船並非他所有，因爲他並非靠打漁爲生，自然也就沒有船，他是向隔鄰的王小豪借的。

當時王小豪也已就寢，雖把船借給了屈無忌，並無跟著出海，由於當天傍晚他與全鎮的人遠至一、二十里外的西江汲水，所以極爲疲憊，也沒有聽清楚屈無忌借船是爲了何故。

他對屈無忌的出海不歸，有他的看法。

他認爲屈無忌是爲了調查中毒之事而他去，他瞭解他的爲人，不可能借船不還；加諸他本身有兩條船，而且近海無漁可捕，少了一條船對他並無太大影响，所以這件事他並不在意。

柳花花在大仙廟向老廟祝探聽消息，只得知東江水有毒之外，至於屈無忌、南宮雪之事却茫然不知，這才轉到屈無忌的武館。

武館自然是重門深鎖。

．他翻身入墻。

裡面除了一無人影之外，其餘並無異樣。

於是他再跳墻而出。

正好見到了隔鄰的王小豪自屋裡走出來。

王小豪得知他是屈無忌的朋友，立即延入屋內。

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了柳花花。

柳花花得到了一個結論：

——南宮雪等人確如喬小妮所說的出海不歸。

——喬小妮爲何知道？自然是僱主要她這麼說的，他原以爲是謊言，原來不假。

換句話說，南宮雪諸人的出海是事實，而之所以未歸的可能性有兩種：

——正在某地辦某事，所以未歸。

——受到敵人的狙殺。

柳花花研判後者的可能性居多。

柳花花的推理是有根據的。

——如果他們是去辦事，爲何不懂武功的尹美岱與小丫頭也去？最重要的是，敵人若不是曾經擄獲屈無忌或尹美岱，如何知道他與尹美岱未曾見過面，而胆敢派女殺手冒充？

* * *

表叔一覺醒來，第一個問題便是：

「姓柳的小子呢？」

召總管回答：「他已在兩個時辰前出海去了。」

他補上一句：「隨行的叫王小豪。」

* * *

山再高，難不倒自小在山中長大的人；海再大，難不倒自小在海中討生活的人，就如同樹再高也難不了在樹林中長大的猴子一樣。

王小豪是海邊長大的。

他愛海，因爲海給了他一切。

特別是他一帆在手的時候，他便覺得自己是一個征服者。

海的征服者。

可是他現在却一臉迷惑。

因爲出海已兩個時辰，柳花花到現在還沒有告訴他要開往那裡。

他終於忍不住問：「柳公子，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我們究竟要去那裡？」

柳花花只是朝他笑笑，然後又凝視著碧波萬頃的海面。

事實上他也不知道要去那裡。

他這番出海，純粹是賭賭運氣，也許運氣夠好的話，說不定能找到他想找的。

「柳公子，你在找什麼？」王小豪又問。

他還是沒有告訴他。

他不想驚嚇他，如果讓他知道想在海中找人，肯定是會嚇壞他的，畢竟他是個憨厚的漁夫，江湖間的陰惡他知道多少？

柳花花不開口，王小豪只好讓船漫無目的的航行著。

他再抬眼望望柳花花時，却發現他彷彿墮入沉思中，心中不禁暗忖：他在想什麼？

柳花花在想什麼？

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

——如果，南宮雪他們在海上受到敵

人的襲擊，情況應該有三。一是被敵人所殺或被俘，二是打敗敵人平安無事，三是不敗也不贏或亦敗亦贏。

被殺，那就不用再找了，到現在來找早就屍骨不存；被俘，也不用再找，何不回到香江等敵人來找自己？只要能打敗敵人，何患救不出他們？

打敗敵人，平安無事。這一點可能性極小，既然平安勝利，爲何不揚帆歸來？

不敗不贏、亦敗亦贏。這一點就比較複雜了。

不敗不贏，是說既不被敵人打敗，也沒打敗敵人，換言之就是平手，但是這種情形也該平安歸來才是；很顯然的就是亦敗亦贏了——既打敗了敵人、也被敵人打敗！

比方說，雖然擊退了敵人，但是自己的船也沉了，因而無法回到陸地。

這，當然只是柳花花的推論。

而且也是一項假設。

一碰到茫無頭緒的事情，「假設」是絕對需要的，否則辦起事來豈非瞎人摸象，一大糊塗？

柳花花不是辦事糊塗的人。

終於，王小豪聽到了他的聲音：

「船如果沉了，人是不是一定會死？」

王小豪呆住。

他想不到竟然聽到這種笨話。

其實柳花花並不是在問他，他只是在自言自語：「如果不死，一定是漂到陸地上……」

王小豪覺得有趣，湊口說：「這種事，好像只有神話中才有。」

柳花花彷彿沒聽見他，兀自喃喃道：

「陸地有兩種，一是海岸的陸地，二是海島的陸地；如果漂到海岸陸地，應該也回到香江來了，只有困在海島上才有可能回不來…」

王小豪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不過他還是很高興聽他講話了，否則眞要悶死，於是他應口說：「海島？那我最清楚了，這附近海面，不多不少，正好一百零八個小島，而且都是無人島，這是我爺爺生前告訴我的，你大概不知道，他可是香江航海的第一好手呢。」

柳花花終於對他說話：「我們去找那些小島。」

一怔，王小豪問：「那一個島？」

「一百零八個。」柳花花一字一字的說。

王小豪又呆住。

半晌，他吶吶道：「無人野島有什麼好玩的？」

柳花花笑咪咪的說：「我要看看你是否在吹牛，眞有一百零八個小島。」

「你以爲我在騙你？」王小豪有些生氣。

「如果你不是騙我，那麼你就帶我去。」

柳花花接著又說：「只要走完一百零八個島，你就可以得到一千兩銀子。」

「一千兩？」王小豪第三次呆住。

他有點不相信的望著柳花花：「你可知道一千兩銀子可買幾條船的魚？你眞會給我那麼多錢？」

柳花花用行動回答了他，他給了他一張銀票。

王小豪這次沒有呆住。

他差點昏過去。

但是，他突然又還給了他：「這個錢我沒辦法賺。」

「爲什麼？」柳花花覺得詫異。

「你知不知道走完一百零八個小島要多少天嗎？」

「不知道。」

「如果沒暴風大雨的話，至少也得花上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賺一千兩銀子，你嫌少？」

「不是這個意思，」王小豪急忙說：「船上的食物與用水，了不起只能度過廿天左右。」

「那不是問題，」柳花花說：「我們可以在島上找食水與野味，何況你不是會捕魚麼？」

王小豪立刻給了自己一個巴掌：「原來我才是笨蛋！」

* * *

盡人事而安天命。

這就是柳花花此刻的心態。

他大部份的時候讓人覺得很隨和，可是他倔起來時就像一頭牛。

牛脾氣。

他對自己說：「只要有一綫希望，就算是一千零八百個、一萬零八千個小島，我也要找遍它！」

* * *

夕陽、海潮、和風。

南宮雪端坐在又高又大的不知名樹上。

兩隻眼睛望著遠遠的海平綫。

居高眺望，她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

每次，她都是帶著滿滿的希望爬上樹梢，然後又帶著濃濃的失望回到地面。

這次，依然如此。

下得樹來時，她總是這樣安慰自己：「明天，他一定會來。」

「妳眞的相信他會來？」東方珠在生火的時候，實在忍不住說：「妳難道不知道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麼？」

南宮雪說：「人如果沒有了希望，那活著有什麼意思？」

東方珠點點頭：「是的，人是爲希望而活，可是妳這個希望，不覺得太不切實際了麼？從頭到尾，我們都沒有看到任何一條船經過這裡，顯然此處不是航線必經之道，柳花花又怎麼可能找到這裡？」

南宮雪默默生火。

東方珠嘆了口氣：「我不是想澆妳冷水，我只怕妳希望太大、失望更大，萬一生痴發癲，那可就不好玩了…」

說到最後，她突然煞口不言。

南宮雪也翻過頭去。

只見白則七沒命似的直奔而來。

他的輕功絕佳，南宮雪與東方珠站起來的時候，他已奔到她們面前；可是他却上氣接不到下氣似的說不出話來，東方珠不禁眨眼道：「你怎麼了？莫非見了鬼？」

南宮雪輕輕拍了拍他的胸口，溫柔的說：「別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好不容易，白則七吐出了一個字：

「船！」

* * *

當柳花花看到島上八隻不停揮動的手時，他如釋重負的長喘一口氣，笑著問王小豪：「這是第幾個島？」

王小豪略微算了一下：「第九十七個。」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如何？」

「叫什麼好？」

柳花花毫不考慮：「九七島！」

* * *

他鄉遇故知，被喻爲人生四大樂事之一。

絕地逢故知呢？那種心情又如何？

只怕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難以形容！

南宮雪看到柳花花的時候，眞恨不得立刻衝進他的懷裡，可是他眞的走到她面前時，她却不像往常一樣，只是用眼睛斜斜的瞄他，然後淡淡的說：「你爲什麼現在才來？」

柳花花很認眞的看了她幾眼，然後輕輕歎了口氣：「還好，我以爲妳當了女野人之後必然猙獰可怖，看起來妳好像比以前更像個女人了。」

南宮雪瞪眼。

東方珠嬌笑。

白則七沉默。

公孫長勝面無表情。

* * *

離開了「九七島」，船在安靜的海面上平穩的航行著。

月光擁吻著大海，世界多美好。

頗帶涼意的秋風輕拂拂著柳花花靜默的臉孔，却拂不去他心中激動與哀傷。

他雖然救回了南宮雪，但也失去了屈無忌，而且也失去了白則七那隻寶貴的手。

「你爲何還不睡？」不知什麼時候南宮雪悄悄的立在他身旁，倚著船舷、側著臉凝注他說：「你是否在責怪我？」

柳花花給了她一個微笑：「我爲什麼要責怪妳？妳做錯了什麼？有嗎？」

「有。」南宮雪的眼眶忽然紅了起來：「屈無忌的死、白則七的殘，都是我造成的；他們都是你的朋友，好朋友，不是麼？」

「妳覺得難過？」

「非常非常難過。」

「爲什麼不哭？」柳花花溫柔的望著她：「小時候，我碰了難過的事，我就讓淚水洗去哀傷，妳爲何不試試？」

南宮雪果然哭，偎著柳花花的懷裡哭。

哭過之後，柳花花輕拭她的淚痕，溫柔的說：「妳可以難過，也可以哭，但不能自責，因爲這件事不是妳的錯，生離死別、快樂痛苦，這就是江湖，其實也是人生，誰也避免不了。」

頓了一頓，他緩緩道：「這件事，只有一個人錯。」

「誰？」南宮雪仰著淚臉問。

「紅月幫。」

回答這句話的人是東方珠。

南宮雪立即紅著臉離開柳花花的懷抱。

東方珠佯若未見的走了前來：「柳花花，你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

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妳認爲呢？」

南宮雪擦乾淚水，咬牙切齒搶著說：「這還用講嗎？難道就白白放過紅月幫不成，當然是殺進大亞悲，放一把火燒掉他媽的煉核屋！」

「我知道；」東方珠拂了拂南宮雪散亂的頭髮：「就憑我們幾個人，行嗎？」

「行不行，要問妳了。」柳花花說：「畢竟妳曾經是紅月幫的人，妳應該比較了解。」

「機會不是沒有。」東方珠眨著眸珠子：「紅月幫少了一個我、狐邦與江艷青，實力自然大打折扣。」

「那妳猶疑什麼？」南宮雪問。

「我是說，如果我們將紅月幫的秘密公諸武林必然會引起武林公憤，由武林大衆的力暈去消滅他，豈不更好？」東方珠說。

「這當然是最穩當的辦法。」柳花花接著道：「妳以爲紅月幫會給我們這個機會通知武林羣雄麼？」

南宮雪反應很快，立即接口：「你是說紅月幫早已知道你出海，所以必在香江佈有重兵等著狙擊你？」

柳花花用讚賞的眼光望了望她。

他總是能在適當的時候給人適當的讚賞眼神。

誰都喜歡這種眼光，女人尤其是。

這大概也是他成爲衆女人喜歡他的原因之一吧。

* * *

如果柳花花這個判斷正確，那麼此刻的紅月幫總部必然精兵出盡，豈非是突襲的大好機會？

南宮雪同意他的看法。

東方珠也同意。

這個時候，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也都醒過來，上了甲板之後，東方珠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他們。

他們都同意。

「有一點我不同意，」柳花花走近白則七，沉聲道：「行動的時候，你留在船上。」

「爲什麼？」白則七用眼角掃他。

柳花花說：「我們需要一個人斷後。」

「斷後？有這個必要嗎？」白則七冷笑：「就算有，爲什麼是我？爲什麼不由你來斷後？」

南宮雪柔聲說：「你的手……」

不等她說完，白則七倏地大吼：「我的手怎樣？你們以爲我是不中用的殘廢了嗎？」

話落，他踉蹌的奔了船尾去……

* * *

白則七靜靜的坐在船尾。

那張俊美而蒼白的臉上，神色起伏不定……

良久。他回首看見南宮雪立在他身後。

「妳爲什麼在這裡？」白則七的聲音很冷。

「因爲你在這裡。」南宮雪的聲音很柔。

他回過身去：「所以妳來同情我？」

「爲什麼用這字眼？」南宮雪太息。

白則七冷笑：「對一個殘廢的人，妳

認爲還有更好的字眼麼？」

「有！」南宮雪語氣堅定：「關心！」

白則七緘默。

半晌，他才慢慢的迴過身去。

他看到了南宮雪的眼睛。也看到了她眼中的淚。

白則七心顫：「妳哭了？」

他沙啞著說：「妳不該哭的，妳爲何而哭？」

他走上前去，用顫動的手輕拭她頰上的眼淚。

「因爲你變了，」南宮雪哽聲道：「你已經不是從前的白則七，我傷心，所以我哭……」

她說：「你應該知道，他已經失去屈無忌，他不能再失去你。」

「我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他關心我。」白則七忽然低下頭去，痛苦的說：「但是，妳知不知道，做他的朋友是一件多痛苦的事？」

「爲什麼？」南宮雪不明白。

「他樣樣比我强，」白則七仰視著天空上的明月繁星：「當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時候，每個人都把目光放在他身上，誰也不會注意我這個白則七……」

「你嫉妒他？」南宮雪很詫異。

「是的！」白則七咀角牽起一絲苦澀的微笑：「天上的小星星永遠嫉妒月亮的光芒蓋過它，妳沒有這個經驗，永遠也不會知道這種心靈的痛苦。」

他盯視著南宮雪：「妳是否認爲我很小器？」

南宮雪歎息。

她承認他小器；但是她也認爲他坦率得可愛。

——人，有了一個處處比你强的朋友，你除了有崇拜之心外，難道眞沒有嫉妒之心？

——只有白痴才不懂得嫉妒。

「他從我手中贏去了獨孤美；」他凝視著南宮雪，語音痛苦：「現在，他又贏得了妳……我看得出來，妳一直喜歡他，是不？」

南宮雪沒有回答，她不知道如何回答。

「不管怎樣，我們總是朋友。」

她想了想，又說：「其實這次的海上歷險，你的英勇表現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在我沒嫁人之前，你總還有機會得到我，不是嗎？」

白則七搖搖頭：「我知道我爭不過他。」

南宮雪歎息。

除了歎息之外，她眞的再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不知怎地，她心中竟也有了幾分痛苦！

她發現：原來自己也有幾分喜歡白則七！

* * *

穿過船艙，她又看到了那對眼睛。

公孫長勝凝視她的那對眼睛。

她只有再歎息。

* * *

召總管請示表叔：「啓稟幫主，柳花花出海已月餘，至今仍無消息，是否要把埋伏在香江的人馬撤回來？」

表叔抽著煙：「不，我要跟他鬥耐性，我就不相信他可以永遠不回香江。」

他語氣堅定：「對付這種老狐狸，只有一個辦法，誰沉得住氣，誰就是贏家。」

表叔這個戰略其實不錯，他精心刻意在香江四週埋下重兵暗樁，深信即使殺不了柳花花，也準叫他吃不了兜著走！

但是，再好的戰略如果被敵人識破的話，只怕成了一文不值。

他根本想不到柳花花會在渺無人煙的「望夫崖」登陸，直殺大亞悲煉核屋。

更想不到的是，南宮雪與東方珠竟然沒死。

他接到報告時，差點沒從床上滾下來。

* * *

在突襲以前，東方珠說：「我們從望夫崖登陸之後，先攻向大亞悲煉核屋，以最快的速度擊斃柯尼與甘天，只要殺死他們兩個，表叔的核丹計劃便告整個失敗，因爲再也沒有人懂得煉核丹了。」

「然後我們再折向卅里外的紅月幫總部，找表叔算總賬。」

「如果表叔埋伏在香江的話，那麼我們四個人分成兩組，我和南宮雪走陸路，柳花花和公孫長勝走海路，兩面夾擊，殺他個措手不及……」

東方珠不愧在幫會呆過的人，對戰陣廝殺有一套。

可惜他們少算了一點。

表叔雖然在香江佈下了大暈人馬，却也把外面東、南、西、北、中五個分舵的人馬全部調了回來，而且全部安置在大亞悲煉核屋，連自己也坐鎮在這裡。

他之所以這樣做，是不低估柳花花。

他恐怕香江伏擊失敗之後，柳花花必然會知悉全部內幕，而對煉核屋展開突擊。

召總管當時雖沒有明示反對，可是臉上的神色頗不以爲然。

事實証明表叔對了。

——不低估敵人，有備無患，這種人總是不容易失敗的。

也因爲這樣，使東方珠的突擊計劃一開始便受到挫敗。

他們不僅不能在最短時間內殺死柯尼與甘天，反而陷入了漫天重圍！

當然，他們絕不是省油的燈，特別是柳花花與南宮雪，武功之高、劍法之卓絕，直叫在一旁督戰的表叔與召總管看得脚底發寒，心裏生毛！

而東方珠與公孫長勝也不含糊，只見他們劍鋒揮起，最少有兩個彪形大漢倒下去！

但是敵人實在太多了，最少也有幾百以上，黑壓壓的一片，殺得他們手都軟……

南宮雪一招「魂歸離恨天」出手，立刻飛起兩顆人頭、三隻手、四道血腸：「表叔！爲什麼要讓這些人送死？有種的，你過來，南宮雪與你一對一！」

表叔站在遠處，面無表情的抽著煙桿；他的右手邊站著召總管，左手邊立著柯尼與甘天。顯然，他的戰術是打消耗戰。

——把主將押後，俟敵耗盡體力之時再猛力反撲。

這一招很狠。而且也殘忍！

因爲必然要犧牲很多士卒。

有人稱爲這就是「人海戰術」。

南宮雪想不到甫一脫離大海，卻立刻面臨人海。

可怕的人海！慘無人道的人海！

她殺得兩隻眼睛都變成了通紅，血紅！

殺！殺！　殺！

＊　＊　＊

南宮雪他們曾經試圖衝破人海，直接與表叔對決，但是人潮就像海潮般的湧過來，令你寸步難行，無法越雷池。

其實人總是怕死的，那些人海一見南宮雪諸人兇如惡煞，厲如魔鬼，不少人胆破心驚，嚇得脚底抹油，偷偷開溜，但是這些人卻都被表叔立斬於地！

他吼聲如雷：「誰退後，誰就死！」

於是人海一浪又一浪，前仆後繼，眞是血流成河、屍堆如山！

天下間有什麼比這個還殘忍的？

「不能手軟！」東方珠一劍劈斷兩道咽喉，鮮血噴得她滿臉，她大叫：「敵人已經去調動香江的人馬了！」

「別怕！我來了也！」

突然一陣洪亮的叫聲響起，接著一個輕功絕佳的人影像驚虹閃電般的射進來！

「白則七！」南宮雪首先看到，立刻劍揮如雨，殺到他身旁去，怒聲道：「你爲什麼來了？」

白則七左手握劍，劍芒劃過，標起三道血箭：「妳看，我左手不是也可以照樣殺人嗎？」

柳花花也殺了過來，大聲道：「你來得正好，這下子那些人都死定了！」

然後他狂吼一聲：「殺！不要命的儘管來！」

吼聲中，五顆血淋淋的腦袋標起了半天來高！

再一聲「殺」，又是五個人仆了下去！

其實，白則七的來到對戰局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增加他們的心理負担，雖然白則七仍可用左手作戰，畢竟功力大打折扣，持久下去必有兇險，所以南宮雪立刻殺到他身邊去，希望有個照應，但也不免對他有所怪怨。

但是，柳花花雖也立刻殺前去保護他，卻也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大喊殺敵。

他這個作用其實非常非常大！

因爲敵人對白則七的突然出現，當然不會明白他新傷力弱，直覺對方又添了新力軍，心裡先寒了一截；又加上柳花花這麼一吼、一殺，更加是魂飛胆破！

特別是南宮雪、東方珠與公孫長勝受他這麼一激勵，個個陡然精神一振，手中長劍宛似切瓜斬菜似的橫劈右刺，殺得紅月幫軍心大亂、鬼哭神號！

就這麼一下子，原本就已經不太有戰鬥意志的敵人，就像是烈陽下的冰雪，立刻融化、崩潰！

人，總是怕死的。

只見那片人海突然四散逃竄。

「不准逃！誰逃就依幫規處置！」

表叔、召總管、柯尼與甘天等人一面誅殺逃逸的士卒，一面厲聲制止著。

然而，兵敗如山倒，誰阻止得了？

人在逃命的時候，手脚總是特別俐落的，不過眨了兩下眼，紅月幫的殘兵敗將已跑得精光！

只剩下四個人。

四個該死而未死的人。

＊　＊　＊

血腥殘酷的殺戳終於結束。

另一場新的戰鬥卻才開始。

「柳花花！本幫主與你鬥個一千回合！」表叔恨透了柳花花，一聲狂吼，閃電般的直撲前來。

但是一旁的南宮雪早已冷笑著撲身截去……

召總管與柯尼、甘天三人卻不約而同掠向東方珠。

因爲他們都知道東方珠的武功不如他們。

——猴子吃柿子，專挑軟的吃，人又何嘗不如此？

他們的算盤打得很精，只是有人不同意，柳花花早一個箭步截住了召總管，公孫長勝堵住了柯尼……

彷彿是甘天最幸運對上了東方珠，其實不，還有一個白則七。

九個人分成四組廝殺。

究竟那一組最先分勝負？

說實在的，誰也不太清楚誰先殺死了敵人。

南宮雪只知道她那沾滿血跡的劍鋒刺入表叔的咽喉時，眼角餘光同時也瞥見身旁的柳花花一劍紮進了召總管寬厚的胸膛！

當南宮雪用力抽回劍鋒時，轉首望去，柯尼與甘天也正好哀號著仆跌出去！

＊　＊　＊

天亮的時候，紅月幫已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

大亞悲的煉核屋也成了歷史名詞。

＊　＊　＊

大亞悲，是一幕人類的悲劇。

它已被制止住。

可是，悲劇會不會再發生？

歷史証明：會的。

因爲：——人類有野心。——人類本愚蠢。

所以，悲劇就在人類的野心與愚蠢之下，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著！

一直到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完全滅絕爲止！

那個日子，會來的！一定。

＊　＊　＊

離開了大亞悲，回到了靜心湖。

兩個不同的世界。

靜、美；尤其是在濃濃的秋意籠罩下，你只能說它像一首詩。一首令人流連、沉醉、回味的小詩。

然而詩雖美總有詠完的時候。

就如東方珠、公孫長勝，南宮雪雖然和他們共處了一段這生人永難忘懷的日子，卻也免不了要分手。

「妳要去那裡？」南宮雪依依不捨的問東方珠。

「很多年沒見到老爹老娘了，我想回去看看。」東方珠美麗的眸子也透著淡淡的離情別緒。

「何不多留幾天？」南宮雪挽留她。

「一天也不能留。」東方珠語氣堅決。

「爲什麼？」

「如果我再不走，只怕妳會攆我走了。」

南宮雪不明白她的意思。

東方珠很認眞的說：「因爲我發現那個花花公子果如妳所說的最獨特的人，我如果再不走，肯定要變成妳的情敵，到那時，妳不趕我走嗎？」

南宮雪呆了呆，隨即笑著說：「我現在就趕妳走。」

東方珠嬌笑。

＊　＊　＊

「謝謝妳。」南宮雪凝視著公孫長勝，一字一字道：「不管你是誰，我都將永遠懷念你。」

公孫長勝低下了頭，忽又抬起：「不管我是誰，妳都肯跟我做朋友？」

南宮雪堅定的說：「是的！」

公孫長勝緩緩回過身去：「我不是公孫長勝。」

南宮雪沒有說話，她早已知道。

「我只是他的影子。」公孫長勝語音深沉。

「影子？」南宮雪詫異。

「江湖中人極少人知道眞的公孫長勝在公孫先生的溺愛下，到今天爲止，連筷子都拿不好。」

「爲了面子，所以公孫先生要你冒充他？」

「我本是個無爹沒娘的野孩子，我住過破廟、荒墳、野地，我吃過豬餿、死耗子、野蛇、病貓；我偷過、搶過、騙過……」公孫長勝聲音沉痛：「一直到公孫世家收養我之後，才結束了那段令我做夢都會哭出來的可怕日子……」

南宮雪用手掩口，她怕自己眞的會哭出聲來。

她一直以爲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未出世便被父親遺棄、母親是可憐的妓女、師父是心靈破碎的女人；現在，她才知道有人比她更可憐十倍、百倍！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公孫先生收養我是有目的的，他讓我學刀練劍、讀書唸詩、彈琴繪畫，無非是要我在人前冒充公孫長勝。」

「公孫先生是個非常固執而頑强的老人，他不認爲公孫長勝的痴獃與愚懦是他一手造成的，他始終認定是他體弱多病之故，所以希望物色一名體健力强的媳婦……」

「所以他就設計了一個『先硬後軟』的計策讓你親近我、追求我？」南宮雪問。

「是的。」「公孫長勝」點點頭：「計劃是希望追求到妳之後，洞房花燭夜才由公孫長勝與妳洞房，造成既定事實、生米成飯，令妳無法後悔。」

「可惜因爲大亞悲事件，海上歷險、野島求生，讓我看出你不是世家子弟。」

頓了一頓，南宮雪問：「現在，你要去那裡？回公孫世家？」

「是的，」他慢慢的說：「我要回去告訴公孫先生，我不願再當公孫長勝的影子，然後遠走天涯。」

「爲什麼？」

「因爲他肯定還會要我追求別的女人，如果我眞的追求到了，而我又喜歡上了她，那不是一件很殘忍的事嗎？」

「你以前爲什麼沒有想到這點呢？」

他默默無語。

南宮雪卻說：「因爲你喜歡我？所以才會有這個想法？」

他默認。

「我知道我不配。」他轉過身，凝視著南宮雪：「所以妳應該忘記我，我是一個醜陋的人。」

說畢，緩緩抬動脚步離去……

「你叫什麼名字？」南宮雪叫他。

「我說過，那不重要。」他沒有停。

「不，很重要！」南宮雪大聲說。

他停下脚步：「爲什麼？」

南宮雪語音眞摯：「因爲你是我的朋友，我有權利知道，不是嗎？」

他回過頭來，咀角帶著笑意：「周浩。」

「周浩，下次你來的時候，別忘記烤野兔給我吃喲！」南宮雪用力揮著手。

「一定！」周浩的聲音愉快，脚步也輕盈。

＊　＊　＊

「怎麼？你也要走了？」南宮雪很驚訝的眨著眼：「你不是說過要在這裡養傷練劍的嗎？」

「我的傷其實早已好了，」白則七說：「至於練劍倒不急，我只想到一個無人的地方靜一靜。」

「你不回家？」南宮雪更詫異。

「暫時不。」白則七目光深沉：「城市佳久，容易令人心胸狹窄，也容易令人心生嫉妒；一個人有了過重的嫉妒心，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毀滅自己，妳說是不？」

南宮雪凝注著他。

「免除嫉妒的最好方法就是使自己比別人更好，妳放心，下次妳見到我的時候，妳一定會發現我會比以前的我更好。」

他用唯一的手掠了掠她的鬢髮：「除非妳嫁人，我永不會放棄機會。」

南宮雪忍不住握住他的手：「我會想念你。」

＊　＊　＊

「大家都走了，」南宮雪瞪著柳花花：「你總不會也想走吧？」

「爲什麼不走？」柳花花斜眼睨著她：「我當然要走，現在就走！」

「爲什麼？」

柳花花說：「妳知不知道抽煙、喝酒、賭錢……這些東西會上癮？」

「這和你要走有什麼關係？」南宮雪睜著眼。

「當然有關係。」柳花花表情認眞的接著說：「因爲我聽說吃過人肉的人也會上癮，我如果不走，難道等妳把我一塊一塊的切下來吃進肚子不成？」

「死花花！老娘我現在就生吞活剝了你！」

南宮雪嬌嗔著給了他一拳。

柳花花早已怪笑著跑了開去。

南宮雪扭著豐臀拚命追去……

（本故事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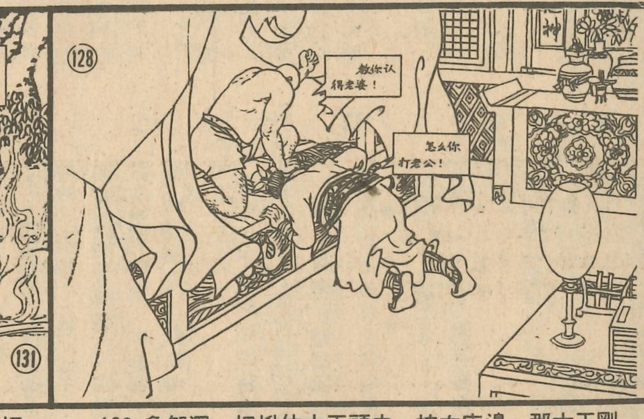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花和尚魯智深（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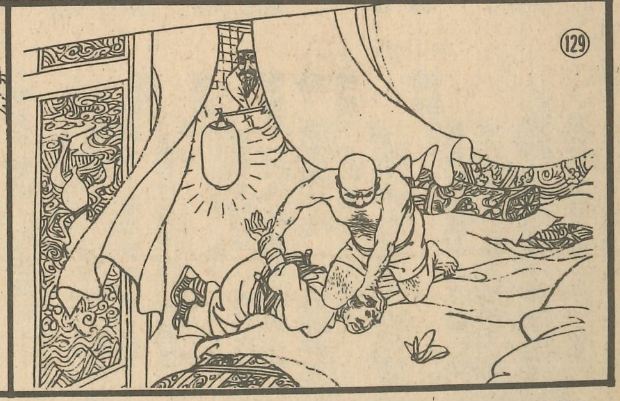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27 那大王一面叫，一面摸來摸去；摸着了帳子，便揭起來。



128 魯智深一把揪住大王頭巾，按在床邊。那大王剛要掙扎，魯智深拳脚齊下，打得他連叫"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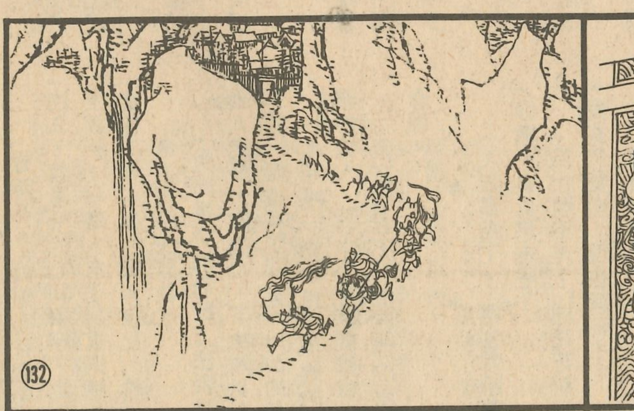
129 劉太公只以為魯智深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得裏面叫救命，一時驚得呆了，慌忙把着燈燭，引衆人進新房。



130 桃花山隨來的那班人一齊拖搶拽棒打了進來。魯智深便撇下大王，從床邊拿了禪杖打出去。衆人見魯智深來勢凶猛，慌忙逃走。那大王也爬出房門，上馬逃去。



131 魯智深打退桃花山衆人，却見劉太公苦着臉來埋怨。魯智深就把自己來歷說與劉太公，並答應住下來保護村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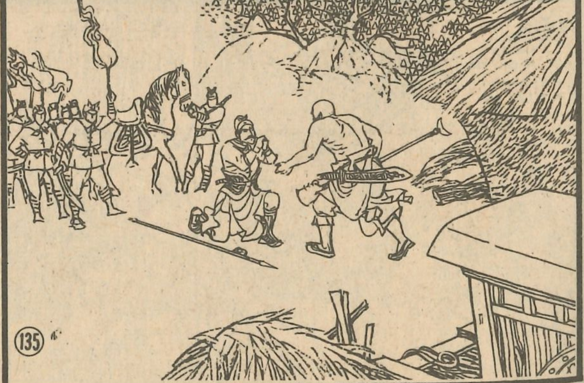


132 桃花山的人馬逃回山寨。那個成親未成、被打得鼻青眼腫的二頭領，向大頭領哭訴了一回。大頭領大怒，馬上引了所有的人，吶喊下山，去與二頭領報仇。

133 這時魯智深正在莊裏吃酒，莊客來報桃花山人馬殺來了。魯智深忙把直裰脫了，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大踏步迎到打麥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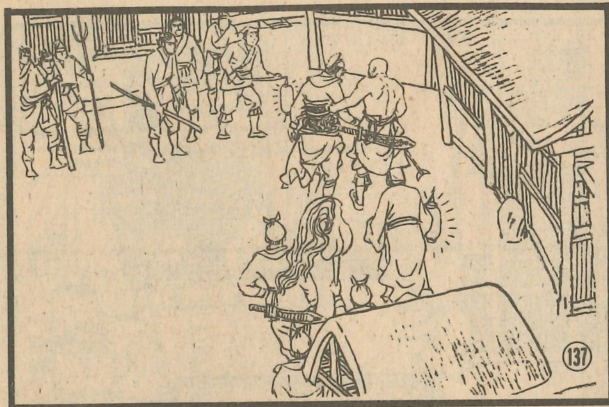
134 只見火把叢中，大頭領挺着長槍，高聲叫罵，魯智深也罵着掄起禪杖打來。打了幾個回合，那大頭領忽然大叫住手。



135 通了姓名，那大頭領滾下馬，撇了槍便拜。魯智深借着火把一看，原來是打虎將李忠。



136 魯智深還了禮，叫李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以為這和尚也是山寨一伙，暗暗叫苦。



137 魯智深和李忠敍起別後情况。原來李忠自從離了渭州，從這桃花山經過，山上頭領"小霸王"周通下山攔劫，被李忠打敗，周通就留李忠在山上坐了頭把交椅。那個搶親的二頭領就是周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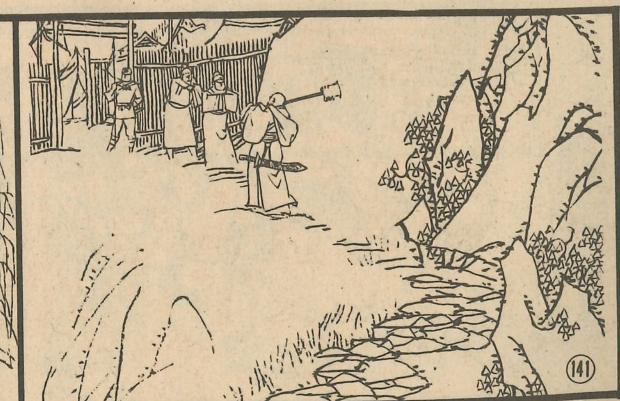
138 魯智深就叫李忠與周通說明，劉太公就這一個女兒，要養終身，這頭親事再也休提，李忠連忙應允。劉太公聽了，這才大喜。李忠邀請魯智深上山去住，並請劉太公也去一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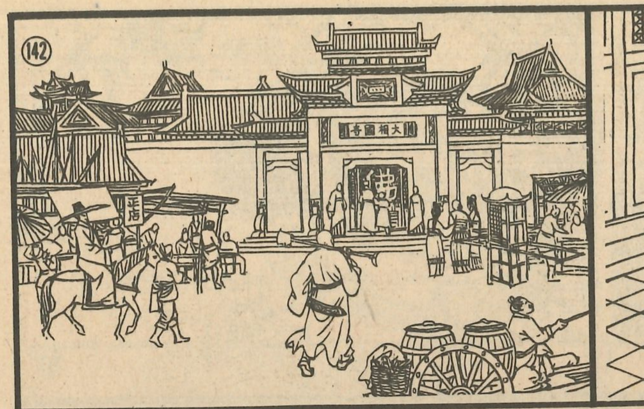
139 三人來到山上，周通見了和尚，正待發作，聽說是魯達，把頭一摸，叫聲"啊呀"，連忙下拜。



140 魯智深當着劉太公的面，叫周通退了這頭親事。周通應允，並折箭爲誓，決不翻悔。



141 魯智深在桃花山住了數日，要告辭去東京，李忠、周通苦留不住，便殺豬宰羊設筵送行。筵席散後，魯智深便告別下山。



142 不幾天魯智深來到東京，見街坊熱鬧，市井喧嘩，心中歡喜，陪個小心向人問了路，不一刻尋到大相國寺。



143 魯智深進了寺院，知客問過來由，就引他直到方丈。少刻，智清長老出來，看過書信，知道魯智深不易管教，便分派他去主持酸棗門外的菜園。



144 這酸棗門外菜園附近，有二三十個潑皮，常來偷菜。這日他們又來偷菜，見門上新掛榜文。衆潑皮商議，要打魯智深一個下馬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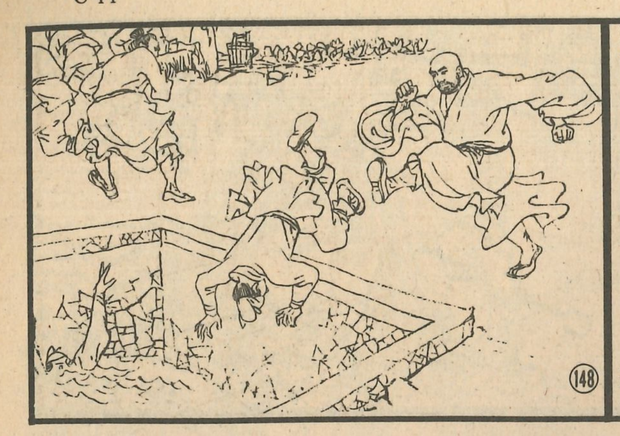
145 第二天，魯智深來到酸棗門外的退居廨宇內，幾個種地僧人都來參拜。魯智深辦好了接管事項，就走到菜園觀看。



146 這時，那二三十個潑皮便拿些酒菜，前來見禮。爲首的幾個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望和尚過來攙扶。魯智深見了，心裏早已疑惑。



147 魯智深大踏步走近衆人面前。爲首的幾個便一個來搶左脚，一個來搶右脚，想把魯智深扔進附近的糞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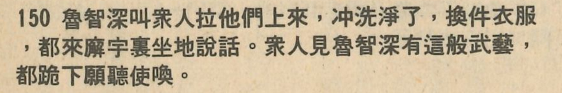


148 魯智深忙飛起右脚，騰的把一個先踢下糞窖裏去；第二個要走，魯智深左脚又起，兩個潑皮都被踢在糞窖裏了。



149 後頭那二三十個潑皮驚得目瞪口呆，剛要逃走，被魯智深一聲喝住，都不敢動。那兩個在糞窖裏探起頭來，苦苦討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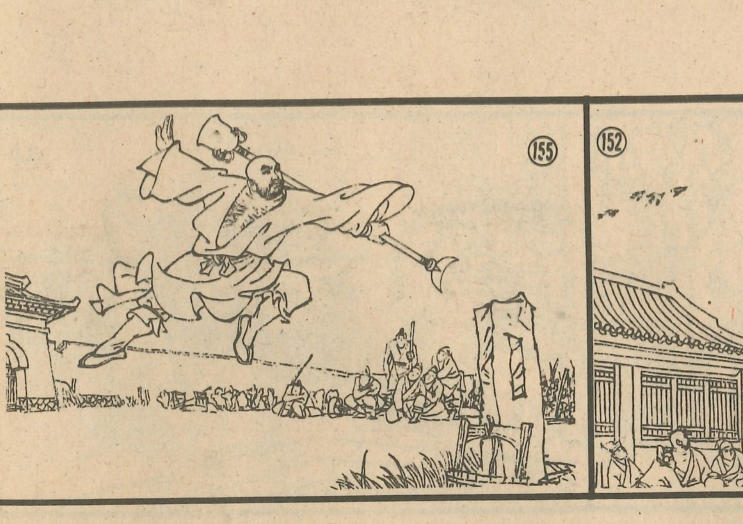


150 魯智深叫衆人拉他們上來，冲洗淨了，換件衣服，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衆人見魯智深有這般武藝，都跪下願聽使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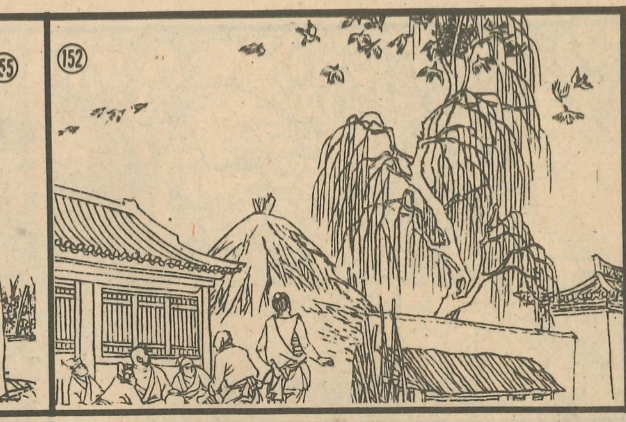


154 只見魯智深左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右手拔住上截，把腰一撐，將那株楊柳樹帶根拔起。

151 魯智深制服了衆潑皮，每日裏除去照看僧人們種菜，便使拳練脚，也教潑皮們學些武藝。



155 衆人見了一齊拜倒在地。自此魯智深常和他們談論槍法，演武使拳，衆潑皮更是口服心服，都當神佛一樣的看他。（本段完）



152 一日，衆潑皮凑些錢買了十瓶酒，牽了一頭豬，來請魯智深。當下在廨宇裏安排好了，吃到半酣，只聽樹上老鴉哇哇的叫，衆人厭煩，就要到樹上拆那鳥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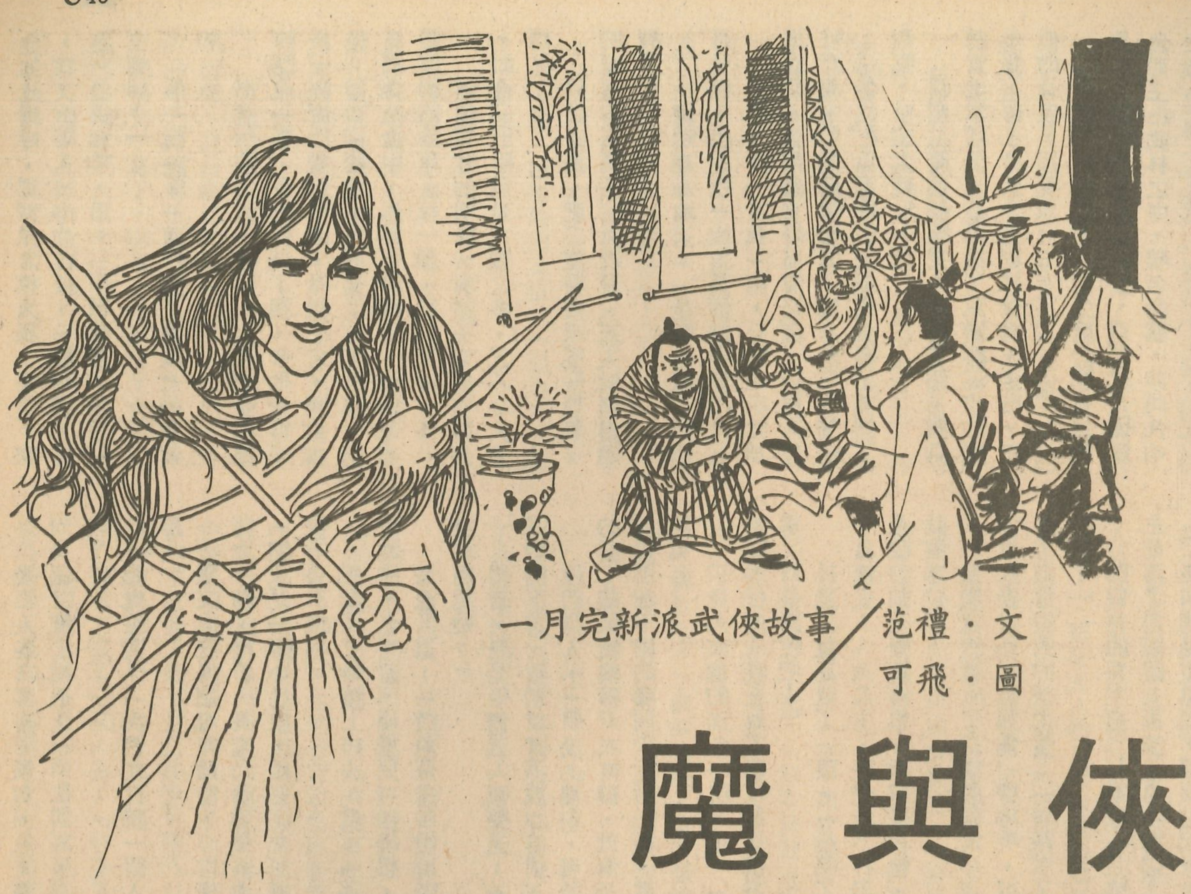
下期預告

野豬林

敬請留意參閱



153 魯智深乘着酒興走到樹前，相了一相，叫潑皮閃開，把直裰脫了。



一月完新派武俠故事／范禮・文
可飛・圖

魔與俠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小寶護送李青青北上，看來很不順利，自告奮勇，一力担承護送到底，被長、肥魔阻截糾纏，落入他們的圈套中，只好和他們妥協，這次護送路經魚家莊，李青青要拜見父輩魚莊主，被誘入莊內，困在莊院內，見到一怪人，聲言是他殺了她的父親李伯祺，出言對她關注，此人似乎和她母女有關，內幕如何，李青青不清楚，但面對殺父仇人，雖拚殺亦無法報復，仍困在魚家莊內……趙小寶在莊外被魚莊主和總管打至重傷，由潛龍帮主霍文山將他救出，放入古墳中療傷，然後再率領帮衆來魚家莊，設法想救出李青青，另作打算……

魚家莊事件　長白魔操縱

那些莊丁自然不知道，那執旗的帮衆，其它一無所能，會的就是這一手「劉海洒金錢」的暗器功夫，他畢生精練這一門功夫，一使出來，自然有驚世駭俗之感，潛龍帮中，這一類奇人頗多，表過不提。

當下，那十六人一齊散了開來，潛龍帮一行人，又直馳向前面而去。

當他們馳出了兩三丈之後，霍文山回頭看了看，只見那十六人，已各將地上的金錠子拾了起來，面上仍然充滿了訝異的神色。

霍文山明知他們，必定信鴿傳訊，通知前面的人，是以也不再看一看，一直向前馳去，沒有多久，已到了魚家莊的大門口。

魚家莊的大門口，和他上次來的時候一樣，守衞森嚴，仍由那執旗的帮衆，上前道了來歷，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這一次，居然十分順利，一個莊丁道：「魚莊主有請，各位請進。」

接着，便有人將大門推開來了，一行人又馳了進去，直到了大堂之前，才紛紛下馬。

他們才一下馬，就看到彭副總管，迎了出來，那假充帮主的，向他拱了拱手，道：「冒昧來訪，得罪得很！」

彭副總管也客氣了幾句，讓他們一行人，進了大堂。一進了大堂，霍文山便陡地一呆，只見大堂之中，坐着兩個人，那兩個人，一個坐着，比人站着還高，另一個，則又肥得出奇，擠在一張紫檀木的太師椅中，肥肉還擠得那張椅子，格吱格吱響，像是要將椅子的扶手，擠得裂了開來一樣。

這兩人，正是邪道上的一統高手，長肥二魔！

長肥二魔居然也會在魚家莊上，那實是大大出乎霍文山意料之外的事情。

這時，反聽得彭副總管道：「霍帮主請坐！」

彭副總管認不出那帮主是假冒的，但是潛龍帮帮主姓霍，却是下天皆知，是以

他如此稱呼，那帮衆大模大樣，坐了下來，霍文山等人，侍立在後，一個帮衆，捧出一隻錦盒來，道：「些微薄禮，請魚莊主笑納！」

他一面說，一面打開了那錦盒的盒蓋來。

那盒錦的盒蓋一打開，人人都覺得眼前陡地一亮，長魔伸長了頸，令他顯得更長，肥魔的雙目突出，看樣子來，更是古怪，連彭副總管，也不禁大吃了一驚。只見那錦盒之中，用黑色的緞子，襯的是六顆渾圓的珍珠，每一顆，徑足有一寸！

這種徑寸的明珠，有銀子未必買得到，如今一出手就是六顆之多，怎不令人驚愕？

只聽得長、肥二魔齊齊吸了一口氣，肥魔道：「長子，你看看，死人財發得過啊！」

長魔陰森森地道：「是啊，改天咱們哥兒倆，也去找一座古墓刨刨！」

這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分明是在陰損潛龍帮，各帮衆立時面有怒容，對兩人怒目而視，彭副總管接過了錦盒來，沉聲道：「各位在魚家莊中，全是貴客，莫傷了和氣，叫主人難爲。」

長肥二魔連聲冷笑，不再言語，彭副總管走了進去，不多久，只聽得沉重的脚步聲，傳了出來，彭副總管首先走出，在他的身後，跟着魚莊主。

魚莊主一出來，長肥二魔居然也站起身來，向魚莊主拱了拱手，這自然是因爲魚莊主在武林之中，聲名赫赫，非同凡响之故。

幾個人各自客套了幾句，魚如龍轉頭向長肥二魔，說道：「兩位前來，有何指敎？」

肥魔笑道：「我們來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霍文山聽得肥魔如此說，心中便已經陡地一動，接着，長魔又陰陽怪氣地道：「這人是一個小姑娘，她進了魚家莊，便沒有再出來。」

肥魔又立時接上口去，道：「那小姑娘姓李，名青青，模樣兒可甜得很。」

長魔又道：「請魚莊主叫她出來，讓我們見見她。」

接着，便是他們二人齊聲道：「不見了她的下落，我們着實不放心得很。」

他們兩人，一個說上幾句，可是所說的話，却又銜接得天衣無縫，就像是一個人用兩種不同的嗓門在說話一樣，眞是怪異莫名。

只見魚如龍的面色一沉，道：「兩位在說些什麽，我全然不明，如果沒有別的事，兩位請便吧！」

長肥二魔互望了一眼，一起笑了起來，長魔道：「魚莊主，我們走不打緊，但是我們却是難纒得很，魚家莊以後，只怕難有寧日了！」

長魔竟然講出了這樣的話來，連霍文山也大覺意外，魚如龍一聲冷笑，轉回頭來，向那假充的帮主道：「霍帮主又有何指敎？」

那假充的帮主道：「不敢，且等魚莊主發落了這兩個人再說，也不爲遲！」

魚如龍點了點頭，緩緩站起身來，面色極其難看，徐徐說道：「久聞長肥二魔難纒，但是魚家莊倒也不是什麽好吃的菓子，兩位有什麽本領，只管使出來好了，滾！」

他那一個「滾」字，舌綻春雷，當眞具有非凡的威勢，他才一喝，長肥二魔，身子立時離椅而起，在他們離椅而起之際，「嘩啦」、「嘩啦」兩下响，那兩張紫檀木的椅子，全都碎成了片片。

別看他們二人，一個長、一個肥，可是身形，還眞快得出奇，才一站起，肥魔雙掌一搓，「呼呼」兩掌，便已向魚如龍攻出。

肥魔一發掌，長魔身形一晃，已然疾掠向前，竟要硬從大堂的側門，闖進內堂去。

只見魚如龍一聲怪喝，身形略轉，竟不理會肥魔的那兩掌，手臂一伸，五指如鈎，向着長魔的背後，疾抓了下去，而就在他出手的同時，只見彭副總管身形一晃，緊貼着魚如龍，閃了過去，匕首已然出手，直刺向肥魔。

肥魔怪叫了一聲，立時縮回手掌來，彭副總管已經「刷刷刷刷」，一連進了四招。

那四招，當眞如同狂風掃落葉一樣，勢子之快疾，難以言喻，看得在一旁的霍文山雙眉緊鎖，心想魚家莊中，一個副總管，武功已如此驚人，那麽，莊主和總管，更是可想而知了！

肥魔的功夫也極高，匕首攻得雖快，但是他雙掌翻飛，單憑一雙肉掌，還是將那四招的勢子，一一化了開去。那一邊，長魔一覺出背後風生，立時轉過身來，「砰」地一聲，和魚如龍對了一掌。

那兩掌一對，長魔的身子，陡地一躬，竟就着魚如龍的那一掌之力，如箭離弦也似，「颼」地自側門之中，彈了進去。

魚如龍一聲怒吼，身子跟着掠了進去，只聽得在門外，傳來了一陣「砰砰」的聲响，顯是兩人正在激鬥，而激鬥聲在漸漸遠去，他們如何動手法，大堂中的人，也瞧不清楚，只不過極短的時間，魚如龍忽然又一陣風也似，捲了進來，道：「別打了！」

肥魔和彭副總管，正在動手，聽得魚莊主一叫，二人一齊分了開來，魚如龍沉聲道：「彭副總管，你帶他到莊後的那後院去。」

彭副總管答應一聲，抬眼望着肥魔，這時，肥魔的神情，十分古怪，在一旁旁觀的霍文山，心中也疑惑之極，心想魚如龍和長魔，明明是一面打着，一面出大廳去的，在大廳後的走廊中，也曾傳來他們劇鬥的聲音，何以突然之間，魚莊主竟退進了大廳來，還命彭副總管將肥魔帶到莊後面去？

要知道魚如龍的武功雖高，但如果他說，能在幾招之間，便已然將長魔制住，那也是沒有可能的事。而且，肥魔難道那麽聽話，就跟他進去了麽？

果然，肥魔兩道稀稀落落的眉毛，向上一揚，道：「魚莊主，我爲什麽要跟你們進去？」

魚如龍冷冷地道：「你還是乖乖進去的好，有人要見你們兩個人！」

肥魔「哈哈」一笑道：「那人好大的面子！」

魚如龍的聲音更陰冷，他道：「那人是不是有這個面子，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說，他曾在幾年前，在洛陽白馬觀左面的一個林子中，見過你們——」

魚如龍的那幾句話，才講到了一半時，肥魔的臉色已經變了，等到魚如龍的話講完，肥魔的一身肥肉，竟不由自主，在簌簌發抖，他臉上也顯出誠惶誠恐的神色來，在他滿是肥肉的臉上，一顆顆的汗珠，迫了出來，顯見得他的心中，駭然之極了！

而他的樣子，也變得恭謹之極，連聲道：「是！是！是！」一面抹着汗，一面道：「就請彭副總管帶路！」

彭副總管的神情却很冷淡，一個轉身，逕自向外，走了出去，而肥魔就像是一條狗一樣，跟在他的身後，一面走，一面還不斷抹汗！

彭副總管和長、肥魔二人，離開了大廳，魚如龍才轉過了身來，這時候，霍文山心中的驚疑，實是到了極點，他也算是個江湖閱歷十分豐富之人，但是這時，在魚家莊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却無法想像得出來。

要知道長、肥二魔，在武林之中，聲名赫赫，黑白兩道的高手，見了他們，無不忌憚三分，觀乎他們敢上魚家莊來生事，便可見一斑了，而且，從來也未曾聽說過他們怕什麽人來。

可是，此際，魚如龍只不過輕描淡寫說了幾句話，肥魔便俯首貼耳，那麽，這個想見他們的是什麽人？

霍文山本來早已知道，可能有一個大人物到了魚家莊，這時看來，似乎更可以肯定了，那個大人物只消命魚如龍傳一句話出來，就可以令得魚如龍制住長、肥二魔，那麽，他究竟是什麽人？

霍文山心中，正是驚疑不定間，魚如龍已向僞冒帮主的那帮衆道：「貴帮送來的厚禮，愧不敢當，不知貴帮有何事要在下效勞？」

那帮衆咳嗽了一聲，照着霍文山早已敎定了他的話，道：「聞得魚莊主將有關外之行，敝帮有一批珍寶，正想運到關外去——」

那假帮主才講到這裏，魚如龍的面色便自一沉，道：「魚某人何時開設了鏢局，替人運送珍寶？」

那假帮主忙道：「魚莊主，我們不是想請魚莊主送去，只是與魚莊主偕行，有了魚莊主的威名，自然一路之上，不會有什麽問題了！」

霍文山人十分聰明，他早已想好了，自己提出來的這個要求，於情於理，魚如龍都是難以拒絕的，而他只要能和魚如龍在一起，那麽，自然也可以見到李青青了，因爲魚如龍是要護送李青青北上的。

魚如龍聽得那帮主如此說，臉上的神色稍爲和緩了一些，淡然一笑，道：「你們的主意倒不錯，若是我要到關外去，同行倒也無妨！」

那帮主呆了一呆，道：「若是？」

魚如龍道：「是的，本來我確然要到關外去，但是現在，關外之行，已然取消了！」

魚如龍的這一句話一出口，那僞充帮主的不禁呆住了，他只是發出了「啊」地一聲，却是再難說得下去，因爲霍文山事先，絕料不到魚如龍有那樣的話講出來，自然也未曾敎定那帮衆如何應答，而那帮徒也不敢胡言亂語，自然無話可說。

尚幸那帮徒，也十分機靈，不致於僵在那裏，立時轉過頭來，向霍文山道：「大頭目，你所說的事，太不確實，魚莊主不去關外了，你何以不對我說。」

霍文山忙道：「魚莊主，江湖上人盡皆知，神刀黃英傑，安排送一位姑娘到關外去，由各路好漢護送，魚莊主正是其中之一，爲何不去了？」

魚如龍冷笑着，並不回答。

霍文山的心中，更是着急，又說道：「魚莊主要是不去了，那位姑娘，由誰護送？」

魚如龍雙目一瞪，道：「你究竟是在問我去不去，還是關心那位姑娘？」

魚如龍的詞鋒十分銳利，霍文山也知道，自己要是再說下去，就可能露出馬脚來，而露出馬脚的話，那却大大地不妙了，但是他着急李青青的遭遇，明知冒險，却也是非說不可。

是以他一面陪着笑，一面說道：「魚莊主莫怪，我們只想打聽一下，由那位英雄護送，那麽，我們可以和他一起結伴北行！」

魚如龍却只是冷冷地道：「那我不知道，各位請吧！」

魚如龍已下了逐客令，不論霍文山爲人如何機智，在那樣的情形下，也無法再逗留了，是以，他輕輕碰了碰那僞冒的帮主，站了起來，道：「既然如此，我們告辭了，多蒙莊主賜見！」

魚如龍道了一聲「不送」，逕自轉身，走了進去，潛龍帮一行人，走出了大堂，霍文山低聲道：「你們繼續走，別走得太整齊，以免被他們發現少了一人。」

那帮主呆道：「少了一人？」

霍文山點頭道：「是的，我要趁機留在魚家莊，察看動靜，向前走！」

他一面說着，一面漸漸墮後，等到快來到了魚家莊的大門口時，他看到，在一列馬廐之前，有七八輛車子停着，有兩三個馬夫，正忙着鋤草刷馬，霍文山身形一閃，溜到了一輛馬車之後。

他的動作十分快，也沒有人留意他，在他身形閃開去之際，潛龍帮衆連頭也不回一下，仍然向外走去，他們來到了莊門口，魚家莊的莊丁，牽過馬來，他們也不上馬，有的牽了三四匹馬，有的空着手，以免被人看出，他們之間，已少了一個人了。

他們一湧出了魚家莊，向前行出了十來丈，才上了馬，向前疾馳地而出，轉眼之間，眼看已將上大路了，突然聽得路邊，「颼」地一聲响，一支利箭，激射而出，正射中在那持旗馳在最前面的人的胸前，那帮衆中了箭，低頭看去，明明看到了有一支箭刺進了自己的胸前，可是，他還是不能相信，那竟是事實！

然而，就在他一低頭間，只聽得一聲吶喊，兩邊林中，已各竄出了二十多人來

，那持旗的帮衆，身形一側，已自馬上直跌了下來。

當那些人自林中竄出來之際，其餘的帮衆，坐騎吃驚，一起人立了起來，當時就有兩人，自馬背上跌下，他們幾乎還未曾落地，自林中湧出來的那些人，刀劍齊下，那兩名帮衆，立時死去！

這時，只聽得那僞充帮主的帮徒大叫道：「住手，你們一定弄錯了，我們是來拜謁魚莊主的！」

那些人中，有人厲聲叫道：「正是奉魚莊主命，將你們盡皆留下！」

變生倉猝，潛龍帮的帮衆，在亂成一團之間，已然死傷了好幾個，這時，對方一叫出了這樣的話來，他們才明白事情凶險到了極點。

可是，當他們明白這一點時，又有兩人喪生了。餘下的人，衆寡懸殊，兀自苦門。那持旗的帮衆，中了一箭，跌下馬來，倒也沒有人再來理他，他還未曾死去，掙扎着站起身來，大叫一聲，手背向上一揚，在他的袖中，射出了十三枚寸許長短的小鋼鏢來。

那人這一手「劉海洒金錢」的暗器手法，可稱江湖獨步，十三枚小鋼鏢勁射而出，魚家莊中的人，登時倒了七八個，而且每一個人，皆是面門中鏢，就算不死，也只剩下半口氣了！

可是，那帮衆鏢才撒出，三四個人一起轉過身，向他撲了過來，「嗤嗤」兩柄長劍，已在他左脅下，一起刺了進去。

那帮衆口中鮮血狂噴，身子晃了晃，立時死去，那時，只有三名帮衆，還在苦門，其中有僞充帮主的那一個在內，可是對方的人實在太多，他們身上已帶了好幾處傷，眼看是支持不下的了。

果然，一下慘叫聲，又有一名帮衆，被一柄刀，將頭顱削去了半邊，另外一個，呆了一呆，幾柄刀一起砍了下來，連叫聲也未出，便自死去！

那僞充帮主的帮徒大聲厲叫，想衝開一條血路逃生，他一輪急攻，倒也被他逼退了七八個人，可是對方的人多，像潮水一般地湧了上來，他背後一連中了七八刀，血如泉湧，大聲的叫道：「魚家莊竟是個——」

他一聲呼叫未畢，「噗」地一聲，又是一刀，砍中了他的肩頭，他手中刀向前直擲而出，擲進了那人的腹際，二人一起大叫着，叫到了一半，便齊齊慘死！

那些人中，有的叫道：「快收拾了死屍，去稟告莊主，一個也未曾活着，全死了！」

他們以爲潛龍帮的人全死了，但其實却不然！

可以說，離開了魚家莊的潛龍帮衆，全在那一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突襲之中喪生了，他們的屍體，被拖進了林子，也立時有人向地上洒着泥土，將路面上的血漬，一起蓋了過去。

可是，魚家莊中的人却不知道有一個人，根本沒有離開魚家莊，是以也未曾中了埋伏。

那個人，就是閃身在馬車後面的霍文山。

如果霍文山和幫衆離開魚家莊，那麽半途中伏，對方的高手如此之多，他是不是可以倖免，眞個難說得很，然而此際，他躲在馬車後，却是很平靜。

他自然無法知道魚家莊外所發生的事，也絕料不到，他帶來的那一批帮衆，都已罹難。他只覺得魚家莊中，有說不出的古怪。從李青青被接進魚家莊起，一直到長肥二魔出現在魚家莊，這其中的一切，一定早經安排好的，他一定要探出個究竟來！

他在馬車後躲了片刻，便直起身，打開了車廂，躲進了車廂。

在車廂中，他可以更不必怕有人發覺他了，他舒服地坐了下來，伸着脚，他不時聽到有脚步聲來來去去，顯是魚家莊的莊丁在來回走動。

他準備等到天黑，才開始行事，魚家莊也可以說是龍潭虎穴，他是絕對馬虎不得的。

霍文山不時從車廂的門縫中，向外張望着，他等了一個多時辰，只見彭副總管帶着一隊莊丁，馳到了馬廐之旁吩咐道：「快套一輛車，有急用！」

那幾個馬夫答應着，牽了兩匹馬出來，竟牽到了霍文山藏身的那輛車前！

霍文山不禁暗暗叫苦，他在車廂中，一聲也不敢出，只聽得彭副總管在不斷催促，他這時如果突然自車廂中衝了出去，自然可以逃走，但是逃走之後，再要混進魚家莊來，却是極難了。

霍文山還未曾決定自己應該怎麽做時，只覺得車身震動，車子已被趕得向前疾馳而去，轉眼之間，便出了魚家莊的大門。

霍文山心中更是叫苦不迭，他忙自車後的窗縫中向外張望，只見彭副總管，仍然領着那一隊人，跟在車後面，看情形，像是去接什麽人似的。

霍文山心想，反正事情已到了這地步，急也沒有用，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車子一直向前駛着，約有一個時辰，才停了下來。

車子才一停下，霍文山又向外張望，只見車停在一所宏偉的大宅之前，彭副總管帶的人，一起下了馬，一行人推開門就走了進去，不一會四個人，用一張竹床，抬着一個人走了出來，彭副總管跟在後面。道：「小心些，將他弄進車廂，送回家去！」

霍文山身在車廂之中，在車子一停下來之際，他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麽所在，他只當自己沒有希望回到魚家莊去了，是以已準備奪門而逃，他準備一推開車門，先發上幾枚鋼梭，車外的人，必然張惶失措，那麽，對方的人雖然多，他求個全身而退，還是不成問題的。

他已經連鋼梭都抓在手中，一隻手，也已經要去推門了，這時候，他一面仍然向外張望着，一面却聽得彭副總管那樣吩咐。

也就在那剎那間，他的心中，陡地一動，心想那受傷的人不知是什麽人，車廂不大，他們抬上了傷者之後，一定不會再有什麽人留在車廂中，而車子又是要回魚家莊去的，自己可莫失去了這個機會。

他在剎那之間，改變了主意，回頭一

看，伸手揭起了車座板，在車座板下，有一個空位，勉強可以藏下一個人，霍文山忙鑽了進去。

他才一鑽進，剛將車座板放了下來，只聽得車廂的門，已被人打開，接着，便是一陣聲响，想是那張竹床，連着傷者，一起被抬進了車子來。

只聽得有人道：「妥了！」

而彭副總管叫道：「我們回莊去，你們各人記得，這件事，你們只當沒有參加，只當什麽人也未曾見過，就算互相之間，也不准談起，回到莊中各賞黃金十兩，如有洩漏，定殺無赦！」他的話一講完，他帶來的那些人，一起轟雷也似答應着，霍文山聽了，心中暗暗叫奇，心想那傷者是什麽人？何以行事竟如此秘密？

他聽到了車廂門被開上的聲音，車身又震動了起來，接着，蹄聲得得，車聲轔轔，車子又向前駛了出去。

這時候，霍文山最安全，自然是仍舊躲在車座板的下面不出來，可是他這時，心中的好奇，也到了極點，心知這件事，其中一定大有蹺蹊，他實在想看一看，那被魚家莊中人，由這巨宅中抬出來的，究竟是什麽人？

他先屏住了氣息，用心聽着，可是車廂之中，就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別說聽不到傷者的呻吟，簡直連傷者的呼吸聲也聽不到。

霍文山聽了片刻，心想，那傷者一定傷得極重，不然，不會躺在車廂中，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的。旣然傷者傷得極重，那麽自己又何不探頭出去看看？就算讓傷者發現了自己，諒他也不能大聲呼喚。

霍文山想到這裏，便慢慢地頂開了車座板來，他將車座板頂高了寸許，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那張竹榻，斜放在車廂之中。

這時，車行甚速，車廂也震得厲害，可是竹榻上的那傷者，却還穩穩地躺着，乍一看到這種情形，霍文山的心中，也不免奇怪，但是他立時看到，那傷者的身上，覆着棉被，然而在棉被之下，却有一道一道的蔴繩縛着，敢情那傷者是被縛在竹床上的。一看到了這等情形，霍文山的心中，更是訝異莫名，他將車座板頂高了些，整個頭都探了出來，這時，他自然也可以看清那傷者的臉孔了！

而當他看清了那傷者的臉容時，他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是他親眼看到的話，他實在是無法相信的，可是實實在在，被綁在竹床上的那傷者，不是別人，正是魚家莊的莊主魚如龍！

霍文山的心中，這時眞是亂到了極點，他才和他在魚家莊的大堂上見過面，接着，他就躲在馬車之中，而過了不多久，到了這裏，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於發生的事，實在太意外了，是以霍文山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

自然，他那一下驚呼聲，十分低微，但是，在車廂之中，却也可以聽得到。

竹床上的傷者，本來是閉着眼躺着，如同死人一樣的，及至霍文山發出了那一下輕微的「啊」的一聲，傷者才睜開了眼來。

霍文山想縮回頭去，已然來不及了，他只好停着不動，望着那傷者，那傷者也望定了霍文山，在傷者的臉上，現出十分難以形容的神色來，只見他的面肉，在不斷跳動，可見他心中，十分激動，而他的嘴唇，也在不斷掀動，看來像是想說些什麽，可是一點聲音也聽不到。

霍文山一看到這等情形，分明是傷者要對自己說些什麽，他略爲猶豫了一下，便由車座板下，鑽了出來，來到了竹床之旁，那傷者一看到他前來，嘴唇動得更是劇烈，終於發出了一下聲响來。

那傷者先發出了一下呻吟聲，接着，以極其微弱，而且不斷發顫的聲音道：「你……你不是他們一伙吧！」

霍文山忙點了點頭，傷者又道：「那你……你是什麽人，快告訴我！」

霍文山道：「在下是潛龍帮帮主霍文山。」

那傷者一聽得霍文山那樣說，立時現出極其痛苦的神情來，低聲道：「潛……龍……帮！」

他講了三個字，便閉上了眼睛，神情更加痛苦，而且不再言語。

霍文山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便不由自主，他知道那傷者本來看來分明是十分懇切地求助，但忽然之間，變成了那樣，自然是和趙小寶一樣，心中十分看不起潛龍帮之故了。霍文山冷笑了一聲，道：「朋友，潛龍帮從來不作傷天害理之事，不殺人越貨，不和人拚鬥，只是取埋藏地下無用之物，難道你們這些正人君子，就是看不過眼？」

那傷者又睜開眼來，道：「你知道我是誰？」

霍文山道：「我不知你是誰，但是我看你面貌，酷肖魚莊主！」

那傷者望着霍文山，又不出聲，霍文山沉聲道：「你若有什麽事，要霍某人帮忙的，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快到魚家莊了，你要是還不肯說，就沒有機會了！」

那人又呻吟一聲才道：「我……就是魚如龍！」

霍文山心中大奇，本來，他還想問，他若就是魚如龍，那麽，在魚家莊中的那個，又是什麽人？可是，他看對方上氣不接下氣的情形，分明多講一句話，就會早一刻嚥氣，是以他並沒有將心中的問題問出來，只是道：「你有什麽吩咐？」

那傷者一面喘着氣，一面急急地道：「你……請設法離去，沿魚家莊向南走，是走官道便可，去迎一位李……李青青李姑娘！」

霍文山一聽事情與李青青有關，心中一凜，忙又道：「見到她便如何？」

那傷者道：「你見了她之後，就告訴她，魚家莊之內，有了極大的變故，着她千萬不能到魚家莊去，千萬不可，快快到……關外去見黃老英雄！」

那傷者講完，又不住地喘着氣，可是看他的神情，不再那麽焦急，想是他以爲已然將話吩咐完畢，自然可以安慰自己一下了！

然而，霍文山聽了對方的話，却不禁啼笑皆非，因爲，李青青已經進了魚家莊，那傷者的說話遲了！

看那傷者的傷勢如此重，霍文山再不

忍心將李青青已然進了魚家莊一事告訴他，可是，那傷者自稱是魚家莊莊主魚如龍，而且又說魚家莊內有了大變故，那麼，李青青進了魚家莊之後，會遇到些什麼事，他一定是十分清楚的，而霍文山又正需要知道這些，是以他實在非要對方說明不可的！

他嘆了一聲，道：「閣下的話，已太遲了！」

那傷者倏地將眼睜了開來，道：「這……這是什麼意思？你這……」

他激動之極，是以往下說了一半，便難以爲繼，而且那一句話的聲音，也提高了不少，霍文山忙道：「你鎭定些，說話的聲音別太高，彭副總管就在車外！」

那傷者又掙扎着，問道：「究竟怎麼了？」

霍文山說道：「李姑娘已進了魚家莊，她進了魚家莊，便不知下落，我正是爲了此事，混進魚家莊中，希望查出眞相來的。」

那傷者望定了霍文山，雙目向上翻，看來像是立時就要昏了過去，霍文山忙道：「她進了魚家莊，會發生什麼事？你告訴我！」

那傷者道：「莊後廢院子……那廢院子——」

他才說了兩聲「那廢院子」，便聽得趕車的人一聲叱喝，人聲嘈雜，竟是已進了魚家莊，車子也停了下來，霍文山還想再問下去，可是車子已停，却叫他如何問得下去？他只好連忙縮回了車坐板下。

只聽得彭副總管在對人說：「去報告莊主，說我回來了！」

有一個人答應着，彭副總管又道：「趕到莊後去，別停在這裏。」

那趕車的一聲叱喝，車又向前駛去，霍文山忙又探出頭來，只見那傷者雙目緊閉，面如紙白，分明是已經昏死了過去！

霍文山的心頭，「怦怦」亂跳，直到現在爲止，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可以說，還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高手，魚家莊主，身受重傷，另外有人冒充了魚莊主，就這件事，已然駭人聽聞了，與這件事有什麼關連的，一定是一件震驚天下的大事！

霍文山又探出頭來沒有多久，車又停了下來，霍文山忙又躲了起來，只聽車廂門，隨即被人打開，那傷者連竹床，都被拉下了車去，等到他聽到又被關上的聲音，便連忙鑽出，在車廂的窗縫之中，探頭向外張望出去。

霍文山向外張望着，只見馬車是停在一幅圍牆之前，離兩扇門不遠。這時，四個人抬着那傷者，傷者的臉也被被子蓋住，進了那門，那四個人立時退出來，看來是一進去，立時將傷者放下的。

那四人退出之後，門也立時閉上，在外面加上了鎖，從門關上的聲音聽來，那兩扇門，竟是鐵鑄的。霍文山在門被打開的一剎間，一瞥間看到了門內的情形，是一個十分荒涼的廢院子！

霍文山的心中，陡地一動，莊後的廢院子，他一共聽有人兩次提到的廢院子，一次是在魚家莊的大堂之中，那個魚莊主，吩咐彭副總管，將肥魔帶到莊後的廢院子去，再一次就是那傷者——他也自稱是魚莊主——兩次說了莊後的廢院！

由此可知，魚家莊後的廢院子，一定和這一連串神秘莫測的事，有着極大的關連。

是以霍文山格外留意打量，只見那院子的門前，是有二十來人守着，而那院子的圍牆，看來像是特別高，絕不易攀越而進。

霍文山並未能打量多久，那四個人退了出來之後，馬車立時又駛了開去。霍文山深深吸了一口氣，仍然躲在車廂之中，不一會，馬車駛到了馬廐之旁停下，有人卸下了馬，却並沒有什麼人到車廂中來看一下，霍文山躲在車廂中，一直未被人發現。

他不時向外張望着，準備到了天黑才行動，可是等至天色黑了下來，他不禁叫了一聲苦。

只見整個魚家莊中，像是不知有多少敵人要打進來一樣，放眼望去，全是一隊一隊，高擧着火把，在來回巡邏的人，霍文山看了半晌，心想事到如此，不出去探聽一下，也是不行的了。

他輕輕的推開了車廂的門，好在馬廐中黑沉沉地，並沒有什麼人，他身形一閃，跳了出來，向前急奔了幾步，來到了馬廐的一端。

這時，有一隊人，擧着火把走來，霍文山閃身在牆下的陰影之中，那一隊人走了過去，並沒有發現他，霍文山的身手本來高強！一路閃向前去，居然未被人發現，不多久，他就看到那院子的高牆了。

在院子的門前，地上插着十來支火把，似有二十個壯漢守着，但是圍牆之旁却未見有人。

霍文山繞到了院子之後，向前疾奔了幾步，便已然背靠着圍牆站定，仰頭向上望去。

那圍牆足有兩丈來高，霍文山看了一看，便握了兩支鋼梭在手，身形拔起，向牆上插去，霍文山所用的鋼梭，乃是他在滇南時，挖掘一座古墳，所得的一百七十年玄鐵鑄成，鋒利無比，是以當他向李青青，趙小寶飛梭示警之際，長魔伸手抓梭，也着了道兒，這時候，他將九枝鋼梭用力一插，梭尖便陷在牆上穩住了身子，再插第二枝梭，就那樣，一級一級，向上攀去。

不多久，他已上了牆頭，伏了下來，在牆上向下看去，只見魚家莊中，燈火閃耀，到處全是擧着火把來回巡弋的人，霍文山心中，暗自慶幸自己未曾被人發現，他又轉向牆內看去，就着星月微光，可以看到圍牆之內，是一個院子，可是已然破敗不堪，連幾間房屋也是東倒西塌，說不出的荒涼。

如果不是霍文山早已看到那院子的大門外，有着極嚴密的防守，而且，也已看到彭副總管將受了傷的魚如龍，送到這裏來的話，他一定以爲那是一個廢院，心中也許不會覺得有什麼出奇之處。

但是，在經歷過那些事之後，再看到眼前的一片荒涼景象，眞使人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詫異之感。

霍文山不由自主，屏住了氣息傾聽着

，可是，他却什麼聲响也聽不到。

足足過了半盞茶時，看看院子中已沒有什麼動靜了，霍文山才湧身一躍，輕輕自牆頭之上，躍了下來，他落地之後，身形立時着地一翻，腰肢一挺，便自站直，可以說一點聲音也未曾發出來。

着地站定之後，他才聽到，在前面那一列房屋之中，傳來了一下凄厲之極的慘叫聲。

那一下慘叫聲的聲音，並不太高，可是却像針一樣，直刺入人的耳鼓之中，使得聽到的人，也不由自主，打上了一個寒顫。

霍文山本來已經一步向前跨出，那一下慘叫聲突如其來，使他身上一陣發麻，立時又站定了脚步，院子中十分靜寂，是以那一下慘叫聲，似乎也一直在寂靜之中，蕩漾不絕，霍文山定了定神，才依稀聽出，那一下叫聲，是從前面一間看來還完整的屋子中所傳出來的，而且，那聲音，聽來有點像是長魔所發出來的。

長魔乃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魔頭，他平時現身之前，總要撮聲長嘯，聲音也自駭人，但是若如這時他的慘叫聲比起來，却不知要差了多少，霍文山心頭忐忑不定，一時之間，決不定是不是要向前去。

霍文山站了片刻，那一下慘叫聲已完全靜下來了，他才深深吸了一口氣，提着氣，一步一步向前走去，霍文山並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尤其他潛龍帮，幹的是盜掘古墓的買賣，弄開古墓之後，照例先由他進入，千年古墓，陰森無比，霍文山的心中，也從未曾有過恐怖之感，但這時，他每向前踏出一步，內心的恐懼之感，便自增加一分，當他來到了離那間屋子，還有丈許遠近之際，他感到自己整個人，就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如果不是爲了他對李青青的印象如此深刻，那樣急於想知道李青青的安危，那麼，就算他知道，江湖馳名的魚家莊，已發生了重大的變故，他也一定不會再向前去，而立時後退的了！

他略停了一停，矮着身，繼續向前接近，連他自己也有點奇怪，他居然來到了那屋子的近前，到了窗前，他身形再矮，蹲在窗下，屋中是一片漆黑，他自然什麼也看不到。

但是，當他緊沿着窗口，蹲下身子來之後，他却可以聽到，在屋子中，一陣接着一陣的喘息聲，傳了出來，那種喘息聲，好像是由於一個肥胖之極的人，不勝負荷而發出來的。

霍文山聽了沒多久，就聽出那是肥魔發出來的聲音，從那種聲音聽來，肥魔分明是在經歷着十分的痛苦，他不但是在喘息，而且是在呻吟！

霍文山自然不會去關心長、肥二魔在身受什麼痛苦，但是這兩個邪道上的高手，竟會在這個廢院之中受苦，那也是他感到極度奇怪的事，他慢慢地直起身子來，手指在窗紙上輕輕一點。

隨着他手指的點出，窗紙上面就出現了一個洞，他立時湊眼上去，向裏面張望着。

屋中一片漆黑，開始的時候，他什麼也看不見，只不過肥魔所發出的喘息聲和呻吟聲，聽來更加眞切，漸漸地，他看到黑暗之中，有一點黝綠色的物事，正迅速地在向窗前移動着，霍文山還未曾想到那是什麼東西時，那一點黝綠色的光芒，已來到了窗前，也對準了窗紙上的破洞，和霍文山的眼睛，相隔不到兩寸。

也就在那一剎間，霍文山陡地明白了，那是一個人的眼睛，他在向內張望，那個人在向外張望，當霍文山明白了這一點之際，他心頭的駭然，簡直是難以形容，他想立時向後退去，可是在剎那間，他只覺得頭皮發麻，身子發僵，一步也挪動不了！」

霍文山僵立着，只見他面前的窗紙，突然無聲地碎裂了開來，成了無數碎片，那些紙片，向外飄飛而出，有幾片，拂在霍文山的臉上，竟使霍文山感到了一陣劇痛，就像是拂上臉來的不是紙片，而是鐵片一樣。

霍文山的心中，雖然驚駭之極，可是紙窗破碎，紙片飄拂，拂上面來，又使他感到了疼痛，這一切，霍文山也可以想到，那紙窗是被一個內功極高的高手，以絕頂內家罡氣震碎的！

可是，他却根本沒有機會再往下想，因爲紙窗一破，他就看到了那張和他隔得極近，相距只不過幾寸的臉，那是一種白慘慘，陰森森，可怖之極，鬼怪一樣的臉，霍文山見過各種各樣的死人，甚至見過數百年不腐的死屍，但是，只怕天底下，沒有一張臉，比眼前這張更可怕的了，而且，那張臉是離得他如此之近！

霍文山鼓起最大的勇氣，身形一閃，想向後退去，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一隻鳥爪也似的怪手，自窗中伸了出來。

那隻怪手的來勢，快絕無倫，自窗中一伸了出來，手指一緊，便已捏住霍文山的咽喉。

霍文山的武功頗高，絕不是泛泛之輩，可是他眼看那隻枯枝也似的手，自窗中伸了出來，他也從那隻手的來勢看出，是抓向他的咽喉的，可是他竟然避不開去！

他並不是沒有躲避，當那一隻手，向他的咽喉抓來之際，他的身子向後一仰，眼看已經可以避開那一抓的了，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格格」一下响，那自窗口伸出來的手臂，竟在突然之間，長了半尺，手指仍然像是鐵鉗一樣，鉗住了他的咽喉！

霍文山的咽喉一被捏住，急切之間，他右手揚起，手中的那柄鋼梭，向前疾刺而出，刺的就是那怪人的面門，那一刺的去勢，也凌厲非凡，可是那怪人一張口，口中參差不齊、白森森的牙齒，用力一咬，已然將鋼梭的梭尖咬住，緊接着，霍文山只覺得喉頭一緊，整個人已被提起來，拖進了窗子。

在那一剎間，霍文山只想到一點，他在想，自己遇到的一定不是人，而是什麼鬼怪，人那有那麼高的本領？然而，霍文山也沒有機會去證實那個怪人究竟是不是人，因爲他在被提進屋子之際，只聽得他自己的身子，擠破窗框發出了聲音，和一陣令人身心俱凉的怪笑聲，接着，他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像是四肢百骸，一起散了開來一樣，昏死了過去。

× × ×

趙小寶的臉，貼在冰凉的石台之上，他在清醒過來之後，最先的感覺，就是那一片冰凉，然後，他撑着身子，慢慢站了起來。他扶住了石壁，喘了一口氣，古墓之中，清凉而陰森，他立時記起了所有發生過的事，他的心中，也立時只想到了一點，到魚家莊去，李青青在魚家莊出了事，自己一定要到魚家莊去。

他扶着石壁，向前走着，走出了十來步，他發現自己比和霍文山發生爭執的時候，那種站都站不穩的情形，好了許多，看來霍文山給自己服下的傷藥，十分靈效，趙小寶自然不知道，霍文山離去，他昏了過去，躺在古墓之中，至少已有一個對時了，他不再扶着石壁，加快脚步，自甬道之中，走了出去，不多久，一股風撲面而來，他身形一矮，已出了古墓，只見星稀雲淡，是深夜時分，古墓之外，插着許多火把，有很多潛龍帮衆在，有的正在睡覺，有的則在輪值。

趙小寶到了外面，站了一站，立時有兩個帮衆，向前走來，躬身道：「趙鏢頭有何吩咐？」

趙小寶「哼」地一聲，道：「你們帮主呢？」

那兩個帮衆，面有憂色，一個道：「帮主帶着十來個本帮弟兄，到魚家莊去了，至今未回！」

趙小寶怔了一怔，問道：「他去了多久？」

那幫衆又道：「足有一日夜了！」

趙小寶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心中仍然瞧不起霍文山，他這麼關心的，也不是霍文山如何，而是担心讓霍文山解了李青青的圍，那麽，他就少了一個親近李青青的機會了！任何人到了極想得到某一樣東西時，總會變得極其自私，趙小寶也不能例外！

是以他立時道：「有健馬麽？給我一匹！」

那兩個帮衆忙道：「有，請稍待！」

他們兩人走了開去，不一會，就牽了一匹馬過來，趙小寶也不說話，自一個帮衆的手中，奪過了韁繩，翻身上馬，向前馳去。

蹄聲不絕，一會便馳上官道，趙小寶想起自己和李青青一起經過這裏，李青青下車，看到潛龍帮的令牌，和他相對時的情景，心中更起了一片莫名的悵惘，他略停了一停，一直向前，疾馳了出去，一口氣馳出了十來里，才慢了下來。

因爲他看到前面路上，有三點火光，正在迅速地向前移動着，分明是有三個人在趕夜路。

趙小寶勒定了馬，那三騎來得好快，才聽到蹄聲，人馬已然到了近前，馬上的三人，顯然也看到趙小寶，也一起勒定了馬，那三騎才一停下，趙小寶一眼便望見，三騎之中，正中的一匹馬上，騎的是一個神威凜凜的老者，那老者身形高大，比旁邊兩個中年人，足足要高出一個半頭，在他的背上，掛着一柄單刀，連鞘足有半尺來寬，七枚金光閃閃的金環，露在鞘外，趙小寶認出，那聲者不是別人，正是神刀黃英傑，魯東雙雄之一雄。

趙小寶一看到了黃英傑，心中不禁大喜，忙叫道：「黃老英雄！」

他一面叫着，一面便策馬迎了上去，待他馳到了近前，只見黃英傑的面色鐵青，喝道：「趙鏢頭，李姑娘呢？」

趙小寶看到黃英傑的面色如此難看，而且對他疾言厲色，他也不禁一怔。

但是，他立即道：「李姑娘到了魚家莊——」

他下面的話，還未曾說出口，黃英傑便發出了霹靂也似，一聲大喝，趙小寶傷勢未曾痊癒，他和黃英傑又隔得近，那一下大喝，直震得他的耳際「嗡嗡」响個不停，一時之間，張大了口呆得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而黃英傑則就在那一下大喝之際，手向背後一探，「錚」地一聲响，刀已出鞘，刀上的七枚金環，抖在手中，發出了驚心動魄也「嗆嗆」聲來，他一面抖着刀，一面又大喝一聲道：「我安排得再妥當也沒有，是你硬要保護李姑娘，如今李姑娘何在？」

趙小寶心中又急又怒，道：「李姑娘確然是進了魚家莊之中！」

黃英傑厲聲道：「我說明白了，也叫你死了這條心，我才從魚家莊來，魚莊主說他等了一天，也未見李姑娘的踪影，你將李姑娘怎麽了，說！」

趙小寶一聽，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和江湖馳名的魚家莊莊主比，他趙小寶算是那一號的人物？神刀黃英傑自然相信魚如龍的話，而不會相信他趙小寶的話的！

當趙小寶想到了這一點之際，他的心中，一陣冰凉，簡直無法再向下想去，他只得怔怔地道：「你以爲我將李姑娘怎麽了？」

黃英傑又是一聲虎吼，道：「是你見色起意，害了李姑娘！」他一言甫畢，手中的大環金刀，已然挾着勁疾的破空之聲，向趙小寶迎面砍下！

趙小寶在那剎間，別說他心中焦急驚怒紛集，根本無法還手，事實上，就算他完全未曾受傷，小心預防的話，只怕也架不住黃英傑那力可千鈞的一刀！

剎那之間，只見刀向下沉，趙小寶突然之間，只覺得眼前一黑，「哇」地一聲，一口鮮血，疾噴而出，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在黃英傑兩旁的那兩個中年人，各自一聲吆喝，長劍倏出，劍成交叉，架住了黃英傑的那一刀，齊聲道：「黃老英雄且慢，趙鏢頭不是這樣的人！」

當那兩個中年人架住了黃英傑的這一刀時，刀離趙小寶的頭頂，不過寸許！

趙小寶噴出了一口鮮血之後，在馬身上坐不穩，也倒栽了下來。

那兩個中年人一架住了黃英傑的大環金刀，趙小寶便自馬上跌了下來，倒令得黃英傑等三人怔了一怔，那兩個中年人失聲道：「他已受了傷！」

黃英傑「哼」地一聲道：「李青青的武功，本就不弱，他原也沒有那麽容易，就佔了便宜去！」

聽黃英傑的說法，竟還是一口咬定，李青青不知所踪，是趙小寶玩的花樣。那兩個中年人中的一個道：「黃老英雄，趙

鏢頭爲人本性爽直，我看這其中，一定另有曲折，還是問清楚了的好！」

黃英傑性烈如火，一路前來，突然不見了李青青的蹤跡，又聽出趙小寶在到了地頭之後，不肯將李青青交與別人保護，仍由他護送到底，早已認定了他不是好人，此際仍是憤然。

而那兩個中年人，爲人却十分細心，他們剛才雙雙出劍，能架住了黃英傑的一刀，兩人的功力深厚，也由此可見。這兩人，乃是中州的大俠，合稱中州雙劍，年長名柏長青，年輕的那個，叫作彭松柏。這兩人是師兄弟，劍術超羣，聲名顯赫，是黃英傑特地請來相助的。

這時，中州雙劍說着，便一起翻身下馬，來到了趙小寶的身邊，將趙小寶扶了起來，黃英傑仍然在馬上，氣呼呼地抖着大環金刀。

趙小寶雖然倒栽下馬來，但是並未曾昏過去，中州雙劍將他扶了起來，他一面喘着氣，一面便道：「黃老英雄，你不能含血噴人！」

黃英傑冷笑一聲，道：「倒變成我含血噴人了，我問你，李青青呢？」

趙小寶一口氣嚥不過來，幾乎又一口鮮血噴了出來，但是，他却知道，現在決不是生氣的時候。如果不將事情說明白，自己這一輩子，如何再在江湖上行走？是以他連連喘着氣，將發生的事，大略說了一遍。

等到趙小寶說完，黃英傑仍然瞪大了眼睛，趙小寶所說的一切，簡直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但是看得到小寶身受重傷，却又不是假的，中州雙俠沉吟片刻，道：「趙朋友，你這番話，頗難令人入信，不知有誰可以作證？」

趙小寶本來是極不願意提起霍文山的名字來的，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却也無可奈何，是以他只得道：「潛龍帮主霍文山，對這件事的始末，知之甚詳。」

中州雙劍一聽得「潛龍帮」三字，便已然皺起了眉頭，他們自然是和趙小寶一樣的心理，心中根本瞧不起潛龍帮，是以他們的聲音，也顯得十分勉強，道：「那麽霍文山在何處？」

趙小寶道：「我在魚家莊前，受了傷，被他……帶了出來，據他手下說，他昨日帶着人到魚家莊去，但是至今未回！」

中州雙劍轉過頭來，道：「黃老英雄，照看，這件事，還是要到魚家莊去，才能弄得明白！」

黃英傑憤然道：「魚莊主是我數十年相知的好友，他如何會騙我！」

趙小寶氣憤難平，厲聲道：「我所說的話，若有一句是假，叫我天打雷劈，五馬分屍，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黃英傑對趙小寶所說的一切，本來是絕不相信的，但是當趙小寶罰下了如此的毒誓之後，他也不禁聳然動容，說不出話來。

中州雙劍道：「趙鏢頭，你可敢跟我們一起到魚家莊去對質麽？」

趙小寶立時道：「有什麽不敢？我本來就要到魚家莊去，去找青青姑娘！」

中州雙劍不再說什麽，只是望定了黃英傑，黃英傑沉聲道：「走，再到魚家莊去！」

他是個性急之人，話一說完，一提韁繩，已然掉轉馬頭，向前馳出，中州雙劍將趙小寶扶上了馬，三馬並馳，也一起向前馳去，他們一路急馳，在路上誰也不說話，到了天色將明時分，已然來到了直通魚家莊的那一條直路口子上，只見火把照耀，在兩旁的林子中，湧出了不少人來，爲首一個，正是彭副總管。

彭副總管領着魚家莊的莊丁，迎了上來，看到了黃英傑，像是不勝訝異，道：「黃老英雄，何以去而復返？」

黃英傑冷哼一聲，實在，連他也說不上爲什麽去而復返的道理來。中州雙劍策馬上來，道：「彭副總管，認得這位朋友麽？」

他們兩人一面說，一面向趙小寶一指，趙小寶看到了彭副總管，早已怒目圓睜，面色鐵青。可是，彭副總管却若無其事，道：「這位朋友，可面生得很。」

趙小寶一聲怪叫，握手緊揑着拳，揑得指節骨格格亂响，若不是他重傷未癒，只怕就撲了過去，柏長青向趙小寶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他別出聲，仍是面帶笑容，道：「彭副總管來魚家莊多久了？我們兩人，以前曾來過幾次，却未見到閣下！」

柏長青這句話一出口，黃英傑也不禁「啊」地一聲。他來魚家莊的次數更多，最近一次，還不過是去年的事，他以前却未曾見過這個彭副總管！

彭副總管見問，淡然一笑，道：「在下一向在關外養馬爲業，蒙魚家莊主青睞，是以才進關來的，只不過只是三個月之前的事！」

黃英傑等人，都「哦」地一聲，一時之間，也找不出什麽破綻來，可是心中的疑惑，却也不免增多了幾分，因爲，像魚莊主那樣聲名顯赫的大俠，請了一個副總管，決不可能是個來歷不明，絕無所聞的人！

黃英傑沉聲道：「我們要見莊主，請帶路！」

黃英傑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他這時說話，簡直已然是吩咐彭副總管了，彭副總管答應了一聲，早有莊丁自林中牽出馬來，他上了馬，帶着四人，直向魚家莊馳去，到了莊中，東方正現出了一綫曙光，一行人到了大堂中坐定，不一會，魚如龍走了出來，神情訝異，一進來就道：「黃老兄，有什麽急事？」

黃英傑皺着眉，道：「魚莊主，李青青究竟是不是在你莊中，你要照實說！」

魚如龍怔了一怔，才說道：「這是什麽話？要是李姑娘在我處，我將她吃了不成？」

中州雙劍道：「趙鏢頭說李姑娘已在貴莊！」

魚如龍却像是根本不認得趙小寶一樣，道：「那一位趙鏢頭？」

趙小寶厲聲道：「不認得我麽？」

魚如龍這才轉過頭來，冷冷地向趙小寶望了一眼，搖了搖頭，分明表示不認得趙小寶！

趙小寶急怒反加，一時之間，面色變白，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黃英傑沉聲道：「魚莊主，我們和李

鬼槍，全是多年至交，你也該知道青青的來歷，這事非同小可，絕不是隨便鬧着玩的。青青若在你莊上，快請她出來，由我送她出關外，莫躭擱了！」

魚如龍攤着雙手，道：「老黃，你究竟是聽了誰的挑撥，竟這樣來責難我？」

黃英傑和中州雙劍，雖然心中有點思疑，但是也覺得單憑趙小實的一面之詞，實在很難追究下去，是以他們也實在無話可說，就在他們悶住了無聲可出之際，突然有一個莊丁，慌慌張張，走了出來，道：「莊主，夫人自盡了，內宅亂成了一團，快請進去！」

那莊丁慌忙闖進，也未曾發現有外人，及至話說出了口，才呆了一呆。

這時，黃英傑、中州雙劍，一聽得那莊丁如此說，也大是驚訝，魚夫人也是武林世家之女，早年聲名頗著，嫁人之後，便不離魚家莊半步，是個十分賢淑的女子，忽然之間尋了短見，如何不令人驚訝？

黃英傑失聲道：「嫂子何以尋了短見？」

魚如龍在一呆之後，頓足說道：「這，這是從何說起？各位請稍待，我進去看看！」

黃英傑忙道：「我們一起去！」

魚如龍道：「內外有別，各位還是留步。」

黃英傑怒道：「放屁，嫂夫人也死了，還有什麼別？我又不是第一次進內宅，你是急胡塗了？」

魚如龍一呆，才道：「好，大家一起去瞧瞧！」

一行人，連趙小實在內，急急向內宅走去，不一會，到了內堂，只見僕人丫環，亂成了一團，魚如龍才一走進，就有好幾個人叫道：「夫人懸了樑，還沒有解下來，唉，祇怕氣絕多時了！」

魚如龍推開衆人，直來到臥室之中，衆人跟在後面，其時，天色已然大明，魚如龍等人一走進，就看到魚夫人懸在樑上，面皮也轉黃了。

黃英傑大叫，道：「嫂子，你何事看不開？」

中州雙劍在一轉臉間，只見牆上留着八行字，寫的乃是「速葬我於莊後，我既已死，望勿再加害我夫，爾等陰謀，天衣無縫，奪利可恕，假冒我夫，壞我名譽，必遭天譴！」那幾行字，正是魚夫人的絕筆。中州雙劍看了，立時互望了一眼！

這時，魚如龍已走向前去，將魚夫人自樑上抱了下來，並未看到牆上的題字，柏長青伸手在黃英傑的肩頭之上，輕輕一拍，黃英傑轉過頭去，也看到了牆上的題字，他心中陡地一動，立時道：「魚兄，你看！」

魚如龍抬起頭來，當他也看到牆上的題字時，他的面色，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柏長青和彭柏二人，已各自散了開來，連黃英傑在內，三人已成鼎足之勢，將魚如龍圍在中心。

魚如龍面色青白不定，勉強乾笑着，道：「這是何意？」

柏長青一聲冷笑，道：「那還不明白麼？你不是魚如龍，你是什麼人？」

魚如龍苦笑着，說道：「這種時候，你開什麼玩笑？我不是魚如龍，却是什麼人？」

他一面說着，一面攤開了手，作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可是在突然之間，只見他雙手一翻，陡然之間，金光閃耀。「嗤嗤」一連串，四枚金錢鏢，分兩邊射出，直射向中州雙劍的面門！

魚如龍的這一下出手，不但快到了極點，而且，動作突兀，出人意料，中州雙劍離得他又近，實在是萬萬難以躲得過去的！

但是，中州雙劍畢竟武功極高，再加上他們在看到了牆上魚夫人的絕筆以後，心中已知道，事情蹊蹺到了極點，早已有了戒備，是以四枚金錢鏢電射而至，柏長青身形陡地一矮，兩枚金錢鏢，在他頭頂寸許處掠過，「拍拍」兩聲，釘在壁上。

而彭松柏手一揚，便去接鏢，柏長青叫道：「師弟小心，鏢上有毒！」

那四枚金錢鏢飛出之際，雖是金光閃耀，但是在金光之中，夾雜着一種青森森的光芒，會家眼中，一望便知，鏢上含有劇毒，是以柏長青才出聲警告，彭松柏立時道：「不怕！」

他那兩字才一出口，「叮」地一聲響，兩枚金錢鏢，已被彭松柏伸手捏住，他手指捏在金錢鏢的中心，可以看到，金錢鏢鋒銳的邊緣上，有着一重青色，正是曾淬過劇毒。

彭松柏一接鏢在手，立時道：「看！這是什麼人使的毒藥暗器？」

黃英傑一面抖刀出鞘，一面厲聲道：「長白飛魔！」

黃英傑是何等樣人物，可是這「長白飛魔」四字一出口，連他的聲音也不免有點異樣，他刀尖向前，指定了魚如龍。魚如龍的神情，反倒十分鎮定。

這魚如龍一出手，發出了四枚淬毒的金錢鏢，那自然已經證明他決不是魚家莊莊主，而是假冒的了。事情在突然之間，急轉直下，發展到這一地步，在一旁的趙小實也不禁目瞪口呆！

黃英傑刀尖一指向前，中州雙劍的劍也已出鞘，三大高手，圍住了魚如龍，衆僕人、丫環，更是呆若木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那假魚如龍却神色鎮定，冷冷地道：「三位既知是他老人家，他老人家正在莊上，你們還不走，莫非還要等他現身麼？」

魚如龍這一句話出口，那些僕人丫環，自然不知究裏，但是闖進魚家莊來的四個人，却只有趙小實一人，在驚恐之中，仍然面有怒容，神刀黃英傑、中州雙劍、乃是何等高手，一聽之下，竟是面色煞白，驚駭之極，黃英傑的刀向前指，本來已要出招，可是，在那魚如龍的一喝之下，黃英傑已然伸出去的手，又緩緩縮了回去，刀尖向地，神色不定，竟像不知如何才好，中州雙劍，也是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趙小實看到了這等情形，又驚又怒，厲聲道：「三位，他們已經害了魚莊主，怎麼還不出手？」

他重傷未癒，氣血上湧，這時厲聲一喝，口角和鼻孔之中，都隱隱有了血絲滲了出來，以致他的神情，看來更是獰厲之極！

照說，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黃英傑和中州雙劍，無論如何都應該出手的了！

而事實上，他們三人，也決不是不想出手，他們已經明白了，在魚家莊發生的是什麼事。在魚家莊發生的，可以說是武林之中，震天動地，駭人聽聞的千古奇案，有人假冒了魚莊主，眞的魚莊主顯已被囚，而魚夫人羞憤自盡，出了那樣的大事，像黃英傑和中州雙劍那樣的大俠，焉有置之不理，袖手旁觀之理？

可是，他們這時，却仍然木立不動！

那是因爲「長白飛魔」這四個字，實在太駭人了！尤其當他們聽出，長白飛魔竟就在魚家莊上的時候，他們只感到背脊之上，陣陣發涼！

普天之下，能令得這三大高手，有那樣恐懼感覺的人，可以說只有一個了，而這個人，恰好是長白飛魔，那近數十年來，行踪詭秘，武功絕頂，所向無敵的邪道之中的第一高手！一想到了長白飛魔，三位大俠的豪氣，登時挫了大半截！

黃英傑等三人呆住了不出聲，趙小實看看情形不對，又想大聲的叫喚時，一股氣湧上來，塞住了心口，雖然張大了口，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而那假冒的魚如龍則冷笑着，道：「黃老英雄，這本是你們多事，要是早相信了我的話，不再回來，不是什麼事也沒有了麼？」

黃英傑像是想笑上幾聲，可是自他喉間發出來的那種苦澀之極的聲音，却更像是哭聲，他道：「原來……原來他……他離開了長白山，那麼，李鬼槍——」

黃英傑的話還未曾講完，那魚如龍已冷笑着，道：「你明白就好，你想想，鬼槍李英祺是何等人物，不是他老人家親臨，如何會自戕？你也不是不知道李青青的來歷，還嚕嗦什麼？」

神刀黃英傑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他剛才進來的時候，對彭副總管大聲叱喝，氣勢非凡，也不失爲一代大豪的氣度。可是此際，那魚如龍對他疾言厲色地申斥着，就將他當作後生小子一樣，黃英傑除了諾諾連聲之外，竟然一點反抗也沒有。

那魚如龍搶白了他的話，他也不接下去說，等對方一講完，他便拱了拱手道：「他既然離開長白山，必有妥善安排，原不必我們再多事，就此告辭！」

黃英傑「就此告辭」四字一出口，中州雙劍也忙道：「後會有期！」

看來，他們三人，唯恐走慢了一步，就會遭到什麼大災禍一般，趙小實本來就險險乎昏了過去，看到這等情形，更是眼前陣陣發黑。

這時，黃英傑和中州雙劍三人，一面說着「就此告辭」，「後會有期」，一面身子已在向後退去，只有趙小實仍然倚牆而立，一動不動。趙小實自然不想退，他是想向前撲出去，只不過他身受重傷，退也沒有力退，向前撲去，更是在所不能。

黃英傑等三人，退了幾步，已到了門口，那魚如龍才道：「三位現在要走？難道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氣麼？」

黃英傑等三人，神色本就難看，這時，更是泛上了一層死灰色。柏長青清了清喉嚨，才道：「相煩上覆，我們決不洩漏他的行踪！」

原來長白飛魔許多怪行之中，有一項極爲特別，就是最不喜歡人家知道他的行踪，除了他的幾個親信之外，若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必定殺以滅口。黃英傑等三人，自然是知道這一點的。

那魚如龍一聽得柏長青如此說法，便「呵呵」笑了起來，道：「要相信他人的話，實在太難了，這樣，三位也是在武林中大有來歷的人物，我也不能自行決斷，還是請三位去見見他老人家吧！」

黃英傑等三人，本來心中極其驚駭，但是也總當自己若是什麼都不管，總還可以得個全身而退，他們的心中，也都知道，自己這一次，就算能夠安然退出魚家莊去，也必然找個人跡無法找到的去處，去避上三年五載，以免被長白飛魔忽然找上門來，可是此際，那魚如龍的每一句話，都是咄咄逼人，他們是走不掉了！

一想到了這一點，他們三人，全是一般心思，剎那之間，他們都想到，那魚如龍雖說長白飛魔在，但是長白飛魔却迄未現身，而那魚如龍的武功看來雖高，但是若是三人合力，那麼，一出手就可將之擊退，若不趁機進招，立時後退，此機一失，只怕再難出魚家莊了。

三人心思相同，互望了一眼，只不過在電光石火之間，黃英傑首先發動，一聲悶哼，大環金刀，帶起「呼」地一股勁風，迎頭劈下！

黃英傑刀一挺出，柏長青和彭松柏兩人，兩柄長劍，也各自帶着勁風，一左一右，疾刺而出！

他們三人，心中雖然驚駭莫名，但是他們都知道，此際出手一擊的結果，將影響他們自己的生死，是以那突如其來的一招，可以說是他們三人，畢生功力之所聚，他們本是一等一的高手，出手之迅疾，狠猛，自是不言可喻。那魚如龍也是自信太過，以爲借長白飛魔的名頭，可以令得任何人爲之懾服。他却不知道，在一流高手之前，長白飛魔親臨，和只提及長白飛魔的名頭，其間有極大的不同之處。

他的言語，將三人逼急了，只有逼得三人急欲逃生，想不到反向他出手！

這兩劍一刀，疾攻而到，剎那之間，那魚如龍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中州雙劍的兩柄劍，劍走輕靈，後發先至，「噗噗」兩聲響，已刺進了他的雙脅。那魚如龍發出了一下駭人之極的厲叫聲來，雙臂一振之下，已然將中州雙劍，各自逼開了一步！

然而，也就在那一剎那間，黃英傑的大環金刀，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劈了下來，正劈在他的前額中心，將他的頭顱，劈成了兩半。

那魚如龍的頭顱一被劈開，他的面皮，便向兩旁，捲了開來。原來他的臉上，戴着一個人皮面具，這時頭被劈成兩半，那面具也跟着被割開了。

然而，那魚如龍面上的人皮面具，雖然脫落，他的本來面目，也無法認得清了，人頭被齊中劈開，那種血肉模糊的慘狀，自不待言。

而黃英傑、中州雙劍三人的動作也眞

快，他們一招得手，那魚如龍臨死前的一下慘叫，似乎尚在半空之中蕩漾，他們三人，已然各自帶起一陣烈風，疾退出了門口。他們三人的退勢實在太急，撞得在門口的幾個僕人，一起向外跌了開去。

而直到他們三人退出了房門，那魚如龍的身子，才晃動了一下，跌倒在地！

趙小寶勉力定了定神，在這片刻之間所發生的事，來得實在太突兀，太意外了，以致他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噩夢中，他簡直無法接受，那是事實。

然而，他立即就知道，黃英傑和中州雙劍走了，他們再不會管李青青的事了，不但他們不會管，只怕普天之下，也不會再有什麼人出頭來管李青青的事了，但是他不同，他要管，因爲他是那麼深切地愛着李青青。

趙小寶一想到這一點，只覺得熱血上湧，他陡地叫了起來，道：「長白飛魔，你在那裏，你將李青青怎麼樣了，快讓她走！」

趙小寶一面叫着，一面口中不住地噴着鮮血，眞是慘烈之極！

而就在他叫了幾聲之際，只聽得他的身後，有人冷冷地道：「你叫什麼，我就在你的後面！」

趙小寶雖然已豁了出去，只求一死，也要使李青青得以安然，可是猝然之間，聲音起自他的背後，他也不禁全身一陣發涼！

他本是靠牆而立的，在他的背後，絕不可能有人，而他在大聲叫喚時，曾向前踏了半步，背後有了一點空隙，但就算背後有了一點空隙，要說是有什麼人，就在那一剎間，到了他的背後，那也是絕無可能的事。

然而，那陰冷的話聲，却又在他的背後傳出！

趙小寶立時轉過身去，可是當他轉過身去的時候，他却並沒有看到什麼人，他只看到一條灰白色的人影，如鬼似魅，一閃即逝，向門外掠了出去，去勢之快，簡直難以形容。那人影才一掠出，便聽到了黃英傑和中州雙劍齊齊驚呼聲！

趙小寶跌跌撞撞，向外奔了出去，門外是走廊，走廊之外是後園，黃英傑及中州雙劍三人，已然掠到了假山之前，只消身形拔起，就可以躍出園牆了，而這其間，趙小寶只不過叫了兩句話而已，三人的身法之快，於此也可見一斑。

但是這時，他們三人却停在假山石前，並未曾再向前去，他們三人却抬着頭，望着站在假山石上的一個人，那人，穿着一身灰白色的衣服。

趙小寶在乍一見到那人的時候，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離得遠，還看不清那人的臉面，可是那人的身形，他却是記得的，那就是剛才他一轉身間，向外疾掠而出的那條灰白色的人影！

然而，那實在令人難以相信的，那人竟能在如此快的時間內，趕過了黃英傑等三人，掠上了假山石。

趙小寶喘着氣，在走廊中倚柱站着，只見彭副總管也已掠到了後園之中站定，黃英傑、中州雙劍三人，各以兵刃指住了假山石上的那人，而假石上的那人，發出了一陣難聽之極的怪笑聲，道：「怎麼，你們三人，難道還想和我動手麼？」

一聽得那人口出狂言，趙小寶的心頭，不禁怦怦亂動，不問可知，敢向黃英傑如此說話的，那一定是第一魔頭，長白飛魔無疑。

只見黃英傑等三人，後退了一步，身形微矮，全神貫注，分明精神緊張到了極點，只聽得黃英傑說道：「我本來就準備將青青送到關外去的，你來了，那就更好了！」

趙小寶這時，心中已隱隱想到，李青青和長白飛魔這個大魔頭，好像有着什麼特別的關係，但那一定是一個極大的秘密，連黃英傑這時，也是語焉不詳。

長白飛魔仍然冷笑着，道：「你別來賣乖了，誰不知道你是怎樣的貨色。」

他一面說着，一面身形一飄，從丈許高下的假山石上，飄了下來，他向下飄來的勢子，奇特之極，就像是他整個人，只是一片枯葉，身在半空中的時候，竟像是要被風吹了開去一樣。

他一落地，中州雙劍突然怪叫了一聲，兩柄長劍，一左一右，又疾攻而出。這一招，乃是他們兩人的絕招，喚着「左右逢源」，剛才那魚如龍，就是傷在這一招之下的，這時他們猝然發動，也可以說是突兀之極，可是，長白飛魔豈同等閒，他雙手一張，明明他是一雙空手，但是手伸處，已將兩柄長劍抓住。

長白飛魔一抓住了長劍，順手一抖，「拍拍」兩聲响，中州雙劍的兩柄長劍，已齊中斷折。中州雙劍二人，身子向後疾退了開去，長白飛魔手再一揚，抓在他手中的兩柄斷劍，飛射而出，「噗噗」兩聲，刺進了中州雙劍的面門，劍光竟從腦後直透了出來！

中州雙劍兩人後退之勢極快，而他們又是一被斷劍刺中，便立時死去的，是以兩人雖死，但是後退的勢子，仍然未止，竟又退出了七八步，方始倒地。這最後的七八步，分明是他們已然死了，再向後退出的，那情景，眞是詭異可怖，到了極點，趙小寶站得雖遠，但是也覺得一股涼意，自頂至踵而生，不由自主，打了幾個寒戰！

只見神刀黃英傑，站在假山石前，一動也不動，猶如泥塑木雕一樣。

要知道黃英傑絕不是等閒人物，他一柄大環金刀，出神入化，少遇敵手，他在武林中的地位也極高，這只是視乎他能調動各路英雄，依他之命，護送李青青北上，也可見一斑了。

然而這時，趙小寶雖然看不到他的身子發抖，却聽得他手中的大環金刀上面的金環，在不住相碰，發出一連串密集的「錚錚」聲來，若不是他的手正在發抖，何以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只見長白飛魔微微抬起了頭，望定了黃英傑，陰惻惻地道：「輪到你了！」

黃英傑突然大聲喘息了起來，他的透氣聲，遠在十來丈開外的趙小寶，也可以聽得到，他一面喘着氣，一面道：「當年的事，實實在在，與我是無干。」

長白飛魔「桀桀」冷笑了起來，他的聲音，難聽之極，他一面笑着，一面向黃英傑漸漸逼近，當他來到了離黃英傑只有五六尺之際，黃英傑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形閃動，向後疾退了開去。

黃英傑向後退出的勢子，可以稱得上快絕，一閃之下，已然退出了五六丈，可是他快，長白飛魔却比也更快，長白飛魔簡直就像是黃英傑的影子一樣，黃英傑疾退出五六丈，還未站定，長白飛魔已在也的身前站定。

黃英傑和長白飛魔二人，一個後退，一個逼近，等到他們的身形略凝之後，離得趙小寶也近得多了，趙小寶也直到此際，方始看清長白飛魔那張可怖之極的臉孔，那是一張看了一眼之後，令人再也不想看第二眼的臉，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却又令得趙小寶不能不圓睜雙目，向下繼續看下去。

長白飛魔一逼到了黃英傑的身前，黃英傑又發出了一聲大叫，他那一聲大叫，像是他在驚駭欲絕之下，絕望的呼叫聲，又像是他已豁了出去。隨着他那一聲怪叫，刀光一閃，他手中的大環金刀，已然劈頭劈腦，向着就在他身前的長白飛魔，硬砍了出去！

那一刀，眞是又快又準，趙小寶在剎那間，心想長白飛魔避開這一刀，倒也不是易事。

可是，就在趙小寶意念未絕之際，只見刀光一閃間，人影跟着一閃，長白飛魔人已不見，由於長白飛魔的身形，實在閃動得太快，以致在一旁觀看的趙小寶，也未曾看到長白飛魔究竟閃到了何處，遑論正在動手的黃英傑了。

黃英傑一刀砍空，立時收住了刀勢，這時候，趙小寶已然看到，長白飛魔的身形一轉，已轉到了黃英傑的背後，手伸處，已向黃英傑背後抓去，黃英傑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上一挺，長白飛魔鳥爪也似的五指，已經深深陷入黃英傑的臂肉之中，緊接着，手臂向上一提，竟將黃英傑硬生生提了起來！

黃英傑人在半空之中，手脚軟弱，手中的大環金刀，也「嗆啷」一聲，跌到了地上！

長白飛魔提着黃英傑，自黃英傑的喉間，發出一陣可怕的呻吟聲來，長白飛魔冷冷地說道：「你去對她將早年的事說一說！」

黃英傑額上的汗，一顆顆沁出來，汗珠不住向下滴着，甚至於可以聽到他汗珠滴在地上的聲响，他喘着氣，道：「好，我說，我去說！」

長白飛魔轉身便走，趙小寶看到這裏，實在可以說是心胆俱裂，連黃英傑和中州雙劍那樣的高手，長白飛魔一出手，只是一招，便非死則傷，他趙小寶是什麼東西？祇怕長白飛魔對着他吹一口氣，他便自了賬。

若是換了旁人，在那樣的情形下，一定會噤若寒蟬了，然而趙小寶的性子，却極其倔強，這時，他已然可以肯定，李青青是在魚家莊，是以他一看到長白飛魔待轉身向前掠去，立時叫道：「慢走！李青青呢？」

長白飛魔的動作，何等之快，雖然只是一句話間，他已向前掠出了一丈五六，手中提着黃英傑那樣的一個大漢，速度絲毫不慢，而更驚人的是，趙小寶才一出聲，他分明是在向前掠出的，陡然之間，已經向後退來，趙小寶話才一出口，他已退到了趙小寶的身前，翻起一雙白多黑少的怪眼，望着趙小寶，趙小寶僅被他望了一眼，已然險險乎昏了過去，趙小寶幸而是靠着走廊上的柱子而立的，是以身子擺了幾擺，並未曾跌倒。

他在剎那間，幾乎連氣都閉了過去，遍體冷汗直流。而在這時，彭副總管也已到了近前，只見長白飛魔臉一轉頭，向彭副總管道：「這人是誰？」

彭副總管道：「這人叫趙小寶，是他陪着李姑娘到魚家莊來的，一直在死纏不休，如今又來送死了！」長白飛魔又打量着趙小寶，像是在自言自語，道：「看來他倒對她不錯！」

他沒頭沒腦講了一句這樣的話，趙小寶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而這時，趙小寶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他一面喘着氣，一面道：「李姑娘怎麼了？要是你已經害了她，我一定與你拚命！」

當他這幾句話出口之後，連他自己，也不禁有點疑惑自己竟有勇氣，講出那樣的話來，他話才一出口，就聽得長白飛魔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的笑聲來，道：「又是一個，倒也不錯！」

趙小寶仍然不明白長白飛魔那樣說是什麼意思，而他的心中，緊張之極，臉色煞白，口中發甜，又隱隱有血絲自他的口角流了出來。

趙小寶已準備長白飛魔向他出手。他也準備去死了，可是長白飛魔却未曾出手，仍然望着他，出乎趙小寶的意料之外，長白飛魔的聲音，竟變得和緩得多，道：「你還走得動麼？跟我來。」

趙小寶一楞，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長白飛魔又抓着黃英傑，向前掠了出去！

趙小寶連忙提脚向前縱去，可是他傷得重，他本意是向前縱去的，結果却是向前直仆跌了出去。若不是彭副總管及時出手，將他扶住的話，他一定要撞在欄杆之上了。彭副總管扶住了趙小寶，道：「我帶你去！」

趙小寶身受重傷，就是吃了彭副總管的虧，他本來是不要彭副總管扶的，可是，他傷得實在太重，若不是有人扶着他走，只怕就要跌倒在地，是以，也無可奈何的，只是問道：「可是帶我去見李姑娘的麼？」

彭副總管只是笑了一笑，並不言語，扶着趙小寶，便向前奔了出去，奔出了幾步之後，他簡直是托着趙小寶在向前掠出的。

轉眼之間，已經來到了魚家莊的莊後，只見一道極高的圍墻，圍住了院子，正趕上看到長白飛魔，提着黃英傑，自牆上一躍而過。

那圍墻是有兩丈四五高，長白飛魔手中還提着一個人，竟一掠而過，輕功之高，簡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彭副總管將趙小寶帶到了門前，停了下來，道：「你自己進去吧！」

（未完・三）

小魚吃大魚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魚兒三人在天狼山找天狼寨血手屠夫王化的行踪，找了三天得不到結果，只好下山，來到山城靜樂縣，盤纏欠缺，走入賭坊賭牌九，再賭抽籤中獎的大家樂，小魚兒出老千得五千兩銀子，無意中遇到大覺寺的小和尙亮出「烏劍」，要和賭坊賭劍，雙方爭持大打出手。小魚兒發現是烏劍，那肯放過，願意和小和尙賭，又出老千贏得烏劍，查出烏劍是大覺寺住持慧元之物，懷疑慧元就是血手屠夫王化，到大覺寺探訪，被困鐵柵內，慧元直認是王化，小魚兒先將「天王之星」鑽戒割破鐵柵，顯示綠林令，王化不服，要用武功作生死鬥……

擒賊領賞　協助越獄

血手屠夫王化遲疑了一下，領首應好，轉身進入大雄寶殿，取來烏劍，縱身一躍而起。

一樣的輕靈曼妙，一樣的快速迅捷，放好烏劍，飄然而落，王化亮出一把殺豬用的特大號屠刀來，映着日光，幻起萬道寒芒，陰冷的聲音道：「你們是一個一個的上打車輪戰？還是一起打羣架？」

小魚兒道：「我們三位一體，一向都是三個人一起上。」

阿呆道：「對付一個人是三個。」

鳳兒道：「對付一百人也是三個。」

小魚兒道：「不論人多人少，我們始終整體作戰。」

血手屠夫王化吼聲如雷的道：「三個就三個，殺死一個少一個，明年此日就是你們三個小兔崽子的週年忌。」

此人好暴烈的性子，忌字尙未出口時，大屠刀已經以「橫掃千軍」式，瘋狂攻出。

快！快得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狠！招招都是殺着，步步充滿危機。

可是，持續的時間却並非很長。

才交手二十合，王化便陷身險地。

先是鳳兒的金絲軟鞭絞住了他的大屠刀，迫他脫手落地。

接着，小魚兒攔腰攻出一扇，血手屠夫向後一仰，本來已經躲開了，萬不料，出其不意，小魚兒的摺扇鋼骨內，突如其來的射出來一把短刀，在他的腰眼上戮下一個血窟窿。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啪！啪！啪！三聲響，阿呆出手如電，在王化的左右臉頰上，印下一張「紅中」，一張「綠發」，另外大額頭上還加印了一張牌九「大天」。

這事大出羣盜意料之外，不由齊皆一呆。

一呆之後，突又紛紛拔刀而上，企圖以多爲勝。

鳳兒怒道：「不要臉，你們想以老欺小，以多爲勝？」

阿呆道：「有胆就上，來者不拒！」

小魚兒道：「閻王叫你三更死，不會留命到五更，不怕死的直管上，集體報到最方便。」

三人六手齊揚，鐵葡萄、鳳尾刺、麻將、牌九齊飛，血手屠夫的十幾名死黨甫進丈許，數不清的暗器便如雨點子似的洒下來。

有的皮開肉綻，有的頭破血流，有人吃了鳳尾刺，有人挨了麻將牌，紛紛抱頭退避，急急如喪家之犬，沒有一個人能接近到三丈以內。

血手屠夫王化本欲作困獸之鬥，阿呆及時將軟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風八面的道：「姓王的，你最好老實點，小心吃飯的傢伙！」

忽見有人騰空而起，欲取烏劍，綠林令。

「找死！」

一聲暴喝，一條人影，小魚兒疾逾冲天神鳥，後發而先到，摺扇揮起，血如雨下，可憐那位仁兄奪寶不成身先死，連一聲慘叫都來不及，便匆匆忙忙的上了鬼門關。

小魚兒順勢取得烏劍，綠林令，飄落在血手屠夫的面前，道：「我們要不要再繼續打下去？」

王化怒眼圓睜的道：「少說風凉話，老夫既已落敗，殺剮請便，砍頭也不過是碗大的一個疤。」

「如此說來，天狼寨寨主的寶座，你心甘情願的讓給在下？」

「勝負已分，天狼寨主一職不適合敗軍之將來做。」

小魚兒轉對天狼寨的嘍囉道：「各位，你們聽到沒有，從此刻起，我小魚兒就是天狼寨主。」

阿呆見大家動靜全無，道：「沒有禮貌，不懂規矩。」

鳳兒提醒他們道：「還不快參見新上任的寨主。」

大家夥這才從驚愕之中醒過來，在張大柱的帶頭下，一齊跪倒在地，磕了三個響頭，連喊三聲：「大當家的萬歲！」

阿呆挺起了胸脯，道：「見過二當家的我。」

衆嘍囉聞言那敢怠慢，又磕了三個響頭，叫了三聲：「二當家的萬歲！」

鳳兒自亦不能免俗，道：「還有我三當家的呢。」

大家行禮如儀，三小樂不可支，小魚兒說道：「爲了表示你們忠貞不二，把這個姓王的老匹夫給本寨主拿下。」

「是，寨主！」

大柱子表現的最勇猛，領着數名同伴，將血手屠夫五花大綁綁起來。

阿呆環目四顧一眼，道：「還有剛才想動手的那幾個傢伙，又不肯參見寨主，也一併拿下！」

「是，二寨主！」

這次，動手的人更多，十幾名王化的死黨不敵，全部作了階下囚。

鳳兒忽有所感，道：「小龍哥天狼寨打家刼舍，惡名昭彰，我們接下這個爛攤子，恐怕會影響形象吧！」

小魚兒驚「哦」一聲，道：「說的也是，咱們清純的形象不容污染，但剛剛才走馬上任，又不便即刻下台鞠躬，這可如何是好？」

「依我看，乾脆改組吧。」

「改組？如何改組？」

「改成帮，或者是敎。」

小魚兒道：「妳是說改成天狼帮？或天狼敎？」

「天狼二字也應該徹底換掉。」

「那該取什麽名字呢？」

阿呆道：「這裏有一個現成的。」

小魚兒催說道：「有屁快放，別賣關子。」

阿呆道：「就叫小魚帮。」

張大柱上前說道：「小魚帮好，小魚吃大魚，吃定了各大門派。」

小魚兒亦覺得很好，當即領首稱善道：「大家注意，天狼寨現在改成小魚帮，不再幹殺人越貨的勾當，我們要替天行道，爲民除害，你們是本帮的第一分舵，由張大柱暫時代理舵主，即刻去清理一下行囊財物，準備往太原府去。」

衆人爭相離去，阿呆說道：「我們到太原府去幹嘛？」

小魚兒道：「去賣人呀。」

「哦！」阿呆恍然大悟。

鳳兒道：「我有更好的主意。」

小魚兒道：「什麽好主意？」

鳳兒道：「這個老小子曾與張忠、雷天豹、游全河他們搶了朝廷的百萬両餉銀，如能查明藏放之處，咱們就可以發大財啦。」

這個主意的確不錯，然而，任憑三小千方百計，軟硬兼施，血手屠夫王化卻守口如瓶，不肯吐實。

萬般無奈，只好照原定計劃，押着王化，以及經過過濾後五名罪大惡極的帮兇，在小魚帮第一分舵十二名弟兄的簇擁下，浩浩蕩蕩的開往太原府。

其餘的人，則有的情節較輕，當場開釋，有的則大徹大悟，不願再過刀口舔血的生活，自願回家去了。

× × ×

一路無話，這日已抵太原府，三小直接找上太原府的總捕頭神捕徐良。

先作一番自我介紹，隨即轉入正題，小魚帮帮主小魚兒道：「徐捕頭，十幾年前搶奪朝廷百萬餉銀的那四名江洋大盜捉到沒有？」

神捕徐良一怔，道：「還沒有。」

小魚兒道：「不知當年的懸賞還是否有效？」

徐良道：「當然有效。」

阿呆道：「有無漲價？」

徐良道：「好像沒有。」

鳳兒道：「好小氣，時間都有十幾年啦，漲一倍以上才合理，才跟得上物價指數。」

小魚兒道：「請徐捕頭查一下，到底有無漲價？」

徐良查閱一下有關的公文，正容道：「沒有，王化、張忠、游全河仍是每名二萬兩，雷天豹四萬兩。」

顯然，神捕徐良已意識到小魚帮的這三位大人物來意頗不單純，繼道：「小魚帮主，三位爲何對獎金如此關心？」

阿呆說道：「事關切身利害，當然關心。」

徐良錯愕一下，道：「莫非你們逮住了江洋大盜？」

鳳兒道：「是抓住一個。」

徐良道：「那一個？」

小魚兒說道：「天狼寨主血手屠夫王化。」

徐良精神大振，從座位上站起來，急聲追問道：「在那兒？」

小魚兒不慌不忙的道：「別忙，有一些細節咱們必須先講清楚。」

「請明說。」

「本帮主想知道，從犯有無獎金？」

「有，有！」

「多少？」

「每名大約百両左右。」

「太少了吧？」

「如屬重要帮兇，可以酌量加發。」

「徐總有權作主？」

「本來就是本捕頭職權範圍之內的事情。」

阿呆是個財迷，道：「那就多給一點吧，逮住江洋大盜，可是大功一件，徐捕頭一定可以得到朝廷重賞，說不定還會升官呢。」

徐良猶豫一下，道：「這要看從犯的身份高低而定。」

「不低，他們都是血手屠夫王化身邊的得力助手，大紅人，其他不値錢的傢伙，我們早就放掉啦。」

「身份既然不低，那就每名發三百両吧。」

「三百太少，四五二千，湊個整數好算帳。」

阿呆精得像猴子，徐良亦未斤斤計較，六名人犯，遂以二萬二千両銀子成交。

鳳兒並不以此爲足，還有進一步的要求：「徐捕頭，除了物質獎賞以外，是否也該來一點精神鼓勵？」

徐良不明白她的意思．「什麼精神鼓勵？」

小魚兒道：「譬如以知府大人的名義，每人頒發一張獎狀。」

阿呆的算盤最精：「最好是每人來一面純金打造的金牌，這樣既實惠，又可傳爲美談，將來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起而效尤，協助官府捉強盜。」

小魚兒點頭道：「這話不差，就請發一面獎牌吧，咱們掛在身上，等於是活動廣告，太原府今後必將風調雨順，盜賊不興。」

三小說的天花亂墜，神捕徐良不禁怦然心動，馬上滿口答應下來。

於是，出得府衙，命第一分舵的弟兄，將血手屠夫王化等六人押交給太原府的班房捕快。

徐捕頭言而有信，當場頒發二萬二千両獎金銀票，並請銀樓加工趕製，做了三面寸半方圓，中間有一大紅「獎」字，四週配以精巧花紋圖案，且鐫有「太原知府敬頒」字樣的金牌，以一條黃色絲帶串着，由徐良本人親自掛在鳳兒、阿呆、小魚兒的脖子上。

金錢榮譽都有了，三小興奮莫名，當天夜裏，在太原府最大的一家飯莊內，筵開二桌，一夜狂歡，以示慶祝之意。

同時，還給第一分舵的弟兄，自張大柱以下，每人分了二百両銀子的紅利。

小魚兒特別交代張大柱：「大柱子，沒有把握，不要再去賭場給我丟人現眼，要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本帮的形象需要大家來塑造，誰要是砸了小魚帮的金字招牌，本帮主就要誰的腦袋。」

張大柱等人聽了一齊唯唯應諾，閉口不言。

阿呆說道：「大柱子，好好的幹，只要表現優良，很快就可以當上正式的分舵主，反之，若是出了紕漏，當心炒你的魷魚。」

大柱子畢恭畢敬的道：「是，阿呆先生。」

一句阿呆先生，叫得阿呆心裏頗不是味兒，目注小魚兒，說道：「媽的，天狼寨俺是堂堂的二寨主，在小魚帮俺算是老幾？」

小魚兒毫不考慮的道：「當副帮主好啦。」

阿呆道：「我阿呆是頂天立地的漢子，不做人家的副手。」

小魚兒道：「隨便啦，那就當二帮主吧？」

阿呆這才滿意的道：「嗯，這還差不多。」

鳳兒道：「那麽，順理成章，我是三帮主咯？」

小魚兒道：「當然，當然，咱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阿呆馬上擺出了二帮主的架子，對張大柱等人道：「你們注意聽清楚，沒有事的時候，吃喝拉撒睡，你們各自負責，有事的時候要做急先鋒，敢死隊。」

衆人齊聲應道：「是，二帮主。」

鳳兒也以命令的口吻道：「平常時候，最好離我們遠點，別作跟屁蟲，惹人討厭。」

衆人又同聲應說：「是，三帮主！」

小魚兒不甘寂寞，亦鄭重說道：「但要放機伶點，一旦有事，須隨傳隨到，別誤了本帮主的大事。」

大家的聲音更宏亮：「是，帮主！」

三小年事尚輕，只能算是一個大孩子，依舊童心未泯，眼見屬下的弟兄如此敬重，甚覺飄飄然，這一頓慶功宴，直吃到深更半夜，始興盡而罷。

× × ×

出娘子關，小魚帮的弟兄來到冀西南的摩天嶺。

摩天嶺上有一個黑風寨，這是七殺兇神張忠的巢穴。

太極棍在張忠的手裏，三小奉千面人魔之命，必須弄到手。

可是，黑風寨的情況，與天狼寨幾乎如出一轍；山寨巳毁，人去寨空。

但，矗立在山寨外面的一塊大石碑依然存在，上面赫然寫着流寇張獻忠當年入蜀時所立「七殺碑」上的詩句：

天生萬物以養人
人無一善以報天
殺殺殺殺殺殺殺

姑不論七殺兇神張忠跟流寇張獻忠是何關係，單看這一塊充滿血腥的「七殺碑」，便可窺知其爲人必然殘暴無比。

下得黑風寨，經過三天地毯式的查訪，尤其得張大柱等十二人，曾是天狼寨強盜身份之便，終於查到，七殺兇神張忠經過一段到處流竄亡命的日子後，數年前，在南方數十里外，一個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荒山野地裏，開起一家客棧。

店名「百樂」，開的却是黑店，做的仍然是洗刦客旅的無本生意，住店的客人無一樂可言。

三小精神抖擻，當天便馬不停蹄的找上了「百樂客棧」的門。

這「百樂客棧」規模不小，房子也是新蓋的，外表富麗堂皇，任誰也看不出是一家黑店。

怪事，大白天的，店門却緊閉未開。

阿呆道：「攪什麽鬼，該不會是又出了岔子吧！」

「篤！篤！篤！」

小魚兒沉默不語，舉手叩門三響。

許久許久，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婆將門打開，懶洋洋的問道：「三位有事嗎？」

鳳兒一揚柳眉兒，道：「廢話，沒事誰往客棧跑。」

老太婆道：「是什麽事？」

阿呆故意跟她胡扯：「來客棧會幹嘛，不是打尖，便是吃飯。」

老太婆不停的搖着頭，道：「對不起，客棧巳經關門，也沒有食物供應。」

小魚兒愕然一楞，胡言亂語道：「我們從天狼寨來，是你們店東的老朋友，可否請他出來一見？」

老太婆茫然的道：「什麽天狼寨，我老婆子一句也聽不懂。」

阿呆道：「你們店東不是黑風寨主七殺兇神張忠？」

「好像是的。」

「怎麽說好像？」

「曾聽順德府的捕快這樣說過。」

「不管是否張忠，請貴店東出來說話吧。」

「我家店東巳經被捕入獄。」

小魚兒大吃一驚，道：「怎會發生這種事，多久了？」

老太婆道：「巳經整整五天。」

「他手下的人呢？」

「一個不剩，全部被抓走了。」

「老婆婆爲何能倖免？」

「我老婆子只是一個掃地洗衣的雜工，又沒有犯法，他們抓我幹什麽？」

「可知人犯被押往何處？」

「聽說是順德府。」

× × ×

順德府。

府衙的班房外面，來了二男一女，男的是阿呆、小魚兒，女的是鳳兒姑娘。

阿呆跟小魚兒的穿著都很體面，兩面金牌很顯明的掛在胸前，容光煥發，神采奕奕。鳳兒却一反常態，一身粗布衣裳，秀髮蓬亂，愁容滿面，手裏還拎着一個半新不舊的竹籃子。

進得班房，找到順德府的捕頭快刀周慶；不待周捕頭開口，阿呆、小魚兒便先行自我介紹，尤其將生擒血手屠夫王化，送交太原府，得到賞金獎牌的事，添油加醋的大肆吹噓一番。

聽得周捕頭一楞一楞的，馬上另眼相看，肅客入座，還命人獻上茶點糖菓，道：「不知兩位帮主來本府何事？」

小魚兒端坐客位，煞有介事的啜了一口茶，道：「本帮主是想來打聽一下，七殺兇神張忠是否囚在貴衙？」

快刀周慶沉吟少頃，道：「強盜張忠確在本府獄中。」

小魚兒道：「能否入獄見他一面？」

周捕頭一怔神，道：「小魚帮主見他作甚？」

小魚兒指着鳳兒道：「不是本帮主，是這位姑娘想見他。」

周慶先望了鳳兒一眼，問道：「她是誰？」

阿呆道：「是張忠的女兒張小鳳。」

周慶道：「你們是舊識？」

小魚兒道：「不，是新交，今天一早才認識的。」

阿呆道：「好可憐啊，張忠爲非作歹，小鳳姑娘處處遭人白眼，屢次勸諫不聽，反而被她爹拳脚相加，但父女親情乃與生俱來，特地準備了一些吃食的東西，想送給她爹吃。」

小魚兒根本不給周捕頭開口說話的機會，道：「歹竹出好筍，她爹雖然是江洋大盜，小鳳本人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孝女，隣里稱頌，口碑載道，務請周捕頭能成全小鳳姑娘的這一份孝心。」

鳳兒更是唱做俱佳，單膝跪地，聲淚俱下的道：「請大人開恩，准予見家父一面，以克盡人女之道。」

眞不知她的眼淚是如何流下來的，居然滾滾而下，感人至深，周捕頭似亦爲她的眞情所感動，說道：「江洋大盜乃欽命要犯，於法本來不准接見任何人，姑且看在小魚帮兩位帮主的面上，復念汝孝心可感，特別法外施恩，准你們父女見一面就是。」

鳳兒連忙叩頭謝恩道：「謝謝大人，謝謝大人！」

小魚兒掏出一張一千両的銀票來，塞給周捕頭。

周慶謙遜道：「小魚帮主太客氣了，這不好意思吧？」

阿呆說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此乃獄中例規，禮不可免，應該的，應該的。」

周慶亦未再推辭，欣然收下。

小魚兒主動的將鳳兒的籃子提過來，道：「請周捕頭檢查一下，看有無不得帶入牢中的違禁品？」

掀開蓋子，裏面有一隻燒鷄，一個醬肘子，四個饅頭，外加一壺酒，此外別無長物。

周慶隨隨便便的翻動一下，僅將酒壺留下，便宣佈通過，命一名捕快領着鳳兒去大牢。

鳳兒千謝萬謝而去，進入順德府的大牢，逕行至最裏面的一間牢房才停下來。

這是死刑犯的牢房，門禁特別森嚴，三面都是厚鐵皮，前面有一個徑尺大小的窗戶，被粗逾兒臂的鐵條圍住，連手都伸不出來，後面的窗戶很高，在牆壁頂端，情形與前窗的約略相同。

領路的捕快道：「妳爹就關在裏面，有什麼話現在就可以說了。」

鳳兒道：「不可以打開嗎？」

「這是死牢，絕對不行。」

「吃食的東西如何送進去？」

「可從下面的小孔塞進去。」

「小女子想知道，可以停留多久？」

捕快道：「越快越好，長話短說，廢話少說！」

「是！是！」

捕快沒再言語，砰！砰！的敲了兩下鐵門，嚷嚷道：「張忠，你女兒來看你了，如肯招出那百萬兩餉銀的下落，以及雷天豹、游全河的行踪，你們父女或許還有團圓的日子。」

話完，不待張忠回話，便自離去。

耳畔傳來一陣鐵鍊脚鐐的「鏗鏘」之聲，鳳兒看到，在眼前的小窗戶上，出現一張粗暴、兇惡、狂傲、冷酷，長着一臉絡腮鬍子的老臉。

七殺兇神張忠首先開口說道：「老子連老婆都沒有，那來的女兒，妳爲何要冒充——」

鳳兒截住他的話頭，小聲的說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姑娘是來救你的。」

張忠是個粗人，聲音儘量壓低，還是比一般人高一些，低聲道：「是誰叫妳來的？」

「是血手屠夫王化，也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張忠道：「噢，兩位老哥還健在，近況如何？」

「好得很。」

「下落何方？」

「什麼時候啦，誰有心情和你扯這些閑事，快說你自己的情況怎樣。」

「挨了一頓毒打，不過還很硬朗。」

「走得動嗎？」

「可以。」

「走得動就有救。」

「媽的，這是個大鐵籠，老子出不去呀。」

「本姑娘正是爲此而來。」

「妳來有個屁用，妳能劈得破鐵栅鐵皮！」

「有烏劍在手，就易如反掌。」

「可是，大牢內外警衞森嚴，咱們不一定能全身而出。」

「硬闖當然不行，你可以走後窗。」

「後窗外是懸崖，很危險。」

「我們已經調查過，懸崖的下面是一條河。」

「奶奶，偏偏老子是個旱鴨子。」

「沒有關係，我們會划一條船在河上相候。」

「這樣就必須配合密切才成。」

「明日拂曉前，你先除去銬鐐，再將後窗破壞，見到河上打出燈號時，便可一躍而下。」

「成成，老子就這樣辦，快把烏劍拿來！」

「烏劍在燒鷄的肚子裏，醬肘子內另有蠟燭火種，俾便連絡之用。」

言畢，立將燒鷄、醬肘子、饅頭等物從小孔塞進死牢去，並作了一番必要的交代。

「張大當家的，祈你好運，咱們明兒見。」

「但願如此，明兒見！」

× × ×

黎明之前。

天，特別黑。

河上，有一條船正在摸黑逆水而上。

艙內有燈。

燈下有人。

鳳兒、阿呆、小魚兒好大的興緻，一壺好酒，四樣小菜，三人秉燭夜飲，樂在其中。

阿呆目泛精芒，朝遠方望一望，道：「小鳳，我看等烏劍、玉鐲、太極棍弄到手之後，妳就可以改行啦。」

鳳兒弄不懂他的意思，道：「改行？幹什麼。」

阿呆嬉笑道：「去演戲，當明星。」

小魚兒亦道：「鳳兒的確有演戲的天才，連周捕頭那隻老狐狸都被妳騙過了，但不知妳怎會有那麼多眼淚。」

鳳兒說道：「是帶進去的，手裏抓着一個小瓶子，瓶子裏裝滿水，趁周姓的不注意時，猛往眼睛裏灌，自然『淚』如雨下。」

阿呆道：「原來如此，我怎麼沒有注意到。」

鳳兒抿嘴冷笑一下，道：「你們男人最是粗心大意，自然不會注意到這些小事情。」

小魚兒不同意，道：「我抗議，起碼今夜我發現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鳳兒道：「那一件事？」

小魚兒說道：「今夜妳打扮的特別漂亮。」

女孩兒家最喜歡聽人家說她美，儘管口說：「討厭，壞死啦。」實際上則心花朶朶開，樂在心內。

阿呆想到了另外一檔子事，道：「小魚兒，眞不知道你的算盤是怎麼打的，一千兩數不在少，你好會慷他人之慨。」

小魚兒罵道：「你懂個屁，這叫做投資。」

「這是投資？你想從姓周的身上賺回來？」

「當然。」

「怎麼賺？」

「天機不可洩露。」

「說出來又不會少一塊肉。」

「你爲什麼不自己動一動腦？」

二人各持己見，搭不上調，阿呆賭氣走出船艙去。

隔不久，鳳兒和小魚兒也隨後接踵而出。

船家是個中年人，操槳如飛，船行甚速。

遠處，懸崖之上，一燈如豆。

阿呆道：「這個老小子已經準備好啦，大概一夜未睡。」

鳳兒道：「生死交關的大事，他自然不會掉以輕心。」

小魚兒道：「他要是知道被咱們耍了，一定會氣破肚皮。」

話至此時，小船已駛至燈光的下方。

小魚兒命船家將船停下，鳳兒拿出蠟

燭來，畫了三個圓圈圈。

一忽兒，懸崖之上的燭光也開始晃動，畫了三個圓圈。

接着，鳳兒高舉燭火，卓然不動，表示萬事齊備就待七殺兇神張忠縱身一跳。

果然，張忠已跳出窗口，此刻東方露出了魚肚白，身形淸晰可見，飄飄而下，疾逾隕石。

噗通，就在船前數丈之處，濺起來一大片水花。

張忠是個旱鴨子，不懂水性，頭上脚下，以跳樓的方式跳水，屁股先着水，只聽他發出一聲，「哎呀，我的媽。」

入水之後便再也沒見到他的人影。

小魚兒道：「媽的，飯桶一個，連水都不會玩。」

小魚兒口中謾罵，人已縱身入水。

姿勢好美，如龍似蛟，雙脚一蹬，鑽入水中。

這時候，七殺兇神張忠才從水面上露出來半個頭，亂喊亂叫道：「救命啊，快來救命呀，咕咚！咕咚。」

連喝了好幾口河水，人又沉下去。

小魚兒及時托住他的下顎，使他的口鼻浮出水面，像拖死狗似的，將張忠拖至船邊，復被阿呆、鳳兒合力拖上船去。

嘔出幾口河水，喘息一陣子，張忠這才有說話的力氣，道：「娃兒們，謝謝了，從現在起，只要咱家在位一天，黑風寨的榮華富貴願與三位共享。」

小魚兒道：「客氣，客氣，有得吃，有得喝，也就可以啦。」

七殺兇神張忠擰一下，濕透的衣裳，說道：「雷總瓢把子，王老寨主近來還好吧？」

鳳兒道：「逍遙自在，無憂無慮。」

張忠道：「不知現在何處逍遙。」

阿呆道：「在大漠塞外，吃香的，喝辣的。」

張忠道：「既在大漠塞外，他們怎會知老夫被擒之事？」

小魚兒又說道：「我們本來是受老盟主之託，前來天狼寨，黑風寨等處，尋三位寨主，前往大漠塞外去避風頭，不料，循綫找到『百樂客棧』時，始知張寨主業已被擒，於是，才定下瞞天過海的救人之計。」

張忠感慨萬千的道：「眞是謝天謝地，若非三位及時援手，咱家的這一條老命，準會丟在順德府的大牢裏。」

阿呆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張寨主將來必然飛黃騰達，鵬程萬里。」

馬屁拍得恰到好處，張忠暈陶陶的好不受用，「好說，好說，咱們有福同享，有錢大家花，就是還沒有請敎三位與總瓢子是何關係，尊姓大名？」

小魚兒將三小一併介紹一番，道：「至於與總瓢把子的關係嘛，我們也說不上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亦師亦友，亦友亦師。」

張忠一怔，道：「此話怎講？」

阿呆道：「有師徒之實，無師徒之名，成天沒大沒小，一起鬼扯胡鬧。」

張忠笑呵呵的道：「這樣才爽，板着臉孔當師父多乏味，總瓢把子最是懂得生活情趣，咱們以後也有樣學樣，別把咱家當老古董。」

小魚兒粗聲大氣的道：「娘的，這才像句人話，打是親，罵是愛，打打罵罵的日子才好過。」

阿呆更絕，立即付諸行動，抽冷子撲上去就要將張忠推下河裏去，七殺兇神嚇一跳，說道：「慢着，慢着，咱家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下水，這個玩笑可開不得！」

立即全力反撲，將阿呆逼退回去。

順流而下，航行似箭，就在二人打鬧中，小船已靠在岸邊。

三小先行下船，七殺兇神張忠突然右手五指箕張，冷不防抓住了船家的頭殼。

好厲害的「鷹爪功」、「卡巴！卡巴！」是骨碎肉裂的聲音，聽得人毛骨悚然，一霎時，船家頭骨已碎，被張忠抓出五個血窟窿，腦漿四溢而出。

彈身上岸，用力一推，船兒漂入河心，順流而去。

這事完全發生在一瞬之間，而且事出突然，毫無任何徵兆，想阻止根本不可能，三小相顧失色，面有驚容。

事情已經發生，船家的生命無可挽回，小魚兒只好接受這個事實，不怒反喜的道：「老小子，好功夫，乾淨俐落，痛快淋漓。」

七殺兇神將血手洗乾淨，面不改色的道：「成大事者必須心狠手辣，留船家活命，順德府的那羣王八捕快必會咬上咱們的尾巴。」

阿呆道：「幹得好，幹得好，殺掉這個老匹夫，咱們起碼省下一筆船資。」

張忠露出一臉不屑之色，道：「嗨，這筆小錢算什麼，不值九牛一毛，咱家的銀子堆起來比山還高，一百個人也抬不動呢。」

鳳兒道：「老小子可是指那百萬兩餉銀而言？」

張忠道：「那只是其中之一。」

小魚兒道：「難不成還有更多的？」

張忠道：「多到叫人八百輩子也吃不完，喝不了。」

阿呆道：「這許多銀子，一定要一個很大的地方才放得下？」

張忠搖頭道：「放屁，你這是多此一問。」

鳳兒以試探的語氣套他：「地方大，目標顯明，不怕別人黑吃黑，或是被官府發現？」

張忠信心十足的道：「不會，也不可能。」

小魚兒道：「爲什麼？」

七殺兇神道：「因爲存放銀子寶貝的地方，在大家的心目中，是最不可能的一個所在。」

阿呆道：「在那裏？老小子如果不介意的話，不妨說出來聽聽，咱們有事沒事到那兒去蹓一蹓，看有無被人大搬家。」

七殺兇神聞言，猛然睜大了眼，聲急語快的問道：「說，雷天豹有沒有告訴你們？」

鳳兒含混其詞的道：「好像有，但已經記不得了。」

張忠激動的情緒稍稍緩和一些，道：「可能是女娃兒記錯了，這事只有我們四

個老傢伙知曉，總瓢把子，絕不會洩露天機的。」

小魚兒到這般情景，沒敢再繼續追問下去，轉變話題道：「好借好還，再借不難，老小子該將烏劍還給在下了吧。」

張忠「哦」了一聲，探手入懷，懷中空空，不禁大吃一驚：「糟了，咱家把烏劍弄丟了。」

烏劍何等重要，小魚兒亦驚得目瞪口呆：「可知丟在何處。」

七殺兇神說道：「十之八九是落在水中。」

阿呆道：「那就快去找，一旦失落，小心王老兒殺豬的大屠刀。」

張忠情不自禁的摸一下脖子，道：「拜託拜託，一事不煩二主，咱家不諳水性，尚請三位大力相助。」

鳳兒詭笑一下，道：「帮忙可以，但須答應我們一個條件。」

張忠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快說，快說，別兜圈子。」

鳳兒道：「還是那句老話，銀子寶貝放那裏？」

張忠口沫四濺的道：「不是不說，是不能說，說了會五馬分屍，天打雷劈！」

阿呆道：「傷腦筋，這麼嚴重？」

七殺兇神道：「這是我們當年發下的毒誓。」

事實如此，鳳兒心知再問下去也問不出個結果來，猶豫一下，道：「既然如此，我們也不便強人所難，恕鳳兒跟你開個小玩笑，其實烏劍早已物歸原主。」

探手入懷，烏劍已握在鳳兒的手裏。

阿呆看得一楞，道：「眞正傷腦筋，施展空空妙手，也不事先打個招呼，嚇得我阿呆先生窮緊張一場，心臟差點沒跑到外面來跳。」

七殺兇神張忠同樣吃驚不小，像是突然遇上了魔鬼怪，一瞬間，整個身心表情全部爲之凍結，好半晌才如夢初醒的道：「鳳丫頭是什麼時候取走的，咱家事先怎麼連半點知覺都沒有？」

阿呆口沒遮攔的道：「大概是不知不覺吧？」

張忠眼一瞪，就要發作，小魚兒笑道：「別發火，我們也同樣無知無覺，須知鳳兒扒的功夫天下第一，栽在她的手裏，算不得是什麼丟人的事。」

阿呆逮住機會大吹大擂道：「是嘛，能讓具有天下第一流身手的小偷扒一次，可是莫大的榮耀，要知道我們鳳兒姑娘乃扒神偷仙，非價值連城的寶貝不偷，非身份崇高的豪客不扒，你應該感到高興才對，沒有什麼好懊惱的。」

經二人這麼一說，七殺兇神的神色隨即平靜下來，才問道：「鳳姑娘果然天人神技，咱家佩服的五體投地，但不知是何時何地下得手，說出來也好讓老夫長點見識。」

鳳兒故示神秘，笑而不答。

阿呆代爲吹噓道：「高手行事，不論何時何地，隨時隨地都可以偷，可以扒，我們鳳兒姑娘還有最厲害的一招你不會領教呢。」

張忠好奇的追問道：「是那一招？」

阿呆一語雙關的道：「偷人。」

七殺兇神一楞，道：「偷人！」

「沒錯，是偷人。」

「鳳姑娘年紀還這麼小，就會偷人養漢？」

小魚兒亦故作糊塗的戲謔道：「是嘛，是嘛，從小看大，從大看老，這樣的女人誰還敢要，準會戴綠帽子。」

直氣得鳳兒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罵道：「呸呸呸！死阿呆，臭阿呆，千刀萬剮，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的混蛋王八阿呆，姑奶奶幾時偷過人，養過漢，你看見啦，還是逮着啦！」

口罵不足，繼之手打，粉拳雙揮，彷若雨點子一般猛往阿呆身上招呼。

阿呆忙不迭的東躲西藏，高擧雙手作投降狀，扮着鬼臉告饒道：「誤會，誤會，天大地大的誤會，我是說妳的扒技天下無雙，即便將一個活生生的人偷走，對方也不會發覺，並不是說妳會偷人養漢，跟男人在床上做那種苟且之事的意思啦。」

鳳兒的粉拳已收回，氣猶未消的道：「哼，呆子，笨瓜，二百五，外加三八，十三點，以後最好把話說清楚，別破壞我的名譽。」

一句話惹來滿天風雨，阿呆的口頭禪又來了，連聲搖頭歎息道：「傷腦筋，傷腦筋！」

七殺兇神張忠却另有所思，道：「憑鳳丫頭的這一身功夫，定可名揚天下，富甲一方，在江湖上鬼混，那是埋沒人才，趕明待風聲平息後，咱家帶妳到北京去闖闖。」

鳳兒道：「幹嘛？」

張忠道：「去偷皇宮大內，去扒皇上皇后。」

阿呆道：「我也去，偷皇宮皇上一定很刺激。」

張忠做了一個扒手的動作，道：「你又不會扒，去做什麼？」

阿呆理直氣壯的道：「能做的事情多得很，起碼可以把風放哨。」

小魚兒道：「別扯蛋，張寨主現在是欽命要犯，去北京等於是自投羅網，當務之急是快到大漠塞外去避風頭。」

張忠道：「說的也是，趁順德府的捕快尚未發覺前，咱們最好立即遠走大漠爲是。」

鳳兒道：「且慢，還有一件更重要的大事你們都忘啦。」

七殺兇神道：「何事？」

鳳兒道：「雷天豹一再交代，無論如何，一定要將太極棍帶走。」

阿呆道：「是呀，這麼重要的事怎會忘記，我們正是爲此而來。」

張忠道：「三位是爲太極棍而來？」

小魚兒指着阿呆的腦袋道：「他的大腦有問題，說話欠條理，我們千辛萬苦的只是爲了救人，是糟老頭要我們提醒你，老小子務必要帶着太極棍走。」

七殺兇神道：「糟老頭是誰？」

鳳兒道：「就是總瓢把子雷天豹。」

「哦！」張忠滿腹的疑雲，這才消散開。

小魚兒道：「太極棍可在你老小子的身上？」

張忠道：「不在，老夫藏在一個絕妙

好地方。」

阿呆異想天開的道：「在那裏，我阿呆先生帮你去拿。」

七殺兇神說道：「謝了！咱們一起去吧。」

× × ×

去那裏，張忠沒有說，爲了避免令他起疑，三小亦未追問，一行四人，默默地向西而去。

此刻天已大亮，大家單挑荒僻無人的小徑走，七殺兇神一馬當先，近午時分，又來到了「百樂客棧」。

那個老太婆還在，一踏進大門，張忠便大聲喳呼道：「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快點端出來，老子的肚子快要餓扁了，同時也得好好招待這三位救命大恩人。」

「是！主人！」

老太婆躬身應是，轉身走進廚房去。

小魚兒雙眉一軒，道：「張寨主別客氣，隨便吃點東西塞飽肚子就可以啦，此非善地，不宜久留。」

七殺兇神却另提他自己的看法：「小兄弟儘管寬心，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姓周的那個老瘟神一半天內還不會找到此地來。」

老太婆的動作好快，不一時已端整好一桌酒席，鳳兒邊吃邊說道：「老小子的名姓好鮮，又稱七殺兇神，跟張獻忠有沒有關係？」

七殺兇神張忠是個道地的粗人，捧起一隻酒罎子來，咕咚！咕咚！的先灌了二三斤燒刀子，然後咂一咂嘴唇，才粗聲嚷嚷道：「誰知道，咱家從小父母雙亡，到處流浪，也到處殺人放火，有人說我跟張獻忠八桿子也打不到，有人却說俺是他老人家的七世孫。」

阿呆煞有介事的道：「嗯，品種優良，血統純正，無論做人處事，言行擧止，都有幾分神似，依我阿呆先生看，八成是張家的嫡系無疑，將來再多殺幾個人就更像了。」

張忠虎吼一聲，輕描淡寫的道：「殺人算什麼，是稀鬆平常的小事情，跟切菜剁肉一樣，咱們最愛看人在臨死前的那副可憐相，驚惶恐怖，屁滾尿流，改天咱們在赴大漠的途中，老子就一路殺下去，給三位開一開眼界，看一看人類死亡的窩囊相，跟豬狗有何不同。」

話甫落地，一眼見老太婆又送來一道菜，接着笑說：「還有沒有菜？」

老太婆道：「沒有了。」

張忠道：「那就回老家吧！」

吧字出口，以掌代刀，咔嚓，好清脆的聲音，好鋒利的掌力，殺人於笑談之間，立告身首異處。

傷口之處齊如刀削，血如噴泉，冒起來一尺來高。

腦袋已經落地，眼睛還是睜着的，顏面扭曲的不成人形，在地上蹦跳了好幾次才靜止。

噗通！身體也緊跟着倒下來，與腦袋至少相距有三尺以上。

一個活生生的人，瞬息之間便告魂歸西天，但她臨死前那種驚恐、懼怖、痛苦、哀傷的表情，却永遠留在鳳兒、阿呆與小魚兒的心板上。

尤其，他們親眼見到七殺兇神殺了兩個人，俱皆無怨無仇，甚且有恩於他，爲殺人而殺人，把殺人當娛樂，沒有徵兆，沒有跡象，想援手根本不可能，不由頭皮發炸，一股寒意直從心底最深處冒上來。

七殺兇神居然還有充足的理由：「咱家項上的人頭，值二萬兩白花花的銀子，是怕她去通風報信，這樣就一了百了，可以高枕無憂。」

小魚兒恨得牙癢癢的，暗想：「這個老傢伙兇殘成性，簡直禽獸不如，將來一定不得好死！」

但事已及此，無可挽回，況且太極棍尚未到手，小魚兒只好言不由衷的道：「痛快，痛快，想不到看你老小子殺人的滋味會這麼爽。」

鳳兒心細如絲，不着痕跡的道：「爲了看你多殺幾個人，何妨即刻取來太極棍，咱們現在就上路。」

張忠笑聲爽朗，聲震全屋，道：「鳳丫頭好主意，咱們就這麼辦。」

從屋裏取來一把匕首，就在距老太婆頭顱不遠處，七殺兇神熟練的敲打一下，接連啓開三塊青磚，磚的下面有一個鐵匣子，打開鐵匣，裏面赫然有一支寒鐵打造，通體墨綠，長三尺有餘，狀如棒球棒的棍子。

阿呆攏過來，忙問道：「這就是太極棍？」

七殺兇神點頭道：「一點不差。」

阿呆給鳳兒和小魚兒使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說：「媽的，這個老小子眞會藏，難怪咱們到處找不到。」

鳳兒明知故問道：「這太極棍如此珍貴，值得你這樣藏匿？」

張忠如數家珍的道：「這太極棍乃寒鐵打造，可開碑碎石，削金斷玉，當然珍貴無比，而且——」

小魚兒見他故意停下來，不再言語，忙追問道：「而且怎樣？」

七殺兇神將太極棍取出來，指着繪有太極圖案上方的握把處，以及棍尾的八卦陰文，道：「太極老祖當年打造這支太極棍的時候，的確煞費苦心，你們瞧，這握把處有機關環扣，棍尾又有八卦陰文，是殺人的利器，更是發暗器的最佳工具。」

阿呆傻呼呼的道：「噢，這麼厲害，既是兵器，還可以發暗器，好棒啊。」

兇神張忠道：「渾球，本來就是一根好棒子嘛。」

小魚兒的眼珠子轉了兩下，道：「可否表演一兩樣暗器，讓咱們見識見識？」

阿呆說道：「乾脆借給咱們過過癮好啦。」

鳳兒道：「就像咱們將烏劍借給你逃生活命一樣。」

小魚兒道：「不過，最好不要勉強，勉強就沒有意思啦。」

七殺兇神遲疑一會兒，道：「三位救命大恩人，等於是咱家的再生父母，有何不可，拿去玩玩吧。」

當眞將太極棍交給了小魚兒。

小魚兒拿在手中，好不得意，與鳳兒、阿呆共同端詳一陣後，指着握把處的一個機簧道：「這是什麼暗器？」

（未完・四）

上文提要： 春申君得悉羅漢莊金贊廷與躍龍莊沈同也接獲黑衣教的通知，限三日之內，歸順黑衣教後，便抱着「虛與委蛇」的計劃，翌日，與沈同、金贊廷、任雲秋前往黑衣教面見副教主鳳簫女，答應彼等願意加盟黑衣教，其實這是他們等待黑衣教全力去對付衡山派時，羣起反抗黑衣教的一個秘密計劃。當晚，鳳簫女設宴款待四人，席間，她還暗中給了春申君一包解藥……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五：枕戈待命　二更出擊

春申君等四人也馬上拱手還禮，才策馬馳去。

一路上四人爲了防他派人在路旁覬伺，都沒有交談。

一直回到春華山莊，進入書房，春申君要陳福站到階前去，防備有人竊聽，才打開大信封，從裏面取出一張聘函，裏面果然還有一個密柬，拆開密封，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元宵前一日，可率所部去衡山鎮待命。」（衡山鎮在衡山祝融峯山口，南嶽廟即建於此）

春申君看得一怔，說道：「他們果然志在衡山！」

沈同抬目道：「春華兄，這該怎麼辦？」

春申君含笑道：「自然照他密柬行事。」

金贊廷問道：「到了那裏呢？」

春申君道：「咱們都要到那裏集合，且等到了再作計議。」

沈同道：「反正你是咱們的頭兒，咱們全聽你的就是了。」

春申君道：「但二位老哥別忘了剛才喝下的那杯酒，一定是永不背叛的毒酒，咱們雖然已經服下了雲秋師父煉製的解迷化毒丹，但在黑衣教人面前，不可露出絲毫破綻。在說話之時，也要流露出對他們教主衷心悅服的模樣，才不致引起他們懷疑。」

沈同、金贊廷同時點頭道：「這點兄弟省得。」

三人計議定當，沈同、金贊廷就各自告辭，趕回莊去。

任雲秋等兩人走後，悄聲問道：「方才鳳簫女在敬酒之時，塞了表叔一個紙包，不知是什麼東西？」

春申君白晰的臉上微微一紅，笑道：「表叔知道瞞不過你的眼睛的，鳳簫女塞給表叔的是兩顆解藥，她要表叔分給你一顆，在事前服下……」

任雲秋聽得一怔：「她是黑衣教副教主，怎麼會……」

春申君道：「依表叔看，她雖然身爲黑衣教副教主，只怕未必是教主的心腹，爲了擴展她自己的實力，才有拉攏咱們之心。」他只好這樣說。

任雲秋微微搖頭道：「依小侄看，未必如此。」

春申君道：「那她是什麼意思呢？」

任雲秋目光一抬，問道：「表叔，你看鳳簫女爲人如何？」

春申君被他問得臉上有些訕訕的，沉吟道：「江湖上人，這些年，把鳳簫女說得十分難惹，把她說成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但以愚叔這兩天來和她接觸的觀察，此女並不如傳言那麼橫不講理，一個女孩子行走江湖，如果不冷若冰霜，手下狠辣，隨時隨地都可能受人欺侮，她在江湖上沒有好評，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了。」

任雲秋道：「所以小侄之意，她既是個出汚泥而不染的人，我們應該幫助她。」

春申君道：「她是副教主，還用得着我們幫助麼？」

任雲秋道：「正因爲她是副教主，才要我們的幫助。」

春申君道：「你此話怎說？」

任雲秋道：「黑衣教目前勢力縱然極盛，但一個邪惡的勢力，決不可能成事，自古以來，邪不勝正，總有一天，會覆敗的，我們要幫助她的，就是讓她有脫離邪惡，引導歸正。」

春申君含笑道：「雲秋，我們有這份力量麼？」

「有。」任雲秋道：「事在人爲，表叔要有這份信心才是。」

春申君笑道：「表叔信心是有，但表叔有自知之明，憑我陳春華三個字，可沒有這份力量，能使大家都聽我的，別的不去說他，像少林、武當等幾個大門派，有的是實力，他們對黑衣教的行動，眞會一無所知麼？他們都不聞不問，咱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千百年來，都是被兩句話害苦了，那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任雲秋笑道：「各大門派大概也快覺悟了。」

春申君道：「何以見得？」

任雲秋道：「眼前的衡山派就是一個例子，等到他們火燒到自己大門口了，他們還會不覺悟麼？」

春申君道：「你認爲黑衣教會去招惹他們？」

「這是一定的。」任雲秋道：「黑衣教只要拿下衡山派，第二個目標，就會是武當派，第三個目標就是少林派，只要這三門派一倒，其餘幾個門派就像風掃落葉，可以迎刃而解。」

春申君道：「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吃下衡山派。」

任雲秋道：「以小侄看，黑衣教極可能會在同時發動。」

春申君道：「他們有這麼大的力量？」

任雲秋道：「表叔沒聽鳳簫女說麼，江湖武林，已有三分之二的人被他們羅致了麼？」

春申君輕輕嘆息一聲道：「這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任雲秋道：「但這也可以說，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他們無法羅致的，那就是我們可以聯合的人了。」

「唉，你說的容易，做起來就難了。」

春申君接着道：「反正我們盡力而爲就是了，雲秋，目前距元宵還有十來天，我們也可以稍事休息，這幾天來，表叔當眞已經鬧得筋疾力盡，如果沒有你趕來，連這春華山莊都只怕保不住了。」

* * *

元宵前一天，春申君遵照黑衣教的指示，率同任雲秋、九環金刀鄷榮、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陳福，暨三十六名莊丁，一同趕到了衡山鎮。

春申君心知這一戰，很可能成爲黑衣教的生死大敵，故而把春華山莊的人手，悉數都帶來了。

衡山鎮，是在衡山祝融峯山口。這裏也正是衡山派的根本重地——南嶽廟的所在。

衡山鎮是個大地方，大街上多是香舖和客店。在你想來，春申君一行四十三人，浩浩蕩蕩而來，一定會引起人家的注意，這你可錯了，每年從新年起，朝山進香

的人，像潮水一樣，每天少說也有上萬的人，(往往一季就有四五十萬人上山)區區幾十個人，只能說一小撮人罷了。

但就在春申君一行人趕到離衡山鎭還有三四里路的當口，路上忽然迎面走來一個穿黑色僧袍的和尙，朝春申君稽首道：「來的可是春華山莊的陳莊主麼？」

陳福急忙迎了上去，拱手道：「咱們正是春華山莊來的，請問……」

那和尙合十道：「小僧奉命在此恭候已久，陳莊主諸位請隨小僧來。」

春申君看他穿了一身僧袍，心中已經明白，這和尙可能是黑衣教派來的人了，這就問道：「大師父是奉何人之命而來？」

黑衣和尙道：「小僧是奉當家之命，前來恭候陳莊主，弓箭塘沈莊主和躍龍莊謝莊主都已到了。」

春申君聽了不覺一怔，弓箭塘謝莊主，那不是謝公愚嗎？謝公愚不是失蹤了？怎麼也會趕來了呢？心念一動，就抬抬手道：「好，大師父請吧！」

黑衣和尙答應一聲，轉身走在前面引路。

不多一回，已經到達祝融寺，黑衣和尙領着春申君一行人轉入東首自成院落的一幢房舍，然後脚下一停，陪笑道：「陳莊主請到客廳奉茶，隨來的諸位，就在殿上隨便坐吧！」

春申君點點頭，朝鄷棨道：「老哥率同小徒、小兒在這裏歇一回吧，雲秋，你隨我進去。」

說完，帶着任雲秋跨進客廳，目光一注，果然遊龍沈同和謝公愚兩人，正在廳上喝茶。

二人看到春申君走入，一齊站了起來，沈同喜道：「春華兄來了。」

謝公愚却一把抓住春申君的手，大笑道：「春華兄果然來了，兄弟正在替春華兄担心，你是個倔强脾氣的人，萬一……咳，咳，春華兄若是不遵教主令諭，一旦教主責怪下來，這個如何是好？你來了就好，兄弟也總算放心了。」

他說話之時，一臉俱是誠懇之色，似是對春申君十分關切。

春申君聽得一怔，從他口氣之中，好像對黑衣教主十分服膺，但一怔之後，立即明白過來，謝公愚失踪多日，那自然是黑衣教劫持去了，他身遭刦持，自然服下了黑衣教迷失心神之藥，對黑衣教主有完全服從之心，那也不足爲怪了。

心中只是籌思着如何給他服下解藥？一面也握住了他的手，搖晃着道：「公愚兄失蹤了幾日，兄弟和沈兄、金兄，多方打聽……」

謝公愚不待他說完，就低笑道：「春華兄，兄弟其實並未失蹤，乃是應但副總管之邀，和兄弟商談幾件機密之事而已。」

春申君乘機問道：「對了，公愚兄，你可和青松道兄在一起麼？」

謝公愚點頭道：「他今天也會趕來呢！」

正說之間，羅漢莊金贊廷已經走了進來，拱着手道：「三位老哥都已經在這裏了，兄弟那是到得最遲了。」

回身朝謝公愚拱拱手道：「公愚兄前些日子……」

春申君截着含笑道：「金兄請先坐下來再說。」

任雲秋眼看人都到齊了，並未見有黑衣教的人在場，心中突然一動，暗自忖道：「對了，黑衣教的人以爲自己幾人已服了他們的迷心藥，是以不再有懷疑之心，那麼此時給謝公愚服下解藥，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了。」

心念這一轉動，立即從身邊取出藥瓶，傾了一顆藥丸，暗藏掌心，人就站起來，走到謝公愚面前，朝春申君道：「表叔，這位謝大叔，你還沒有給小侄引見呢！」

說話之時，暗暗遞了一個眼角。

春申君立時明白了表侄的意思，不覺大笑道：「你看，表叔已有多日不見公愚兄，一見面就說個沒停，把你都忘了給公愚兄引見了。」

謝公愚這時也站了起來。

春申君忙道：「公愚兄，他是兄弟的表侄任雲秋，最近才跟兄弟到來走走，增長些閱歷，今後還要公愚兄多多指教。」

任雲秋連忙恭敬的叫了聲：「謝大叔。」

「不敢，不敢。」謝公愚看着任雲秋，連連點頭道：「這位任少兄是春華兄的令親，姓任，莫非是江南任家出來的？」

春申君大笑道：「雲秋正是我大哥的哲嗣。」

謝公愚口中啊了一聲道：「任兄弟原來是江南大俠任盟主的哲嗣，哈哈，那就不是外人了，算起來咱們還都是任盟主的屬下，昔年任盟主接受七省武林同道擁戴，各大門派尊爲南盟主，兄弟還只有邊上站站的份兒。哦，兄弟第一次晋見盟主，是盟主蒞臨三湘，記得還是春華兄給我引見的，那天在場的還有武當玉眞道長、衡山青雲道長、金兄幾位，都是咱們湖湘的人物，沒想到一晃竟是十多年了，盟主作古已久，今天又欣逢盟主哲嗣，又已出道江湖，當眞是令人高興之至。」

任雲秋道：「謝大叔請坐。」

左手輕輕一拂，一下就制住了他的穴道，右手迅速把藥丸送入他口中。

他手法極快，沈同、金贊廷幾乎都沒有看清，謝公愚已經回身坐下。

金贊廷道：「那倒還有一個呢，當日春華兄給陳康和也引見了盟主，這狗賊還……」

春申君怕他說漏了嘴，給外面的人聽到了，連忙含笑道：「大家只顧說話，茶都快涼了呢！」

沈同也接口道：「對了，咱們遵奉指示而來，現在人都到齊了，不知教主還有什麼後命？」

春申君笑道：「這個不用沈兄性急，到時自會知道。」

任雲秋看看已經快有一盞茶的功夫，謝公愚服下的解藥，應該生效了，這就走近過去，舉手在他身上輕輕拂了一下。

謝公愚如夢初醒，雙目乍睜，口中「咦」了一聲。

春申君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公愚兄，十日前，你和青松道兄被黑衣教劫持，給你服了迷心藥物，永不背叛黑衣教

主，現在你已經服下解藥，大概恢復清明了，只是目前必須要裝心神受他們控制一樣，才不致露出破綻來，他們要你做什麼，你必須奉命惟謹才好。」

謝公愚愕然相對，也以「傳音入密」問道：「春華兄，你們呢？」

春申君仍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們自然也一樣。」

交談至此，大概都已說清楚了。

沈同眼看兩人動着嘴皮，似以「傳音」交談，不覺問道：「春華兄，你們在說什麼呢？」

春申君壓低聲音說道：「公愚兄已經好了。」

金贊廷奇道：「你說什麼？」

春申君低聲道：「已經解去了。」

沈同也奇道：「什麼時候的事？」

春申君含笑道：「剛才兄弟給雲秋引見的時候。」

沈同道：「任少兄手法之快，咱們幾乎都被瞞過了。」

金贊廷道：「任少兄當眞不愧盟主哲嗣，武林後起之秀，再過十年，就可繼承盟主袖領武林呢！」

任雲秋道：「金大叔誇獎，小侄愧不敢當。」

「好了，咱們還是談談正事吧！」

春申君一手托着茶盞，喝了一口，抬頭問道：「三位老哥，這次帶來了多少人手？」

謝公愚道：「兄弟帶來的是敝莊二十四名弓箭手，這是上面指定的。」

沈同道：「兄弟帶來了三十六名敝莊躍龍劍手。」

金贊廷道：「兄弟帶來了二十八名。」

春申君心頭一喜，含笑道：「這麼說來，倒是咱們幾個莊的精銳了。」

金贊廷道：「就憑咱們四個莊的力量，人手雖然不多，但也足可抵得上千健兒了。」

他這話倒也不假，這四莊的人，各有所長，聯合在一起，縱然千軍萬馬也不足與敵了。

晚餐時光，兩名身穿黑衣的和尙送來了素齋，大家用過之後，一名黑衣和尙又進來奉上茶。

春申君等人心裏都有些納悶，自己準時趕到了，黑衣教怎麼會沒有下文的呢？過沒多久，才見一名黑衣和尙走了進來，朝大家合十道：「諸位大施主，敝寺當家有請。」

春申君心中暗道：「我們已經來了半天，你們當家才來請我們，架子未免太大了。」

心中想着，就站起身道：「三位老哥，既然這裏的當家見邀，我們就走吧！」

一面朝那黑衣和尙道：「師父請在前面帶路。」

黑衣和尙合十道：「諸位大施主請隨小僧來。」

說完，轉身走出。

春申君等人跟着他穿過幾重殿宇，來至方丈室門口。

黑衣和尙才脚下一停，恭聲道：「啓稟方丈，春華山莊陳莊主等四人來了。」

裏面立即迎出一名二十出頭的青年和尙，朝春申君合十一禮，說道：「方丈有請。」

春申君等五人隨即舉步跨入。

這是祝融寺方丈的待客之所，擺設相當雅潔，一名身穿紅紫僧袍的老和尙緩緩站起。

這老和尙生得慈眉善目，身軀高瘦，看上去已有七旬開外了。

在他右首一把椅上，坐着的是一個身穿黑色僧袍的和尙，也有六十出頭，神情冷漠，看到幾人走入，却視若無覩，依然踞坐不動，傲不爲禮。

紫衲老僧合十道：「貧衲無塵，忝掌敝寺，諸位大施主來，貧僧未曾遠迎，實深罪過……」

接着一指那黑衣老僧道：「貧僧給諸位大施主引見，他是……」

他看黑衲老和尙依然坐着不動，不禁長眉微攢，接下去說：「貧僧的師弟無垢，敝寺監寺，如今又擔任了黑衣教的副……」

他似是忘記了師弟所擔任的職務，因此說到「副」字下面，又停了下來，回頭朝無垢(黑老衲和尙)望去。

無垢面有不懌之色，微嘿道：「副總護法。」

無塵(紫衲老和尙)連連點頭道：「是，是副總護法……」

無垢沒待他說完，接着就目光一抬，朝春申君等人徐徐說道：「老衲奉教主之命，四位護法所率人手，暫歸老衲統率指揮，老衲是以要請四位護法前來，加以說明。」

春申君連忙拱手爲禮，說道：「老師父原來是副總護法，屬下失敬了。」

沈同等人隨着他說話之時，也同時拱了拱手。無垢看到他們對自己恭敬模樣，一時躊躇滿志，大爲高興，口中一陣嘿嘿乾笑，抬手道：「你們請坐。」

春申君道：「屬下謝坐。」

五人才退後一步，各自坐下。

無垢對春申君大有好感，說道：「老衲久聞春申君大名，今日一見，果然盛名不虛。」

春申君連忙欠身道：「副總護法誇獎了。」

無垢問道：「你們四個莊，都把人手帶來，很好，今晚三更，可在前進集合，隨老衲同往。」

春申君道：「副總護法可否稍加指示，咱們今晚的行動，要對付什麼人呢？」

「人？哈哈！」無垢大笑道：「什麼人值得咱們如此大張鼓旗？咱們今晚要對付的乃是衡山派。」

「衡山派？」春申君故作吃驚，說道：「咱們這點人手夠麼？」

無垢又是一聲大笑，說道：「咱們這點人手，對付整個衡山派當然不夠；但咱們這一路，只是幾路人馬中的一路而已，何況衡山派已有三分之二的人，投效了本教，咱們這一路又並非主力，自然足可勝任了。」

「衡山派已有三分之二的人，投效了本教」，這句話聽得春申君心頭暗暗一凜，暗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一面故作欣然之狀，連連點頭道：

「如此就好。」

無垢忽然抬目問道：「陳護法，你帶來的人手之中，九環金刀鄧榮在內，他在貴莊擔任什麼職務？」

春申君道：「總教頭。」

無垢道：「他可靠麼？」

春申君道：「他是較技輸了，約定一年之內，聽命於屬下，大概不會有什麼二心。」

無垢道：「但他如果知道了咱們的行動，可能會生二心，貧衲交你一包藥粉，暗置在茶水之中，此後就可永遠爲你所用了。」

隨着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紙包，遞了過來。

春申君連忙伸手接過，欣然道：「副總護法設想週到，屬下幸何如之。」

「好了，你們可以回去了。」

無垢接着叮囑道：「這包藥粉，無色無味，回去之後，必須立即讓他服下。」

春申君道：「屬下省得。」當下就起身告辭，目光和無塵一接，只覺他臉上有着失望和憫憐之色，心中暗自忖道：「看來無塵這個方丈，已被他師弟完全操縱了。」

一行人由春申君爲首，退出方丈室，回到客舍。大家怕無垢派人在暗中覷伺，是以誰也不敢多說。

春申君取出那個小紙包，先讓大家各自斟了一盅茶，然後打開小紙包，裝作把藥粉倒入茶壺之中，實則無名指，小指一勾，已把紙包勾住，暗藏手掌之中，蓋上了茶壺一面朝任雲秋吩咐道　「雲秋，你去請鄧兄來一趟。」

任雲秋領命走出，一回工夫，偕同鄧榮一起進來。

春申君先給謝公愚和鄧榮作了介紹，一面笑道：「鄧兄請坐。」

然後手執茶壺，給他倒了一盅茶，回頭以「傳音入密」朝任雲秋道：「雲秋，也許暗中有人覷伺表叔，你站着說話較爲方便，就以『傳音入密』把經過告訴他，這盅茶水之中，並無問題，但囑咐他喝下之後，要裝出處處服從，不可露了馬脚。」

任雲秋暗中點頭。

鄧榮看春申君給他斟茶，忙道：「屬下自己來，這個如何敢當？」

春申君大笑道：「鄧兄怎的和兄弟也客氣起來了？」

這時任雲秋站在一旁，業已用「傳音入密」朝鄧榮道：「鄧老，請聽仔細了，但不可流露出神色來，我表叔和沈、金、謝三位大叔，佯裝接受黑衣教之聘，擔任他們護法，黑衣教對待外人，得服下迷神藥物，永遠受他們控制，差幸表叔等人事後都服了解藥，此次奉命到這裏來集合，準備今晚二更以後，夜襲衡山派，方才經黑衣教副總護法召見，要表叔在鄧老這杯茶中暗下迷藥，表叔剛才只做了個樣子，茶水中並未下藥，他要在下暗中告訴鄧老，喝下這盅茶之後，必須裝出對黑衣教心悅誠服，不可露出馬脚來。」

鄧榮聽得暗暗詫異，黑衣教聲勢難道會有如此浩大，敢來動衡山派？他微微頷首，取起茶盅，喝了一口，才道：「莊主見召，不知有何吩咐？」

春申君已經看他頷首，這就笑着道：「咱們定今晚二更行動，大家在大天井中集合，方才沈兄、金兄、謝兄，聽說咱們莊上人手由鄧老哥統率，爲了咱們四個莊的人手，統一指揮起見，想請鄧老哥擔任總指揮，四莊人手，悉憑調度。」

鄧榮道：「這個屬下如何敢當？」

春申君笑道：「鄧老哥不可客氣，這是大家的意思。」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今晚形勢，十分險惡，如果衡山派覆滅了，武林大局，岌岌可危，兄弟和沈兄等人，目下也不知該如何着手，因此把四莊人手，統歸老哥指揮，咱們才能騰出時間，隨機應變，老哥不可推辭了。」

鄧榮聽他這麼說了，就點頭起身道：「屬下恭敬不如遵命。」

取起茶盅，一口喝乾，起身道：「屬下告退。」

春申君也喝了口茶，回頭朝任雲秋道：「雲秋，時間還早，你可以到客房中去憩一回。」

一面暗以「傳音」說道：「你裝作入睡，最好去一趟南嶽廟，能找到青雲道長，就告訴他今晚之事，萬一見不到他，也不要緊，暗中察看一下衡山派的動靜，但必須在二更以前趕回來，行動也務必特別小心，這是表叔的信物，你收下了。」

說話之時，暗中把一方玉珮塞到他手中。

任雲秋接過玉珮，也以「傳音」說道：「小侄會小心的。」一面故意伸了一個懶腰，說道：「小侄確實覺得有些睏，那小侄就到房中去休息一回了。」

說着，舉步朝廳後走去。

沈同在任雲秋走後，忍不住悄聲問道：「春華兄要他到那裏去？」

春申君「傳音」道：「兄弟要他去看看衡山派的情形……」

沈同道：「太冒險了，此刻南嶽廟附近，說不定黑衣教早已佈置了不少暗樁，任少兄去了，只怕很快就會被他們發現，到時如何是好？」

春申君微微一笑，很有自信的道：「雲秋不會讓他們發現的。」

＊　＊　＊

衡山派根本重地南嶽廟，今晚依然和往常一樣，顯得甚是平靜，但任雲秋却可以感覺出來，廟中氣氛，大有外弛內張之感！

這是他在進入第三進時，才發覺出來的，因爲整座第三進，幾乎每條走廊，每一轉角，都有隱伏的暗樁。天井、兩廡、階上、階下，也都有佩長劍的道人，鵠立站班。

這些或明或暗的衡山門下，縱然精通劍法，任雲秋是不會讓他們發現的。

但任雲秋看到第三進忽然有如臨大敵的戒備情形，心裏不禁暗暗起了嘀咕：「敢情黑衣教要夜襲南嶽廟，衡山派已經得到消息，不然不會有這樣的佈置，自己且進去聽聽他們如何計議，有些什麼防範？」

他心念一動，立即長身掠起，疾如夜鳥，一下從偏殿掠登大殿屋脊，再由殿後悄然翻落。

殿後一道門外，也站着兩個佩劍道人，任雲秋早已在屋上拾了兩顆細小的瓦礫，悄然打出，擊中他們穴道，然後飄然飛落，在經過他們身邊之時，再以極快手法，輕輕一拂，震落瓦礫，替他們解開穴道，人已像一縷輕煙，閃入殿後。

這座大殿，共有三座神龕，此時殿上燈火通明，正有幾個人的聲音，在低聲說話。

任雲秋隱身中間一座高大神龕的後面，悄悄前移，再以極快身法，一下隱入神龕之中，因爲神龕的前面有高大的青石供案，那幾個說話的人是坐在供桌前面，是以並未注意有人潛入。

任雲秋已經悄然躲到神龕裏面一座高大的神像身後，蹲伏下來，才悄悄探出半個頭去，只是視線被青石首案擋住了，看不到在前面的人，但他們說的話，却清晰可聞。

說話的一共是三個人，先是一個低沉而陰的聲音。說道：「掌門人不出面，有貧道兩人出面，也可把大局壓得下來。」

接着另一個聲音凝重的道：「青石師兄說得極是，掌門令牌一向由貧道掌管，掌門人日常都很少過問廟中事務，副總管但請放心。」

「哈哈！」第三個大笑道：「如此就好，過了今晚，青石道兄就是本教副教主，衡山派的掌門人了。」

任雲秋聽得不期然一怔，暗道：「會是但無忌，他們計議的竟然是出賣衡山派的秘密部署，時間不早，自己還得趕快去找尋青雲道長才好。」

心念一動，正待悄悄退走！

只聽但無忌道：「不知青石道兄何時動手？」

那說話低沉而陰的青石道人說道：「掌門人一身武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他身邊的人也決不肯聽貧道的話，因此無從下手，唯一的辦法，只有等到各處一經發動，警報頻傳，由貧道和青藜師弟連袂進去請示，並請掌門人親自主持大局。」

「那時他必須走出雲房，貧道和青藜師弟隨他身後而行，副總管已把化血針筒交與青藜師弟了，在他身後發射，相距既近，他就算武功通天，也無法躲閃得開，經過盞茶工夫，血肉化盡，就算有人擁戴他，也從此沒有了這個人，敝派就得由新掌門人繼任，就可兵不血刃，把敝派歸併本教了。」

任雲秋越聽越怒，暗道：「當眞喪心病狂，勾結黑衣教，出賣衡山派，居然還定下毒計，謀弑掌門……」

但無忌道：「但貴派之中，至少還有半數以上的人，未必肯加入本教。」

青石道人道：「這個貧道清楚得很，這些不肯歸附本教的人，多半是大師兄的門人和再傳弟子，目前爲了穩定人心，暫時不宜動他們，但自有貧道逐個收拾，以不落痕迹，方爲上策，這件事，貧道籌思已久，不勞副總管費神，貧道自有安排。」

他不但謀弑掌門人，而且對付異己之人，還存下殺機，準備一一開刀。

任雲秋聽得義憤塡膺，恨不得跳出去，一掌把他劈了！但想到表叔要自己來的目的，是給青雲道長送信來的，自己以先見到青雲道長再說。

這就悄悄躍落神龕，往後移動，快到神龕後面的門口，先點了兩個値崗道人的穴道，再在經過他們面前之時，輕輕拂開他們穴道，身形早已縱起，直往後進撲去。

他身法手法，神速已極，是以兩個道人只是眨了下眼睛，穴道由閉而啓，他們依然一無所覺，當然更看不到任雲秋了。

任雲秋掠上殿背，凝目略一打量，記着表叔所說的方向，雙足一點，長身縱起，朝東一座庭園虹射而去。

庭園佔地頗廣，頗有林木、竹石、流泉之趣，今晚是元宵前一天，月光已經明澈如水，照在這片園中，更顯得清幽絕俗之美。

任雲秋足尖踏着樹梢，一邊提氣飛躍，一面目光四顧，找尋青雲道長修練習靜的草廬。

不多一回，他已看到一叢修篁之間，露出一角茅簷，他趕緊一提眞氣，疾落過去，飄落竹林之外。

就在這一瞬間，他發現身後微風輕颯，似有兩個人欺到了背後，但聽「鏘」「鏘」劍鳴，同時也有人喝了聲：「施主何人，夜闖南離園，所爲何來？」

任雲秋心中暗想：「自己如果告訴他們來意，必須多費唇舌，而且也會洩露了自己身份，不如……」

一面緩緩回過身去，說道：「在下是奉命來求見貴派掌門道長的……」

話聲未落，乘對方兩人打暈自己之際，身形一晃，雙手閃電般拂去。

那兩個人驟不及防，立被制住了穴道。

任雲秋毫不怠慢，迅速朝竹林中閃入，他身法奇快，穿林而入，有如一縷輕烟，但他立即發現這片竹林之中隱伏了不少衡山門下，暗樁密佈，拱衞着三間茅屋。

任雲秋打量着茅屋中的情形，左首一間的窗櫺，還隱隱射出燈光，只是窗戶並沒有開。

他考慮了下，覺得自己如果突然在階前現出，必有衡山弟子擋駕，又得費一番唇舌，才能見到青雲道長，不如先以「傳音」之術，向屋中的青雲道長說明求見，他自會派弟子出來招呼，把自己領進去，這樣豈不比階前現身好得多了？

心念這一動，立即對着那間有燈火的窗口，施展「傳音」之術說道：「在下雲如天；奉家師之命，有機密大事，求見掌門道長。」

他爲了不洩露自己身份，故而臨時改變了姓名，萬一房中不是青雲道長，也不要緊了。

果然過沒多久，只見茅屋中走出一個身佩長劍的年輕道人，在階上打了一個稽首，說道：「掌門人請雲施主入內相見。」

任雲秋立即閃身而出，迎了過去。

那年輕人一楞，就稽首道：「雲施主請隨貧道來。」

轉身領着任雲秋走入茅屋。

你休看這三間茅屋，却建得甚是高敞，中間一間上首兩張木椅上，端坐着兩個中年道人，左右兩邊，站着七名佩劍年輕

道人，他們看到年輕人領着任雲秋走入，只瞥看了一眼，依然靜立如故，連動也沒動。

年輕人走到左首一道門口，躬身道：「雲施主請進。」

任雲秋舉足跨入，但見這間靜室十分寬敞，也收拾纖塵不染，室中擺設更是古雅，一張紫檀雲床上，盤膝坐着一個白髮簪髻，白鬚垂胸的青袍老道人，旁邊一張短几上，點燃着一支紅蠋。不用說這白鬚道人就是衡山派掌門人青雲道長了。

他烱烱目光抬處，看到走進來的竟是一個年僅弱冠的藍衫少年，不覺微微一怔！

須知武林中會「傳音入密」的人甚多，那只須內功到了相當火候，稍加練習，即可使用，因爲雙方都近在咫尺，出我之口，入彼之耳，還不算太難，使的好不好，只是功力深淺和技巧不熟罷了。

但任雲秋方才使的是「千里傳音」之術，這和「傳音入密」面對面說話不同，可以遠隔十數丈，以至數十丈外，和對面說話無異，這就非本身功力已臻上乘境界，無法練成。

青雲道長先前以爲來的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長老，及至看到進入靜室的任雲秋，竟然只是一個弱冠少年，自然大爲驚訝，幾乎不敢相信了。

任雲秋慌忙趨上幾步，拱手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任雲秋，見過老道長。」

青雲道長打量着面前這個年輕人，但覺他眉宇之間，隱現紫氣，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難道他小小年紀，內功竟然能練成上乘境界不成？」

一面打着稽首道：「方才小施主不是說姓雲麼？」

任雲秋道：「方才在下怕屋中不是老道長，就會洩露在下身份，不得不臨時說了個化名，還請老道長鑒諒。」

青雲道長道：「小施主聲稱奉命有機密大事見告，不知你奉何人之命而來，有何機密大事，乞道其詳。」

任雲秋從懷中取出表叔的玉佩，雙手呈上，一面說道：「在下是奉表叔陳春華之命，來晋見老道長的。」

青雲道長看了玉佩一眼，頷首道：「不知陳莊主有何教言？」

任雲秋就把黑衣教劫持青松道長和謝公愚，一面又脅迫春華山莊、躍龍莊、羅漢莊，敦聘表叔等人爲護法，以迷心藥物使大家永遠聽命於他，並命表叔等人於今天趕抵衡山鎮，由祝蝸廟無垢率領，將於二更夜襲衡山派，據說共有幾路人手，表叔才要自己前來向老道長報訊……

青雲道長愕然道：「有這等事？貧道居然一無所知！」

任雲秋又把剛才在第三進大殿聽到的話，詳細說了一遍。

青雲道長聽得身軀一陣顫抖，變色道：「青石、青藜居然欺師滅祖，投到黑衣教去了，這是教人不敢相信之事，他們……難道忘了是衡山派弟子，身受歷代祖師恩典……竟會如此喪心病狂……」

老道人一生清淨無爲，但聽到這一驚人巨變，也顯得極爲激動。

任雲秋道：「老道長有了準備，必可肅清奸宄，予黑衣教以迎頭痛擊，在下須在二更前趕回去，那就告退了。」

青雲道長點頭道：「若非陳莊主要小施主前來示警，敝派千百年來的基業，只怕要毀於一旦了，請小施主覆上陳莊主，貧道至深感紉，也不留小施主了。」

他要起身相送。

任雲秋忙道：「時間不多，老道長大概也需略作佈置，不勞相送，反而會引人注意，在下走了。」

說完，抱抱拳，轉身出了雲房，跨出茅屋，立即長身掠起，破空直射而去。

* * *

時間離二更還有小半個時辰。春申君、金贊廷、謝公愚四人在一面品茗，一面閒聊。

只見任雲秋睡眼惺忪的從裏面走出，說道：「表叔，還沒到時間麼？」

春申君含笑道：「還有半個時辰呢，雲秋，你睡得如何？」

任雲秋微微搖頭道：「小侄只是躺了一回，根本睡不着。」

他走近圓桌，拉了一把櫈子坐下，倒了一盅茶，喝了一口，一面就把此行經過悄聲說了一遍。

他說得很輕，但在座幾人，都是內功精湛，自然聽得清楚。

春申君大喜道：「雲秋，你辦得好。」

謝公愚道：「任少兄家學淵源，令人不勝欽佩。」

沈同低聲道：「春華兄，待會咱們……」

春申君一手拿起茶盅，喝了一口，低低的道：「俟機而動。」

金贊廷道：「青松道兄不知怎麼了，他怎會不和咱們一起的呢？」

春申君道：「他是衡山派掌門人的師弟，自然不和咱們一起了！」

謝公愚道：「不錯，可能他已經先去了。」

沈同道：「有可能。」

春申君一手托着茶盅，只是思索着自己一行人到了南嶽廟，應該如何，但想了一回，依然毫無答案，因爲今晚二更以後的事，任何人也不知道如何發生，僅憑空想，怎麼想得出應變之道來呢？

時間漸漸接近二更！

謝公愚道：「春華兄，是時候了吧？」

春申君憬然道：「哦！」

謝公愚含笑道：「你在想什麼？」

春申君苦笑道：「一點頭緒也想不出來。」

謝公愚道：「那就出去吧！」

幾人同時站起，舉步往外行去，走出大殿，但見大天井中月光如水，九環金刀鄧榮已指揮着四個莊子的莊丁們，排成了四行，站立在大天井右首，看去個個精神飽滿，雖然並沒有刀出鞘，弓上弦；但軍容甚是壯盛。

春申君心中暗道：「自己這四個莊的健兒，同心協力，縱或不是黑衣教的對手；但再加上衡山門派弟子，聯合一起，今晚黑衣教匪徒，大概也未必能得逞了。」

一行人由春申君爲首，走入石階，鄧榮已經迎了上來，抱拳一禮道：「四位莊主，屬下已遵命把四莊弟兄，都集合了。」

春申君抱抱拳含笑道：「鄧兄辛苦了。」

正說之間，只聽一陣輕快而連續的腳步聲，從長廊傳來。大家回頭看去，但見兩行黑衣僧人，整齊的魚貫由左首長廊走了出來。

這兩行僧人全部都腰跨戒刀，全身緊紮，人數少說也有一百名之多，他們走落天井，就在天井左首排成四行，站停下來。

接着走出來的是無垢，他神情倨傲，跨着八字步，走到階上，脚下一停，兩道烱烱目光，朝階下投來。

春申君、沈同等人立即躬身道：「屬下參見副總護法。」

無垢點頭道：「很好，大家都準時集合了，現在就隨本座到南嶽廟去，咱們的目的地，是南嶽廟東首……」

「嘻嘻！」山門口忽然有人發出嘻笑之聲！

大家不禁回頭看去，今晚月色甚佳，在場之人無一不目光敏銳，一眼就看到敞開的大門中間石門檻上，像騎馬般坐着一個僧袍襤褸，積滿了油垢，蓬頭垢面、頦下黃鬚于思的邋遢和尚，望着無垢擠眉弄眼，一臉傻笑。

無垢臉色一沉，說道：「你在這裏做什麼？」

那邋遢和尚笑嘻嘻的道：「我是在看熱鬧。」

無垢道：「這裏又沒有熱鬧，還不快進去？」

「很好看，這裏不是很熱鬧麼？我就喜歡湊熱鬧。」

那邋遢和尚騎在石門檻上，直是搖頭，接着道：「我不進去。」

無垢怒聲道：「不進去不行。」

邋遢和尚道：「爲什麼不行？你本來只是一個小和尚……」

無垢一揮手道：「你們還不把他扶進去。」

他這一抬手，就有兩個黑衣和尚走了過去，一左一右把邋遢和尚挾了起來，說道：「快進去吧！」

邋遢和尚大聲嚷道：「我還是他的師叔，我爲什麼要聽他的？你們又不是他的徒弟，爲什麼也要聽他的？他如果造反，你們也聽他的麼？」

兩個黑衣和尚沒去理他，讓他嚷着，只是挾持着他往後面而去。

春申君心中暗道：「這傻和尚，人雖傻；但說的話却一點也不傻！」

無垢等他走後，就抬抬手道：「好，現在咱們可以出發了。」

他話聲方落，只聽大殿上又響起邋遢和尚的聲音大聲道：「你走得快一點嘛，再遲就沒有熱鬧看了。」

無垢皺皺眉，揮手道：「咱們走。」

「來了，來了！」邋遢和尚大聲叫道：「你們大家看看，是什麼人來了？」

兩行黑衣僧人聽了無垢發出的命令，正待起步；但聽了邋遢和尚的大聲嚷嚷，不由全部回頭看去。

只見邋遢和尚從大殿上三脚兩步的奔了出來，他一隻手還拉着一個人，跟着他跟蹌奔出，那是身穿紫衲的老和尚，祝融寺的方丈無塵。

兩行黑衣僧人看到出來的是方丈，立即一齊雙手合十，躬下身去，口中說道：「參見方丈大師。」

無垢心頭頗爲不耐，但無塵究是方丈，合十行了一禮道：「大師兄出來作甚？」

邋遢和尚却不讓無塵開口，拉着他衣袖，說道：「你快和他說呀，我要跟他去，今晚熱鬧得很呢！」

無塵拗不過他，抬頭道：「師弟，能通師叔說要跟你去看熱鬧，你就讓他去看看熱鬧吧！」

無垢臉色微沉，說道：「他去做什麼？這有什麼熱鬧好看的？」

邋遢和尚嚷道：「你去做什麼？你能去，我爲什麼不能去？我是你師叔總不假吧？」

無垢憤然道：「大師兄，你別聽他嚕嗦。」

邋遢和尚心裏一急，大聲道：「方丈，你也別聽他的，他是去害人的，咱們出家人，不能做傷天害理的事。」

無垢怒極，倏地欺身過去，喝道：「你說什麼？」

左手一探，五指如印，朝邋遢和尚當胸印去。

春申君現在已經知道邋遢和尚是無垢的師叔，此時看他兇性突發，突然使出「雷心印」，向師叔下此毒手，邋遢和尚如何接得下？一時激於義憤，正待出聲喝阻。

忽見邋遢和尚朝自己擠眼一笑，心頭不由得一怔！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但聽「砰」「喀」兩聲輕響之後，接着有人悶哼出聲！

春申君定睛看去，邋遢和尚依然笑嘻嘻的若無其事，無垢一條右臂已經下垂若廢，痛得連退了幾步，只是喘息，看去似是虛脫模樣。

就在此時，兩行黑衣僧人，隨着突然起了一陣騷動，人叢間接連響起「砰」「砰」之聲，少說也有一二十個人無故踣地不起。

緊接着又是一陣嗆嗆戒刀出鞘之聲，但見十幾個僧人紛紛離隊躍去，其餘數十名却迅捷的在他們前後列成兩道人牆，把十幾個僧人的退路截斷，堵在大天井之中。

也不知何時，祝融寺的大門，也已悄然關起。

春申君等人因不明內情，不知他們內裏發生了什麼事，自然不便過問，要大家後退幾步保持中立。

只聽無塵站在階上，大聲說道：「爾等都是本寺弟子，不許動手，大家給我放下兵刃，此事起因於無垢師弟妄動貪嗔，受黑衣教蠱惑，擔任該教副總護法，連老僧都受他要脅，爾等身爲弟子，自然更不敢違抗了，差幸能通師叔大智若愚，挽救本寺一場劫運，如今無垢師弟武功已廢，老僧顧念同門之誼，要他面壁思過，爾等均是被脅從之人，只要放下屠刀，佛門廣大，既往不究，好了，你們可以各自回禪房去了。」

那十幾個僧人果然依言放下戒刀，拜

伏在地。

無塵朝他們揮了揮手，果然各自退去，只餘下八名黑衣僧人，依然伺立階下。那邋遢和尚也在這轉眼之間，走得不知去向。

春申君看得心中暗暗點頭，無垢這一路，總算獲得解決。

無塵從無垢身上，取出一塊令牌，走到春申君面前，合十一禮道：「陳莊主，這是黑衣教副總護法的令牌，今晚敝寺發生之事，諸位不宜洩露出去，這方令牌，暫交陳莊主收執，陳莊主俠肝義膽，自然知道如何肆應，毋須老衲多言，時間不早，諸位可以前去赴約了。」

春申君雙手接過鐵牌，說了聲：「多謝方丈大師。」

把鐵牌收入懷中，然後拱拱手道：「在下等人，那就告辭。」

無塵合十相送，却以「傳音入密」說道：「陳莊主只管先行，老衲自會派人相助。」

春申君朝他點頭示意，就和沈同、金贊廷、謝公愚等人，當先走出祝融寺。

大家因在路上，不便談論祝融寺的事，好在方才無垢說過，自己等人的目的地，是南嶽廟東首，是以一路朝南嶽廟趕去。

沈同悄聲道：「春華兄，現在咱們該當如何？」

春申君也悄聲說道：「到了那裏，見機行事。」

不多一會，已經抵達南嶽廟東首，那是一片高大的柏樹林。

春申君一馬當先，走在最前面，任雲秋緊跟着表叔身後而行，還沒走近林前，只見一個背負長劍的道人站在林前，看到一行人過來，他就迎着攔在路上，稽首道：「諸位夤夜前來，不知有何貴幹？」

說話之時，左手一攤，出示揑在掌心的一塊黑色鐵牌。

春申君先前眞還愣得一愣，不知他是衡山派巡山的人？還是黑衣教的人？但看他出示鐵牌，才算定下心來，因為他手掌心那方鐵牌，形式和無垢的令牌一般無二，只是略為小了一些，這已可證實對方雖是衡山派的人，但也是黑衣教的人。

當下也伸手入懷，取出無垢的鐵牌，攤掌相示，說道：「在下奉副總護法之命前來，道兄有何指教？」

那道人看到鐵牌，立即神色恭敬，說道：「小道奉掌令師叔之命，在此恭候副總法，諸位請速即入林，須待南首放起火花訊號，此處也要放起火花訊號，作為響應，諸位也就可以整隊出林，逼近本廟東牆。」

他領着衆人入林之後，從身邊取出兩枚火炮，交給了春申君，隨即打了個稽首，返身走去。

春申君等人進入樹林，就相度形勢，把四莊人手，作了適當的混合編組，分別由謝雨亭、雨奎，陳少華，陳福等四人率領，佈成了四方形的陣勢，由九環刀鄷榮担任總指揮事宜。

春申君、沈同、金贊廷、謝公愚、任雲秋等人居中，因為四周都已有人担任警戒，他們五人就在中間席地坐下。

春申君低聲道：「以兄弟看來，不但咱們這一路，大概只是虛張聲勢的援兵，可能其他幾路，也和咱們一樣，幾處火花訊號一起，青石、青藜即有藉口去向青雲道長請示，暗下殺手，因此，今晚形勢只能說是裏應外合，尤其在裏應，黑衣教的人，等他們除去青雲道長，就水到渠成取得了衡山派，因此……」

他回頭朝任雲秋道：「雲秋，表叔要派你一件任務。」

任雲秋道：「表叔但請吩咐。」

春申君道：「咱們這裏既然只是虛張聲勢的一支人馬，諒來暫時無須動手，目前最重要的，是衡山派不能出一點差錯，今晚他們的陰謀，你雖已告知了青雲道長，青雲道長一派掌門，本身修為，也已臻上乘，只是黑衣教中高手甚多，若是他們已經混入南嶽廟，有青石、青藜二人掩護，一時當然不會有人察覺，屆時青石、青黎發難之際，如有黑衣教高手相助，青雲道長只有幾個門人，只怕不是對方對手，因此表叔之意，想派你前去暗中保護青雲道長。」

任雲秋道：「小侄遵命。」

春申君含笑道：「不，我話還沒說完，你此行任務，只在暗中保護，能不露面，最好就不露面，免得洩了行藏，萬一非現身不可，也要特別小心。」

他從懷中取出一件東西，塞入任雲秋手中，一面低低的道：「你只須如此如此，方可不露行迹，咱們能不露行迹，今後行事，就方便多了。」

任雲秋點頭道：「小侄記下了。」

春申君道：「事不宜遲，那就快些去吧！」

任雲秋應了聲是，站起身，足尖一點，一條人影立即長身拔起，一下就隱沒在枝椏交結的濃密柏葉之間，失去了所在。

謝公愚由衷的道：「任少兄當眞不愧是盟主的後人，武林傑出的青年高手，咱們這些人，幾十年來浪得虛名，說來慚愧！」

沈同道：「春華兄，我看任少兄身手，大概除了家學淵源，還另有名師，不然，只怕年紀輕輕，絕難有此成就。」

春申君含笑道：「沈兄說得是，諸位都不是外人，兄弟也不用隱瞞了，雲秋的尊師，是武林中素有第一奇人之稱的九疑老人……」

金贊廷聽得「啊」了一聲道：「難怪任少兄有這一身絕藝了，只是兄弟聽說這位老人家從不收徒，任少兄這份機緣，當眞是曠世奇遇了。」

春申君道：「這是老人家當年親口答應過任大哥的，自從任大哥過世之後，還是兄弟親自送雲秋上九疑山去的。」剛說到這裏，突聽西首謝雨亭的聲音喝道：「什麼人？」

幾人談話立即停止，一齊站起身來。

只聽一個略帶尖沙聲音道：「是謝大兄弟麼？我是陳康和。」

謝雨亭忙道：「原來是陳師伯，家師就在林中，陳師伯請。」

他這幾句話，是提高聲音說的，好像讓師父知道陳康和來了。

春申君壓低聲音說道：「三位老哥，

千萬記住，陳康和來了，不可流露出對他有輕視和不滿的臉色。」

剛說到這裏，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陳康和已經走近過來，他堆着笑容，拱拱手道：「四位老哥都在這裏，兄弟來遲一步了。」

春申君歡然道：「康和兄來得正好，咱們也剛到一會，不知但副總管來了沒有？」

陳康和也席地坐下，他那張灰中帶黑的臉上一直堆滿諂笑，聳着肩道：「兄弟就是追隨但副總座來的，他要兄弟來謁見副總護法的，副總護法……」

他老鼠一般的目光，略作打量，就沒說下去。

春申君道：「副總護法還沒到，但副總管要康和兄前來，有什麼事，和兄弟說也是一樣。」

陳康和道：「其實也沒什麼……」

他似乎有些為難！

春申君沒待他說下去，已經掏出副總護法的令牌來，說道：「康和兄認不認識這是副總護法的令牌嗎？副總護法有言，他如果不在此地，有什麼事，可由兄弟全權處理。」

副總護法的地位，高出副總管甚多。（但副總護法是教外人士擔任的，副總管則是教主的親信）

陳康和目光一溜，立即阿諛的笑道：「春華兄好，咱們幾十年老弟兄，兄弟還有什麼話不好說的？但副總座是要兄弟來稟報副總護法，今晚行動，大概要稍稍延後一些時光……」

他故作神秘的湊下了些頭，壓低聲音說道：「很可能教主會派較高地位的人前來主持。」

沈同問道：「康和兄知道會是什麼人前來？」

陳康和道：「這個兄弟如何會知道？」

謝公愚道：「這也不難猜得到，咱們這裏現在到的已經有副總護法和副總管二位了，教主不來，那麼派來的人，大概不外乎副教主、總護法和總管三人中的一位了。」

陳康和道：「兄弟聽但副總座說，本教目前有三位副教主，但再過些時候，副教主可能會增加幾位哩！」

金贊廷道：「這麼說康和兄也有希望當副教主了。」

他是個心直口快，嫉惡如仇的人，這話就含有譏諷之意。

陳康和笑道：「贊廷兄說笑了，兄弟那有這個資格，當得上副教主的，至少也是一派掌門人身份才行。」

謝公愚心中暗道：「從他這句話的口氣，就可以聽出來黑衣教果然志在各大門派，預期各個擊破了。」

春申君聽說黑衣教主將要派較高職位的人前來主持今晚之事，心中暗暗忖道：「會不會派副教主鳳簫女來呢？」

他不知怎的，對鳳簫女竟然念念不忘，也希望今晚來的會是鳳簫女，就是見她一面，也勝過心頭百遍的懷念。

這種心情，應該是少年男女初戀時的滋味，春申君已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也不知經過多少風流陣仗，如今居然對鳳簫女會有初戀般的想念，自己也不禁暗自覺得好笑。

* * *

任雲秋奉了表叔之命，一路踏着樹梢而行，他方才已經來過一次，對南嶽廟的形勢，也已了然於胸，南嶽廟每一進殿宇，雖有衡山派弟子輪值，但任雲秋施展身法，飛越殿宇，有如馭電追風，浮光掠影，衡山門下自然不易發覺，縱然在仰頭之際，看到一點影子，也只當是掠空飛過的夜鳥。

他一路無阻的來至後進掌門人居住的南離園，悄悄隱入一片竹林之中，等他閃入竹林，才發現竹林深處，竟然隱伏了十數名衡山派門下的道人，每個人都長劍出鞘，隱藏袖底，（長劍隱藏袖底，是為了遮掩劍身的光芒）伏身不動。

任雲秋心頭暗暗嘀咕，不知這十幾名衡山弟子，埋伏竹林之內，是來保護掌門人的？還是青石、青藜的黨徒，躲在這裏來暗算青雲道長的？

差幸他掠來之時，身輕如燕，底下匍匐着的衡山弟子沒人發現，任雲秋藝高膽大，悄然朝竹林深處飄落，又悄悄的朝較裏面的兩個人走去，（他們是雙崗，兩個人守一個位置）抬手找出兩顆小石子，制住了他們穴道，才大膽走近，把左首一人身上道袍剝了下來，穿到自己身上，然後又把表叔臨行時交給自己的一張面具，覆到臉上，抱起此人，放到一處沒人注意的草叢之中，再回到原處，替右首那人解開穴道，依樣和他背對背伏下身子。

竹林外月色朦朧，竹林中就更顯得幽暗。因為大家都匍匐着身子，屏息以待，是以誰也不敢出聲交談。

這樣約莫過了快有半個更次，突聽南首天空，「嗤」的一聲，射起一道紅色火花，衝霄直上！

任雲秋心中暗道：「差不多時候了！」

心念未已，緊接着又是「嗤」「嗤」兩聲破空輕響，西首和東首同時射起了兩支火花！

過沒多久，竹林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由遠而近，來得極快，任雲秋已聽出腳步聲是兩個人，那自然是青石、青藜無疑了，他不能再躭在竹林之中，但又想不出離開竹林後該當如何？正感為難之際！

只聽竹林前面有人說道：「弟子見過二位師叔。」

接着響起青石低沉的聲音說道：「你們退下去，我和掌令師叔有急事面見掌門人。」

先前那弟子道：「啓稟二位師叔，掌門人有諭，未奉召喚，任何人不得擅入，二位師叔在此稍候，容弟子進去稟報掌門人，再來相請。」

青石道人怒哼一聲道：「好，你快去稟報。」

那弟子恭聲應「是」，匆匆往裏行去。

過沒多久，只聽先前那弟子退了出來，恭敬的道：「掌門人請二位師叔入內相見。」

青石、青藜舉步走入茅屋。中間一間已經迎出兩個中年道人稽首道：「玄通，玄風叩見監觀師叔，掌印師叔。」

（未完・五）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一下山便碰到一宗為爭奪金佛而打鬥的事情，原來金佛刻有兩行字，是岳家驥惠存之物，敬贈人字跡已被抹去，這正是岳家收藏之物，這批人就是參加搜山毀家殺父的敗類，便將白瑞剖心洩憤，其他人不戰逃去，白琬見兄長被殺，撿起金佛逃走，岳家宇尾追至樹林找尋，見一女子背己而立，誤以為是白琬，將她打倒，才發覺打錯人，她是萬世芳的女孫萬紫琴，上前道歉，萬紫琴要求為她辦一件事，帶他去一谷中井底將一個老人救出，這人就是他訪師學藝的雷士亮，立即傳授他一招。岳家宇折回跟踪萬世芳爺孫到馬鞍山一莊院內……

不取義害仁　昂首入絕谷

岳家宇這才看出脚腕上的皮索尖端，有一個五齒鋼抓，像一個龍頭，皮索極長，直通到三丈之外。

只見三丈外竹叢中，有一人哈哈一笑，說道：「老夫以為是一號人物呢，原來是——」

只聞萬紫琴接道：「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卒而已，畢老爺子把他交給姪女處理好了……」

「也好！」竹叢中那瘦小老人一抖手，龍頭抓疾彈回去，翻身掠於牆外。

萬紫琴揚手「啪啪」兩聲，作狀欲摑岳家宇，却是拍着自己的手，大聲道：「小賊，你的胆子可眞不小啊……」

她向岳家宇使個眼色，提起他的身子，向屋中掠去。到了屋中，放下岳家宇，肅然道：「你知道剛才那人是誰麼？」

岳家宇十分慚愧，搓着手道：「在下不認識……」

「哼！」他就是『十抓九穩』畢震山，他那龍頭鋼抓，厲害無比！身手不在我爺爺之下。你來幹甚麼？」

岳家宇抱拳道：「謝謝姑娘援手，並再向姑娘道謝解雷前輩之困！我只想看看『黑殺星』到底是甚麼樣子？」

萬紫琴冷笑道：「別酸了！那個要你道謝！哼！你雖然進來了，要想出去却太難了！」

岳家宇冷笑道：「我不信！」

萬紫琴厲聲道：「不信你試試好了！我也懶得管你！」

岳家宇剛才吃了暗虧，仍是不大服氣，他以為「十抓九穩」畢震山只是趁人之危，暗算於他，若是明來明去，他未必能得手。

况且他也不願讓一個女人呵護，立即悶聲不響，穿出後窗，只聞萬紫琴沉聲道：「傻子，你活够了……」

岳家宇四下一看，立即向最高的一座高樓奔去。

此刻他雖知自己有點孟浪，却不甘向萬紫琴示弱，穿房越脊，十分小心！

但是不管如何小心，仍然無法遁形，因為暗卡之多之密，可以說上碧落下黃泉。只見四周竄起十餘條黑影，一齊撲到！

岳家宇一不做二不休，未待那些高手穩站，已全力推出三掌，罡風呼嘯，掀起屋瓦，發出極大的聲響。

三個高手站立不穩，翻下屋面，岳家宇動了殺機，欺身逾電，扣住兩個大漢的手腕，沉喝一聲，向一旁猛撞！

「蓬」地一聲，兩個大漢哼也未哼一聲，竟變成兩片人餅。抖手向其餘高手擲去。

他這一手十分殘忍，其餘高手暴喝連連，拚死撲上。就在這時，只聞一聲陰笑，道：「你們閃開！」

十餘名的高手立即暴退數丈，只見三丈外屋簷角落站着一個高大的老嫗。

那簷角本是極薄之瓦做成，不要說一個人，就是一隻貓，恐怕也撐不住，然而，這老嫗單足站在角端上，身子左右搖晃不已。

岳家宇乃是識貨之人，深知這正是一種極難練的功夫，叫着「寒鴉爭巢」，全憑一點玄奧眞氣，使身子輕如紙片。

此刻他若是不理那老嫗，掉頭疾奔，可能逃出她的掌握，但他不甘如此，因為他以為他也能做到那一手，只是不知道有沒有那老嫗精湛？

他疾掠過去，提足十二成眞力，作勢欲推，但却不願乘人之危，只見那老嫗原勢不變，單掌向他一按。

岳家宇不信她有這等功力，雙掌力推而出。

「轟」然大震，屋瓦橫飛，他被震退三大步，不由猛吃一驚，只見那老嫗的身子晃了一陣，仍是「金鷄獨立」之式，站在簷角上，發出一陣得意的陰笑。

岳家宇雖是血氣方剛之人，也知「暴虎憑河」，送了性命太不值得，正要回身逃走，突聞有人宏聲道：「小子，你自動送上門來，可別怪老夫以大欺少……」

岳家宇悚然回頭，只見萬世芳站在兩丈之外，臉上充滿了殺機。

現在，岳家宇知道已經危在眉睫了，只萬世芳一人，他也料理不了，再加上那高大的老嫗，逃走的機會太渺茫了。

事到如今，只得硬闖，他再聚平生之力，向萬世芳推出一掌，萬世芳單掌一拂，大震聲中，整個屋脊，搖搖欲倒。

岳家宇的身子，有如斷綫的風箏，摔下屋面，但下面數十件兵刃，已經高擎着等待他！

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岳家宇急納一口眞氣，足尖一點牆壁，向旁邊激射三丈。

落地之後，感覺已受內傷，雖不嚴重，却不宜再動手過招，急忙鑽進一片竹叢中，向另一個院落奔去。

現在他不能不佩服「黑殺星」龐起的統御之術，像「十抓九穩」畢震山，「半掌追魂」萬世芳及那高大的老嫗，無一不是當代絕世高手，竟都為龐起賣命，龐起的安全，確是穩若泰山。

「噹……」堡中傳來宏亮的鐘聲，四面八方人影幢幢。每一組人都有十餘人之多，只要被一組遇上，任何高手，也不能於三招兩式之下放倒十餘個，在這工夫，其餘若干組就會趕到。

岳家宇暗暗警惕自己，今後若再這等孟浪，實在對不起吳明夫婦。

他進入這個院落，屋中之人聽到鐘聲，立即向外疾掠，岳家宇立即竄上池中的假山上，貼在山壁上。

但屋中之人剛去不久，兩撥人分自兩個門中入院，到處搜索。

岳家宇知道對方遲早會搜這假山，立即趁機向旁邊一座二樓上掠去。

上了樓廊後，不敢久留，只得推門而入。

這樓中靜極了，和外面的喧嘩形成兩個不同的世界，而且樓中之人的面孔，也安適恬靜，好像這裏不是「黑殺星」的住所。

迎門一張雕花大床，床上躺着一位一臉病容，白髮蒼蒼的老嫗，長期纏綿床第的痛苦，在她的臉上留下痕跡，使岳家宇想起李白「白髮三千丈」的詩句。

本來他過去以為這句詩太過誇張，但現在他覺得這句詩也不足以形容這位老嫗的形態。

床邊站着兩位中年美婦，她們的神態雖有些驚奇，却和床上的老嫗一樣，洋溢着慈愛的光輝。

「像他們這種人，似乎永遠不設防，世上任何壞人，也不會傷害他們。」

岳家宇發現是內眷住所，立即抱拳道：「眞抱歉！在下走錯了路……」

說畢，就要退出去，那知床上的老嫗顫巍巍地道：「孩子……你沒有走錯路……你走近點……讓我看看你……」

這聲音蘊含着無比的慈愛，岳家宇長了這麼大，從未聽女人這樣和藹的招喚他，孺慕之情發自內心，身不由主地走到床邊。

老嫗抬起枯手，搓搓眼睛仔細地望着岳家宇的臉，良久，才向兩位美婦道：「妳們看看：：他像不像：：一個人？」

兩位美婦早就有此同感，肅然同聲道：「媽，像極了！像極了……」

老嫗興奮過度，老眼中蓄滿了淚水，道：「孩子……你姓甚麼？」

岳家宇感覺這老嫗的淚水，和兩位美婦的慈藹，都有感染力量，也感覺眼眶有點潤濕起來，他毫不考慮地說道：「晚輩姓岳……」

老嫗一欠身，想坐起來，但却無法做到，她太激動了，慌忙指指樓門道：「快……快把門關起來……誰來也不開……」

一位美婦立即閉了樓門，上了橫閂，老嫗抓着了岳家宇的手，顫巍巍地道：「好孩子……你一定是那苦命的岳家冀之後了……」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正是那個死裏逃生的男嬰……」

老嫗終於淌下淚水，道：「孩子，老身是龐起的母親，她們是：．龐起的妻子……你不會奇怪吧？我們為甚麼：．會喜歡你……偏袒你……」

岳家宇的淚水奪眶而出，顫聲道：「也許前輩知道家父是無辜的……」

老嫗愴然道：「這只是一個理由……因為老身是你的外祖母……她們是你的舅母……」

岳家宇駭然一震，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黑殺星」是自己的舅舅，竟能參與屠殺岳家四十一口，而且連一個未滿月的外甥也不放過。

況且，這件事他的師父未說，雷士亮也未提過，難道他們不知道？

岳家宇面孔扭曲，切齒道：「龐起眞是我的舅舅？」

「一點不錯！你媽媽叫龐麗蓮，」老嫗凄然道：「當初岳家遭禍，老身於一月後才知道，當時聞到噩耗，昏了三次，但老身深信老天不會盡岳家之後，所以才忍痛等待，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你……」

岳家宇伏在外祖母身上悲聲道：「家父做錯了甚麼事？龐起這賊子竟能屠殺自己的妹夫？他到底爲了甚麼……」

兩位婦人低聲道：「孩子，快別悲傷了，外面的警鐘是不是爲你敲的？」

岳家宇陷入極度悲慟之中，他大力點點頭，道：「晚輩遭遇了三個絕世高手，其中有『十抓九穩』……『半掌追魂』．及一個高大的老嫗……」

兩位美婦同時一震，道：「你能自他們手中逃脫，足見你身手十分了得！不知令師是誰？」

岳家宇肅然道：「家師是『三絕逸叟』司馬龍！」

兩位美婦同聲道：「這就難怪了！不然的話，恐怕我們今夜不會相遇了……」

其中一位美婦肅容道：「雖然如此，要想脫出此堡，也難比登天！你所見到的三個高手，還是此堡中次流人物，還有一位『綠袍判官』婁森，身手之高猶在『血手孟婆』之上！況且自現在開始，堡中三百多護堡大漢，一齊出動，將堡牆團團圍住，插翅也逃不出去……」

另一個美婦幽幽地道：「媽……您看怎麼辦？」

老嫗喃喃地道：「爲了救這岳家的命根，爲娘我已經想了一個破釜沉舟的辦法，只是苦了妳們……」

兩位美婦面色一肅，正色道：「媽媽能破釜沉舟，難道作媳婦的就不能——」

老嫗微微一嘆，道：「爲娘乃是行將就木之人……活得已經太久了……但妳們正當盛年……萬一不幸而守寡……」

兩位美婦面色一黯，同聲道：「龐起心術太毒，遲早必受天譴！媽媽能犧牲自己的兒子，作媳婦的也能不要丈夫……」

人是情感動物，她們雖恨龐起，畢竟也是夫妻，說到末了，垂下頭去。

岳家宇大受感動，想不到二位舅母；竟是深明大義之人，眞是天涯何處無芳草了。

老嫗對岳家宇正色道：「孩子，我終於見到了你，和見到你母親一樣，心願已了，死而無憾。我死之後，把我的屍體暫時藏起，你就坐在我的輪椅上，身上披着斗篷，頭上蒙着布幃，一切準備就緒，叫你舅母傳話龐起，就說老身自感壽限不多，想到堡外去看看，只要我陪着他，由你舅母二人推着車子……」

岳家宇大吃一驚，道：「外祖母……妳老人家還是好端端地，爲何……」

老嫗沉聲道：「時已不多，且聽我說，老身生了這個兒子，常常引咎自責，對不起女兒及女婿，現在見到了你，心願已足，下定決心，要以龐起的血洗刷女兒和女婿的大仇！你不必手下留情，爲了岳家四十一名，及武林未來的命運，你應該完全照老身的話去做，若不照做，老身雖死亦不瞑目……」

岳家宇驚愕之下，抱着老嫗嘶聲道：「外祖母……妳不能死……晚輩可以設法突出重圍……」

老嫗伸手撫摸着他的面頰，淚水像泉湧一般，顫聲道：「孩子……千萬記住我的話——」

「格支」一聲，鮮血自她口角流出，老臉上泛出一絲笑意，雙手自岳家宇的臉上滑下……

岳家宇全身顫慄着，抱着老嫗泣不成聲。

在他的小心靈上，已負担了吳明夫婦捨女救他的大恩，如今又有外祖母大義滅子，二位舅母捨棄丈夫的情感重担，他的心靈幾乎無法負荷。

「孩子……你別哭了！媽媽已逝，只要你能照她的遺言去做，她會含笑九泉之下……」

岳家宇抹去淚水，跪在床前拜過外祖母，又向二位舅母大拜三拜，站起來道：「龐起爲晚輩的舅父，家師和雷士亮二位前輩爲何從未提及？」

其中一位舅母含淚道：「理由很簡單，因龐起罪大惡極，罪不容誅，他們怕你不忍心下手，所以絕口不提……」

×　×　×

兩位舅母和岳家宇把老嫗的屍體藏在內間，將門倒鎖，然後叫岳家宇坐在輪椅上，披上斗篷，又蒙上面紗。

外面人聲吵雜，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大概除了這幢樓房未搜之外，整個堡內每一寸之地都搜過數遍。

岳家宇十分不願以這種方法脫困，但外祖母爲他而死，二位舅母也行將爲他犧牲丈夫，準備於到了堡外時，讓他手刃親仇。

這等襟胸，實非一般女子所能做到，他萬般不願，也不能使她們失望，但他以爲這辦法也十分冒險，立即低聲道：「舅母，宇兒以爲此法可能行不通，如果龐起是孝子，自是不成問題，但他……」

舅母肅然道：「孩子你不知道，龐起確非孝子，但一個人成了名有了地位之後，又當別論。他當了盟主之後，也知道虛情假意，對母親問寒送暖，那不過是做做樣子給別人看而已，母親正是利用他這種心理，才決定採用此法，依舅母推測，若無意外發生，此法可以行得通！」

這時二位舅母開了樓門，站在樓廊上向樓下大聲道：「請報告盟主，老夫人今夜精神稍好，自感來日不多，壽數有限，靜極思動，希望盟主一人陪她老人家到堡外看看……」

樓下一陣轟諾，不久就招來「黑殺星」龐起，而這時岳家宇的二位舅母，已將輪椅抬到樓下。

岳家宇自布巾內望去，隱隱可見「黑殺星」的身材和面部輪廓，只見他搶上幾步，向輪椅躬身道：「母親有此興趣，足見已有起色，孩兒自當遵命陪母親到堡外走走……」

說畢，就要去接輪椅的推手，二位舅母連忙阻止，道：「媽媽要我倆推車，你在前面帶路好了……」

岳家宇可以聽出二位舅母語音顫抖，顯然心中萬分緊張，因爲此刻兩旁有四個高手，正是「半掌追魂」萬世芳，「十抓九穩」畢震山，「血手孟婆」和「綠袍判官」婁森。

尤其「綠袍判官」的綠袍在火把燈光映照之下，將他的長臉映得綠森森的，十分駭人。

「黑殺星」龐起，現在爲武林盟主，不得不表現孝子風度，立即對「綠袍判官」等人道：「婁兄請和各位繼續督促部下搜索，我想那小子早已溜出堡外了！在下暫時失陪……」

說畢，領先向外走去。

「綠袍判官」目光如電，宏聲道：「老夫人旣然有意四下看看，何不把頭上的布幃掀起？」

在這剎那間，岳家宇納足了功力，準備出手，同時也感覺輪椅微微顫抖。那正是二位舅母放在推手上的雙手在抖動着。

龐起回過身來，道：「不錯！母親的頭巾可以取下來，以便看看堡內景物……」說着就伸手欲取。

二位舅母同時伸手一擋，沉聲道：「母親剛剛好一點，那能見風……」

龐起縮回手，迭聲說道：「二位賢妻之言也對！夜間風大，還是到堡外再掀開吧……」

他回頭繼續帶路，「綠袍判官」獰笑一聲，跟在車後，二位舅母回頭一看，兩顆心直欲跳出口腔，互交眼色，其中一位對龐起道：「夫君……媽媽交待過只要你一人陪她出堡就行了，她認爲那樣不受拘束，可以隨便些……你還是請婁大俠留步吧……」

岳家宇雖然蒙着頭巾，也聽出後面仍有步履聲，心中也「卜卜」跳個不停。

龐起回身抱拳道：「婁兄，不敢勞您大駕，您請回吧！」

婁森陰惻惻地道：「在下自來此堡，亟欲一瞻老夫人的丰采，苦無機會，又感老夫人貴恙在身，不便打擾，今夜趁此機會，正好拜見一番……」

岳家宇駭然，心道：「莫非這魔頭已經看出破綻了？」

只聞二位舅母顫聲道：「夫君……你知道母親的脾氣，她說只要你一人陪她，若有外客，甚不方便！婁大俠善意心領，你還是請他……」

龐起抱抱拳，說道：「有病之人，性情有時……婁大俠之意，在下十分感激，就請——」

婁森陰聲道：「旣然如此，在下送老夫人到堡門處，以示敬意……」

二位舅母再也沒有適當理由阻止。天上的殘月，將婁森的高大影子映在地上，有如鬼魅附體，她們二人更加心跳不已。

偏偏這堡內旣大，又不能走得太快，走了半天，才只有三分之一。

婁森的步履聲「沙沙」作響，動人心肺，而且由地上的影子看來，他正在緩慢地接近輪椅。

她們只感背上像有涼涼的蟲蛇在爬，卻又不便回頭觀望。

年紀較大的舅母看看天色，道：「妹妹，今夜……的月色……甚好……」

另一位言不由衷地接道：「嗯！很亮……而且……快落了……」

堡門在望，龐起大聲吩咐守門大漢開門。而這時婁森的影子更接近了。

終於到達堡門，二位舅母像走了幾年似地，同聲說道：「夫君，請婁大俠回去吧！」

婁森一邁步就到了輪椅之旁，伸出蒲扇大手，陰聲道：「待在下爲老夫人取下頭巾，順便一瞻仙顏！」

二位舅母心胆皆裂，岳家宇力聚雙掌，就要先發制人，那知就在這時，突聞後面傳來驟急的奔馳聲，只聞得一個少女大聲叫道：「婁大俠快點請回，那個奸細又請來一個帮手，正在和『血手孟婆』力搏呢……」

婁森收回蒲扇大手，陰聲道：「小丫頭，妳沒有說謊？」

那少女焦急地說道：「我爲甚麼要說謊？」

婁森看了輪椅一眼，對龐起道：「盟主請陪老夫人，在下一人回去就可以了……」語音未畢，轉身向堡內奔去。

岳家宇和二位舅母同時長吁一口氣，對這適時趕到的萬紫琴，眞是感激萬分。

萬紫琴本來不知道岳家宇藏在老夫人樓上，當所有高手搜遍了全堡，仍然一無所獲時，恰巧美婦聲言老夫人要出堡散心，她已犯了疑心。

繼而見老夫人頭上蒙着頭巾，二位美婦神色緊張，已經猜出輪椅上不是老夫人，而是岳家宇。

這丫頭胆大心細，一看那輪椅上之人的身材，就一目瞭然，同時她也不禁暗罵龐起，連母親的身材都看不出來，可見他是虛應故事，心不在焉。

出了堡，萬紫琴貼在二位舅母耳邊低聲道：「快點！我剛才是說謊，老魔一會必定趕回來！」

二位舅母連連搖頭，表示輪椅上旣是病人，怎能走得太快？

萬紫琴反應極快，立即對龐起大聲說道：「龐盟主，老夫人旣然有此雅興，何不找個風景最佳之處，讓她的心情開朗一下？」

龐起道：「不知何處風景最佳？」

萬紫琴扛起輪椅，道：「二位跟我來……」說着向東方疾奔。

龐起皺皺眉頭只得急步跟着，卻對妻子道：「這丫頭倒是古道熱腸……」

二位舅母同聲道：「萬姑娘一向是如此……」

萬紫琴心中直發狠，心中忖道：「好小子！你坐在輪椅中，倒是舒服得很！姑奶奶扛着上，肩頭痛得要命，待會可不饒你……」

盞茶工夫，奔出一里多，萬紫琴立即變了方向，奔向南方，奔出半里，又轉向西方。

岳家宇和二位舅母，深深佩服她的機智，因爲他們奔向東方，守門大漢已經看到，萬一有人追來，大漢必定據實相告，

若追趕之人逕奔東方，那就上當了。

又奔出一里多，龐起犯了疑心，沉聲道：「丫頭，妳說那地方在何處？」

萬紫琴嬌喘吁吁道：「不遠了！大約還有三里多路……」

二位舅母和龐起畢竟是數十年的夫妻，眼見龐起即有殺身之禍，終不免黯然傷情。

龐起越想越不對，因爲老夫人自離開樓上，就沒有說一句話，同時想起剛才「綠袍判官」婁森的跟踪，顯然他已有所察覺。

他抬頭向輪椅上望去，這才發現椅中之中身材很高，怎會是他的母親？

他獰笑一聲，厲聲道：「妳們還要繼續表演下去麽？」

二位舅母悚然一震，萬紫琴抖手摔出輪椅，道：「小子你別窮酸臭美了……」

岳家宇彈出輪椅，落在地上，那輪椅立即滾到山坡之下。岳家宇已將那頭巾紮在頭上，將雙目處開了兩個洞。

龐起一看這個局面，已知上了妻子的當，同時且猜到堡中根本沒有奸細，連萬紫琴也在騙他。

他從未想到自己的妻子會出賣他，立即恢復」本來的暴戾之態，獰笑道：「賤人，妳們以爲本盟主是省油之燈麽？」

二位舅母沉聲道：「惡人自有惡報！你這些年來作惡多端，天理不容，妾身並非毫無情感之人，不能爲了私情，使武林蒙受浩刦……」

岳家宇一步一步向前移近，切齒道：「龐起，事到如今，我仍然給你放手一搏的機會，你準備了……」

龐起冷峻地道：「小賊！你是何人門下？本盟主與你何怨何仇？你難道不怕株連師門及親屬麽？」

這句話更引起岳家宇的滿腔仇火，因爲他現在根本就沒有一位親人了。

暴喝聲中，身形三飄兩閃，在四個方位上猛劈七掌。

「黑殺星」兩臂骨節一陣暴響，讓過四掌，力還三掌，「蓬蓬蓬」！石屑激射，地動山搖，但二人稍退即進，瞪着血紅的眼睛，磨切着牙齒，活像磨牙吮血的野獸。

萬紫琴疾掠而上，力劈三掌，岳家宇厲聲說道：「萬姑娘閃開！我要親手宰了他！」

萬紫琴不理不睬，仍然拚命搶攻，龐起猛掃三掌，厲聲道：「小子，你到底是誰？」

岳家宇力搗一拳，挫身掃出三腿，龐起力接二人狂攻，已感力竭，連連後退。

岳家宇狀似瘋狂，幾乎是只攻不守，龐起更是無法招架，已退出尋丈之遠。

萬紫紅攻出三掌，突然厲叱一聲「看鏢！」龐起急忙一閃，恰巧岳家宇掃來一腿，「蓬」地一聲，結結實實掃在他的小腿上，翻身倒地。

岳家宇一腳踏在龐起的左肋上，切齒道：「龐起，在殺你之先，我要問你一句話！」

龐起雷目射出駭人的毒芒，厲聲道：「小子，本盟主就是死了，你也逃不出本人手下的羅網！」

岳家宇厲聲道：「昔年殺害岳家四十一口，你有沒有直接傷害岳家驤夫婦？」

龐起斗然一震，厲聲道：「你到底是誰？」

岳家宇切齒道：「快說！」

龐起狠聲道：「我雖然沒有傷到他們，那是因爲當時功力有限，設若有現在的功力，我也不會後人……」

岳家宇抬頭向二位舅母望去，只見她們二人面色木然，身子微微顫抖。

一時之間，恩、仇之火，在他的胸中燃燒，恨與怒在他腦中迴繞，龐起雖然死不足惜，但二位舅母的大恩大德，將變成終生的遺憾。

他的面孔痙攣着，想對舅母說幾句安慰的話，卻半句也說不出來。

萬紫琴不知道他們之間有密切關係，只是十分奇怪，二位盟主夫人，爲何會出賣丈夫？他立即沉聲道：「仇繼志，你不殺他，終有一天他會殺你！你還不動手，等待甚麽？」

岳家宇低頭看着龐起，再看看二位舅母，打狗看主面，他無法狠心下手。

只聞二位舅母愴然道：「孩子，應該做的必須貫徹初衷，不必爲我們而……」

岳家宇暗暗一嘆，心道：「舅母啊！妳們能大義滅親，我卻不能取義而害仁啊！血仇必報，但今天不行……」

他收脚猛踢，「叭」地一聲，龐起的身子飛出三丈之外，向山坡滾去，厲聲道：「龐起，暫寄一命，希望你痛悟前非，下次遇上，有你沒有我……」龐起撿了一條命，立即向堡中馳去。

岳家宇大步走到舅母身前，跪在地上，二位舅母感動得淚下如雨，三人相擁而泣。

萬紫琴楞在一邊，杏眼大睜，不知他們到底是甚麽關係？

舅母和外甥之間，產生了無比的情感，他們互相感激，互相敬佩！他們才有千言萬語，卻無法表答。

萬紫琴沉聲道：「龐起回去，必定招集全堡精英，傾巢而出，再不走可就沒有機會了……」

岳家宇一躍而起，悲聲道：「舅母，妳們必須和宇兒一同離去，龐起不會放過妳們的！」

二位舅母愴然道：「宇兒，自你外祖母說出大義滅親的辦法時，我們已下了必死之心，不想苟活，現在你外祖母屍骨未寒，身爲媳婦，豈能一走了之！況且龐起盛怒之下，也許會遷怒婆婆，虐待她老人家的屍體……」

岳家宇狠聲道：「他若敢做出那種忤逆之事，我要把他碎屍萬段！舅母，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們走吧！」

二位舅母肅然道：「宇兒，我們回堡不會有殺身之禍，因爲龐起極要面子，他不會承認自己的妻子出賣他。但若你斷送於此，就對不起慘死的外祖母了！」

岳家宇一想也對，但終不忍讓二位舅母回去涉險，焦灼地道：「外祖母地下有知，絕不會怪二位舅母，我看……」

「嗖」地一聲，綠光一閃，「綠袍判官」婁森，已站在四人面前，嘿嘿獰笑不巳。

這老魔必是發現上當立即趕來，但卻跑了一段冤枉路，現在岳家宇等人就是想走，也沒有那麽容易了！

「綠袍判官」婁森，一張馬臉拉得極長。

顯然因爲被萬紫琴愚弄，有失身份，一雙電芒暴射的牛眼，獰視着萬紫琴。

這老魔的功力，大家都心裏有數，就是聯手也毫無把握。

二位夫人早已視死如歸，沉聲道：「婁大俠，今日之事，全由我姊妹引起，任何責任，都由我們一肩承當，你衝着我們來好了……」

「綠袍判官」獰視二位夫人一眼，陰惻惻地道：「夫人若是識趣，趁早回堡，在下不便與夫人動手，這兩個少崽子，必須生擒回堡覆命……」

萬紫琴小鼻子一皺，冷聲說道：「老怪物！我跟你回堡就是了，你不必難爲別人！」

婁森冷厲地一笑，道：「妳簡直是作夢！老夫若非看在萬世芳面上，妳早已濺血當場了……」

岳家宇沉聲道：「請二位前輩和萬姑娘速離此地，由我來對付這個老魔！」

那知又是三條身影，有如離弦之箭，激射而來。爲首之人是「血手孟婆」，其次是「半掌追魂」萬世芳和「十抓九穩」畢震山。

這三個人物一到，二位夫人面色灰敗，岳家宇略吃一驚，神色冷厲，深知命運已握在別人手中，只得靜觀其變。

只有萬紫琴臉上略現喜色，立即掠到萬世芳面前，那知萬世芳早已動了眞火，第一次禍事尚未報告盟主，第二件頭痛之事接踵而來。老傢伙沉喝一聲「賤人」！大袖一揮，把萬紫琴震倒在地，切齒道：「此番事件，盟主已交婁大俠一手處理！婁大俠乃是極有修養的少數奇人之一，自不會和妳一般見識，但妳目無尊長，以下犯上，容妳不得！還不跪在婁前輩面前陪禮……」

這一手虧他想得出，這正是劉備摔孩子——先發制人，以萬老賊的身份，當衆狂摔婁森一通，設若萬丫頭乖乖照辦，婁森心中一高興，天大的事也會一肩承當。

因此，二位夫人和岳家宇等人，不由暗暗佩服萬世芳的心機。

但萬紫琴被他寵壞了，在這關頭，她還是又臭又硬，爬起來大聲道：「爺爺，割下腦袋，不過是碗大的疤！我絕不向他低頭！」

萬世芳弄巧反拙，不由面色大變，立即向婁森望去，乾笑一陣，道：「婁大俠，萬某祖上無德，乃生此賤人，還望你多多包涵！以婁兄的身手，若要收拾這丫頭，眞像以指頭捏死螻蟻一樣容易……」

他肅然續道：「盟主交待，若擒住那小子，可逕到『那地方』去！」

婁森微微哼了一聲，冷峻地道：「這丫頭交給萬兄，希望好好教導，須知婁某的涵養並不太好……」

陰森和濃重的殺機，盡在不言中，萬世芳抱拳諂笑道：「理應如此！兄婁的涵養眞是爐火純青，萬某心折不已……」

岳家宇實在看不慣萬世芳的奴顏婢膝，不由哈哈狂笑道：「萬世芳，我現在才知道你是毫無氣節，寡廉鮮恥之人！像龐起那種貨色，根本無法興風作浪，都是你們這些敗類推波助瀾……」

萬世芳被罵得老臉赤紅，對婁森抱拳道：「婁大俠，這小子交給萬某好了！」

婁森一肚子怒火，只因被他用話扣住，無法發洩，此刻正抓到了機會，連眼皮也未撩一下，卻對「血手孟婆」冷冷地道：「孟當家的，請妳把這小子拿下……」

「血手孟婆」一掠而出，站在岳家宇對面，萬世芳臉皮再厚，也不由尷尬萬分，大力搓着手，嘿嘿乾笑。

二位夫人廢盡了心機，仍未救出岳家宇，不由心灰意冷，其中一位肅然的說道：「孟大俠是一代高人，不需百十招，必能……」

「血手孟婆」冷冷一哂，道：「老身若要百十招才能得手，那才是……」

那位夫人立即接着道：「此子身手非凡，難道孟當家的能於三兩招以內得手不成？」

「血手孟婆」剛愎自用，不知上當，冷峻地道：「三招以內，老身若不能叫他躺下，拚了這條老命，放他逃走！」

那位夫人暗暗吁了口氣，雖知三招也毫無信心，卻比硬拚到底好得多了，立即向岳家宇使個眼色。

岳家宇心道：「外祖母爲我而死，二位舅母大義滅親，岳家宇呀岳家宇！你不能再使他們爲你担心了……」

他暗暗提足功力，蓄勢以待，「血手孟婆」的身份，僅次於「綠袍判官」婁森，在衆目睽睽之下，實不願以全力對付一個年輕人。

她暗提六七成眞力，沉聲道：「小子，你小心了！記住，老身只出三招——」

她雙掌徐收猛按，無儔陰風向岳家宇當胸捲到。

岳家宇背水一戰，心無旁騖，身形一側，右拳力搗，「蓬」地一聲，無儔陰風，衝破他的拳風，自他的身上掠過，衣衫「獵獵」作響，他咬牙忍住胸頭悶壓之力，身子一仰，終於恢復原狀。

岳家宇接下一招，顯然並未受傷，二位夫人當然知道「血手孟婆」未出全力，如果三孟都是如此，他可以勉強接下來。

其中一位夫人立即沉聲道：「小子，既然內腑已經受傷，就把那口鮮血吐出來，爲何要吞下去……」

岳家宇正要否認，「血手孟婆」第二掌又到，他立即覺出，力道和第一掌差不多，信心大增，再次側身推出一掌。

「蓬」地一聲，他感覺一股鮮血直欲衝上喉頭，終於忍下，退了一步。

二位夫人和萬紫琴剛剛喜形於色，「血手孟婆」第三掌又到，顯然加了一二成眞力，想把岳家宇震倒。

岳家宇感覺胸骨如中萬斤重錘，呼吸艱難，兩掌一分，將對方掌力向後卸去，身子向後退去。

在這緊張關頭，他知道自己絕不能倒下，堪堪拿穩樁步。

只要他能站穩，即使狂噴鮮血而未倒下，仍然算他接下三掌。

那知就在這時，岳家宇的視綫中，出

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正是白琬。

白琬是他離開師父後，第一個進入他的心扉中的少女，也是他最恨的女人，心神一分，突感對方掌力本已用完，竟又湧來一股奇大的暗勁。

這一手，大出他的意料，要想再穩住樁步，已不可能，悶哼一聲，滾出五步多遠。

而在這刹那間，白琬帶着一絲報復的笑意，身形又消失在三十丈之外。

功敗垂成，不但使二位夫人和萬紫琴悲忿交集，連岳家宇自已也不能不相信命運。

只聞「綠袍判官」陰聲道：「孟當家的『梅開二度』掌法，確實霸道，婁某至爲欽佩！這小子還請孟當家的偏勞，送到『那地方』去……」

萬紫琴掠到岳家宇身邊，由於焦灼過度，反而遷怒岳家宇，冷冷地道：「你眞是不中用……」

岳家宇有苦說不出，歉然地看了二位舅母一眼，只聞萬紫琴厲聲道：「……老魔，你要把他送到那裏去？」

二位夫人連忙以眼色示意她，不要再撩撥那魔頭，似乎她們已知「那地方」在何處，同時也知雖是凶險，未必無望。

萬紫琴十分聰明，立即閉口不言。

「血手孟婆」被「綠袍判官」誇張一番，心中大感受用，立即沉聲道：「小子，跟老身走吧！」立即率先向東馳去。

岳家宇向二位舅母深施一禮，又向萬紫琴投以感激的目光，轉身跟着「血手孟婆」離去。

只聞萬紫琴大聲道：「爺爺，我也要去！」

「半掌追魂」厲聲道：「賤人！妳再不聽話，爺爺斃了妳……」

萬紫琴尖聲道：「爺爺，你若是攔阻我，不須你動手，我就自絕於此！」

只聞「半掌追魂」厲聲道：「滾吧！若有志氣，今生別來見我！」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萬紫琴已追上岳家宇，揑揑岳家宇的手，向他使個眼色。

岳家宇感覺她那杏眼之中蘊含着許多神妙的情愫，這情愫能使他振作，暫時忘記煩憂！他覺得自己有負衆望，旣對不起外祖母，舅母，也對不起萬紫琴。

萬紫琴貼在他的耳邊低聲道：「待我想個辦法逃走……」

岳家宇微微搖頭，低聲道：「我旣然輸了，在未到達『那地方』之前，絕不背信脫逃……」

萬紫琴冷哼一聲，道：「你這人簡直是食古不化！和這些魔頭講道義和信用，未免太傻！」

岳家宇肅然搖頭，道：「不管對方怎樣？她未出全力相搏，在我來說，等於撿了一條命，此去是凶是吉，未可預卜，我不能失信於她……」

萬紫琴大力摔掉他的手，負氣不再理他。

只聞「血手孟婆」冷冷地道：「看起來這小子比妳忠實多了！老身一生雖是善善惡惡，剛愎自用，却極佩服這等硬漢！況且，憑你等二人之力，要想逃走，也無異作夢……」

日正當中時，他們已進入黃山山區。萬紫琴氣他固執，以及不解風情，一路上根本不理他，而岳家宇叫她一人逃走，她却嚴詞拒絕了。

不久來到一處山壁之下，只見削壁頂端雕鑿了十餘隻奇大的鳥。

第一隻最大，是一隻巨鷹，第二隻略小，是一隻鵰，在第一隻下面，第三隻是大雁，第四隻說不出是甚麽鳥。

由第一隻巨鷹順序排下，到最末一隻烏鴉，距地面已不足四丈高了。

而且這些大鳥都栩栩如生，有的歛翼上沖，有的展翅欲飛，有的作勢欲落，沒有兩隻姿態完全相同。

兩小不由暗暗稱奇，不知何人能在這絕壁上雕上這等活生生的圖案？更不知用意何在？

只見「血手孟婆」撿起一塊碗口大的石頭，抖手向第四隻大鳥的頭上擲去。

那第四隻大鳥，高度在三十丈以上，那塊石頭帶着勁風，擊中了大鳥的頭。

兩少正自猜測老魔擲石之用意，突聞壁下一陣「隆隆」之聲，一塊壁石內陷，現出一個四尺多高三尺多寬的小洞口。

兩少這才知道老魔擲石之意，原來是聯絡暗號，但却不知她爲何要擊那第四隻大鳥？

「血手孟婆」沉聲道：「小子，進洞吧！生死存亡，就看你的造化了！至於萬丫頭，進不進去由她自已決定……」

岳家宇肅然道：「萬姑娘，妳犯不着涉險入洞！若在下不死，必定報答你的大恩……」

說着，大步進入洞中，伏身疾行，萬紫琴不假思索，緊跟着進入洞中，走出十餘丈，突聞身後傳來「隆隆」之聲，回頭一看，洞口已閉。

萬紫琴狠狠地道：「傻子，你這是爲了甚麽？」

岳家宇慨然，說道：「在下咎由自取，死不足惜，萬姑娘涉此大險，却毫無理由……」

萬紫琴哼了一聲，不願理他，停了一會，道：「仇繼志，你和盟主夫人是何關係？」

岳家宇肅然說道：「她們就是我的舅母！」

萬紫琴突然一震，失聲道：「如此說來，老夫人是你的外祖母，龐起是你的舅父了？」

岳家宇冷冷地說道：「不錯！」他不願再談這些事，立即岔開，道：「萬姑娘，妳的聰明和反應，使我萬分欽佩，妳能猜出『血手孟婆』擊中第四隻鳥頭的用意麽？」

萬紫琴想了一下，道：「依我猜想，那些大鳥可能代表一些高手，最大最高的，當然是最厲害的人物，第二次之，以下類推。『血手孟婆』不擊第一、二隻，也不擊下面較低的鳥，單獨擊那第四隻，我認爲第四隻鳥代表她的身份。與壁內守門之人暗暗聯絡，表示她來了……」

岳家宇大聲道：「這推測確有至理！而且對方聯絡之法也十分新奇別緻……」

萬紫琴冷冷一哂，道：「不但如此，她擊中鳥頭，也有用意，那是表示第四個

頭兒（主兒之意）來了！」

岳家宇一挑大姆指，朗聲道：「聰明透了！妳簡直是——」

萬紫琴冷冷一哼，道：「身在絕地，你還有此情，眞是佩服之至！」

出了洞徑，兩少不由同時一震，好像一下子跌進爐灶之中。

原來這是一個死谷，若說是谷，還不恰當，因爲普通山谷是逐漸傾斜，外大內小，但這奇谷四壁直削，高可百丈。活像一口巨井。

谷中沒有植物，也沒有蛇蟲及鳥類，因爲谷中太熱！地上的黃沙有如剛出爐的鐵液，熱力透過鞋襪，燙得脚心發痛。

兩小馬上出了一身大汗，隱隱聞到一陣陣焦臭氣味，好像肉類烤得太焦，已經着了火的味道。

抬頭望去，只見迎面谷壁上，鑿了四個大字：絕望之谷。

奇怪的是，這絕望谷中看不到一根草，也沒有一滴水。但四面谷壁上却鑿了數十個極大的「水」字。

只要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水」字，尤其那些「水」字，竟塗上一些淺綠色的髹漆，是這谷中僅有的一點綠意。

當渴極的人們，看這些「水」字一刹那，必定口生津液，猛吞口水，然而，吞下之後，立刻萬分失望，因爲那是字而不是水！

兩小抹去額頭上的汗水，向沙地上掉去，發出「滋啦滋啦」之聲，立即乾涸，無影無踪。

現在兩小才知道「那地方」三字，實是死亡的別號，而萬世芳明知孫女有去無回，爲了他自己的地位，竟未嚴加攔阻。

「沙……沙……！」兩小踏着爍金似的熱沙，揮汗如雨，緩緩前進，由於谷中沒有植物，也沒有遮蔽陽光之物，一目瞭然。

左邊壁下，蹲着兩個赤身裸體的老人，胯間僅勒了一塊破布。除了枯髮、牙齒和白眼珠之外，全身晒得黝黑，像兩塊燒焦的木炭。

若非他們在張口喘氣，絕不會以爲他們還活着。

右邊谷壁之下，站着三個人，其中一男一女，年紀都在三旬左右，女的衣衫差堪遮羞，另外一個高大老者，身上的衣衫較多，站在較遠處。

太陽偏西了，壁邊有三四尺寬的陰影，但因谷壁也是炙熱無比，所有的人都不敢貼壁而站。

兩小仔細打量這五個漆黑的人，都是髮如枯草，嘴唇乾裂，骨瘦如柴。

因長久缺乏水份之故，連皮膚也像鷄身上的皺皮。

岳家宇握着萬紫琴的手，歉然道：「萬姑娘，進入此谷，活命固然無望，但使妳受日晒沙烘的烙刑而死，却是我最大遺憾……」

萬紫琴嬌吁喘喘，香汗淋漓，道：「死，我並不怕！只是這個山谷眞奇怪，爲甚麽會這樣熱？」

只聞旁邊的老人冷冷地道：「旁邊是火山口，此谷形如水桶，四面又不通風，加之又正是三伏天……」

那老人有氣無力地說話，連抬頭的力氣也消失了。

太陽下山了，熱氣略褪，這僅是那早來此谷五個人的感覺，在兩人來說，仍是一樣，因爲地上的沙，谷壁的石頭，仍然熱得燙手。

那知這時那兩個中年男女，竟好像死而復甦的野獸。互相獰視着，黝黑的臉上，顯出極爲輕蔑的神色。

只聞那女的切齒道：「我一看到你就有氣！若不是你過去奸淫殺掠，無惡不作，怎會受這種罪……」

男的低吼了一聲，道：「妳是好東西！妳要是不偷人，怎會和『粉蝶太子』曹典在一起！」

兩小不由心中一動，原來這男的竟是採花淫賊「粉蝶太子」曹典，女的不問可知，定是「金陵毒鴇」阮如綿了。

女的冷笑道：「當初是你找我，可不是我找你！」

「粉蝶太子」陰聲說道：「那有甚麽分別？設若不是妳在樓上擲下羅帕，招蜂引蝶，故意勾引我，哼！我曹典還不會找妳……」

兩人互揭瘡疤，謾罵不已，兩小只得到另一邊去，而那高大的老人，似也十分討厭這一對狗男女，也跟着兩小來到較遠的壁下。

入夜，谷中仍沒有一絲兒風，燠熱難當，好像一個大鍋，烙着肉餅。但這人肉餅的味道却是又酸又臭，令人作嘔。

岳家宇覺得太對不起萬紫琴，見她汗流浹背，呼呼嬌喘，只得緊緊摟着她，使自己身上的涼意，傳送到她的身上去。

因爲一個正常的人，越是熱天，身上越涼，冷天則暖和，尤其他運起內功，使肌膚涼如冰雪。

只聞身邊的老人道：「旣然進入此谷，就要設法苟活，白天張口喘氣，晚上就要找點東西充飢解渴……」

兩小抬頭望去，只見五個人都在翹首望着谷頂，瞪着眼，張着口好像在等待甚麽！

萬紫琴道：「他們在等甚麽？莫非等天鵝下蛋？等天老爺下雨？」

只聞那高大老人道：「這裏從不下雨，天鵝更不會下蛋，只是谷頂四周有些野生的菓子和蕃茄，熟透之後，被風搖落，就掉下來……」

兩小不由一怔，原來他們在等待菓子掉下。

老人續道：「這雖然等於『守株待兔』『緣木求魚』，但捨此一途，七日後必定飢渴而死……旣不能使菓子和蕃茄掉在地上，也不能用手去接，只能够張口去接了……」

兩小好奇地望着五個人，仰頭、張口，像一些接天雨水的大魚。

突然，另一邊兩個赤裸老人歡呼一聲，同時移動着身子，張口去接天空一顆紅色的小蕃茄。

那蕃茄不過鴿蛋大小，但對那兩個老人的吸引力却大得驚人。他們兩人旣然在另一邊，不與其餘之人在一起，必定有點感情。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蕭逸・文　可飛・圖

飄香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時美嬌接納吳三桂的人所求，不說明簡崑崙並非永曆帝，目的是看這些人弄什麼把戲，心中早已有數，暗中知會馬福金、劉青二人，監視吳三桂的人送來的「黃金」一箱，便截止他們，將「黃金」整箱拋回清軍船上，黃金實是炸藥，在引子燃燒中爆炸，清軍死亡枕藉。揭穿他們的陰謀，也顯示時美嬌機智過人，奸徒難以得逞，船行又到一桃花源境地，楓葉繽紛照耀黃昏晚景，時美嬌傳令上岸歇息，似是等候人，在江岸和簡崑崙對酌，談笑風生，簡崑崙既是階下囚，又似是上賓，面對這狠心美人，正是無奈，忽見一白髮老者馳馬過來……

月軒軟禁

時美嬌臉上神色，頗有所喜，看了簡崑崙一眼道：「我們回去吧！」

「無言」「無音」一雙孿生姐妹，聆聽之下，更不待吩咐，隨即動手，把眼前桌椅收拾起來，其時簡崑崙已同着時美嬌，緩緩向岸邊走去。

看看已來至大船，簡崑崙却祇是一言不發。

時美嬌微微一笑，道：「你已經看見了？」

簡崑崙心裏明白，對方所指，當是那兩騎人馬，便自點頭道：「看見了。」

時美嬌忽然停下了脚步，奇怪的向他打量着：「你覺得奇怪麼？」

簡崑崙笑道：「天下奇怪的事情多了！」微微一頓，又說道：「這事又與我何干？」

時美嬌點點頭說：「你果然能這麼想就對了，記住，少管閒事，否則對你是很不利的。我還有點事情，船就要開了，請回船去吧。」

了解地形

簡崑崙冷冷的哼了一聲，便自躍身上船，自個去了。

却也沒有忘記，在臨去之前的一番觀察——

此時此刻，正有兩名漢子，將一席血紅色的地氈，沿着地面過道、扶梯，一路向船上搭起——這番舉止，自非尋常。那意思其實不言而喻，便是將有「貴賓」蒞臨船上來了。

× × ×

這位貴賓又是那一個？

很自然的，簡崑崙便自聯想到了方才所見。

當是兩匹快馬來者之一的那個白髮穿紅氅的老人了——這個人又是誰？

大船在緩緩起伏移動之中向前行進。

簡崑崙翻身離開了床榻，心裏頗是忐忑。推開窗扇，迎進來滿室清風。

外面黑黝黝的，已是午夜時分。倒是一天星月交織河漢，顯得頗有情緻，大船本身燈光輝煌，映照在微有波動的水面上，乍然觸及，宛若是矗立水面上的一座金色排樓。

簡崑崙頗有「一探究竟」的衝動——他却終於克制着自己，終宵不曾踏出座艙一步。

× × ×

天亮時候，大船終於在一個地方泊岸了。

顯然是地頭到了。

難道是來到了所謂的「飄香樓」？還是別的神秘地方？簡崑崙終無所知。

他祇是靜靜的坐候船上。

大船上自有一番騷動。先是有人上上下下，顯得很是熱鬧，終致於完全靜止下來。

最後才傳來脚步聲，直抵門前。

簡崑崙知道是來招呼自己的了。

果然房門輕扣，推開，現出了「無音」「無言」一雙孿生姊妹。

二人一言也不發，祇是用眼睛向他看着。

簡崑崙站起來道：「地方到了？」

無言點了一下頭。

「飄香樓？」

二女對看一眼，並不答話，簡崑崙知道多問無益，隨即站起來，向外步出。

無音，無言，一個前導，一個殿後，三個人隨即向艙外步出。

却祇見一抹楓紅，把岸邊渲染得十分嬌媚，却有一行峭壁，自右側方插天直起，形成一面巨大石屏，將此幽谷掩飾得恰到妙處。

十數艘大船，格式看來俱是一般模樣，眼前井然有序的停泊在附近——是幽谷，又是良港，好一番磅礴氣勢，却於此壯觀氣勢裏，散置着一派清幽、雅緻，乍然入目，不覺心曠神怡。

簡崑崙盤算未已，已同着二女相繼步上岸邊。

這雙孿生姐妹，身手非比尋常，擰腰跨步，舉止不失從容，正是強將手下無弱兵，簡崑崙此刻身上爲人點了暗穴，功力無能施展，自忖無能取勝，也就不敢心存別想。

無音在前，無言在後，三個人一經踏上楓紅初染的岸邊，前行的無音，身體饒是快捷，急切間一連轉了幾轉，咫尺天涯，眼前竟然換了世界。

一片青松，含翠欲滴。數點頑石，星佈其間，高矮頓錯，魚龍曼衍，間以紅紫芳霏的漫山野花，一霎間宛若置身仙境。

前行的無音脚下速度奇快，簡崑崙不自覺的也加快了步伐，一陣快行，已不知身入幾許。

却有一道奔湍疾流，由正面直竄而前，迎着礁石，濺發出銀星萬點，恰與穿枝直下的陽光，輔成一番異彩奇趣。

簡崑崙忽然站住了脚步，心有所感，回頭看時，才知來處已杳，顯然籠罩於一片茫茫白霧之中。

他心裏有數，眼前情景，分明已落於對方陣勢之中，一念觸及，由不住爲之暗吃一驚。其勢已不容他多作觀察，岸迴路轉，眼下已來到一片房舍當前。

却見大小不一的十數座樓閣，座落於眼前翠谷繁花之間，各樓建築式樣不一，高堂邃宇，連檻層軒，疊堂累樹，無不色澤鮮明，翠翹曲瓊，各有奇趣，妙在此一系列的精巧建築，却爲一道朱紅迴廊所貫穿，遠遠望去，有如一條千百丈紅鱗巨蟒，昂游於巨浪起伏的烟波浩渺之間。

看到這裏，簡崑崙亦不禁爲之怦然心驚。如此壯觀氣勢，料想着當是對方主力所在，即所謂「飄香樓主」所坐鎭的「飄香樓」了。

前行的無音，忽然停下了脚步。

正前方有一座矗起的八角鐘亭，懸有巨鐘一口，鐘擣側吊，想是用以客來招呼的。

無音上前一步，方自拿起鐘擣，待向鐘上撞去，却祇見面前人影一連閃了兩閃，一個鳩首皓髯，身着黃衣，面相奇醜的駝背老人，已自現身當前。

身法好快，宛若旋風一陣，黃衣飛颺，獵然作響聲中，已自當面而立。

無音無言，乍見之下，各自後退一步，執禮頗恭的喚了一聲：「雷公公！」

駝背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却把一雙三角眼，狠狠盯向簡崑崙，打着一口濃重的川音：「就是他麼？」

話聲出口，陡地上前一步，右手猝起，五根手指形若鳥爪，直向簡崑崙肩上抓落下來。

簡崑崙身形向側面一偏，巧妙的搖動肩頭，閃開了對方下落的五指。

無奈來人駝背老者，身手大是不凡，一式出手，正反相輔，名爲「翻天掌」。眼前一式落空，不俟招式用老，緊接着手腕輕翻，甩起來的半截前掌，反向着簡崑崙胸前擊按過來。

頓時有一股絕大勁力，直向他胸前擊到。

簡崑崙心裏一驚，右掌突提，雙方掌心互迎，「噗！」地接住了他的來掌。

駝背老人翻天掌勢，施展得既快又狠，簡崑崙迎接得却也巧妙。

關鍵在於，這類接觸，俱是以實力相拚。

眼前情況，駝背老人顯然還不知道對方身上穴道被封，功力受限，簡崑崙生性要強，更無絲毫示弱。看在一旁的無音姊妹眼裏，不由爲之一驚，不約而同的發出了呼叫。

駝背老人吃了一驚。慌不迭抽身撤掌，却已不及。

隨着駝背老人掌力吐處，簡崑崙整個身子爲之大大震動了一下，嘴張處，咳出了一口濁血。

雷公公見狀，呆了一呆，偏過頭來看向身邊二女，模樣頗似存疑。

無音乃開口道：「這人身上經絡，已爲堂主手法封鎖，是着不得力的，公公你手法過重了！」

駝背老人雷公公「哼」了一聲，點頭道：「這就難怪了！」，隨向二女道：「不礙事，祇是一口濁血而已，把他交給我了，妳們回去吧！」

無音無言各自應了一聲，向着雷公公重施一禮，隨即轉身自去。走了幾步，無音却停下脚步，臉上神態，帶有幾分薄羞，情不自禁的回過頭來，向着簡崑崙看了一眼，目光裏不無憐惜。

雷公公道：「妳還有事？」

無音臉上又是一紅，忙自搖了一下頭，說：「不……我祇是想，這位簡相公可能受傷不輕，忽然想起來身邊正有堂主的『八寶金散』，也許對他有用……」

雷公公怔了一怔，目含怒色，却又笑道：「堂主的八寶金散，豈是一般人所能隨便服用的？難得妳想得週到，就留下來吧！」

無音應了一聲，隨即上前一步，由身上取出了一個絲囊，再由裏面拿出一個小小瓷瓶，雙手送上，雷公公接過來看了一眼，笑道：「我這裏正也缺貨，用過就不還給妳了。」

無音咄咄的說了聲：「沒有關係！」頭也不抬的，便自轉身去了。

她姐妹離開的身子，透着奇妙，眼看着二人腳步踏上那一道宛似巨龍的廊道，巧妙的一連轉了幾轉，便自掩身不見。再着眼時，二女已現身廻廊另一邊頭，顯然已置身另一層院落——紫籐花一片璀璨，掩飾着狀似月亮的白玉「落地罩門」。

無音無言一脚跨進之後，便自消失不見。

這番情景，若教常人看在眼裏，不免疑神疑鬼，認爲巫幻的邪術，其實大謬不然。

簡崑崙却是心裏有數，自他來到之始，即已看出這裏地勢奇特，無論樓台亭閣，小橋流水，甚至於花草木石，俱非隨便建置，乃係經過高人事先設計藍圖，分別築就，這一會經過他細心觀察之後，越加斷定這座美麗庭園，暗含着[illegible]奇妙的先天易理絡數，無庸諱言，那便是這裏亭台樓閣俱設有奇妙的陣勢，非深悉內容的自己人，萬難自由通行，自己竟然被安置這裏，看來短時間脫困無望了。

心裏這麼盤算，不免大爲沮喪，祇是在眼前對方駝背老人雷公公的監視之下，他反倒作出一副漠不關心，並不在意的樣子。

雷公公看着他嘿嘿一笑：「時堂主跟前的兩個丫頭，平日最是刁頑難纏，想不到對你竟是破格垂青，這瓶『八寶金散』乃位主人精心自製，一切內外虧損，服後立可見效，祇宜少服，一兩次也就够了，你自個收下，服用後再還我吧！」

簡崑崙一聲不吭的點了一下頭，便自收下藥瓶。

基本上，這裏一切，包括所有的人，俱是敵人一面，實在談不上甚麼友誼。

眼前被帶來這裏，雖然對方不曾明白告之，他已略能猜忖，這片奇妙境地，便是對方「萬花飄香」最稱神秘的「飄香樓」所在，也就是對方主人柳蝶衣下榻所在。眼前已是身入虎穴，誠所謂「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生死末卜，一切的一切，自己實在已全然無能自主，也祇能走一步看一步。

越是面臨危難困急，越要冷靜鎮定。

簡崑崙認清了這一點，便自心情放寬，雖是逆來順受却也未必任人擺佈，最爲要緊的是自己身心健康冷靜，才可進一步談到與對方週旋。

便是存心如此，他才收下了對方所贈送的良藥。

雷公公身份雖末言明，簡崑崙却也略能測知，看來必爲「飄香樓」主人器重之人，主管總壇各項內外人事雜務，時美嬌一行，雖是貴爲「堂主」，來此亦當有主賓之分，祇看無音無言對其恭謹神態，當能測知其人身份之一斑。

雷公公一雙三角眼，精萃內蘊，其功力已在方才匆匆一招對掌時，表露無遺，端是一個強大勁敵，不可輕視。

對於簡崑崙來說，雷公公顯然也心裏有數，對方既爲時美嬌携來總壇，當非泛泛者流。他身上穴道經絡，既已爲時美嬌秘術所封，却能並不示弱的硬接自己一掌，端是一條好漢子，如此風骨，正是投其所好，一時爲雷公公大爲激賞。

一霎間，雷公公那一雙三角眼，已在對方身上無數打轉，沉下聲音道：「姓簡的，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簡崑崙看了他一眼，並不吭聲。

雷公公嘿嘿笑道：「實在告訴你吧，這便是萬花飄香的總壇飄香樓所在，這地方一向關防嚴謹，尋常人是不能隨便進出的。」

簡崑崙點頭微笑道：「如此說來，我當慶幸有此一來了。」

雷公公哈哈一笑說：「那可要看你的造化了，來到這裏的人，非爲上賓，即是死囚，哼哼，你却是凶多吉少，閑話少說，你且跟我來吧！」

說罷，轉過身子，大步向着那道迂迴長廊踏上。

簡崑崙跟在他身後，亦步亦趨。

雷公公脚下極快，三兩個打轉，已繞向廻廊中央。簡崑崙急跟而上，立定脚步再看，顯然光景又是一番模樣，却祇是各處樓閣，網戶末刻，一如盤中棋子，除却爲一道狀如龍蛇的長廊貫穿其間，更多縱橫小道，密如蛛網，看過去極是錯綜複雜，宛若置身迷宮幻景，其間有若設有什麼陣勢，料非等閑，有心強記，留供靜中思索，也是萬難。

把此一番形勢看在眼中，簡崑崙不禁暗自驚心，對方那個愛花的主人，雖然末曾得見，祇看其居家氣勢，佈局，顯然已可知是個絕頂高明人物，自己眼下落在了他的手中，看來正如這個雷公公所說，怕是凶多吉少，却得打起精神，好自應付才是。

雷公公望着他嘿嘿笑道：「小朋友，你的身手不錯，怪不得就連我家時堂主，也對你破格優待，正因爲如此，老夫才不敢對你待慢，特地爲你找了個清靜住處，你却要留意了！」

說時身子向下一矮，霍地向側面跨出了四步，立了個騎馬的架式。

簡崑崙心裏一動，却見雷公公這一霎身勢側轉，左五右六，前七後八，一連變幻了許多步法，最後身勢站定，已立身三數丈外。

這番形象，落在簡崑崙眼裏，並不吃驚。

對方雷公公宛似邯鄲學步的身法，無非旨在混淆他的視覺，致使原本就已經錯綜的陣勢，更形複雜而已。

簡崑崙微微一笑，身法一連閃了兩閃，循定一個正確方位，切身而進，其勢幾

與對方一般快速。

雷公公身子方自站定，簡崑崙却已來到面前，前者頗似吃了一驚，才知道簡崑崙這個後生小輩果然非比等閑，一時大大改了初衷，也就不便再故弄虛玄。

當下，雷公公隨即展開身法，按照「反太極」六十四式步法，一路行來，移身來到了一條垂直甬道，站定脚步再看，簡崑崙依然亦步亦趨，並不曾有絲毫落後景象。

「好！」雷公公高讚了一聲，越加奇異的向對方少年打量了幾眼，隨即伸手向當前指道：「就是這裏了。」

簡崑崙抬頭看時，祇見當前甬道盡頭，聳峙着一個半月形的紅色大理石「落地罩門」，兩行翠柏沿道而植，情景極是清幽。

至此，再無虛玄。

雷公公一路前導，來到大理石紅色洞門當前，即見門前左右各自踞蹲着一個狀似麒麟的石獸，落地罩門上方，懸着殘月形的一彎翠匾，雕書着「半月軒」三個朱紅正楷，扉內黃菊，映着驕陽，渲染出一片刺眼的金黃，蝶兒蹁躚，好一番閑情緻意。

簡崑崙既知此身已在對方陣勢之中，反倒不再驚惶，雷公公前導着他，一逕踏入半月洞門。

院子不大，却全叫花佔滿了。

小小幾間房舍，雕紅抹翠，襯以畫欄飛簷，便見景緻不凡，一方「太湖石」，形樣瘦削的側立在茅亭右側，正有一隻狸貓高踞其上，乍見人來，呀嗚一聲，竄身直起，一逕電閃而逝。

二人不防，竟被這突如其來的一手，嚇了一跳，更不曾防到，那方小小茅亭裏，還有個閑人。

秋風無力，驕陽正暖。

這人正自斜身倚着亭欄在晒太陽，臉上遮着塊白布，一身月白直綴，看來够舊了，却洗得甚是潔淨，上面連個褶子都沒有。

便是那聲猝然响起的「呀嗚」貓叫聲音，驚動了他，這才緩緩直起腰來。不經意，臉上那一塊蓋着的白布便脫落下來，現出了此人那一張白皙沉鬱，滿生鬍髭的瘦臉。

雷公公怔了一怔，才似忽然記起：「二先生，你怎麼來了？」

「我來了……」那人說。一面咧嘴而笑，露出白森森一嘴牙齒。

一面說，隨即晃着身子，步下茅亭。陽光太刺眼了，他不得不把眼睛半瞇着，忽然發覺到面前的簡崑崙吃了一驚。

「咦—你是……」

雷公公已迫不及待的推着他身子，引向一邊說道：「走吧：這裏不是你留的地方。」

「唔——唔——」

似笑不笑，擠弄着那張瘦削的臉，却不忘一逕向簡崑崙身上打量不已。却是看不了幾眼，已爲雷公公半推半請的送了出去。

一牆之隔，另有別院，扇面兒也似的開着一扇門扉，那人便是打這扇門離開去的。

別看他懵懵懂懂一副糊塗樣子，脚下可不含糊，一經遁入那扇門扉內，脚下遊蜂戲蕊；一連幾個起落，已自消逝不見。

雷公公打量着他離去的背影，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隨即把門關上，才回身走過來。

簡崑崙看着奇怪，却也不出聲發問。旁人家事，管他何來？

雷公公帶他來到屋裏，相繼入座。

一色的紅木傢俱，却舖陳着厚薄適度的絲棉墊子，另有一方矮矮坐几，可供靜坐，這樣簡崑崙就很滿意了。

雷公公告訴了一些這裏的規矩，以及他所應該注意事項——

一：飄香樓乃是主人柳蝶衣下榻所在，設有柳蝶衣親手所佈署的陣勢，如非經過專人接待，嚴禁私自行動，否則恐有不便。

二：告誡他如今乃是待罪之囚，一切均須自愛，如何發落，將取決於主人隨時的決定。

三：半月軒是他今後住處，軒內祇有他一人獨居，一切日用飲食，自有專人打點，平日活動的範圍，亦當以前後院落爲限。

歸納總結，那意思便是，如今他已遭到了軟禁，一切的一切，雖末明文禁止，却須自己斟酌自愛。

簡崑崙祇是一聲不吭的聽着。

雷公公說了這些話，便自起身離開。

簡崑崙忍不住道：「等一等—」

雷老頭回過身子道：「什麼事？」

「煩勞你代爲通稟！」簡崑崙說：「我想快一點與這裏主人見面。」

雷公公「嘿嘿！」笑了兩聲，搖搖頭說：「那可就難說了，這件事怕是由不了你……不巧得很，主座這兩天玉體違和，心情不佳——」

說到這裏，忽然住口不言，想是忽然覺察到自己說錯了說話，臉上神態頗似尷尬。

乾咳了一聲，這才轉爲笑臉：「用不着急，該見你的時候一定會見，不該見的時候，急也沒用，現在可不是見的時候……你知道爲什麼吧？」

「爲什麼？」

「剛才我已經說過了，主座的心情不佳，除非你眞的想死，要不然還是現在不要見面的好。」

說完掉身而去。

簡崑崙起身而前，隔着敞開的一排軒窗，目睹着雷公公離開的背影，循着那條垂直的角道，一逕而前，看看已到盡頭，才自繞向一旁，身子一連閃了幾閃，便自縱向另一道角道，走上一陣，又自轉了方向，如此數度移身，便自消逝不見。

這般身法，自非尋常。

却也沒有逃開簡崑崙銳利的目光觀察，甚至於他留意到，對方脚下的步法，竟然兼及「太乙」「武當」「崆峒」三家之長，妙在將此迥然不同的三家身法，溶於一爐，進而創造出一種截然不同於以上三家的獨特身法。

這便是它的高明所在了。

簡崑崙已知道這身法，創始於此間主人柳蝶衣的靈思構想，乃自對他下意識裏

潛生出無比欽佩。無奈，卻不能抹煞種植在他內心；對此人潛在的仇恨，姑不論他與父親當年的種仇經過，即以假手時美嬌，對「玉手書生」崔平一家所施行的狠惡手法，已經是人神共憤，輕言化解，談何容易！

這一天，便在他靜靜思維之中度了過去。

傍晚時分，才來了個送飯的人——這人五十開外年歲，短小精悍，身上穿着一襲蝴蝶狀的肥大號衣，前後心部位，皆綉有一朵盛開的玫瑰，顯然是屬於此間某一階層的標誌號衣。

這個人自稱「老王」，陝西人，說話一口一個「鵝」字（音陝方言，稱呼『我』為『鵝』音），看來讀書不多，武功卻很有些根底。

簡崑崙吃飯，他就在外面亭子裏候着，有石櫈子不坐，偏愛蹲着。一副陝西鄉巴佬的模樣，頭上纏着布，嘴裏刁着桿旱烟袋，吸上幾口唱上幾句，唱的是一般人很難聽懂的秦腔，卻是有板有眼。看樣子很直爽，是屬於樂天一型的人。

一天的安靜下來，簡崑崙真有點悶得慌了，眼前這個老王雖似識字不多的一個粗人，卻很可能便是眼前自己暫時所能接觸唯一的人，且在他身上留些仔細。

飯吃完了，借着老王收拾碗筷的當兒，雙方似可說上幾句話了。

「吃過飯了？」

「吃過了！」

「這盤紅燒鷄很好吃，是你做的？」

「鵝不會做菜！」老王咧着嘴笑，露出了被烟燻得發黃的牙齒：「是曹師傅做的，鵝不吃鷄，祇吃『羊肉泡』！」

「羊肉泡……」

「鍋貼！」老王怕他不懂，兩隻手還特地比了一下：「大餅……這東西，可好吃了，鵝們陝西人祇愛吃這個，別的什麼都不好吃！」

簡崑崙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老王一面把碗筷收拾在籃子裏：「明天鵝給你弄一碗嚐嚐你就知道了，再弄壺酒，嘿！美得很呢！」

濃重的陝西腔調，簡崑崙還眞有點聽不習慣。

老王這時已提起了籃子，待要邁步離開的當兒，卻又回過身來，把一雙黃眼睛珠子，直直的釘着他：「還忘了問，你先生貴姓？」

「簡！」

「簡先生——你是來給鵝們當家的看病來的？是不是？」

「看病？」

「鵝們當家的病了，你不知道？」

老王的一雙黃眼睛珠子睜得極大：「你……難道不是請你來看病的？」

「你是說……誰病了？」

老王道：「咦，鵝們當家的病了，你還不知道？」

簡崑崙心裏一動，忽然明白過來。

老王也明白了，臉上神色頓現恍然，呆了一呆，才自搖頭道：「弄錯了，弄錯了，鵝弄錯了，不是你……不是你……」

一面說，狠狠地在自己後頸子上拍了一巴掌，頗是深悔失言模樣，隨即掉過身子，一言不發走了。像是跟誰賭氣似的，臨走之際，狠狠地帶上了房門，發出了「匡噹！」的一聲。

老王這幾句無心之言，使得簡崑崙心裏頓時大有所悟：啊！原來是這麼回事！敢情是「飄香樓」主人柳蝶衣病了！

莫怪乎自己雖然被帶來這裏，卻遲遲不曾蒙他所接見，原來他竟是病了。

緊接着使他聯想到大船中途停泊靠岸，所迎接的那個老人，不用說，那個像似被「貴賓」一樣隆重接待的老人，很可能便是因此而來……

這個人極可能是個看病的「大夫」，因看柳蝶衣的病匆匆而來……如此看來，柳蝶衣所患的這個病，想來非比尋常，實是所謂一般醫者束手的「疑難大症」了，否則，以主人那等傑出的一身內外功力，焉得不「功到病除」？卻要勞動外人上門醫治，祇此一端已可想知柳氏病情之大不簡單了。

那麼，「萬花飄香」第二號人物「飛花堂主」時美嬌的出來，當然也與此有關了。

× × ×

深夜。

簡崑崙束裝就緒。一片漆黑裏，房子裏，甚至於連燈也不點一盞，便自潛身戶外。

立身於「半月軒」的那個「半扇門」前，向着星羅棋佈，深邃詭譎的大片亭台樓閣打量着……

集日間之細心觀察，多少已有了些見地——眼前陣列，固然高妙深奧，卻並非全然不可捉摸，自己總得設法把它探測清楚，以備必要時之來去自如。

然而，簡崑崙卻深深的告誡着自己，切切不可失之大意，是以在他來往踱蹀數次，也只限於門前翠柏所拱峙的這條甬道，卻不敢輕易擅越雷池之外。

夜越是深，越是寧靜。

打量着面前起落的亭台樓閣；隱約閃爍着幽幽長夜的燈火，其光熠熠，襯以當空湛晦明滅的一天星斗，乍見之下，幾爲一體，映襯得頗有奇趣。

正是這個突然的感覺，使得他心裏爲之一動——隨即轉回身子，步入亭階。

天文一道，最是浩繁深奧，極非一般常人所能望及萬一，簡崑崙之父簡冰，曾於此窮研半生，晚年自號「星海軒主」便不諱言他於此道的深秘關係，簡崑崙幼承薰陶，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也有了相當成就。

一天星斗，望之稀落，其實恆河沙數，其運行軌道，相互生息，盛衰休咎，無不於此蒼茫大地，有所密切配合，息息相關，互爲表裏，論及其間的這個學問，可也大了，即使最聰明的人，窮其畢生之力，得窺其玄奧之一斑，也是不易，苟有所見，論及心得，能爲之所用，便奪天地造化之一方高人，誠然難能可貴了。

簡崑崙於此道，固然談不上什麼高超學識，卻非門外漢，在他冷靜細心的偵察之下，一個主要星座的「天罡」排列方式，漸次在天際展開。

奇妙的是，眼前「萬花飄香」綜紛棋

散的大片樓閣房舍，與之上下對襯，冥冥中竟有幾分暗合諧趣，如是，那一道貫穿其間的迂迴長廊，便似隱隱潛伏着要緊的關鍵，星月下，極似一條昂首待起的巨龍，天罡、龍脈、天星、河圖……總結所在，便是此一龐然陣勢的奧秘所在。

簡崑崙肯定了這個假設，便逐一就此所知的加一串聯，果然大有所得，無奈這門學問太深奧了，眼前雖然已爲自己所窺知，也祇在「當然」與「所以然」之間打轉，想要一舉窺穿貫通，還差得遠。

至此，他不禁深深感到懊悔，當年「鯉庭趨對」，與父論學，每以此冷學過於玄奧，缺乏實用價値，乃致不求甚解，幾處深奧關鍵，便自在「知與不知」間，敷衍了過去，及今欲有所用時，乃知其不愜而無以爲計，再求「餖飣獺祭」時已不及……若是父親在此，果能得其一言指點，也當受用不淺，如今是「補苴」無門，後悔無及矣。

卻在這一霎間，耳邊上响起了嗚咽冷澀的一陣吹竹聲，正因其聲韻過於冷澀低迴，乍聽之下，於此靜夜，眞有些陰森鬼氣。

簡崑崙在一驚之下，實爲之打了個寒顫。

聲音近在咫呎，分明一牆之隔。

笛音冷澀，卻不失高明一曲「露冷花殘」其實脫胎於「笛王」郭思秋的「醉飲花間」，祇是知道此曲的人，今已不多。

簡崑崙正自失驚，笛音忽止。卻於此無霜夜色之下，驀地拔起來一條人影，鬼魅般落在牆頭。

夜月下窺物不清，簡崑崙卻沒有讓他逃開視覺之下，一瞥之間，已覺出對方高瘦的人影，連同身上那一襲月白長衫，其實卻不陌生，正是日間雷公公押同自己來時，在亭間匆匆一見的那個人，當時此人面覆白布，正在亭子裏晒太陽，雷公公稱呼他爲「二先生」，如果自己眼睛不花，眼前這個猝出的怪客，便是他了。

思念之間，這人的身子早已第二次拔起。

宛若長烟一空，他瘦長的身軀，已落向聳起園中的大塊太湖石上。

緊接着對方三易其身，鬼影子也似的已飄出三數丈外，落身於長廊之間。

此時此刻，或許他根本就忽略了簡崑崙這個生人的存在，自然也就不會特意的向位屬別院的亭子裏看上一眼。

簡崑崙本能的把身子向一旁縮了一縮，掩身於正面的亭柱之後。

如此，似乎暫時不愁爲對方所發覺。

他這一面燈光盡息，原是黑暗一片，以暗向明，打量着長廊內那一串蜿蜒吊燈，雖說是光度稍暗，卻十分鮮明醒目。

被稱喚爲「二先生」的這個怪人，設非是舞興大發便是神經作祟——

緊接着一連串的旋身打轉，極似池中舞姬。身上長衣，頭上散髮，連同着他整個瘦削身子，俱都婆娑作勢，飄動於冥冥中的舞韻狂姿裏。

正是日間對此人的不盡瞭然，當他是個神智不清的瘋子，證之眼前醉態狂姿，更有幾分神似。

然而，當簡崑崙進一步再留神觀察時，不禁爲對方狂態十足的舞姿所震驚。

其勢更不止如此。

這個人是個舞興大發了。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便是那般如痴似狂的逸興，在此清暉明月之下，儘興大發。

身子越轉越快，步法越踏越疾，配合着一定的動作，手、眼、身、步，無不在快速節奏之中，尤其是一頭長髮，甩動時的美妙瀟洒，帶有幾分醉態可掬的輕狂，一霎間，這個人整個的「活」了，「活」在大自然，快哉今夜的此一片刻。

簡崑崙幾乎看花了眼。

這人的身法，動作實在太快了，太美了。

然而，使他驚異的，並非在於對方瀟洒的動作，舞步，而是……他終於明白過來，那些瀟洒美麗的動作，舞步，包括他整個的全身動姿其實全都在一定的規律之中，換句話說，那是一種傑出罕見的身法，如果把它運行在與人敵對的動作裏，又將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突然的發現，使得簡崑崙陡然爲之一驚，內心起了一陣極大的激動，他已有所領會，待將進一步再作觀察時，忽然……

他聽見了一絲異聲。

雖然祇是一個極爲輕微的聲音，卻使得他悚然爲之一驚。正在作舞的那個人，「二先生」顯然也自警覺到了，婆娑輕狂的舞步，驀然爲之中止。

緊接一連三條人影，幾乎以着同樣的快速，飄落現場。

落在最先的那個人，白髮、紅披、駝背長軀，卻是簡崑崙所熟悉的——正是位當萬花飄香「總提調」職務的那位雷公公，日間方才見過，自然記憶清楚，緊隨在他身後左右的兩個人，各着寬鬆號衣，人手一個燈籠，顯然等而下之的人物了。

「二先生，夜深了，回去吧！」

雷公公邊說邊走上前，用手去搖動「二先生」衣袖，神態輕妄，頗似有幾分不耐。

二先生卻把他的手摔開了。

雷公公說：「走吧，走吧！」又用手去搖他，又被他掙開了！

這次「二先生」不像日間那般的好說話了！

瞪着兩隻眼，狠狠的向雷公公盯着，瘦削的臉上滿是不屑相與的神態。

「赫赫！」雷公公乾笑了兩聲，沉着臉道：「你又不聽話了，忘了那一次的教訓啦？」

不提這件事還好，提起來「二先生」的一股無名之火，陡然高冒三丈，一雙眼珠子瞪得滾圓，那樣子眞像是想把雷公公一口生吞下去。

雷公公的氣也大了。

「怎麼回事？不聽話？」

二先生獰聲的笑着，眉挑目張，那樣子像是一隻狼，較之先前的風流倜儻，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來呀！」雷公公環顧左右說：「二先生八成兒是喝醉了，把他給攙回去！」

左右二人應了一聲，同時邁前，向着二先生伸出了胳膊，打算把他硬拖回去。

卻是沒有想到，一面逆來順受的「二先生」今夜卻是不再馴服，兩個人手方伸出，才自挨着了他的衣邊，已自雙雙跌了出去。

摔得還不輕，足足摔出去有兩丈來遠，「噗通！」一聲，手裏的燈都掉了。

「唉唷唷……」

二人嘴裏叫喚着，可就是再也爬不起來。

雷公公看在眼裏，頓時一呆，身子一個快閃，已到了「二先生」身邊：「你這是怎麼回事？動手打人？」

說時，雷公公張開的兩隻手，霍然作勢，直向着對方肩上拿來。

暗中的簡崑崙看得清楚，雷公公這身手非比尋常，兩隻手出勢，看是平常，其實卻暗含着內家力道——這一點祇看他雙脚站立的架式，即可判知，多半是屬於內功中「按臍力」一類的純功夫，二先生那般瘦弱的架式，一個被他拿着了還得了？祇怕骨頭都要散了。

很明顯，雷公公是想以他精純的內家力道，強行將對方制服，祇是這個看來一向馴服慣的二先生，今夜卻是一反常態，不甘心再爲人隨意驅使挾制了。

雷公公沉實有力，又復快捷的雙手，眼看着已抓住了二先生的身子，卻不知怎麼一來，竟爲他又脫開了，像是一條蛇般的滑溜，隨着他轉動的身子，一下子就溜到了一旁。

簡崑崙早已看出來這個「二先生」定有非常身手，證之這一霎，果然不虛。

甚至於他也已看出，二先生所施展的這手功夫——「金鱔功」，乃是內家「七十二功中最上乘的「前十二功」之一。一念觸此，焉能不令他爲之大吃一驚。

這番景象，自然使得出手的雷公公也爲之吃了一驚，嘿嘿一笑。說道：「好身法！」

隨着他一個進身的快速勢子，兩隻手第二次施展內家玄功，再一次向着對方兩肋上擠來。

一下子擠了個正着。

眼看着二先生「啊！」的痛呼一聲，一霎間漲紅了臉。雷公公更不手下留情，兩隻手更加着力，二先生在此重力兌擠之下，狀極痛苦，一連串的「啊啊！」呼痛，臉上青筋暴跳，一時汗流滿臉。

那樣子絕非做作，設非是眞的如此痛苦，萬難作僞。

雷公公不覺得意的笑了。

「二先生……怎麼樣……嗯——還是乖乖的跟我回去吧……」

嘴裏固然這麼笑着，兩隻手上的勁道卻是有增無減。

這個雷公公，功力極高，人稱「鐵臂蒼龍」，早年縱橫黑道，揚名兩湖，極是桀驁不馴，除了「萬花飄香」總令主柳蝶衣之外，再不曾服過一人。

偶然機會裏，柳蝶衣收服了他，畀以重任，掌管「萬花飄香」總樞的一切瑣雜事務，說起來雖不過是個僕役頭兒，可是權力不小，「萬花飄香」一門數萬，除了有數的幾個人物之外，無不對他敬畏三分，便是這般氣勢，使他目空一切，今夜連「二先生」這等人物，也敢失禮冒犯。

眼看着二先生瘦削的身子，在他兩隻手的力道運施之下，簡直無能爲力，雷公公顯然借此立威，給他好看。手下並不留情，非要對方親口討饒不可。

二先生卻是嘴硬得很，就是不肯說句軟話。

「嘿嘿……」雷公公手下又加重了幾分力道：「你服不服？祇要點一下頭，我就放開了你！」

在他巨大的力道夾擊之下，二先生抖成了一片，臉上青筋暴跳，整個臉漲成了紫紅顏色，眞像是隨時會爆炸開來。他似乎連掙扎的力量都沒有，祇剩下喘氣的份兒。

簡崑崙看到這裏，不免爲之驚心。彎身拾了粒石子，待將振腕打出。

便在這一霎，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看似奄奄一息的二先生，兩隻瘦手無力的在空中揮着，像是垂死前的最後掙扎，狠心的雷公公並不因此而鬆開他的一雙鐵腕。

二先生張開嘴，大聲的吐着氣，忽然間，他的身子開始向上蠕動，在幾至不可能的情況之下，漸漸滑出了雷公公緊緊箍在對方兩肋的巨掌。

雷公公不覺「啊！」了一聲，吃驚不小。

一驚之下，兩隻手猝然施展出全力向正中擠兌。

眞正「不可思議」，即使在雷公公這般巨力的加壓之下，卻仍然無能爲力，眼看着這個瘦骨支離的二先生，滑溜得一條鱔魚似的，漸漸向上昇起，以至於完全脫離了對方手掌。速度儘管是慢，畢竟仍然是脫開了。

「哦——」

雷公公嚇了一跳。身子後退了一步，用着十分驚訝的樣子，向對方頻頻打量不已。

二先生十分疲倦的喘息着，坐向一邊，也向雷公公看着。

兩個人其時像是施出了全身之力，再也無力向對方施展。一個站着，一個坐着，祇是互相對看着喘氣。

老半天的時間，誰也沒說一句話，祇是喘氣而已。

簡崑崙看得吃驚，眞不知對方將何以自了？

慢慢地，二先生由地上緩緩的站起來，轉身自去。

一場鬧劇，隨即至此結束。

× × ×

天快亮的時候，時有微風透窗而入。

盤坐在睡榻上的簡崑崙，彷彿有所感應的睜開了眼睛——一條人影，恰於此時，自高而墜，映入眼簾。

大幅的白紗幔子，在微曦的晨風裏，輕輕飄動。

紗幔之外，是盛開有海棠，各樣菊花的小小院落，那人自高而降，便是落在這裏；透過薄薄的輕紗，簡崑崙清清楚楚的看見了他。

甚至於，已經認出了他是誰。

二先生！

「他」可眞是個奇怪的人，瘋瘋癲癲，倏乎來去，這會子又跑到自己這裏作什

麼？

簡崑崙心裏一驚，待將有所防患，緊接着隨即又打消了這念頭。

仍然盤坐在牀上，動也不動一下。

眼看着二先生瘦削的身子，像風勢裏的一片樹葉那樣輕飄，一起即落，翩翩乎已進入房中，來到了長榻一端。

雙方的距離是如此之近。

這個距離之內，簡崑崙即使有所異動，已有所不及，不過，從一開始，他即已認定了對方這個人，絕非惡人，他的來，應該不會懷有惡意，也就沒有太過緊張，祇是適當的心理準備，卻也不應疏忽。

如果對方眞要心圖不軌——簡崑崙已經假設了三個不同的方位可供抽身，必要時仍可在對方撲前的一霎間；陡然飛起右脚，踢點對方眉心要穴。

看來這個顧慮全屬多餘。

二先生並沒有向他出手的意思，祇是圓睜着一雙深深陷進眶子裏的眼睛，一臉奇怪的向對方打量着。

仍然是日間的那身穿着；月白色的一襲長衫，又大又肥，襯着他消瘦的臉，白晰，憔悴；滿臉于思——這一切，在簡崑崙睜開眼睛的一霎間，就已經完全映入眼簾。

二先生忽然退後了一步。

等到他確定簡崑崙並沒有其他動作後，才自站定，那張瘦臉上戲劇性的展開了笑臉，露出了白森森狼也似的一嘴牙齒。

雙方至此已不便再保持沉默。

「你是誰？」簡崑崙直直向對方看着：「二先生？二先生就是你的名字？」

二先生仍然咧着嘴在笑，一條口涎，拉麵也似的由他嘴角垂下來，他卻不理會，那副樣子頗是狼狽。

一霎間，簡崑崙可眞有些糊塗了。

這副神態表情，已說明了對方這個人，確是神經大有問題，乃至於不分晝夜，放浪形骸，行爲懵懂。祇是，他卻能吹出那等輕柔婉轉；極具工力的笛曲，再者，映着月色的那一番奇妙舞蹈；又豈是一個神智不清的人，所能舞得出來的？

眞正叫人百思不解！

這個人現在正自歪過頭來，向他頻頻打量着，那麼笑態可掬的樣子，一如孩童般的幼稚天眞，祇是他顯然已不再年輕，透過一縷縷花白了的長髮，可以直覺的判斷出，他的年歲當在六旬上下。

什麼樣的一種遭遇，使他來到這裏？抑或是原本他就是這裏的人？

基本上，簡崑崙對他一無所知，是以也就越法觸及了對他的無比好奇。

二先生一面笑，一面向後退着，頻頻用手向着窗外指着，那意思頗似要他到外面去。

簡崑崙幾乎被他弄糊塗了。

「爲什麼不說話？」簡崑崙明明記得他會說話的，一下子，卻像是又變成啞巴了。

調侃似的；二先生發出了一串笑聲，身子霍地向後一折，已自竄身窗外。

情勢發展至此，逼得簡崑崙非得要一探究竟不可。手下按動，已自榻上躍身而起，緊循着對方的身子，穿窗直出。

雖說是穴路被封，普通身法的施展卻是無礙。

二先生見他跟出，很高興的笑着，忽然身子躍起，「唰！」地落向牆頭。

簡崑崙忙自縱起，也落身其上。

二先生身子一折，又穿了出去。他輕功極佳，這一竄，總似有六七丈開外。若在昔日，這個距離對簡崑崙並無困難，祇是今天他卻難以達到。

奮身一縱，也不過祇是三丈遠近。

他這裏身子方自落下，祇覺得眼前一陣天旋地轉，才自覺出情況不妙，回頭再看已不見來時之路，即使自己所住的那幢「半月軒」畫樓，也失去了踪影，心裏一驚，才知道此身已墜入了萬花飄香所設置的奇妙陣勢之中，一時進退維谷，好生爲難。

心裏正自後悔，眼前人影乍閃，二先生卻已笑嘻嘻站在當前。

「你這個人……」

才自說了半句，二先生已自嘻嘻笑着，脚下有了行動。簡崑崙祇得快步跟上，二先生跨前一步，他也跨前一步，一前一後，首尾相啣。

步法左右穿插，宛若蝴蝶穿花，一陣快行，早已百十丈外。

忽地二先生躍身一縱，雙手平伸如鷹，簡崑崙已悟其妙，邯鄲學步，亦步亦趨，身子一躍一落，站定之後，才自恍然覺出，此身一如前樣的回到了原來地方。

二先生正自含笑的向他看着，現出十分欣慰模樣。

「我明白了……」簡崑崙說：「你是在教我破陣之法吧？」

二先生連連含笑點頭，仍是一言不發，忽然用手向着遠方指了一指。

簡崑崙先時已自懷疑，眼前陣式與當空星辰暗相配合，此時透過二先生的導引，頗爲證實，頓有所悟，這時見他有意指引，自不會放棄機會，正待向對方問個明白，二先生卻已縱身入陣，不容他少緩須臾，祇得快速跟上。

如是，二先生在前，簡崑崙在後，兩者距離不足半丈，如此近的距離之內，簡崑崙自能把對方的一舉一動，看得十分清晰，乃自學樣；維妙維肖。

走了一程，奇趣橫生。

原來柳蝶衣當初設置這個陣勢，夜觀星相，畫研地理，配合着他的靈思妙想，足足數月之久，才得佈署了眼前這個陣勢，除了他自己之外，也祇有極少數的幾個本門重要人物，連同職在總管的雷公公之外，總共不超出十人，經他一一指點之後，乃能通行全陣無阻，其他各人，即使服務於此總壇的千百手下弟子，也祇能一知半解，各就其職務有所相關的路綫，予以分別指點，能窺全陣勢十分之一二已是不易。

如此情況之下，眼前的這個二先生之放浪形骸，來去自如，眞個不可思議之極了。

自然，這些卻非眼前之簡崑崙所能洞悉，祇覺着前行的二先生身段步法，無一不美。難能可貴的是對方身步不快不疾，月影下極見分明，簡崑崙何等造詣？自是望之能解，舉一反三，頓時大爲受用。

（未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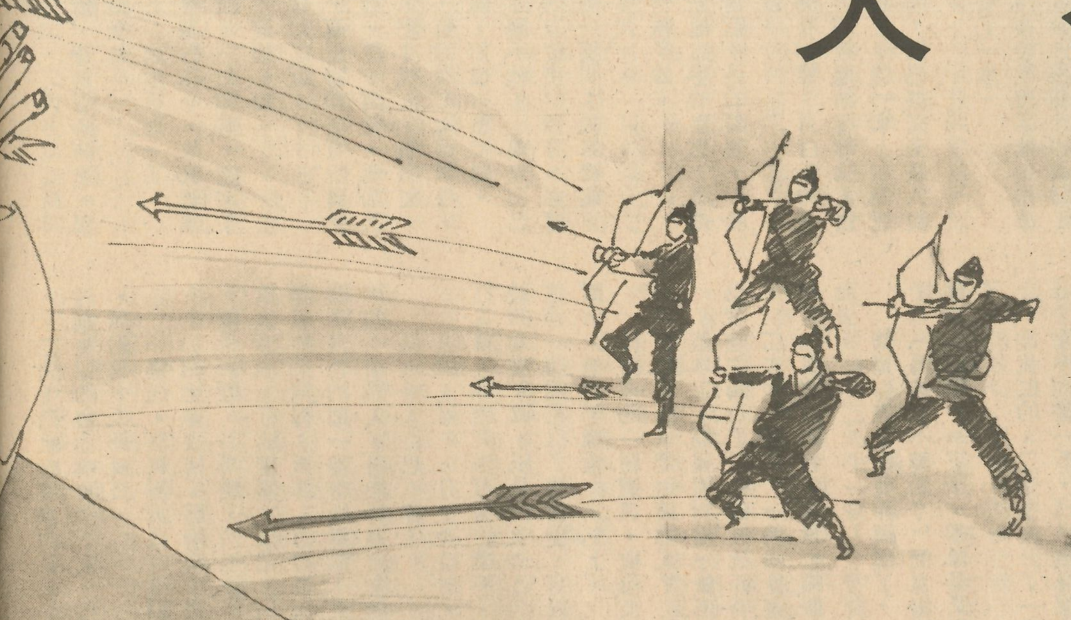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順天侯魏大中和謀士童路分析晉王和燕王的勢力對比，證明司馬長風和燕王暗中相會，燕王已成功將司馬長風拉攏過去，司馬長風已叛變晉王，而且有可能暗殺晉王故決定再用飛鴿傳書給晉王，一定要將司馬長風殺掉除害，在放白鴿時被崑崙奴看見便向白鴿追趕，蕭展鵬、蟋蟀亦知道，希望他這次能夠將信鴿截住，二人正在對魏大中和葉安以及天衣聯在一起胡猜亂想，亦得不出什麼正確分析，此時發現飛燕不在房間，原來她出了事，被一中年人誘至古刹捉住，自稱是奉天衣之命，拿她向蕭展鵬交換證據，希望她幫忙合作……

權衡得失　葉美護證

葉安這個天衣還有手下就在附近，對周圍的環境他們經已瞭如指掌。

將飛燕誘出去已經是那麼容易，要安排一封信又是何等簡單。

若是蟋蟀不在身旁，蕭展鵬處理這封信也許另外還有辦法，可是有蟋蟀在，一切都變得緊張而火爆。

葉安當然是第一個被驚動，他原是不準備動身的，沒有其他人他絕對相信，蕭展鵬一定會好好的考慮，交出證據的可能也會大很多。

只是蟋蟀那邊一嚷，魏大中的人立即有反應，緊接趕去，而魏大中方面也是必有人前往通知，魏大中一到，事情必定有變，由不得蕭展鵬作主。

天衣算無遺策，蟋蟀的反應這麼大却是他算計之外，類似這樣的失策近日雖然不停發生，但再來一次，天衣心裏多少總有一些不舒服。

他已經很小心盡可能避免同樣的事情發生的了。

到現在他不能不相信人算到底不如天算，他畢竟只是一個人。

在計劃進行之前他也已經考慮清楚，雖然事勢倉猝，又在他意料之外，他仍然有預防的方法，並沒有把握時間，搶在魏大中到達之前進去。

在魏大中到達之後他才動身，不遲不早，與魏大中差不多同時進去。

要剝下一個人的面皮並不容易，要將這塊面皮造成面具也需要一番工夫，而模仿面皮主人的言行舉止也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天衣並不知道魏大中之前是否曾經見過葉安，與葉安又是否曾有交往，要清楚這一點，當然也並不困難，可是天衣能够向之打探的就只有一個燕王。

對這件事燕王也並不清楚。

也所以天衣只有在計劃進行之前便已仔細調查有關葉安的一切資料，他是考慮到也許有用得着的一天，雖然燕王曾經一再叮囑他小心，盡可能不給葉安麻煩。

葉安在朝廷，在皇帝的心目中到底重要，牽涉的官員也多。

天衣所以實在很不想剝葉安的面皮，到這個地步，實在迫不得已。

而到目前為止他仍然沒有露出破綻，非獨蕭展鵬，魏大中也一樣沒有動疑。

到這個時候，一片混亂，魏大中當然更難有所發現的了，可是天衣仍然極為小心，一直心中提醒自己並非天衣，乃是葉安。

根據資料，葉安處理這種事是極其冷靜，也一向保持中立的態度。

一個人若非時常能够做到面面俱圓，實在很難以在朝廷上立足。

葉安既然是這樣的一個人，在處理那些證據，同時應付蕭展鵬魏大中兩批敵對的人當然會模稜兩可，而身份高低的影响，更就會偏向魏大中方面。

魏大中都應該是不會同意將證據交出，交換飛燕的，這也就是天衣不想驚動魏大中的原因。

「你這個蟋蟀大驚小怪，驚動魏大中，實在該死。」他暗罵在心中，表面上却若無其事。

事情也不出他所料，魏大中知道了事情變化，果然反對拿證據去換人。

蟋蟀一聽魏大中反對，心頭便冒火，脫口一聲：「你是憑什麼反對？」

魏大中淡然道：「證據關係重大。」

「人命難道不要緊？」蟋蟀鐵青着臉道。

「證據若是落在天衣手上，後果不堪設想，死人說不定數以千百計。」

「難道我們不能夠將證據從天衣手中奪回。」蟋蟀冷笑道：「他用到這種陰謀詭計，卑鄙手段，可見得本領實在不如我們。」

魏大中道：「力敵不如智取，一身蠻力有什麼用，頭腦靈活才有作為。」

蟋蟀道：「我們的頭腦若是不靈活，也不能够將證據送到這裏來。」

「送到這裏來沒有用的，必須交到葉大人手上。」魏大中搖頭。「你們昨天若是將證據交到葉大人手上相信也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蟋蟀一怔。「當然，交到了葉大人手上，天衣便可以予取予攜，不用費心。」

魏大中道：「這是什麼意思？」

「彼此心照——」蟋蟀冷笑。

魏大中亦冷笑。「交到了葉大人手上，要拿回不容易，當然是不交出的好。」

蟋蟀反問：「你這又是什麼意思？」

「心照不宣。」魏大中笑得來非常奸惡。

他本來不是奸惡的人，但天生就是奸惡的樣子，言談舉止難免都會有奸惡的感覺，只是他不知道。

這也是一般人的毛病，無論自己樣子是怎樣難看，對鏡看來總是不覺得的。

做到葉安這個地位，當然更不會有人直說他長相奸惡。

他既然沒有這種感覺，當然不會留意別人完全是因為他奸惡的樣子對他的表情反應完全是奸惡的感受。

蟋蟀瞪着魏大中，隨即道：「就是因為我們昨天沒有將證據交出，才有今天的

事情發生。」

「可以這樣說——」魏大中下面的話尚未接上，蟋蟀已然冷笑，道：「話是你說的，我的妹妹若是有什麽麻煩，唯你是問。」

魏大中搖頭，道：「他怎會有什麽麻煩？」

他的意思是飛燕是蕭展鵬他們故意藏起來，絕不會有什麽損傷，蟋蟀聽來却不是這種感覺，更肯定人是魏大中藏起來。

蕭展鵬也有這種感覺，插口問：「你要我們怎樣做？」

魏大中道：「證據絕不能交出，交給我保管。」

蕭展鵬冷笑。「我以爲留在我們這裏更加安全。」

「也好使你們拿去跟那個所謂天衣交換？」魏大中冷笑着問。

蕭展鵬尚未答話，魏大中話又接上，道：「證據可以不交給我，却必須留在這裏。」

蟋蟀冷笑，說道：「蕭大哥，管他那許多。」

蕭展鵬方待開口，魏大中又截道：「你是江湖人，他不是。」

蟋蟀一怔，蕭展鵬冷笑道：「我雖然不是江湖人，却是晉王爺所屬，司馬大人之下，侯爺雖然是侯爺，還不能左右我的行動。」

魏大中面色一沉，蟋蟀叫出來：「說得好，管他那許多，幹你的。」

魏大中道：「葉大人的說話，閣下又認爲如何？」

蕭展鵬道：「葉大人乃是欽差大臣，有誰敢抗拒他的命令？」

魏大中隨即問：「然則葉大人意下如何？」

葉安早知道有此一問，沉吟着一會才道：「一切當然是以國家爲重。」

蟋蟀立即道：「葉大人當然不會反對以證據交換我的妹妹回來。」

葉安很安詳的道：「我會的——」

蟋蟀怔住，葉安接道：「我不知道那些證據怎樣重要，但也肯定不會是開玩笑的。」

這當然是事實，晉王歷時接近兩年，才收集到那許多證據，再得皇帝相信，派出葉安南下接收那些證據，又要花上多少心血，怎可能是開玩笑。

魏大中也當然明白插口一句：「葉大人明白便成。」

葉安點點頭，說道：「證據既然是那麽重要，影响國家的安危，當然要小心從事。」

蟋蟀道：「可是我妹妹的性命。」

葉安道：「那些證據都是關係千萬人的性命。」

蟋蟀說道：「那千萬人的性命現在並未受影响，現在受影响的只是我妹妹的性命。」

葉安沉吟着。「在未得證據之前，天衣是不會傷害你的妹妹的。」

「信上不是寫得很清楚，若是三天之內，我們不將證據交出，我的妹妹便性命難保。」

「那還有三天，應該想到辦法的。」

葉安微笑着。「若是我們這便將證據交出，不是便宜了天衣，還有，你的妹妹是否落在天衣手中，仍然是疑問。」

「她可是到現在還不見踪影，而天衣的來信還附有她用的長劍。」蟋蟀大聲道：「信是假的，難道劍也是？你知道那柄劍對她的重要？」

「我不知道。」葉安說的是心裏話，也應該是這樣回答。

他是不認識飛燕的，當然不會知道那柄劍對飛燕的重要。

在其他人聽來葉安這樣回答也沒有錯，蟋蟀却是以爲葉安存心頂撞，立即叫起來。「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柄劍除非萬不得巳，否則她是不會放手的。」

葉安悠然道：「現在我知道了。」

蟋蟀道：「那你當然亦知道這封信絕不會是假的，我的妹妹是眞的落在天衣手上。」

葉安接問：「你的意思是我們必須用那些證據去跟天衣換人？」

蟋蟀道：「你是答應了。」

葉安微笑。「事關重大，我們要好好的商量一下，考慮清楚。」

蟋蟀道：「還考慮什麽？」

葉安沒有理會他。轉向魏大中：「侯爺的意思？」

魏大中心中暗罵老狐狸，沉吟着，應道：「以我的意思，證據是不能隨便交出來。」

葉安隨即道：「侯爺是反對的了？」

蟋蟀不等他說下去，也不等魏大中回答，嚷着道：「我可不管那許多，若不是那些證據，我的妹妹絕不會落在天衣手上，她旣然落在天衣手上，你們便得拿證據去將人換回來。」

葉安只當作沒有聽到，目光仍落在魏大中面上，態度顯然是看出蟋蟀麻煩，不想跟蟋蟀正面衝突。

魏大中却是不能不開口，他是眞的有些担心葉安怕惹麻煩，不想開罪蟋蟀這種江湖人，答應蟋蟀的要求。

而這種答應，却往往不是葉安作主，乃是由於他的不加拒絕。

魏大中很明白他若是不堅持，葉安一定會順水推舟，將責任完全推到他身上。

有關葉安的行事作風，魏大中實在太清楚，這個人從來就不會吃虧的，面面俱圓，有功是他領，有過却一定沒有他的份兒。

魏大中也不是一個笨人，以他的聰明才智，要跟葉安玩玩手段，絕不是一件難事，可是在這個關頭，不由他不吃虧，不堅持下去。

葉安這個天衣當然不想這樣做，他也明白以葉安的身份，絕對有權處置那些文件。

沒有魏大中在場，他一定會這樣做，這也是他方才不想驚動魏大中的原因。

魏大中不在場，他絕對有信心將事情都推在蕭展鵬身上，置身事外。

既然魏大中來了，他也就索性將事情往魏大中身上推，希望由此引起魏大中蕭展鵬蟋蟀等人的衝突，坐收漁人之利。

魏大中當然不會想到那麽遠，他若是能夠看透葉安的身份，可就比天衣更神機

妙算的了。

「這是兩回事。」魏大中這句話出口，巳想到蟋蟀是什麽反應。

蟋蟀果然面色大變。「那我們兄妹拚了命保護那些證據……」

魏大中淡然截道：「這件事本來就不是你們兄妹做的，你們根本不是官府中的人。」

蟋蟀一呆，回看蕭展鵬。「姓蕭的，你怎樣說話。」

蕭展鵬知道蟋蟀一定會這樣問，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

蟋蟀接道：「他一定不會反對的，去，我們拿證據去將人換回來。」

蕭展鵬尚未回答，魏大中巳道：「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是這樣不變的啊。」

蕭展鵬怔住，蟋蟀冷笑。「姓蕭的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

魏大中點頭。「當然，大不了不做這個官，從此退出官場。」

蟋蟀接對蕭展鵬道：「有什麽大不了，你不是早巳有這個意思。」

魏大中又截住。「那乾脆留在家中，用不着接下這個任務，跑到這裏來。」

蟋蟀笑說道：「一個人可是要隨機應變。」

魏大中道：「那要看是那種人。」

蟋蟀轉望蕭展鵬。「蕭大哥，我們這就拿證據到約定的地方去，跟天衣交換飛燕。」

蕭展鵬沉吟着，蟋蟀也看出他的爲難，接道：「證據交到了天衣手上，我們難道不可以將之奪回來？」

魏大中笑截：「你們甚至可以用假的證據去愚弄天衣。」

「天衣可不是這麽笨的人。」蟋蟀也懂得這樣說。

「所以證據到了天衣手上，他就是立即將之毀掉也不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

蟋蟀隨即道：「那我們再重新搜集好了。」

魏大中只是冷笑，蟋蟀看着他，又看着蕭展鵬。「人命要緊。」

蕭展鵬還未作答，蟋蟀巳擺擺手，道：「不要跟我說，證據關係更多人的生命，我只是要知道，飛燕在你的心目中是怎樣。」

「很重要——」蕭展鵬毫不猶疑的回答。

「那就不用說了，立即拿證據去跟天衣換人。」蟋蟀興奮的說：「那一個若是阻擋，教他知道厲害。」

他說着眼睛就是看着魏大中，話當然是衝着魏大中說的。

魏大中笑笑，偏身。「兩位一身本領，那一個阻擋得住？」

蟋蟀大笑。「總算你們知情識趣，姓蕭的，還等什麽？走——」

蕭展鵬沒有動，很冷靜的道：「證據不能夠隨便交給天衣。」

蟋蟀嚷起來：「你說什麽？」

蕭展鵬顯得更冷靜。「這些證據是用很多人的血汗得來的，爲了得到這些證據，以我所知，最少有三十個人喪命。」

「死掉的巳經死掉了，活着的可不能看着死掉。」

「我這樣將證據交出去，怎向死去的兄弟交代？」蕭展鵬歎了一口氣。

「你是活人，如何跟死人打交道？」蟋蟀話說得倒是不錯。「飛燕的死活你也不顧，我跟飛燕不會原諒你。」

蕭展鵬沉聲道：「我若是將證據交給天衣，第一個我便不原諒自己。」

蟋蟀瞪着蕭展鵬，好像懷疑方才說話的不是蕭展鵬。

蕭展鵬又怎會不知道蟋蟀飛燕之間的感情，又怎會不知道蟋蟀此刻的感受，他歎着氣，語聲更沉。「我清楚知道自己的職責，知道應該怎樣做。」

蟋蟀面色一變。「我只要你答我一句，到底肯不肯拿證據跟天衣交換飛燕。」

蕭展鵬搖頭，尚未開口，蟋蟀巳大叫：「好，姓蕭的，我到底看清楚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語聲一落，他探手便要去搶蕭展鵬手上載證據的盒子，蕭展鵬像早巳知道他有此一着，揮手擋開，蟋蟀再搶都搶不着，那邊一羣順天侯府的侍衛巳迫近來。

魏大中沉聲接喝：「保護蕭展鵬，誰若生事，格殺勿論！」

那些侍衛齊應一聲，拔刀出鞘。

蟋蟀雙手一翻，便要動兵器，但兵器在握又鬆手，冷笑。「好，姓蕭的，你不要後悔。」轉身便走。

蕭展鵬心中刺痛，想追前去叫住蟋蟀，但結果還是停下來。

蟋蟀也以爲蕭展鵬最後會改變主意，追前來，脚步並不快，過了一段路，發覺沒有，不由心頭冒火，大吼一聲，狂衝而出。

蕭展鵬知道蟋蟀心中的憤怒，他實在很想將證據放下，追上去跟蟋蟀一起去找尋飛燕，可是他連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也沒有。

謝方平丁磊可以說是臥底，仇香也可能是，除了蟋蟀他唯一可以信任的就只得一個崑崙奴，現在却不知道那隻鴿子追到了什麽地方。

蟋蟀此去是必到處去追尋飛燕的下落，若是遇上天衣，以他的本領，再加上飛燕的影响，後果實在不堪設想，而沒有證據交換，飛燕的性命便巳是一個大問題。

魏大中看見蕭展鵬那樣子，實在有些懷疑，他原是以出飛燕的失踪，只是蕭展鵬串謀的一場假戲，目的在那些證據，但現在看起來非獨不像，而且還看出蕭展鵬蟋蟀心中的憤怒。

他仍然試探一句。「你什麽時候改變主意，隨便可以出去跟蟋蟀會合的。」

蕭展鵬霍地轉身，盯着他。「主意我是絕不會改變的，證據我也絕不會交給任何人，一定親自送進京城，保護葉大人到目的地，才親手交給葉大人。」

魏大中點頭道：「很好。」

蕭展鵬道：「對某些人來說，當然是不好的，還有飛燕失踪這件事，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時候我必定以血還血！」

魏大中接觸他的眼神，不由打一個冷顫，他的眼神充滿了怨毒憤怒。

蕭展鵬接道：「事情應該很快便清楚的了，崑崙奴這一次也一定不會失手。」

魏大中一怔。「什麽事——」

「那隻信鴿，由這裏飛出去的那隻信鴿一定會落在他手上。」

魏大中聽着面色一直在變，越來越難看，他當然明白蕭展鵬說的是那一隻信鴿，也絕不懷疑崑崙奴有那種本領。

蕭展鵬看見他的面色在變，冷笑。「天下間沒有永遠的秘密。」

魏大中心頭那刹那突然一片混亂。

他發覺事情顯然有些不對路，却是看不透是什麼地方有問題。

蕭展鵬的出身絕無問題，却也絕對肯定是司馬長風的親信，司馬長風若非忠於晉王，他的親信絕不會爲那些證據拚命。

現在他的親信肯定是在拚命，燕王那邊得到的消息，司馬長風却是暗中與燕王會面。

飛燕的失踪魏大中原是以爲蕭展鵬蟋蟀故弄玄虛，現在看來却完全不是那回事，魏大中所以很迷惑，他甚至有些懷疑司馬長風是否曾經與燕王接觸。

當然他亦有些懷疑蕭展鵬只是司馬長風手上一顆棋子，任由擺佈。

倘若眞的是這樣，司馬長風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是不是以蕭展鵬引開他人的注意，全力對付晉王？

一想到有這種可能，魏大中不禁由心寒出來，然後他想到了那隻信鴿，還有追信鴿去的崑崙奴。

崑崙奴能否追到那隻信鴿他雖然不能夠肯定，却也不敢否定。

信鴿若是落在崑崙奴的手上，王妃便收不到消息，不知道小心提防，司馬長風突然暗算，後果便不堪設想。

魏大中當然也知道王妃早已在小心提防，可是那種小心只是出於警戒，與眞正的小心到底有分別。

王妃的武功怎樣，魏大中很清楚，就是太清楚在這種情形下他更加担心。

司馬長風的本領有多大，他到底不能夠肯定，而無論司馬長風的本領如何，必定有必勝的信心，才會採取最後的行動。

若是有必勝的信心，無論信鴿是否送到去，結果都沒有分別，司馬長風還是會採取行動，也是說，在蕭展鵬他們離開同時，應該採取行動的了。

蕭展鵬他們甚至沒有離開的必要。

除非蕭展鵬他們這一次離開目的將在轉移天衣的注意，將天衣誘開。

蕭展鵬他們又顯然毫不知情，難道司馬長風連他們也蒙蔽？

魏大中的思想完全沒有可能停下來。

× × ×

急風。

蟋蟀急風中狂奔，離開順天侯府的脚步便沒有停過，出到荒野，也就更快了。

在順天侯府他有一種衝動，很想從蕭展鵬手中將盛載證據的盒子奪過來，再殺出順天侯府，所以沒有這樣做只因爲他到底是蕭展鵬的好朋友。

他完全明白蕭展鵬的處境，冷靜下來想得更長遠，但無論如何他都希望蕭展鵬站在自己方面，與自己共同進退。

蕭展鵬那樣做無疑是令他大失所望，出了順天侯府他更有人海茫茫的感覺，一種難以言喩的獨孤同時襲上心頭。

這個地方在他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在一個這樣的地方追尋一個不知在什麼時候那一個角落失踪的人，談何容易，又何況他與江湖人並沒有來往，從來都是一個人走動。

他走着突然想起了崑崙奴，崑崙奴若是在，說不定會助他一臂之力，再不然也有一個伴可以傾訴。

「飛燕——」他不禁叫出來。

一面叫他一面在荒野上漫無目的的狂奔。

× × ×

崑崙奴這時候正追着那隻鴿子，走了一段很長的路，走進了一座莊院。

那座莊院在郊野，距離順天侯府實在很不近的了。

崑崙奴一路上脚步不停，兩條腿就像是鐵打的，也彷彿有無窮無盡的氣力。

鴿子時飛時停，停下來的時候不是在高處，就是在隱蔽的地方，也顯然很機靈，一有異動，立即飛起來。

崑崙奴追了一程，已經發現那隻鴿子的機靈，所以不敢謬然採取行動，他也打醒十二分精神，只恐一個不小心，讓那隻鴿子飛掉。

他一心一意在那隻鴿子，並沒有留意周圍的情形，到他發現不妥的時候，已經踏入了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本來是沒有的，是莊院的人發現了崑崙奴在追踪那隻鴿子才佈下來。

崑崙奴那樣在路上奔跑，又怎會不惹人注目？

莊院的附近，當然少不了魏大中的人在守衛，看見崑崙奴追着那隻信鴿，消息立即送出去，他們用的是長箭，一支緊接一支，將消息迅速送進莊院！

這比起那隻鴿子飛行的速度還要快，所以到鴿子飛近莊院，莊院內已準備好一切。

崑崙奴也就在接近莊院的時候準備妥當，看準了凌空一躍，跳上牆頭，再一個凌空飛撲，雙手剛好將那隻鴿子抓住。

那隻鴿子絕無疑問是感覺崑崙奴撲來，便要展翼而飛，可是雙翼才展開，崑崙奴雙手便已抓到，不偏不倚，正好抓個正着。

由躍上牆頭開始，崑崙奴便已擬好所有的動作，一氣呵成，順暢至極，也顯然算準了那隻鴿子的反應，搶在那隻鴿子的動作之前。

鴿子在握，他的身子亦往下沉去，這是什麼人的莊院，他根本不在乎，當然更不會理會莊院內的人有什麼反應的了。

這間莊院內的人反應的強烈當然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到他聽到弓弦聲，一排長箭便向他射來。

他的反應絕對可以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及，凌空翻身，左手抓着那隻鴿子，右手護住了要害，穿插在那一排長箭當中。

反應敏捷是一回事，有沒有提防又是一回事，他一心一意在那隻鴿子，反應當然是沒有平日的敏捷。

一排長箭射過，崑崙奴身上添了六處傷，雖然不是要害，但箭箭入肉，傷勢也不輕。

他連哼也沒有一聲，身子緊接往上拔起來，再笨的人這時候也應想到鴿子所以

飛進來，只因爲這就是一個安心歇脚的地方。

崑崙奴知道必須立即離開，即使他有足够的信心將來人完全擊倒他也不會逗留在這個地方，他知道自己的傷勢，知道可以支持到什麼時候。

所以他的身子立即往上拔，希望越過圍牆，盡快離開，帶走那隻信鴿。

身子才動，幾柄長刀便向他斬來，一刀緊接一刀，迅急狠辣。

崑崙奴鐵拳，撞開了兩柄長刀，踢翻了一條大漢。

那一脚凌空急踢，旣準且勁，將那個大漢踢飛丈外，他的身形亦受影响，落回原地。

二十多個大漢同時衝前，喊殺連天，長刀揮舞，一看身手便知道絕不是烏合之衆。

崑崙奴被迫到牆下，浴血苦戰，出拳快準狠，一口氣擊倒了七個大漢，身上亦同時受了多處刀傷。

他的身子一有機會便往上拔，可是每一次都失敗，那些大漢個個奮勇向前，一心要將他擊殺似的。

院子的月洞門大漢一個緊接一個，隨即又湧進來，那本是在其他地方佈防的人，聽到聲响，都向這邊趕來了。

崑崙奴拾過了一柄長刀，心裏一急，人也變得更瘋狂，長刀揮斬，咆哮連聲。

那些大漢武功身手是沒有崑崙奴的好，一股拚勁却絕不在崑崙奴之下，非獨受過嚴格訓練，而且忠心一片，誓死爲魏大中效命。

崑崙奴若是未受傷，要解決那些大漢已經不容易，現在負傷多處，忍痛應付，當然是更困難。

到那些大漢全都倒下，他已變得一個血人也似，右手長刀亦斷去。

那隻鴿子仍在他左手，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被他扼殺，他緊抓不放，踉蹌着往外走，連翻越牆頭的本領他都已沒有。

出了莊院，他立即往原路走回去，當然還沒有方才來的迅速。

能够再支持多久，他不知道，却相信一定能够支持到蕭展鵬面前，就是這一份信念，他堅持不倒，快步往順天侯府的方向走去。

× × ×

蕭展鵬不知道崑崙奴的情形，也沒有考慮到崑崙奴回來，一心只想着趕快送葉安回京，然後他可以追尋飛燕的下落。

到那個時候飛燕是否還活着？蕭展鵬一想到這個問題，一顆心便像要碎裂，一種難以言喩的落寞同時襲上心頭，那種蒼涼實在難以抵受。

崑崙奴不在身旁，飛燕被擄，蟋蟀憤然離開，現在已只剩下他一個人。

他考慮放棄葉安，放棄那些證據，追上蟋蟀，去尋找飛燕的下落，可是他連一個可以放心交託的人也沒有，也所以他考慮到立即與葉安上路。

夜長夢多，他終於作出决定，隨即往找葉安。

對他的到來，葉安一些似乎也不覺得奇怪，態度始終是那麽安靜。

「你是來找我的。」葉安先開口，聽口氣好像已猜到蕭展鵬此來的動機。

「葉大人是否一定要在這裏逗留？」蕭展鵬試探着問。

「你希望我離開？」葉安反問道：「因爲你對魏大中有懷疑，覺得這個人不可靠。」

蕭展鵬不諱言道：「葉大人也有這種感覺。」

「路上我已經在說過這個人，的確是有些奸狡，不無可能，串同天衣，準備有所行動。」

蕭展鵬道：「葉大人若是不反對，我們現在便動身離開這裏，立即回去京城，了却此事。」

葉安竟然毫不猶疑的應聲道：「好主意。」

若換是別人，多少會有些懷疑，蕭展鵬却完全沒有這種感覺，他方寸已亂，也有一種主觀，認爲自己的决定是最佳的主意，葉安一定會贊成。

好主意三個字出口，葉安多少便已有些後悔，覺得開口太爽快，恐怕會引起蕭展鵬的懷疑，看見蕭展鵬這種反應，一顆心才放下來。

「只見順天侯必然早有預防，我們要離開要不驚動他只怕不容易。」

蕭展鵬想想，才道：「葉大人南下，留在順天侯府中五天，應該到附近走動一下。」

葉安點點頭。「你我約好了，到時候會合。」

葉展鵬道：「這是最好的方法。」

葉安想了想。「證據在你手上，魏大中只怕會嚴密監視你們的行動。」

蕭展鵬道：「若是我一個人離開，應該絕不成問題。」

葉安道：「你那些手下……」

「那一個可以信任我也不知道，可以信任的都已離我而去。」蕭展鵬說來心頭蒼涼。

葉安看着他。「那個崑崙奴還沒有回來？」

蕭展鵬苦笑。「他不錯跳躍如飛，但要將一隻鴿子追上抓起來，可不是一件易事。」

葉安道：「他一定會追上去的。」

「我有信心，之前一次，若不是蟋蟀看着有趣，要捉弄他，早已被他將一隻信鴿抓住，肯定那一個是內奸。」

葉安試探着問：「之前那隻信鴿可知那一個放出去？」

「這是王爺的妃子，也是魏大中的女兒。」

葉安目光一閃。「據知魏大中一身本領，他的女兒也不錯。」

蕭展鵬竟然沒有懷疑何以葉安會知道以魏大中這許多事情，應道：「頭兒說她是一個高手。」

葉安不由沉默了下去，蕭展鵬接道：「所以我實在有些懷疑，魏大中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葉安道：「以你看？」

蕭展鵬說道：「他若是與天衣有關係，只要吩咐一聲，王妃要下手實是簡單得很。」

（未完・十）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和羅蘭在潼關侯府相會，久別重逢，便將別後遭遇相訴，先追查「紫河眞解」的下落，有沒有遺失，原來它存放在羅蘭身邊的魚腸劍的劍柄中，經過檢視，從劍柄中取出一本絹册，江湖秘笈仍在二人手中，更覺安慰，而羅蘭因練秘笈而懷了孕，此是秘笈中的合藉雙修，而在生理上必然的現象，故侯爺嘀咕幾句，對人沒有繩諸於禮，深爲怪責。羅蘭大腹便便，不能久瞞，定於七天內奉命完婚，保持侯門尊嚴，羅蘭高與與狄飛虹的苦惱成爲强烈的對比，怎能忘懷覃小蝶？正準備完婚，天慾教程寒梅下戰書挑戰……

陰謀難逞　交換成功

狄飛虹冷哼一聲道：「妳這點陣仗，還沒有放在狄某的眼裏，不過在下想不明白，看情形，貴少敎主傷勢巳經痊癒，用不着咱們夫婦了。」

程寒梅道：「狄大俠誤會了，咱們身在險地，不得不爲少敎主的安全作點準備，還望狄夫人高抬貴手，敝敎將感激不盡。」

羅蘭道：「我可以替花滿門解除禁制，但貴敎必須答允咱們一項要求。」

程寒梅道：「狄夫人請說。」

羅蘭道：「交還我爹的狻犴手。」

程寒梅一怔道：「這個……」

狄飛虹面色一沉道：「狻犴手是皇上所賜，偷盜者的罪名是抄家滅門，天慾敎雖是橫行江湖，在朝庭的眼中不過是一羣跳樑小丑罷了，在下是江湖人，所以不願擴大事端，如若貴敎當眞要目無法紀，一切後果應由貴敎負責！」

程寒梅略作沉吟道：「好，寒梅負責替羅侯爺找同狻犴手，但請狄夫人先爲少敎主解除禁制。」

羅蘭目視狄飛虹，傳音詢問道：「大哥，你說呢？」

狄飛虹道：「先讓花滿門不再抽筋，待交還狻犴手再替他解除。」



羅蘭微一頷首，扭頭對程寒梅道：「花滿門在那軟轎之內？」

程寒梅道：「是的。」

羅蘭道：「好，我去瞧瞧。」

語音甫落，一道晶瑩奪目的劍光巳然冲霄而起，它以橫掃千軍之勢直撲正東，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地煞大陣了。

地煞大陣是天慾敎的秘密武器之一，程寒梅曾經以此自豪，此時却人仰馬翻，兵刄斷折之聲响成一片，如非羅蘭不願傷人，這七十二名高手，只怕無人能夠活命，當羅蘭聲言要到軟轎瞧着花滿門時，程寒梅並未阻止，她是要羅蘭陷身五行大陣之內，天慾敎就可以予取予求了。

她絕未想到羅蘭巳經具有馭劍之能，一經身劍合一，便可身化長虹，無堅不摧。刀山劍林也可來去自如，何在乎這個五行大陣。

在程寒梅目瞪口呆之際，羅蘭巳經面含淺笑的亭立於狄飛虹的身側了！

「狄夫人功力之深，巳達天人境界，程寒梅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好說，我爲避免陣法糾纏，不得不先破陣勢，不過副敎主放心，我並未傷人。」

「多謝狄夫人手下留情，少敎主他……」

「他不會再抽筋了，待妳交來狻犴手，我會爲他完全解除的。」

「這……好吧，十日之內，寒梅當有以報命，告辭。」舉手一揮，天慾敎徒便一起向山野之中退去。

狄飛虹向天慾敎徒退走之處瞥了一眼道：「此人究竟是誰？在當代武林之中，誰能具有如此氣魄？」

羅蘭道：「你是說天慾敎主？」

狄飛虹道：「不錯，咱們遇到過鐵甲人，又見識了地煞大陣，不知道還有什麼隱秘的武器，當眞叫人防不勝防！」

羅蘭道：「怕什麽，他們擺下這麽一座大陣，我一個人還不是叫他們鼠竄而逃？」

狄飛虹道：「話是不錯，我却担心他們另有奇兵，今後還是不能大意，再說天慾敎似乎無所不在，我懷疑他們不只是爭霸武林！」

羅蘭愕然道：「難道他們當眞想造反？」

狄飛虹道：「如果讓他們席捲江湖，日趨坐大，未嘗没有此種可能。」

羅蘭道：「既然如此，我要告訴爹派大軍圍剿他們，以防患於未然。」

狄飛虹道：「使不得，一則他們反跡未彰，如若驟發大軍，豈不當眞變作官逼民反，再說天慾敎的總壇在何處？是多少分壇？敎主是誰？都是些什麽人？咱們所知有限，如何能够圍剿？」

羅蘭嘆口氣道：「你說的對，只是我有點担心……」

狄飛虹道：「担心爹娘的安全？這樣吧，我會經替爹訓練四百名親兵，可以調一半來侯府戒備，再調用三十名黃蜂弟子，侯府就萬無一失了。」

羅蘭道：「調用黃蜂弟子，覃姐姐肯麽？」

狄飛虹道：「妳放心，她會肯的。」

× × ×

五天之後，狄飛虹與羅蘭完成了終身大事，侯爺嫁女，在潼關，自然是盛況空前的。

洞房設在羅蘭的香閨，自有一番說不完的綺麗風光，但，只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在東跨院的賓館之內，正被一股愁雲慘霧籠罩着。

那兒住的是黃蜂谷主覃小蝶，竹蘭君，還有黑白雙姥，金帶五婢（展娟加入金帶四婢的行列），五鐵衞等。

其實覃小蝶並沒有表示什麽，問題是拂琴侍書兩個丫頭忍不下這口氣。

「小姐，二谷主怎能這樣，小婢要找他討同公道。」

拂琴是金帶五婢之首，武功之高，江湖上不易多見，尤以她與狄飛虹之間，早巳超越二谷主與婢女的感情，如今被羅蘭捷足先登，她自然要爲覃小蝶抱不平了。

覃小蝶道：「這不能怪他，要怨只能怨命。」

與覃小蝶同房居住的竹蘭君，眼眶忽然一紅，螓首同時低了下去。

覃小蝶那句「要怨只能怨命」，使她感慨不巳，自從程家堡一戰，她的左腿不幸受到重傷，後來傷勢雖巳痊癒，左腿却成爲瘸子了。

因此她從不踏出黃蜂谷一步，整天苦練武功，以打發漫長的歲月，如今師兄完婚是一件大事，她不得不隨同覃小蝶來到侯府。

覃小蝶明白竹蘭君的感受，握着她的手微微一笑道：「不要難過，小妹，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非妳的腿部負傷，妳怎會靜下心來練成孤烟門的絕學？」

的確，如今的竹蘭君，不僅巳經練成霹靂指，烈陽分光掌，孤烟三十七式劍法，連九陽神功都巳練到六成火候，放眼天下，將很難找到對手。

竹蘭君道：「多謝蝶姐關心，小妹並不難過，只是偶有所感而巳。」

侍書却說道：「小姐，小婢有一點意見。」

覃小蝶道：「哦，妳說。」

侍書道：「不論二谷主有一千種理由，他總不能抹煞與小姐的婚約，妳說是嗎？竹姑娘！」

竹蘭君道：「這話不錯。」

侍書道：「二谷主跟小姐的婚約在先，他却停妻再娶，就算他身不由己，至少咱們也可以提出一項要求。」

竹蘭君道：「什麽要求？」

侍書道：「要二谷主同谷，咱們也辦喜事，要他立刻跟小姐成婚。」

拂琴道：「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二谷主說什麽也不能拒絕，不過由咱們提出來似乎有些不便，這件事只好拜託竹姑娘了。」

覃小蝶道：「他們燕爾新婚，怎能遠離，再說他現在官拜副將，是朝廷的命官，他的行動必須聽命於侯爺，咱們的要求未必能够如願。」

竹蘭君道：「此事的關鍵人物是羅蘭，只要師嫂答允，侯爺不成問題，我想她旣然知書識理，就該顧全大局。這件事交給我來辦。」

拂琴道：「多謝竹姑娘。」

第二天傍晚時分，竹蘭君來到狄飛虹的新房，雙拳一抱道：「師哥師嫂，小妹給你們請安。」

狄飛虹道：「不要多禮，小妹，快請坐。」

羅蘭拉着她坐在自己的身旁，說道：「妳師哥經常提起妳，總是自怨自艾的對妳感到一份歉意，小妹，妳不會恨妳師哥吧？」

竹蘭君道：「師哥待我跟親妹妹一樣，我怎麽會恨他呢？」

羅蘭道：「那就好，我看這樣吧，小妹，今後妳就住在這裏，不必同黃蜂谷去了。」

竹蘭君道：「多謝師嫂，不過我從小不慣拘束，還是住黃蜂谷習慣一點。」

羅蘭說道：「旣然如此，師嫂也不勉強妳，聽說這幾年妳在谷中苦練，巳經將孤烟門的絕學練到登峯造極。師嫂恭喜妳了。」

竹蘭君道：「師嫂別聽人瞎說，我那裏有那份能耐，就算小有成就又如何？在黃蜂谷，蝶姐姐的功力最高，可是她的痛苦也最大。」

羅蘭君道：「哦，她有什麽痛苦？」

竹蘭君道：「師嫂，妳是當眞不知道，還是明知故問？」

羅蘭道：「自然是當眞不知道了。」

竹蘭君道：「那麽……」

羅蘭道：「不要顧慮，小妹，就算妳說錯了話，師嫂也不會怪妳的。」

竹蘭君道：「好吧，我說，師嫂可不能生氣喲。」

羅蘭道：「好，我不生氣。」

竹蘭君道：「師哥遇伏，師嫂殉情，此等堅貞不二的愛情，在武林中是一段人人欣慕的佳話，但蝶姐姐與師哥早巳定有婚約，是一對未婚夫婦，你們的婚姻，於情可以，於理則未然，嚴格的說，師哥難脫薄情寡義，停妻再娶之譏，師嫂也脫不了橫刀奪愛之嫌，小妹耿直之言，希望兩位不要見怪。」

她的確說得十分耿直，不過這是理，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羅蘭雖是面色數變，却也不好發作。

狄飛虹嘆口氣道：「小妹責備的是，只因妳師嫂巳有身孕……」

竹蘭君道：「師哥不必解釋，這些我都知道，我只是希望你替蝶姐姐想一想，你們之間應該如何善後。」

狄飛虹不知如何善後，就算他巳有腹案，此時也不便宣之於口，吶吶半晌，只是說了一聲「這個……」

羅蘭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小妹，妳說，他該怎麽辦？」

竹蘭君道：「依小妹的想法，只好從權了。」

羅蘭道：「從權？請小妹說明白一點好了。」

竹蘭君道：「師哥到黃蜂谷與蝶姐姐完成婚禮，但要瞞着侯爺。」

羅蘭毫不遲疑的點點頭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大哥，你說呢？」

狄飛虹道：「辦法是好，可是，咱們走得開麽？」

羅蘭略作沉吟道：「我去跟爹說，咱們去黃蜂谷替爹挑選幾名侍衞，我想爹會答允的。」

狄飛虹道：「妳要說明江湖現勢，否則爹還以爲咱們是多此一擧呢。」

羅蘭道：「這個我知道。」

當年羅蘭曾經派人狙擊覃小蝶，必欲殺之而後快，如今却一口答允狄飛虹同黃蜂谷與她完婚，羅蘭如何會有此等截然不同的轉變？

原因之一是覃小蝶雅量大度，雖然明知羅蘭的腹中巳懷有狄飛虹的孩子，仍然推心置腹，待她像親姊妹一般。

其次是她佔了先着，巳與狄飛虹結爲夫妻，無論在朝在野，她的大婦之位巳難以動搖，狄覃的結合旣是無法阻止，何不樂得大方一點？

竹蘭君見任務巳經達成，遂立起身來道：「小妹還要通知蝶姐姐，告辭。」

羅蘭剛剛送走竹蘭君，丫頭玉簪即前來稟報道：「稟小姐，原總管派人送來一封書信，請小姐過目。」

羅蘭拆開一瞧，再遞給狄飛虹道：「大哥，程寒梅約咱們明天正午在七星坡見面。」

狄飛虹說道：「好好，咱們準時赴約就是。」

羅蘭說道：「姓程的女人，跟你有過節？」

狄飛虹道：「他的哥哥程寒超，倒行逆施，爲禍武林，因而激起公憤，爲江湖各派所殲滅，黃蜂谷當仁不讓，我自然是其中之一。」

羅蘭道：「旣然如此，咱們何不就此將她除去。」

狄飛虹道：「程寒梅只是疥癬之疾，不足爲患，咱們要除去她，也不是什麽困難之事，但……」

羅蘭說道：「你是怕爲潼關惹來麻煩，還是想放長綫釣大魚，給他們一網打盡呢？」

狄飛虹道：「兩者都有，所以不必急在一時。」

羅蘭道：「好吧。」

次日晌午，狄飛虹、羅蘭帶着祝京娘、六兒，覃小蝶、竹蘭君帶着金帶五婢，一共十一人，來到七星坡赴約。

天慾教徒較上次少了很多，除了護轎的二十名高手，就是程寒梅身後的八將中的三個，及兩名面目冷肅的灰衣老者。

雙拳一抱，程寒梅道：「狄夫人，咱們似乎不必作無謂的客套了！請。」

羅蘭冷冷道：「拿來。」

一名護轎的大漢，在程寒梅示意之下，手捧木匣走了過來。

雙方相距還有八尺，狄飛虹忽然伸手遙遙一抓，匣蓋便巳自行掀開，如果匣中藏有陰謀，必然會暴露出來。這是狄飛虹謹愼之處，以免中了人家的暗算。

當羅蘭檢查狻犴手確認無誤之後，她也解開了花滿門的穴道，雙方的交易完成了，此時却發生了一點小小的意外。

「狄大俠……」出聲招呼的是兩名灰衣老者之一。

狄飛虹道：「閣下有什麽指敎？」

灰衣老者說道：「久聞狄大俠身負絕學，老夫如果不討敎幾招，豈不是一件憾事。」

狄飛虹見此人枯瘦如柴，雙目深陷，但那兩股目光却晶芒閃爍，陰森森的，似乎帶着一股凜冽的寒氣。

他知道此人不僅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頂尖高手，還可能身負某種陰寒奇功，但想遍各門各派，却想不出這位灰衣老者是何方高人。

於是雙拳一抱道：「請問前輩的字號怎麽稱呼？」

灰衣老者道：「老夫古均。」

狄飛虹心頭一懍，暗忖：「此人莫非是三十年前，在江湖上造成一片腥風血雨的獨角神魔古均？」

他心中轉念之際，目光也向古均的頭上仔細瞧着，果然發現此人的前額之上，有一顆花生米大小的肉瘤。

遂咳了一聲道：「原來是古前輩，幸會。」

「老夫不想聽廢話，出招吧。」

狄飛虹原想勸他愛惜羽毛，不要與後生晚輩爭強好勝，彼此無怨無仇，何必兵戎相見。

他的想法沒有錯，古均却不願讓他說下去，神色的表現更是惡劣以極。

竹蘭君忍不住嬌叱一聲道：「你神氣什麽，姓古的，要打架本姑娘陪你。」

獨角神魔自視極高，他見出來應戰的竟是一名跛脚少女，遂向身後八將之一的俞遼道：「俞大俠，勞你的駕……」

俞遼道：「晚輩遵命。」掌中鋼叉一抖，縱身攔住竹蘭君的去路。

天慾八將，全都身負絕學，以俞遼迎戰一個跛脚少女，應該是大材小用，因此他輕蔑的哼了一聲道：「同去吧，姑娘，換一個像樣一點的來。」

竹蘭君說道：「別太抬高你自己，對付閣下，本姑娘綽綽有餘……」說話之間，她的鐵琵琶巳經挾着勁風，迎胸砸了過去。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竹蘭君素手一揮，鐵琵琶便如驚濤擊岸，萬馬奔泉，俞遼一時大意，幾乎傷在這一招之下。

待後發覺情況不對，巳經來不及招架，只得一個懶驢打滾，才算逃過一刦。

天慾八將之一，竟在一招之中落得如此狼狽，對方還是一個跛脚少女。

俞遼這口氣可大了，待滾出三尺之後，身形便一躍而起，鋼叉以降龍搏虎之勢，出手就是三叉。

這連環三式是他師門的救命絕學，平時很少使用。只要他用出這救命三絕招，多半會在對方的身上弄出兩個血窟窿。

只是這一同他又走了眼了，他那自命得意的連環三式，竟然連對方的衣角都沒有碰到，人家姑娘白衣飄飄，顯得輕鬆以極。

（未完・廿九）

小草包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筱乩童依了蔡八姑的主意，將小虎等人押回鐵屋，小虎渾身被綁得像隻糉子一樣，他待那名大漢離去後，先行將自己的綑綁鬆脫了，然後再設法把呆瓜及三八花弄醒過來……小虎子又在思索逃脫鐵屋奇謀，他將棉被撕成棉絮，蘸了燈油，將它塞在門縫裏，然後點燃，未幾濃煙密佈，火光熊熊……

十七：雙釵救駕　同陷羅網

在濃煙撲面下，那人喊聲還沒完，小虎的繩鞭已經出手，他拿準時間與部份，刷地一聲，鞭梢正好繞在那人脖子上，用力一拉。那人毫無防備之下，立刻被拉翻地上，呆瓜與三八花立刻用欖腳在他後腦勺上補上二下，那人頓時暈了過去。

門外有人在叫：「刁五，你怎麼啦，看清楚了沒有？」

「你快進來，幫忙救火啊！」呆瓜在門邊，蹩着嗓子打招呼。

濃煙瀰漫的門口又出現一條人影，小虎照方抓藥，繩鞭第二次出手，又繞上對方脖子往裡用力一拖。

對方啪地摔在地上，呆瓜三八花又上去了，飛快一人一棍子，把人敲暈了過去。

小虎想攔已來不及，埋怨道：「怎麼又敲暈了，我還要問話啊！」

三八花道：「你又沒說清楚，現在怎麼辦？」

情況不明，小虎急在心裡，低聲道：「還能怎麼辦，快走吧！」

小虎張望外面，夜色如墨，還好沒有人影，立刻揮手叫呆瓜三八花出去，躲在牆角，小虎把鐵門帶上，從外面門上了鐵槓子，三人一路躲躲閃閃，爬牆翻出了蔡記糧行，躲在糧行不遠的一棵大槐樹後面。

三個人一陣喘息過後，三八花道：「小虎哥，我們快走吧！」

小虎道：「現在不能走，我還要設法救紫姐與玫瑰姐。」

三八花道：「不知道她們被囚在那裡，怎麼救啊？」

小虎道：「就是要動腦筋啊！」

三八花默然了。

小虎抬頭看看枝葉茂密的大槐樹，道：「我們爬上去，找個樹葉茂密的枝椏，躺下休息一會。等我想出點子再說。」

三八花想想，覺得這也是個辦法，於是三小爬上槐樹，各人找個枝椏，躺在杈間，休息起來。

在樹上不但可以休息，而且可以遠遠監視蔡記糧行的大門，小虎腦海中一直在想：紫玉釵和玫瑰釵會被關在什麼地方？怎麼才能救她們呢？

搜遍枯腸，他始終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

他那裡知道，紫玉釵與玫瑰釵被關巧手押着已在路上途中的馬車上。

當然，蔡八姑千算萬算，也沒算到小虎的雙腕上還裝着護身法寶，早已溜之大吉。

這邊在陰錯陽差，馬車上的紫玉釵與玫瑰釵卻已悠悠醒轉。倏覺坐座顛簸，心神一震，抬目四顧，蹄聲得得，原來是在馬車上，對面坐着一個高大的胖子，正是關巧手。

「二位姑娘清醒啦？」關巧手口噙微笑，神態殷殷。

紫玉釵坐正身子，道：「你要帶我們上那兒去？」

關巧手道：「回我北方老家。」

紫玉釵微微笑道：「么妹，妳願意嗎？」

玫瑰釵一哼，道：「誰說過願意啦！」

關巧手哈哈笑道：「無論願不願意，妳們終是輸了賭注輸了人，當初下注的承諾，該不會立刻反悔吧！」

玫瑰釵嬌叱道：「輸錢還錢，要人，門兒也沒有，沒有這麼簡單。」

「錢呢？」關巧手故意攤着雙手要錢，旋即臉色一沉道：「我敢解了妳們迷魂之毒，就沒有把妳們的武功放在眼中，妳們若想在我面前逞强動歪腦筋，休怪我關某出手毒辣，槍殺無情，沒有憐香惜玉之心。」

紫玉釵暗暗一凜，十二金釵雖然名馳江湖，比起關巧手的功力，的確差了不止一截，她望了望玫瑰釵，示意她冷靜，自己浮上一層笑靨道：「關巧手，做夫妻是終身的事，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你又何必强人所難呢？大家何不好好商量還錢的方法？」

「在我關某面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關巧手說到這裡，頓了一頓，倏換了一副笑容道：「妳看，我是爲了解除旅途寂寞，大家能聊聊，培養感情，才讓妳們醒過來，現在大家反而臉紅脖子粗的傷感情，眞是何苦來哉。」

紫玉釵道：「關巧手，這樣吧！你放了我么妹，我跟你到關外。」

關巧手道：「爲什麼妳會提出這種要求？」

紫玉釵道：「因爲么妹已情有所屬，她誓死也不會答應做妾的。」

「原來是這樣的，不知她心中的情人是那一個？」

紫玉釵道：「你曾見過的，就是小虎。」

關巧手哈哈大笑道：「想不到想不到，艷名傳江湖的十二金釵居然會看上一個毛孩子，傳出去豈不笑掉人大牙。」

「有什麼好笑的。」玫瑰釵神光瑩然，道：「小虎雖然年紀小了點，可是在北方，小丈夫多的是。再說，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比任何人差。」

「哦？」關巧手似乎好奇，問道：「妳說說看，這毛孩子在妳心目中，是個什麼樣子？」

「他富有同情心正義感，機智比普通大人還高一籌，不失於狡猾，他愛開玩笑，卻不會故意作弄人，在我來說，他就像一個正直的偉丈夫。」

望着玫瑰釵聖潔的神態，悠然神往的語氣，關巧手心中倏然產生了一絲妒嫉：媽的！我關巧手家財萬貫，名震江湖，要風有風，要雨有雨，難道還比不過一個小傢伙。

他悶在心裡，口噙陰笑，又問紫玉釵道：「妳對她的話有什麼看法？」

紫玉釵微微一笑，道：「我完全同意么妹的看法。」

關巧手道：「這麼說，妳們兩個都穿同一條褲子，愛上那個小鬼頭囉？」

玫瑰釵道：「不錯，所以你趁早死了這條心。」

關巧手沉叱道：「我沒有問妳，我是問妳姐姐。」

紫玉釵道：「關巧手，你何必問這種沒趣味的問題，我不是說過了嗎？你放了我么妹，我跟你……」

關巧手陰陰道：「辦不到，妳們兩個我都要定了。」

玫瑰釵冷笑道：「你休妄想，我們打不過你，自己死總可以吧。」

關巧手一哼，道：「妳又何必死，小虎死也是一樣，妳難道對一個死小鬼也存指望？」

玫瑰釵嬌容一變，道：「小虎死了？」

關巧手冷笑道：「不死也差不多了；蔡八姑絕對不會放過他的。」

紫玉釵道：「你們跟小虎究竟有什麼冤仇，非要殺他不可？」

關巧手道：「那是蔡八姑與小虎之間的事，跟我沒有關係。」

紫玉釵與玫瑰釵面面相覷，因爲此刻她們才從迷香中想起江湖中有一個以機智馳名，手段狠毒的女人，人稱「迷魂八姑」豈不就是見過的蔡八姑，小虎落在她手中，的確是凶多吉少。

因爲點子再多，終究是個小孩兒，怎壞得過滿肚子都是壞水的蔡八姑。

玫瑰釵漸漸沉不住氣了，她的右手已慢慢移向腰際。

關巧手笑道：「妳不是想摸劍吧？嘿嘿，劍已叫蔡八姑搜走啦！」

紫玉釵嬌叱一聲道：「么妹快走，我與你拚了！」

長身出掌向關巧手當胸打去。她決心冒死一拚，讓玫瑰釵能夠脫身，那知關巧手早已有了防備。

他左臂一伸，竟長出三寸，點了玫瑰釵的麻穴，右手如蘭花拂柳，已刁住紫玉釵的手腕七寸氣門之處，像彈豎琴一般，緣臂而上，也點住了紫玉釵的麻穴。

關巧手果然是關巧手，這左右開弓，雙手出招迎招，一氣呵成，以靜制動，使得大名鼎鼎的雙釵竟在一招之下，動也不能動。

「我說過吧，妳們最好不要動，動手一定吃虧，但妳們始終不死心，現在滋味如何？」關巧手笑得開心。

玫瑰釵卻氣得臉都白了，說道：「你想怎樣？」

「這馬車上還寬敞，揀日不如撞日，我現在就想跟妳們二個親熱親熱，嘻嘻，五十萬兩銀子，撈本當然撈得愈快愈好囉！」

關巧手佝僂着身軀，移近玫瑰釵面前，伸手就抓住她的衣襟。

「嘶！」裂帛之聲響起，玫瑰釵胸前的衣衫已被撕開，露出羊脂般的胸脯。

玫瑰釵幾乎昏了過去，苦於身不能動，正要開罵，陡見紫玉釵施出眼色。姐妹多年，已經心靈相通，她自然知道用意，索興閉上眼睛，只聽到紫玉釵嬌笑道：「你這麼粗魯，那像是關巧手呀？簡直像是關笨豬。」

關巧手一怔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紫玉釵道：「手巧一定心巧，心巧的人若用這種霸王硬上弓的手段娶老婆，那還不如不娶，娶回去了也是活受罪。」

「唔！妳倒說說，我會受什麼活罪？」

關巧手對紫玉釵的話有點興趣了。

紫玉釵道：「女人重視的，就是第一夜，這是什麼地方？就算你得逞了，你會感到舒服嗎？而我么妹受了創傷，她若一鬧彆扭，那你等於娶了一個木頭。這樣一輩子，你那裡去找樂趣呀！豈不是找了一個氣泡，那時候，你後悔也來不及了。」

「唔！有道理。」關巧手坐回原位，頷首笑道：「妳好像見過不少世面，懂得多，連男人的心理都揣摸得一清二楚，不愧名傳江湖的十二金釵。」

「那還用說。」紫玉釵裝出煙視媚行的神態。

關巧手道：「依妳的看法，我該怎麼對待妳們？」

「別急別急。」紫玉釵媚笑道：「要舒舒服服的享受，第一就要講究氣氛，第二要講究情調，氣氛跟情調是要有好的地方培養出來的，這馬車顛顛簸簸的，連豬欄都不如，你呀！罵你笨豬，還抬高了你哩，我看你連笨豬的兒子都不如，這種地方能做那回事啊！連狗在交合都不如。」

男人就是賤，在這種節骨眼上挨罵，被罵得心頭舒坦極了，不但不怒，反而笑瞇瞇道：「妳罵得好，是極是極，我就向妳討教討教！」

紫玉釵心中暗恨道：像你這種色狠，不狠狠罵你不會舒服。口中卻仍嬌笑道：「討教是不敢當，關巧手，你也是過來人，在車上蹦蹦跳跳的，你那……能擺得準嗎？」

關巧手噗嗤一笑，道：「的確有點兒困難。」

「這就是嘍，就算你擺準了，金槍直入，但插在一根木頭上，有趣樂嗎？」

「嗯，的確沒有什麼趣樂，味同嚼蠟。」

「對囉！你現在不像笨豬了。」紫玉釵笑道：「那你何不找個像樣點兒的地方，下點功夫？」

「妳是說等回到我老家？」

紫玉釵笑道：「何必等這麼久，找個好一點的客棧，溫言細語的多下點功夫，不也是一樣嗎？」

關巧手一拍大腿道：「沒錯，妳真是一言提醒夢中人，咱們就趕到下一站，好好的住上二天。」

紫玉釵笑道：「現在你明白了，剛才幹嘛猴子一樣，亂伸祿爪，虧你有巧手之名，我看你啊，簡直像牛腳！」

「罵得好罵得好。」關巧手似乎被紫玉釵罵得骨頭都酥了，倏然道：「紫玉釵，妳眞心想跟我？」

「當然囉，嫁個有錢的大爺，有什麼不好。」紫玉釵道：「不過我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我至少得坐坐新婚花轎，披披紅掛吧！否則像什麼話？」

「當然當然。」關巧手心花怒放道：「我怎能讓妳做黑市夫人。」

紫玉釵道：「說了半天，你還不知道憐香惜玉。」

關巧手忙道：「怎麼會呢？」

「怎麼不會？你點了我們穴道，到現在還不肯解開，難道嘴裏說得甜，心裡藏把刀？」

「不會不會，我一時想不到這些細節。」關巧手伸手解開紫玉釵的麻穴，接着也解開玫瑰釵的麻穴：「小妹子，對不起，剛才是一時衝動，別責怪我啊！」

玫瑰釵一哼，慌忙先整理自己衣服，紫玉釵膩聲道：「現在你才像個男子漢，我最喜歡這樣的男人了。」

關巧手雖然有點心亂神迷，但心裡並不是沒有戒心的，嘿嘿傻笑，卻沒有毛手毛腳。

紫玉釵就是要關巧手毛手毛腳，才會有機可趁，見他老神穩穩，心裡反而着急，道：「你怎麼又老實起來了呢？過來啊！」

關巧手怔怔道：「來幹嘛？」

「剛才說過情調重要，你又不懂情調了。」紫玉釵似怨似嗔地說：「叫你坐過來啊！大家擠一擠，也暖和一點，不會這般顛簸。」

「好。好。」關巧手果然坐了過去，擠在玫瑰釵與紫玉釵的中間，果然是左擁右抱，耳聞清香，情調的確不一樣。就在這時，他倏感到屁股一陣劇痛，一雙眼睛彈了出來，面孔扭曲，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口中已發出一聲悽厲的長嗥，血像泉水一般從口中滾滾流出來。

奔馬唏聿聿一聲長嘶，馬車倏然停住了，駕車的大漢轉身鑽入車篷查問：「關爺，出了什麼事？」

情況發生得太突然，玫瑰釵與紫玉釵都驚呆了，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突見駕車的大漢也是一聲慘叫，死在篷中的前半身被人提起來丟下車去，車轅上多了一個女人，鑽入車篷，竟然是銀釵。

「啊！二姐，快來救我們，我與五姐都被點了麻穴。」

銀釵伸手解了玫瑰釵與紫玉釵的穴道，看看軟趴在車板上的關巧手，已經是魂歸離恨天了。

只見銀釵笑道：「好險，若不是他起了色心，我還眞沒機會下手哩！」

「二姐是怎麼殺他的？」玫瑰釵始終不懂銀釵是怎麼下的手。

銀釵一腳把關巧手的屍首踢下馬車，指指車板道：「我早已吊在車下好些時間了，差一點吊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就利用板車的縫隙，一劍往他肛門刺進肚子裡，他的巧手再妙，也想不到劍會從肛門刺進來。現在妳們整理整理，五妹快駕車回糧行，讓我休息片刻，回去救小虎要緊。」

「好。」紫玉釵爬上車轅，拉回馬頭，加上一鞭，馬車立刻風馳電掣一般馳回頭。

這時，天色已經濛濛亮了，黎明即將到來。

「二姐，妳怎麼到現在才來？」玫瑰釵一面整理破碎的衣服，口氣有點抱怨。

銀釵嘆道：「我也被蔡八姑抓去了，她爲了代筱乩童取回失金，佈置了巧妙的陷阱，不過我也橫下了心……」

於是她把蔡八姑放人的經過說了出來，訴說自己騎馬離開糧行後如何抓小嘍囉盤問紫玉釵的去向，才快馬急鞭地趕來救人。

聽完這番話，玫瑰釵急急問道：「小虎呢？他們現在是生是死？」

銀釵道：「聽說還被囚在鐵屋，現在如何，我就不知道了。當時我把利害分析了好幾遍，覺得唯有先救妳們，再救小虎比較妥當。」

「五姐，妳催馬多加上一鞭。」玫瑰釵急急叫道：「我們要儘快回去救小虎。」

「好。」紫玉釵答應了一聲，連連揚鞭，催馬催得更加急了。

* * *

小虎、呆瓜、三八花三個躺在虬枝糾結的槐樹上，由於一夜緊張疲倦，一闔上眼皮就睡了過去。

等他們醒來，已是金鷄百唱，紅日高照了。

睜開眼睛，小虎首先注視遠處的蔡記糧行。卻見糧行的大門緊閉，門口靜悄悄的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時卻聽到三八花輕聲呼叫：「小虎哥，你醒啦！」

「唔。」

三八花揉揉眼睛道：「糧行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是啊！」小虎正在深思：「眞是莫測高深。」

呆瓜也醒來了，伸着懶腰道：「小虎哥，能不能下樹去活動活動筋骨？」

「不行。」小虎沉聲道：「咱們離他們這麼近，就在出其不意，千萬別讓他們發覺。」

三花八嘟起小嘴道：「小虎哥，這樣子要蹲到什麼時候呀？」

「對呀！要蹲到什麼時候啊？」呆瓜問。

小虎道：「要蹲到情況完全清楚的時候。」

「小虎哥，蹲下去是沒問題，但是……但是……」三八花結結巴巴道：「我肚子好餓啊！」

呆瓜也叫道：「我肚子也好餓，先要解決民生問題。」

小虎惱火道：「你們少跟我鬼叫鬼叫的，連餓一頓都受不了，你們還闖什麼江湖，稱什麼四龍幫的銀交椅鐵交椅。」

「誰想闖江湖啦！」三八花要說不敢說，儘在嘴裡嘟嘟嚷嚷：「我現在只想回家，我好想爹娘。」

小虎還是聽到了，更惱火了：「叫妳跟大牛回家，妳偏不回家，現在又想回家了，告訴妳，救了人才能回家，救不了人誰都別想回家。」

呆瓜一見小虎眞火了，忙呆呆道：「小虎哥，三八妹妹是說着玩的，你何必生氣嘛，救人就救人，咱們蹲下去就是了。」

三八花氣得掉下了眼淚，嘰咕道：「不錯，以前是我要跟着你，但是你一點也沒把我放在眼裡，你心裡只有玫瑰姐紫玉姐，她們若是翹了，你也一輩子在這裡蹲下去？」

小虎氣得不說話了，他感到三八花又在鬧情緒了，她只要一鬧情緒一定沒完沒了，自己心裡已經夠煩了，還聽她翻老帳，眞是烏龜受了王八氣，眞痹。

呆瓜忙着打圓場，道：「三八妹子，妳肚子餓我來想辦法，別去煩小虎哥。」

「你有什麼辦法，顧你自己都顧不好，還來顧我。」三八花只能拿呆瓜當正字

消氣丸。

呆瓜也有股傻勁，道：「妳甭把我看扁了好不好，我說有辦法當然就有辦法。妳看那邊不是有個種田人嗎？」

三八花在樹葉縫裡四下一看，果眞田裡有個莊稼老漢，正在鋤地拔草。不由道：「有人又怎麼樣？」

呆瓜道：「妳身上有沒有錢？種田人都會帶乾糧，我去跟他買一點充饑。」

三八花一想也對，摸摸身邊，還剩下二三顆碎銀，掏出一塊丟給呆瓜道：「你去買吧！」

呆瓜抓住碎銀，四下張望，見沒有什麼異樣，才一溜煙地爬下槐樹，向那名老農夫跑去。

小虎這時特別注意蔡記糧行動靜，唯恐對方發現呆瓜影踪。

三八花這邊注意呆瓜動靜，只見呆瓜跟莊稼漢交涉了半天才拿着二個包子回來，爬上樹幹道：「來，三八妹子，只有二個包子，先塡塡饑吧！」

三八花喳呼道：「一塊碎銀只買二個包子，你是寃大頭啊！」

呆瓜苦笑道：「他只帶二個包子，我有什麼辦法，我們又不敢上街，就當次大頭吧！來，拿一個去。」

「不，你拿一個給小虎哥，我們二人分一個。」三八花首先想起小虎，女孩子若是喜歡一個人，就有這麼一點點偉大。

小虎氣飽了，拒絕道：「我不要吃。」

「你不要吃，我也不要吃。」三八花又賭氣起來了。

呆瓜發呆了：「嗳嗳嗳，你們在搞什麼飛鳥啊？我來平均分配，大家吃得一樣大好不好？」

三八花道：「不好。」倏然攀樹而下。

「三八妹子，妳要幹嘛啊！」呆瓜見她下樹，忙問道：「有什麼事我幫妳跑腿呀！」

「我要拉尿，你也能代理嗎？」三八花沒好氣地回答。

呆瓜一呆，小虎幾乎笑出聲來：「呆瓜，你是討着挨駡。」

「小虎哥，你就吃一點嘛！我就不會受三八花的氣啦！」呆瓜是直話直說。

小虎噗嗤一笑，氣也消了，三八花躲在一堆草叢中拉完尿，望了望糧行，倏地飛奔過去。

小虎失聲叫道：「三八花，妳去那裡啊？」

「放心，我不會找死的。」三八花發覺快日正當中了，糧行一定有問題，爲了不想這樣僵持下去，讓小虎傷腦筋，決定冒險去探一探。

這一來小虎一顆心懸上了半空，氣得直跳脚。只見三八花已跑到蔡記糧行門口，貼在門板，從門縫往裡看。

看了半天又跑到隔壁人家跟一位老奶奶嘀咕了半天，才急急跑回來。

小虎這時一顆心才算落了地，等三八花走近，才問道：「看出什麼玄虛沒有？」

三八花喳呼道：「快下來吧！糧行裡好像連鬼影子都沒有。」

「沒人？」小虎一怔。

「我問隔壁的老奶奶，他說招牌昨天才掛上去的，一大早，天剛剛亮，有幾個男男女女坐了一輛馬車走啦！」

他奶奶的，又中了筱乩童的金蟬脫殼計。小虎氣得從樹上跳下來，道：「完了，玫瑰姐與紫玉姐一定被他們擄走啦！我們先進糧行去查一查。」

小虎領首奔向蔡記糧行，用力推開店面門板，前面還是堆滿了蔴袋，小虎用力一戳，才發現蔴袋裡那有什麼米糧，竟是一包包泥巴。

原來是假的，果然是佈置好的陷阱，走到後面，闃無人影，昨夜糧倉改成賭場，一片空曠，只有些爛桌子爛板櫈。

於是再向後面走，鐵屋仍在，屋中已是亂七八糟，跨過院落那間西廳，仍是完好如初，桌上却放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見面相會，明日戌時，離此三里，山神廟中，焚香一炷，自有人來。」

下兩署名的是「迷魂八姑」。

「什麼迷魂八姑，簡直是毛坑蘑菇。」

三八花喳喳呼呼駡道：「她知道我們不會放過她，像隻老鼠溜了，咱們要好好修理她。」

小虎瞪眼道：「這裡沒外人，妳吹什麼大氣，吹給誰聽啊？」

「我知道你有辦法嘛！」三八花像塞了一嘴的毛，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每次拍馬屁總是拍在馬脚上。

呆瓜這時急着等小虎的決定，問道：「小虎哥，你看要不要出去？」

小虎正在猶疑，三八花迸出一句氣話道：「當然要去啊！小虎心裏那能忘得了玫瑰姐與紫玉姐啊！可憐的阿香，還在豆腐店裏盼望呢！」

小虎心頭一震，腦海中迅速勾起了回憶，阿香那種殷殷相送私房錢的情意，在心中倏然變得鮮明起來。

他煩躁地搖搖頭，斥喝：「三八花，現在救人要緊，妳提阿香幹嘛，腦袋裏整天胡思亂想些甚麼？」

呆瓜道：「三八妹子，妳就不要煩小虎哥啦！讓他好好想想，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要去就去，這有甚麼好想的，要是我，現在就去看看。」三八花說。

「去就去。」小虎被三八花一激，摔落那張留言就走。

不過他心裏知道，這麼莽莽撞撞的去，等於是送死，可恨身上的東西都被迷魂八姑搜光了，碩果僅存的一粒衞生丸也丟了，否則也不會如此猶疑不決。

他一面走一面想着，靈機倏然一動，心想眞的沒有，假的也行呀！好壞唬唬人，等唬不過去再說。

心念既決，人也走到糧行前面。

「停。」小虎停下脚步，招呼呆瓜三八花道：「反正此地現在沒人，我們就暫時落脚休息辦點事情。」

呆瓜道：「辦甚麼事？」

「三八花，妳去買一斤麵粉來，在這裏先做點饅頭，準備乾糧，呆瓜，你去裏面搜搜，有沒有木炭。」

呆瓜立刻去找木炭。倏見人影三閃，衣袂帶風，三條倩影掠入院中，小虎大吃一驚，注目望去，竟是銀釵紫玉釵與玫瑰釵。這刹那，他頓時一呆，幾疑是在夢

中。

三釵見到小虎自然也是意外驚喜，三大一小抱成一團，生死關頭，得慶餘生，自然相互問候，彼此安慰。

於是小虎拿出蔡八姑的字條給三釵看，並說出自己要闖山神廟的意見。

玫瑰釵搖搖頭道：「既然大家都已安全，我看算了。」

銀釵道：「事情不會這麼簡單，迷魂八姑這個人，江湖上常有傳說，詭異莫測，我們縱然不想理她，她却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小虎說得對，不把她與筱乩童一網打盡，路上一定會出事。」

紫玉釵道：「難道眞要去山神廟闖一闖？」

銀釵道：「當然，但不是現在，這張留言分明是留給我的，希望我把銀子截回去繳給她，我盤算過，到明天，那些姐妹及盲劍門的人也該連絡上江夏官府的兵馬了，那邊事情一完，艾大哥的盲劍門一定要回程，我們不妨就等到明天，會合盲劍門，進攻山神廟，這樣我們的實力不但增强，不怕那迷魂八姑搞什麼花樣了。」

小虎搖搖頭道：「最好不要等盲劍門的人，增加實力當然是好的，但亦是壞處。」

銀釵一怔道：「有什麼壞處啊？」

「我怕我老頭子一定會跟來，先抓我回去，那我就完蛋了。」

三釵聽得格格大笑，紫玉釵道：「小虎，你早晚都要回去的，是不是，何況你立了這麼大的功勞，你爹也不會責罰你的。」

小虎嘆口氣道：「希望如此。」

「啊！妳們都回來啦！」呆瓜拿着一籮筐木炭，氣喘咻咻地跑出來：「小虎爲了妳們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好可憐喲！」

「眞的？」銀釵笑着打趣。

「騙妳我就是小烏龜。」呆瓜罰起咒來。

小虎過去打他二個響頭，道：「你多做事，少放屁，沒人當你啞巴。」

這一來，大家都笑起來，却見三八花拿了一包麵粉進來，驚喜地道：「哇啊！妳們都沒死呀！我們小虎哥倒快急死囉！」

吃過午飯，大家都累了，銀釵紫玉釵與玫瑰釵都睡得又香又甜，而小虎却拉着呆瓜偷偷溜了出來。

「小虎哥，什麼事？」呆瓜輕聲問。

「我們去山神廟看看。」小虎說：「你跟我一起去。」

呆瓜大吃一驚道：「不是說好，先等艾大哥回程，後天再去山神廟抓筱乩童嗎？」

小虎道：「你知道我老爸的脾氣，他知道消息，一定會跟來，眼前的情形，就差這麼一點兒就收全功，等老爸一來，必定又是一團糟，所以我不能等，非想辦法抓到筱乩童不可。」

呆瓜哭兮兮道：「這樣太冒險了吧？小虎哥，還是穩一點好。」

小虎一哼道：「要穩就不必蹺家了，在書院裡唸書最穩了你說是不是？」

呆瓜抓抓腦袋道：「話雖不錯，但這次咱們險些兒丟命，聽說那個迷魂八姑不是這麼好玩的。」

「不好玩咱們不也玩過來了。」小虎過了難關，雄心又起：「呆瓜，你到底去不去？」

「去，去，你老大的命令，我那敢說不。」呆瓜苦着臉，邁出蛤蟆腿，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小虎笑着摟住呆瓜肩膀道：「這才是好兄弟，打起精神來，咱們不是去見閻羅王，是抓土匪，不要垂頭喪氣好不好？」他極力爲呆瓜打氣加油。

呆瓜是心有餘悸，道：「老大啊！你到底有幾分把握？假火藥丸是唬不了人的。」

小虎笑道：「你別担心，我當然要先探探情勢，走，咱們脚步趕快一點。」

於是二人溜出蔡記糧行，急急向山神廟走去。

呆瓜邊走邊道：「老大，其實我也知道你心意。」

小虎道：「你知道什麼？」

「你還不是怕見你老爹，事情辦了一半，讓你老爹來收功，你怕回去挨棍子，所以想辦完事情有份功勞，將功折罪，我說的對不對？」

小虎笑道：「不愧是好兄弟，連我想什麼都知道，老實說，就這麼功虧一簣，我也不甘心。」

「走吧！反正豁上了。」呆瓜嘆口氣道：「誰叫我跟着你呢？」

小虎哈哈大笑，拍拍呆瓜肩膀道：「放心，我們是打不死的福將，死不了的。打起精神幹，筱乩童現在已是窮途末日了，狠狠追打一下，他自己不會有轍啦！」

二人一路說笑，轉眼就望見遠遠聳立着一座金壁輝煌的廟宇。四周田野可以看見三五個莊稼漢在田裡工作。

這座廟宇四周圍一片稀疏的竹林子，却沒有看見有人進廟燒香，香火人丁似乎並不怎麼旺。

小虎拉着呆瓜閃到路邊一棵樹後，注目望着那座三層屋簷的山神廟，道：「這種荒僻地方，有這麼漂亮的廟宇，倒是稀奇，而且沒有香火，他們靠什麼吃的？」

呆瓜道：「我們找個當地人問問好不好？」

「好啊！那邊有個種田郞，你去問問。」小虎指着遠處的田壠上，有個農人在堆肥。

呆瓜循着田埂，七轉八彎地跑過去。小虎遠遠注視着，恐怕他有什麼閃失。只見呆瓜跟那個種田郞比手劃脚，嘰嘰喳喳地問起來，最後呆瓜一鞠躬，連蹦帶跳地跑回來。

「怎麼樣？有什麼苗頭？」小虎問。

呆瓜道：「那人說，當地人都不敢接近那座山神廟，裡面邪門得很。」

小虎一怔道：「爲什麼？」

「聽說夜裡有狐仙出現，以前鄉下人不知道，有不少人被嚇得半死，還有人嚇得變瘋吶。」

呆瓜道：「小虎哥，我看我們還是遠遠看着吧！我始終覺得廟裡殺氣重重，危險得很。」

小虎瞪眼道：「話沒問二句，你毛病又犯了。」

「我……我……只是怕嘛！」

小虎連敲呆瓜二記響頭，低聲斥道：「你怕個屁啊！你沒問問這廟蓋了多久？」

「他……他說蓋了四五年啦！誰蓋的就不清楚了。」

小虎道：「難道廟裡沒人在？」

「有……有人。」

小虎急急道：「有多少人，是些什麼人啊？」

呆瓜道：「那人說廟裡只有一個道士，沒見過其他人。」

小虎笑道：「只有一個人，你就怕成這樣子，說話舌頭都在打結，若有十個八個，豈不尿屎直流啦！走，我們就進廟去看看。」

呆瓜道：「老大，你去也沒有用。」

「為什麼嘛？」小虎奇怪道：「問幾句話，探探口氣，說不定會探出什麼來，否則那個迷魂八姑，絕不會無緣無故留下那張字條，約在廟裡相見。」

「我知道其中有蹊蹺，不過那道士據說又聾又啞，不會跟人說話，你去了有什麼用？」

小虎一呆，道：「誰說的？」

「當然是那個種田郎告訴我的。」呆瓜笑着：「你說話，人家聽不到，人家想說什麼，你不瞭解，這消息怎麼探法，不如不傷這個腦筋。」

小虎想了半天，一拍大腿道：「有了。」

「有什麼啊？」

「我們用手語啊！」

呆瓜一怔道：「你會比嗎？」

「嘿！你別忘記，城裡有幾個啞巴兄弟，我跟他們不是一樣談得攏？」

呆瓜道：「萬一那啞巴道士不懂手語呢？」

小虎想了想道：「就用筆談，拿根樹枝在地下畫兩下，他總該懂吧！」

呆瓜又提出了問題：「萬一他不識字呢？」

「他奶奶的，你不要老用問題來難我。」小虎有點不耐煩：「你又不是啞巴道士，走，進廟再說。」

呆瓜見小虎意志堅決，只能跟着走，口中道：「老大，天黑前我們一定要回去噢！不然惹狐仙上身犯不着。」

小虎笑道：「什麼狐仙，我看是那個迷魂八姑在作崇，反正沒事的話，用不到太陽下山，我們就可以回蔡記糧行了。」

「阿彌陀佛。」呆瓜合掌在胸頭唸唸有詞，他心中想，跟着小虎，只能求上天保佑啦！

二人走到廟門口，往裡一張望，只見神壇上供着一座菩薩，穿金戴銀，寶相美麗，既不像媽祖，也不像觀音，小虎搞不懂是何方神聖。

神像的供案上點着巨大的長明燈，香煙繚繞，只是冷清清地，整座佛堂顯得寂寥而神秘。

在供案前一團蒲席上，坐着一個道士，手執一串唸珠像在唸經，不過沒有一點聲音。

因為道士是背對門口盤膝而坐的，所以看不見面目。小虎向呆瓜示意，躡手躡腳地跨進門檻，走到道士身後，大喝一聲：「牛鼻子。」

這聲大喝，聲震屋瓦，可是那道士連動都沒動，依然在數他的唸珠子。

小虎是故意試試，道士是真聾？還是假聾？發覺對方神態，果然聽如不見，才拉着呆瓜走到供案左側，與道士面對上了面。

看清道士的一張臉，小虎不由大吃一驚。

這聾啞道士的年紀不算大，穿着蔴布道袍，最多不過二十出頭模樣，可是一張臉，橫七豎八，至少有四條刀疤，把張臉分成了八塊，恐怖得令人顫慄。

呆瓜更是嚇得臉色都綠了，他記得自己曾打碎過一個娃娃，一張臉拼拼湊湊，還比道士好看。

這時，刀疤道士也靜靜地瞪着小虎與呆瓜，神態似乎也有點吃驚。

小虎停了停神，哈腰一鞠躬，道：「道士大哥，我有話請教。」

刀疤道士搖了搖頭，目光仰望神龕，手指算着唸珠子，一副愛理不理的模樣。

小虎抓頭搔耳，不知道怎麼溝通。

呆瓜在旁道：「老大，我說過了吧！跟啞巴講話，等於脫褲子放屁，一點用也沒有。」

小虎冷笑道：「看他這副醜嘴臉，一定不是什麼好脚色，呆瓜，你出去找一找，弄些豬屎狗糞來，我不信他這樣不理不睬，就能跟我打馬虎眼溜過去。」

「老大，你何苦跟個啞巴聾子過不去。」呆瓜不以為然道：「人家也沒招誰惹誰啊！我看算了吧！」

小虎敲了呆瓜一記響頭，道：「叫你去找，你就給我找來，江湖上的花招，數也數不清，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在玩啞謎遊戲。」

「好好好，我去找我去找。」呆瓜心不甘情不願地奔出廟門，去找狗屎大便。

小虎趁這機會，拿起供案香爐中燒剩的香枝，蹲在地上劃起字來，想用筆談。

只見刀疤道士搖搖頭，這可以當作不理會，也可以當作看不懂字，沒唸過書。

他奶奶，我就不信你是虔誠吃齋的道士，小虎心裡想着，倏抽出腰上的繩鞭，叭噠一聲，一鞭抽了過去。

不過他還是怕誤會了好人，所以這一鞭是擦着道士面前抽在地上，並非抽向道士。

刀疤道士跳了起來，滿面驚怒之色，沉默地望着小虎。

小虎又比比手勢，指指對方，又指指自己心口嘴巴，表示要說話溝通。

刀疤道士搖搖頭倏向殿後奔去，小虎邁步想追，但一想呆瓜還沒有回來，只能停步。

同時心裡想道：「就是這麼一座廟，你還能往那裡跑，等一下也沒有關係，早晚要找到你。」

心裡有了這種想法，趁這空檔，對這座前殿左看右看打量起來。

就在這時，呆瓜氣喘咻咻地跑回來了，手中還拿着樹葉包包，遠遠就聞到一股臭味。

跨進門只見小虎一個人在東張西望，不由詫然問道：「老大，道士呢？」

小虎笑笑道：「被我一逼，跑到後面去啦！」

「那怎麼辦？狗屎我已弄來啦！」呆瓜怔怔問。

小虎道：「你拿着，我們進去找他。」

呆瓜道：「老大，我們太欺負人了吧？」

小虎一哼道：「這年頭，我們不欺負人，人會欺負我，若我真的不對，事後捐點香油錢，作為補償也無不可。」

說着已跨着八字步，向殿後走去。

殿後是一迴廊，屋簷之下，三五台階，就是個小院落，院內古柏蔭天，蒼勁挺秀。過了院子，就是二進殿。殿裡供着一座漆黑的神像，是八千歲王爺。

出了二進院，後面是一間靜室，雲床竹椅，擺飾得頗為雅緻。靜室旁還有一間灶房，裡面爐灶俱全，鍋子裡還有米飯饅頭，碗裡有剩菜餘羹，就是看不到刀疤道士的影子。

走遍全廟，小虎大感納悶，這刀疤道士怎會突然失踪了？莫非跳牆跑了？

呆瓜也感到奇怪，道：「老大，道士怎麼不見了？莫非他看到你害怕，嚇得溜了？」

「笑話。」小虎道：「這麼一個大人，難道還怕我們二個半樁子不成？這裡面一定有文章。」

「有什麼文章？」

小虎邊想邊道：「我猜他是真人不露相，去通風報信了。」

「通風報信也得有條路啊！」呆瓜懷疑着：「這座廟沒後門，他怎麼去呀？」

小虎道：「他可以跳牆呀！說你聰明你還是呆。」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讓我想一想。」小虎邊走邊想辦法，人已回到前殿，目光一瞬之下，突然呆了一呆。

原來那個刀疤道士居然仍坐在原來的蒲團上，在算唸珠子。

呆瓜也吃了一驚，發呆了，剛才分明沒人，他是從那兒蹦出來的？

他奶奶的，牛鼻子，你竟跟我玩起捉迷藏遊戲來了。小虎心裡罵着，回頭低聲道：「呆瓜，你把手中的狗屎朝他身上丟過去，看他會怎麼樣？」

呆瓜這時也發覺刀疤道士不是普通道士，依言上前幾步，手中樹葉包的一堆豬糞狗屎，朝刀疤道士劈面丟了過去。

「哇呀！」刀疤道士想不到小虎會來這一招，一聲驚叫，跳起身來避開。

狗屎雖然沒丟到人，却濺得蒲團上滿地皆是，頓時臭氣薰天。

小虎哈哈笑道：「啞巴還會出聲，道士爺，你終究露相了吧？在我小祖宗面前，你要裝孫子早得很呢！也不打聽打聽我四龍幫幫主是幹什麼吃的。」

呆瓜這時也神了，幫腔道：「對對，在我們老大跟前打馬虎眼，我看你是壽星公上吊，自己找死。」

刀疤道士終於開口了：「你們二個小鬼想怎麼辦？」

「不怎麼樣。」小虎人五人六地笑道：「想問你幾句話。」

「對對對。」呆瓜道：「先要問你幹嘛裝啞巴聾子？如果真是裝，不如把舌頭伸出來，讓我們老大把它割掉，哈哈哈，假啞巴才會變成真啞巴。」

刀疤道士道：「我高興作啞巴聾子，干你們屁事。」

小虎笑道：「你是不是還要裝下去？」

呆瓜道：「再裝下去就是我家小狗的孫子，不，孫子的孫子，你要裝就裝吧！」

這二人一問一罵，一吹一唱，氣得道士刀疤發紅，紅得發亮，俗語說泥人也有三分土性，他厲聲道：「你們究竟想要幹什麼？」

小虎老神穩穩，道：「我說過了，只想問你幾句話。」

「什麼話？」

小虎道：「筱乩童在那兒？」

刀疤道士道：「什麼大鷄桶小鷄桶，我怎會知道在那兒。」

小虎問道：「那麼迷魂八姑人呢？」

「噢！你問仙姑，有什麼事？」

「鮮菇、還有乾菇、香菇洋菇哩。」呆瓜也想耍耍嘴皮子：「我看你就像長歪了的洋菇。」

「少話廢話。」小虎喝止呆瓜胡扯，道：「我當然有事，她寫了字條叫我來的。」

刀疤道士笑了，他這一笑比哭還難看，眼睛歪在一邊，鼻子又歪在另一邊，若在夜裡，看了真叫人會嚇昏過去。

只見他道：「我怎麼知道？」

小虎人五人六道：「我知道就夠了，你幹嘛一定要知道。」

刀疤道士道：「你真的想見仙姑？」

「不想見她我來幹嘛？」小虎說。

呆瓜道：「你這不是廢話嗎？」

刀疤道士又笑了，笑得不懷好意。道：「你們不怕？」

「怕就不來。」

「來就不怕。」呆瓜添上一句。

「好，請等一等。」

刀疤道士露出一絲醜陋的陰笑，突然轉身把左邊的燭台一旋。隆隆之聲突然響起，大門倏然徐徐關上。

小虎大吃一驚，繩鞭一揚，喝道：「原來此地有機關，你想幹什麼？」

「我帶你去見仙姑啊！此地無人看管，只有先關大門。」刀疤道士陰笑道：「請跟我來。」

轉身向後殿走去。

呆瓜急急拉住小虎衣衫道：「老大，她一定有陰謀。」

「我當然知道，有陰謀又怎麼樣？」小虎心中也在打鼓，但不能不裝出毫不在乎的神態來安撫呆瓜。

呆瓜道：「我怕怕。」

小虎敲呆瓜一記響頭，低聲道：「跟你說過多少次，跟着我你不用怕。」

「但……但是，我想我還是不去的好。」呆瓜結結巴巴道：「萬一苗頭不對，我還可以替你回去叫三位姊姊來給你打個接應。」

小虎一想也對，點點頭道：「那也好，你就出去吧！」

刀疤道士已走到迴廊上，一見小虎沒

跟來，停步轉身道：「你們怎麼不跟我來？」

小虎沒作聲，他要目送呆瓜出廟，只見呆瓜跑到供案邊，依剛才模樣去旋轉左邊的燭台，那知一轉沒轉得動，急得雙手用力抱緊，往方向扳，仍然沒動絲毫。

咦？奇怪了，剛才那道士明明轉動這座燭台，門就關上，現在怎麼轉也轉不動，門也打不開呢？

小虎也在奇怪，刀疤道士一看小虎呆呆站着，目注前殿，立刻明白了，冷笑道：「那位小兄弟要走？」

「不錯。」小虎回答道：「我一個人去可以了。」

刀疤道士哈哈笑道：「你勸勸那位小兄弟，不用白費力氣了，機關若是這麼容易看穿，也不算是機關了，現在大門已關上，不去也不行了，乖乖一起跟我走吧！」

小虎揚聲叫道：「呆瓜，你不用轉了，這大門一定另有機關控制，你不知道就出不去，跟我走吧！」

呆瓜已累得滿頭大汗，聞言只能放棄希望，兩腿發抖，走到小虎身邊，哭喪着臉道：「老大，又被你害死了，我看這一次一定完蛋大吉。」

「去你的！」小虎又敲了他一記響頭：「不要對我沒一點信心，放機靈一點，咱們隨機應變。」

刀疤道士又道：「現在可以跟我來了嗎？」

小虎一哼，邁步跟在刀疤道士後面，才走兩步，繩鞭突然出手，向道士脖子捲去。

他的鞭法，自施展以來，萬無一失，那知這次鞭子剛剛飛出去，刀疤道士腦袋一縮，飛身飄開，轉身喝道：「你要先動手？」

小虎想了一想，笑道：「我不過試試你的身手，你緊張個什麼勁？」

心裡却暗暗吃驚，這傢伙居然是個高手，嘿！我該小心一點。

刀疤道士冷冷道：「你最好不要動手，眞要動手我相信有能力先宰了你。」

小虎哈哈笑道：「那你爲什麼不動手？你應該清楚，我的來意並不友善。」

「那是仙姑的意思。」

「假如我要逼你先動手呢？」

刀疤道士把道袍下襬一捲，沉聲道：「你不妨試試。」

「我當然要試。」小虎道：「但不是現在，你請帶路吧！」

刀疤道士好像有了戒心，斜着身子走，恐怕小虎會在後面偷襲。

這樣走到二進殿中，只見刀疤道士走到香案前拉着香爐一轉，供案前的蒲團倏然向後移開了，露出一條地道，可以看得到有石階梯可下去。

呆瓜已看得心驚膽跳，只見刀疤道士道：「仙姑就在下面，你們請下去吧！」

呆瓜急急拉住小虎道：「你不能下去啊！」

「我知道。」小虎握握呆瓜的手，示意他不必多話，笑着問道：「下面是什麼地方？」

刀疤道士道：「是仙姑的地下神殿，她在等你。」

小虎道：「你引路吧！」

刀疤道士道：「你先下去。」

小虎笑道：「爲什麼你不先下去？」

刀疤道士道：「你是不是怕我暗算你？」

小虎道：「不錯。」

「我若要殺你，隨時可以殺你，何必要暗算。」

小虎笑道：「我也一樣，你要不要試一試？」

刀疤道士冷笑道：「我不信。」

小虎把鞭子交到左手，右手在懷中掏出一顆黑球道：「我這顆火藥丸子，可以把這塊地方炸得塌下來，你要不要試試？」

刀疤道士臉色頓時一變，急急搖手道：「你不要亂來啊！」

小虎笑了，手中的火藥丸子雖然是麵粉做的，好像還蠻管用的。不過他有一點可惜，假如身上僅存的一顆不丟掉，假如手中的是眞貨，現在往地道裏一丟，那豈不更加精彩好玩？

不過現在雖是假的，唬唬人也不錯。於是他笑道：「牛鼻子，你現在怕了吧？乖乖帶路，不要耍什麼花樣。」

刀疤道士只得走到地道入口，跨步向石階下走去。

小虎對呆瓜低聲道：「快去轉轉那隻香爐，我下去後，立刻把蒲團移好，趕快出廟去告訴銀姊姊們。」

呆瓜點點頭，立刻走到供案邊，轉動香爐，那知與前面的燭台一樣，只能轉過去，却扳不回來。

走到石階下的刀疤道士也發覺了，復又走上來，笑道：「二位不要浪費力氣了，下來吧！我們這裡的機關都各有機鈕，跟普通機關不一樣。」

現在，小虎眞正面臨是不是要下去的局面了。

要下去，一定是非常冒險，假如不下去，人家也會上來的，人上來得一多，一定吃虧，想來想去，騎虎難下，非下地道不可了。

他本來想叫呆瓜逃，但是呆瓜一逃，一定也露出了自己情怯心虛的弱點，那手中的假貨，再要唬人就不靈了。

「呆瓜，不要去轉了，跟我下去吧！」小虎只能下決心冒冒險了。

呆瓜的臉，就比死了爹還難看，結結巴巴道：「老大，我眞的要下去嗎？」

「怕什麼，我身上有兩顆衞生丸子，大不了同歸於盡，下去吧！讓他們看看，誰怕誰啊！」

你手中是假貨，不會爆炸的呀！怎麼能硬充好漢？呆瓜在心裡大叫，可不敢說出聲來，口中還在磨菇：「老大，我在外面等好不好？」

「不好。」小虎瞪着眼，心裡也在着急，他着急呆瓜心一虛，給道士看出破綻來。

呆瓜只能苦着臉，跟着小虎走下石階，人頭剛剛隱沒地面，只聽到刷地一聲，頭頂上的石板已經恢復原位，呆瓜一驚，舉手用力往上一推，石板紋風不動，好像天生就是蓋在上面的。

完蛋，現在眞正變成能下不能上，有去無回了。呆瓜心裡打鼓，打得更急促了。硬着頭皮，跟着小虎往下走。

＊　＊　＊

而在這時，三釵帶着三八花已急急地向山神廟趕來。

她們憩睡片刻醒來，發覺小虎與呆瓜竟然失踪了，立刻驚慌起來，在糧行內搜尋一遍，毫無下落，立刻互相研究，覺得小虎此時此刻，除了查探山神廟，沒有第二個地方可以去。於是急急向山神廟趕來，接應小虎。

可是到了山神廟，只見廟門緊閉，毫無人影，三八花第一個喳喳呼呼起來：「這怎麼辦？」

銀釵用力推了推門，沒有推開，吩咐玫瑰釵與三八花守在門口，自己拉着紫玉釵沿着圍牆向廟後走去。

走到廟後，一看四下無人，低聲道：「五妹，我們進廟去看看。」

話聲中，掠身上了圍牆，飄落廟中，正在二進殿後。

紫玉釵目光四下一掃，低聲道：「二姊，好像沒人。」

銀釵道：「我們往前面搜。」

二人一前一後，一直走到前殿，不見有人，銀釵去打開殿門，却拉不開。

「奇怪？這扇廟門怎麼不能開？」銀釵訝然道。

紫玉釵道：「留字上說不是要點上一炷香嗎？我們點上一炷香看看反應。」

「好，試試看。」

紫玉釵點上了三支香，插到香爐上，過沒很久，倏聽到一聲無量壽佛，一名藍布道士，低着頭合什自殿後走了出來，道：「女施主上香，是否要許願？」

銀釵一驚，剛才在後面搜看了半天，分明沒人，這道士從那兒冒出來的？心中驚疑着，口中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道士依然低着頭，問道：「女施主想找誰？」

銀釵問道：「剛才有沒有二個小孩子來過？」

「原來是找小孩子的。」道士冷冷道：「不知二位把銀子帶來了沒有？」

紫玉釵心頭一震，冷笑道：「佈施香油錢也得看進香的高興，道長要得太快急了吧！」

道士道：「無量壽佛，貧道不要香火錢，要的是筱大法師的銀子。」

銀釵嬌叱道：「你究竟是誰？小虎人呢？」

道士倏然抬起頭來，那張刀疤臉浮起醜陋恐怖的笑容，道：「貧道就是等候取回銀子的人，沒銀子就請回吧！後天時限一到，妳們就可以來收小虎的屍了。」

紫玉釵失聲道：「你莫非就是江湖上傳言的鬼道士？」

刀疤道士笑道：「十二金釵名不虛傳，果然好眼光，我就是鬼道士，奉八仙姑之令，特來轉告二位，速速地把銀子送回來，遲則不及。」

銀釵嬌叱道：「你們是做夢，我就試試你鬼道士有多少能耐。五妹，封住他退路。」

軟劍彈出，人已撲向對方，刷刷刷就是連環三劍。

紫玉釵聞言躍起，凌空飛到鬼道士身後，看守住退路。

鬼道士身軀橫移，倏變成鐵板橋，避開銀釵三劍，厲喝道：「住手！」

銀釵收劍道：「若要我住手，快帶我去看小虎。」

鬼道士道：「那兩個小鬼已入羅網，妳難道也要去陪他們？」

紫玉釵嬌喝道：「二姊，不必跟他嚕嗦，先把他擒下再說。」

雙掌一甩，向鬼道士劈去。銀釵軟劍一擺，上前夾攻。十二金釵拿手絕活「柔雲摧心掌」、「拂柳劍法」全部出籠，招招都是要命煞着。

鬼道士却也不含糊，成名江湖的「鬼影子」身法，東飄西躲，夾着「鬼手催命爪」趁間施出，刹那間，掌風劍影，打得難分難解。

十招一過，鬼道士倏然飄到供案後，喝道：「妳們這樣打下去也碰不到貧道一根寒毛，難道還不死心？」

銀釵道：「把小虎交出來，我們立刻就走。」

「嘿嘿嘿！」鬼道士陰笑道：「我是奉了八仙姑的吩咐，要妳們去取銀子，才不想與妳們計較，難道妳眞以爲我怕了妳們？」

紫玉釵冷冷笑道：「鬼道士，你江湖上的名頭也不小，這裡又不是你的地盤，你何必要來淌這渾水，若說筱乩童答應你多少酬勞，我們一樣付得起。」

鬼道士一哼，道：「少說廢話，貧道做事從來不會反覆無常。」

紫玉釵道：「但這件事你要好好考慮考慮。」

鬼道士道：「要考慮什麼？」

紫玉釵道：「小虎是江夏總捕頭的公子，牽扯上官府之事，你不怕以後麻煩無窮？」

鬼道士一怔，江湖之事，最好不要招惹官府，這是鐵律，他想不到小虎還有這一重身份，但是現在已騎在虎背，拏了筱乩童的酬勞，還賣了迷魂八姑的交情，怎麼能反悔，左思右想，冷冷一笑，道：「管他是誰，麻煩是以後的事，妳們既不怕死，貧道就成全妳們啦！」

倏在香爐上抓起一把燒剩的竹籤，以暗器手法，向紫玉釵與銀釵摔去。

十餘根竹籤像十幾支袖箭迎面而來，紫玉釵與銀釵急忙舞劍躲開。

這一來二人的位置正好移到大殿左角。鬼道士冷笑一聲，突然轉動右邊的銅鐶，銀釵與紫玉釵倏覺得雙足踏空，驚叫一聲，凌空掉了下去。

原來那地方是一塊翻板，操縱的機關，就在供案上的法器銅鐶。銀釵與紫玉釵身軀下落之際，立刻提氣輕身，雙足着地一看，上面的翻板，已經恢復原樣蓋好，而落地之處，三面石壁，一面是卵蛋般粗的鐵柵，像是一間地牢，根本走不出去。

完了，銀釵與紫玉釵暗暗一嘆，深深後悔不應該魯莽動手，現在陷在地牢中，又不知道小虎陷在什麼地方，外面玫瑰釵與三八花還等着，情勢跟昨夜一樣，糟糕透了。

（未完．十七）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三屍一命

逃犯詐死

司馬洛一生之中偷過不少東西。偷得最多的，當然是女人和珠寶了。而在這二者之中，當然是以女人的數目爲最多。不過，談到價値的方面，自然是以他所經手的珠寶爲最高了。雖然，有人說女人與珠寶不能相提並論，由於女人是不能用金錢去衡量其價値的。

但今天晚上，司馬洛所偷的，却並不是女人，亦不是珠寶。這件東西，也關防得相當嚴密，但是，如果拿去送給人，一定不會有人要。事實上，這件東西，你對人提起，也要引起人家的不快。

今天晚上，司馬洛就是去盜墳。

他所用的工具是一隻鋤頭，一隻鏟子。這是掘墓的最基本工具了。但是除此之外，他身邊還帶着一隻像醫生出診時所用的那種皮質的行囊。

他小心地掘着。

那環境是恐怖的。沒有燈光，衹有斜斜的月光。而月亮現在巳那麽斜，它的光巳經有一部份在不遠之處的一棵大樹遮住了。

司馬洛似乎並不匆忙，他衹是把泥土一點一點地剷起來。

如果他剷得大鏟一些，那在時間上，就一定會快速得多了。但是他却沒有如此，他衹是小小地一鏟一鏟剷起來。顯然他是小心謹慎多過趕時間了。

地上那個洞，給他掘得愈來愈大了。最後，他的鏟子巳經觸到了棺材的表面。

幾乎上當

就在這個時候，鏟子的邊緣，就觸到了一件金屬的東西，發出「鏗」的一聲。

司馬洛馬上停了下來。他一直都不用光，但現在他就必須用光了。他蹲下，開亮了一隻手電筒，向那個洞裏照射過去。

他照見了他的鏟子所觸到的東西了。那就是一根幼幼的鐵絲。並沒有生銹，而是相當新的，亮閃閃的。

司馬洛小心地用手指揑着這根鐵絲，沿着它的伸展方向探進泥土裏，又找到了一件金屬的東西。這一次，這件金屬的東西，却是一根圓鐵棍了。司馬洛小心地把這根鐵棍扳動。

忽然，他有了地震的感覺，由於脚下的泥土動起來了。他發覺，那整座墳墓原來都在動着。他連忙一跳跳開，跳了旁邊的另一座墳墓上，繞到了那石碑的後面，等着。

他看見，果然是整座墳墓在動。那座墳墓，就像一隻大咀巴似的張了開來，露出了一個大洞。

照他估計，現在是連那座棺材也跟隨着「上唇」而升起了的。

目瞪口呆的階段過去了之後，司馬洛就知道，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了。這整座墳墓，顯然都是一個僞裝。這裏實在是一度活門，如果是內幕人士，就可以在墳墓的外面找到一隻暗掣，使這暗門打開來。但是司馬洛並沒有找到暗掣，他是把那暗掣的下半部從泥土裏掘了出來。當他把那

根金屬的圓棍一扳的時候，也就是等於把暗掣扳動了。

於是，暗門就張了開來。

司馬洛上前去，向那洞內窺望。月光仍不太斜，他可以看到，洞口就有一度石梯級，通進地下去。那下面却不是完全黑暗的，隱隱可以看到燈光。

司馬洛伏在那裏，考慮着，最後，他拿起了鏟子，放在那最頂的一級梯級上，讓它沿着梯級滑下去。

當這鏟子滑到了梯級的中段時，一連串的槍聲就在此時响了起來。槍聲是梯級中段的頂上發出來的，子彈就射在那梯級上，射得火花四濺！

司馬洛微笑。

他知道，很顯然地，這條地道之內，是另有機關的，如果不懂得避開那些機關而踏進去，那就會給那一排子彈射得身子像蜂巢一樣了。好在司馬洛並沒有自己踏進機關去，而衹是派一隻鏟子去作他的先頭部隊。

這樣想着的時候，那地道之內，却有一陣警鈴的聲音傳了出來。

這顯然也是連帶的機關了。如果有人闖進那地道裏面去的話，首先就是要吃一排子彈，如果這排子彈也不能收拾他的話，自然就會有守衛從裏面衝出來了。司馬洛連忙一跳跳了起來，退進了墳墓旁邊的樹林之中。

他等了大約二十秒鐘，便有脚步聲從那地洞中出來了。一個持着機關槍的高大男子從那洞口衝出，如臨大敵地蹲了下來，手中的機槍向周圍一擺，但是找不到射擊的目標。

司馬洛巳經在樹林中躲了起來。

「這是怎麽攪的？」那人喃喃地說着。由於那墳面巳經升起了，而他是在墳面之下出來的，所以他並沒有看到，墳面是巳經給人掘開了。

顯然地，這人也並不是一個智力高強的人，否則，他就會看到梯級上那一把給子彈射得扭曲了的鏟子了。

他看不見有人，便離開了那通道的出口，走出來，作進一步的巡視，他繞到了幾座較大的墳墓的後面，向那些高大的石碑後面窺望了一番，當他看不到甚麽的時候，他的視綫便轉向司馬洛所躲藏的那座樹林了。

司馬洛微笑。他的身上自然是也懷有武器，但他相信他還不需要動用他的武器。那個人似乎並沒有同伴的，不然，他就會先召來一個同伴，然後才進入這樣一個如此容易中伏的地方的。

那人在樹林的前面遲疑了一下，然後才繼續前進，用槍咀撩開擋路的樹枝，才踏進林內。但，他才踏進一步，就忽然有一團黑影從地上縱了起來。這黑影執住了他的槍管，在他未能扳動槍機之前發力一扯。這人死命扳住槍柄，要保留這把槍，但是脚步還未曾站穩，所以結果就給那把槍把他扯得向前仆去，撞在一棵大樹上。那槍脫了手，他却抱住了大樹的樹身。如果不是這樣，他就會給那棵樹的樹身把鼻子也撞塌了。

接着，那把槍的槍咀巳經抵住在他的背上了，而司馬洛的聲音喝道：「好了，別動！」

那人不敢動了，衹是抱着那棵大樹：「不——不要開槍！」他哀鳴起來。

「那裏面還有些甚麽人？」司馬洛問道。

「沒有了，衹有我一個人！」那人說：「我——我是留守在這裏的！」

司馬洛也相信他：「這是誰的地方？」司馬洛又問。

「我——我的老板的地方！」那人愚蠢地厄答。

「我當然知道這是你的老板的地方。」司馬洛沒好氣地說道：「但你的老板是誰？」

「強哥！強哥！但他不在這裏！」

「布非明呢？」司馬洛問。

「誰？」

「布非明！」司馬洛說：「他不是你的老板嗎？」

「我不認識這個人！」那人吶吶着。

「好了，我們進去看看！」司馬洛說：「你先行！」

在機槍威脅之下，那人離開了那棵樹身，走在前頭，向那墳墓的進口走去。

「小心。」司馬洛說：「如果有機關，你就先死了！」

「沒有陷阱了。」那人搖着頭：「樓梯上那些子彈巳經射完！」

「巳經射完了嗎？」司馬洛說：「那是一個好消息，但你還是要走在前面！」

那人衹好走在前面，向那個洞口進發，而司馬洛則緊貼在他的後面。在這個情況之下，他還是愈接近這人就愈好了。那人珍惜自己的生命，一定不會踏進甚麽陷阱的，因此最接近他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他們踏進了那個地洞中。拾級而下。經過了那彈痕纍纍的部份，果然沒有甚麽事發生。本來，司馬洛應該可以命令這人把地道的門關上的，不過，由於墳面巳經給掘破了，如果有人來的話，反正是會看出破綻來的了。

他們走過了那度樓梯，到了樓下，司馬洛又轉對那人道：「有辦法把那機關槍的機關再弄起來嗎？」

「沒有辦法。」那人搖搖頭：「我巳經對你說過了，子彈巳經用完了！」

司馬洛衹好放棄此議了。

他們繼續進入那個洞，愈進去就愈光亮，很顯然，那地道的內部是有燈光的。

果然，轉了一個彎，司馬洛就看見前頭有一度鐵門擋着去路，這鐵門前面的地道頂上就有一盞燈亮着。不過現在，這度鐵門則是半開着的。他們向那鐵門走去，走了一半的時候，司馬洛執住了那人的衣領，把他拉停了下來，低聲對他發出命令道：「叫救命！」

「甚麽？」

「大聲叫救命！難道叫救命你也不會嗎？」跟着，槍咀就向那人的腰後重重地一撞。

「救命！」那人衹好提高聲音，叫了起來。四面的迴聲刺耳得很。司馬洛要他這樣叫的原因，自然就是爲了要他把地室之內餘下的人引出來。如果那鐵門裏是還有人的話，聽見自己的同伴在叫救命，自

然就會衝出來了。雖然，司馬洛也不相信這個人會是騙他的。

那人叫了好幾聲都沒有人出來，於是司馬洛便把他推在前頭，踏進了門內。看了那門內的情景，使司馬洛不禁吹了一聲口哨。

因爲，那裏面和外面是完全相反的，旣光亮又安靜又齊整，竟然像一座醫院一樣。

事實上，司馬洛剛剛進去的地方，可能正是一座醫院的手術室。一切的設備，都是像醫院一樣的，祇是沒有醫生和護士而已。

然而，病人却似乎有一個。一個人就躺在一張手術床上，一張白布由頭到脚蓋着。可以憑那綫條看到，白布下面的是一個女人。大概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女人吧？

司馬洛用槍抵着那人的背，押着他走到了手術床的旁邊，把白布掀了起來。他掀的剛好是脚的那一邊，因此他首先看到的，也是病人的脚了。他看到那雙脚的皮膚很白晰而細滑，趾甲上齊整地塗了紅杏色的指甲油，沒有皮繭，綫條柔和，再掂起一點，就是一雙綫條優美的腿子，而腿的盡頭……

「一個金髮美人！」司馬洛喃着。雖然沒有看到頭部，他已可以下結論了，有時候，看到頭部，反而未必就能肯定呢！

「她已經死了！」那人說。

「這是誰？」司馬洛問着，繼續掀那塊白布。腿子以上就是平坦而豐潤的小腹，肚臍是柔和地凹進去的，是一個美妙的小洞。

再上去，他忽然感到了一陣嘔心！那乳房！

那雙乳房，是一雙十分之美好的乳房。從司馬洛所見到的右乳，可以看出它是略帶椒形的，很堅挺而充滿彈性，人雖然平躺在那裏，這雙乳房，還是好像富士山一般挺立着，而那乳暈也是酷肖富士山頂的雪峯，尖尖的，面積相當大，嫩紅而峯頂微微內凹。

兩乳之間，有一些很柔細的金色的小毛。

司馬洛所見的這隻右乳是美好的，但是左乳却不同了，左乳是使他嘔心的，因爲左乳已經割去了，祇留下了瘀紅色的一塊。

司馬洛把那塊白布全都揭了開來，那果然是一個金色頭髮的歐洲籍女人，有一張美麗的臉孔。臉上仍然有着相當濃的化粧，連眼皮上那長長的睫毛，也還未除去。她的臉上完全沒有表情，如果不是有那乳部的殘缺，這的確是一個十分美麗，十分富於吸引力的女人。

由於她的臉上缺乏表情，所以看不出她死的時候是否死得痛苦。而且，一時也看不出她的死因。

「這是怎麼攪的？」司馬洛轉問那個人。

「我——我不知道。」那人吶吶着：「他們不知道在這裏幹甚麼！我——我祇是負責看守而已！」

「他們呢？」司馬洛問。

「他們已經下了班。」那人說道：「晚上祇有我一個人在這裏守夜！」

「他們甚麼時候會再來？」司馬洛問道。

「早上！」那人說：「辦公時間，他們早上九點鐘來，下午五點離開，他們來時我就睡覺！」

「你不知道他們在這裏幹甚麼？」司馬洛問道。

「我睡覺。」那人說：「而且他們也不准我看！」

「那你怎知道這女人是已經死了？」司馬洛問：「你剛才說她死了的！」

「我祇是好奇心！」那人又吶吶着道：「他們走了之後我進來看的！」

「他們也是從那個進口處進來的嗎？」司馬洛問道。

「是的！」

「那是一座墳墓。」司馬洛說：「怎能每天進進出出？」

「他們有時扮仵工，有時扮送殯的，有時扮掃墓的！」

「來的是些甚麼人？」司馬洛問。

「多數是五個人一起，三個女護士，兩個男人！一個很年青，戴眼鏡，一個比較老，頭髮半禿的，眼睛很小的——」

「甚麼？」

「眼睛很小，而且——而且深陷了進去，瞇成一條綫似的，這兩個男人都是醫生。」

「醫生個屁！」司馬洛不屑地回答他說：「這個禿頭的人就是布非明！」

提起了這個名字，他就像提起一條毒蛇似的，噴了一口唾沫。

「誰？」

「這個你不懂了！」司馬洛搖搖頭答道：「他們在這裏究竟幹些甚麼呢？」

「我猜就是把死屍割開來！」那人說：「他們一定是研究解剖之類！」

「把屍體運來這裏會困難一點吧？」司馬洛說道。

「用棺材就行了。」那人說：「這裏是墳場嘛！」

司馬洛點頭：「你說得倒是有些道理。他們已經在這裏工作了很久了嗎？」

「三個月。」那人說：「他們已經割開了好幾具屍體！但有點婉惜地，每一次都是那麼美麗的女人的屍體！」

司馬洛又看看那床上的女人。果然，他也有同樣的感覺。這樣一個女人死掉，眞是太可惜了。當她活着的時候，她能給予一個男人以眼皮上的高度供養，也能在床上給予一個男人以高度的享受，她這樣年輕就死了，這簡直是一個浪費！

「但。」司馬洛又說：「他們把屍體一塊一塊地割開來，又是幹甚麼的呢？」

「我已經說過了。」那人又說：「他們是在研究解剖。他們把屍體一塊一塊肢解開來，直至全無可再解，就丟掉了！」

「爲甚麼每一次都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呢？」司馬洛又皺起了眉頭看着他：「布非明究竟是在攪甚麼鬼？」

「我不知道！」那人又說，他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句話了。

「你在這裏躺下來吧！」司馬洛指指另一張空着的手術床說。

「不！」那人哀鳴起來，本來已經蒼白的臉，更蒼白了一些。

「媽的！」司馬洛不耐煩地說：「我並不是要把你解剖，但你一定再給我麻煩的話，我祇好現在就把你一槍殺掉了！」

「別殺我。」那人哀鳴着：「我求求你，別殺我。」

「那麼就乖乖地躺下來吧！」司馬洛沒好氣地道。

那人在手術床上躺了下來，司馬洛就拉起旁邊的布帶來，把他在床上縛好了。司馬洛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要把他縛起來，不讓他亂動吧了。用床上的布帶，是比較用繩子縛他簡單得多了！

當那人在那裏不能動彈的時候，司馬洛就在那座地室之中，大事搜索起來。

× × ×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之後，晨光曦微的時候，墳場的恐怖，也就隨着黑暗的過去而消退了。花香鳥語，這裏是一片寧靜的。

第一個出現的人，就是墳場的看守人了，那是一個老人，住在墳場中央那座小山的頂上的，每天早上，他起床所做的第一件事，總是在墳場中的各個部份巡察一遍的，倒不是因爲他以爲墳場中會有甚麼不對的地方，主要是因爲，他把這個作爲一種運動。

巡了半圈之後，他才巡到了司馬洛昨夜弄過的那座墳墓。很奇怪，這座墳墓，現在已經回復了原狀，沒有一點異樣了，這個看守人，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有甚麼不對，事實上，他也沒有去注意。

他祇是像每天一樣，繼續前進，作他的例行的巡視。最後，他巡完了，便再回到了山頂上的屋子裏。

時間又慢慢地過去了，到了差不多九點鐘，陽光已經很好了，就有一部車子來到了墳場的外面，這是一部黑色的豪華大房車，一部勞斯萊斯，車上下來了五個人，三個女人，兩個男人，三個女人是年輕的女人，那兩個男人則一老一少，一個年輕男人，鼻子上架着一副黑色的塑膠邊眼鏡，一個中年男人，頭髮已經半禿，一雙眼睛很小，小得好像老鼠一樣，瞇成兩條綫。

這個中年男人，就走在那四個人的中間，他們好像普通的掃墓的人一樣，慢慢地走在墳場的小路上，向那座司馬洛昨晚弄過的墳墓走了過去。

他們到了墳墓的前面，站住了，就像是正在哀悼的樣子！

沒有甚麼異狀，其中一個年輕女人彎身，伸手向墳墓表面上的一束塑膠花伸去。就在這個時候，那個中年人忽然叫了起來。

「停一停！」那人突然叫了起來：「不要動！」他那雙小眼睛也睜大了，不再是瞇成一綫，這雙眼睛，向四面掃射着，然後，他向附近那座樹林中一指，叫着：「搜！」

就在這個時候，圍着他的四個人，都拔出了槍來。那個戴眼鏡的年輕男人從西服下面拔出槍來，那三個女人則撩起了裙子，在綫條美好的大腿之間拔出槍來。他們的動作快極了，簡直就像是訓練有素的軍隊一樣。

差不多同一時候，樹林中就響起了「噗」的一聲。那個年青男人尖叫一聲，向後跌倒，胸前開了一朵血花。那三個女人則一齊向樹林中放槍掃射。

那個布非明並沒有抵抗，他祇是馬上逃走。他一跳就跳到了墓碑的後面，一顆子彈射中石碑，「乒」的一聲彈開了。布非明又跳了起來，撲到了另一塊墓碑的後面，外表看來，他是一個已經開始衰老的人，眞想不到，他竟然有着如此矯捷的身手，簡直比美一個一流的田徑選手。

用不着說，在那林中向布非明開槍射擊的人，就是司馬洛。

那三個女人，向他密集射擊，司馬洛都不加理會，他的目標，完全在這個布非明的身上，他的子彈，一顆接一顆地追着射向布非明。

但布非明躲得很好，而且顯然，他的運氣也是相當好的，司馬洛的子彈本來應該射中他的，却被一塊石碑擋去了。結果，最接近的一顆子彈，就祇是擦過了布非明的頭髮。

後來，布非明就不見了，消失在墳墓的叢中。

那三個女人已經散了開來，各以一塊石碑作爲障碍物，向林中的司馬洛射擊，司馬洛向他們作了一個掃射，把槍中的子彈用完了，使他們暫時不敢抬頭，然後就退出樹林，一面在槍中再裝進子彈。

他從樹林的後面橫過墳場，跑向墳場的出口。在他後面，那三個女人還是懵然不知地以那座樹林作爲射擊的目標，槍聲密串地響着。司馬洛一口氣跑到了墳場的門口，在一座亭子的旁邊蹲了下來，監視着仍然停在那裏的那部黑色大汽車。

布非明要逃走，應該乘坐這部汽車逃走的，但是，他又猜錯了。等了幾分鐘，他仍然沒有看見布非明出現，但是他却聽到不遠之處，馬達的聲音在叫起來。毫無疑問地，那是一部馬力強大的車子，一部跑車。

司馬洛的咀巴，立即吐出了一連串的惡毒無比的咒罵：「我的車子！」他對自己低聲地說：「他拿走了我的車子！」

對方開走他的車子，他就祇剩下一條路好走了，那就是，以牙還牙，去拿對方的車子。

他跳了起來，飛奔着衝到了那部大汽車的旁邊。那部大汽車上是還有一個司機在的，而這個司機正懶洋洋地坐在司機位上，顯然還未知道發生了甚麼。很可能他祇是一個普通的司機，不是那一流人，所以聽見遠遠傳來槍聲。也還沒有醒覺，司馬洛跑到了車子的旁邊來時，他也祇是瞪着眼睛錯愕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一手拉開了車門，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拖了出來，另一隻手中的槍就揮動了，槍管在他的額上一擊。那人身子一軟，就仆在路邊，暈了過去。

司馬洛跳上車，發動馬達，駛離了那裏。

這裏的路並不太複雜，事實上祇有一條，所以司馬洛是用不着遲疑的。

他就駛上了那條唯一的路。

他現在在駕駛着的那部雖然不是跑車，但是却是一部勞斯萊斯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車之一，有許多跑車，性能都及不上

它的，這車子雖然以平穩見稱，但是要發揮高速的時候，一樣可以應付裕餘的。司馬洛一下子把油門踏到了底，這部車子，就發揮了高速，向前直衝，那路面迅速地被車頭吃去，車子轉了兩個急彎，登上了一座斜坡的頂上，便可以看到前面的路上，有一部矮而扁的跑車，正在公路上疾馳着，沒有錯，這正是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來的時候，就是開了這部車子來的，而且他一直都是把車子停在墳場附近一座叢林的裏面，布非明竟然能夠找到這部車子，如果不是他的運氣特別好，就是他有先見之明了，不過，布非明能夠不用車匙開動這部車子，這種特技，却是教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本事的。

司馬洛咬着牙，看來，當他追上了布非明的時候，他是必須犧牲他這部名貴性能超卓而價錢昂貴的跑車了，布非明這個人，不是那種全無條件投降的人，他是需要把他連人帶車，加以毀滅了。

不過，要追上他，可不是容易的事。

布非明對司馬洛那部跑車的性能，雖然不很熟悉，但同樣地，司馬洛對那部勞斯萊斯的性能，也是不太熟悉的，因此，兩個人的處境，也是差不多的了。

當司馬洛看到了布非明的時候，布非明自然也看到了司馬洛，於是他也再一步增加速度，兩部車子，飛快地在公路上追逐着，布非明無法擺脫司馬洛，但是同樣地，司馬洛暫時也無法追近他。

司馬洛咬着牙齒，腦中浮起了附近的地勢的分佈形勢，直接地追趕無法追上，他就必須動盡一些較爲旁門左道的辦法了，第一個辦法就是走捷徑了。

當然，公路目前祇有一條，別無支路，司馬洛似乎是別無支路可走的。但一個人，假如能夠放胆，而不墨守成規，那又不同了。司馬洛就是一個專門不守規矩的人，因此，他也往往可以有從沒辦法當中想出辦法來的。現在就是這樣。

前面，那部紅色的跑車轉了一個彎，暫時離開了他的視綫，司馬洛也就在這個時候把呔盤一扭。他那部巨大的勞斯萊斯便離開路面，到了路的左邊，那一片片崎嶇的野地上，車子走在這樣的地方，車身跳動得很厲害，但，這種車子的避震設備及懸掛系統果眞是一流的，坐在那車中，司馬洛並沒有感到多大的震動，祇是有着飄浮的感覺，那就像他是在驚濤駭浪之中，坐在一艘沉重的巨輪上似的。

車子有時是三隻車輪着地，有時則簡直祇有兩隻車輪着地，但終於，它還是走完了那片荒地，而到了一片差不多有四十五度傾斜的斜坡。車子就沿着這片斜坡，直衝下去。

可以看到，斜坡的脚下，就是公路了。也可以看到，那部紅色的跑車，正沿着公路馳來。司馬洛這一走捷徑，果然佔了很大的便宜，如果沿着公路而來，是要兜好幾個大圈，走了不少冤枉路的，現在，司馬洛就比他先到了。照情形看，當司馬洛到達斜坡底下的時候，就會剛好攔在跑車的前面了。

「現在。」司馬洛吃吃地笑着：「看你往那裏逃吧！」

但是，布非明到底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對手。他也和司馬洛一樣，能夠從沒有辦法之中想出辦法來的。

當司馬洛的車子到達了斜坡底下之時，布非明却也把車子一擺，竟然離開了路邊，撞進了路邊的一叢樹林中。那座樹林是相當密的，如果是較大的車子，就比較難通過了。但是，司馬洛那部跑車，是一部小巧的跑車，小巧而且馬力強大。

它撞進了樹林中沿着林間的斜坡撞下去。兩棵小樹給撞斷了飛了起來。但也祇是這兩棵小樹而巳，此後這部車子就沒有遭遇到甚麽困難了，它可以在那些樹林之間找到縫隙前進。

司馬洛的車子到了公路上，一扭呔駛到了跑車進去的地方，但是無法追進去，對於他這部龐大車子，那樹林是太密了。

司馬洛祇好再將他所駕駛的車掉轉頭，又向另一個方向飛馳而去了。他知道，布非明就是採用與他相同的的方法，那就是走捷徑。

於是，司馬洛辛辛苦苦地爭取到的一段路，又失去了，他祇好從頭再開始追。

那部紅色的跑車，在樹林中的空隙之間鑽來鑽去，到了斜坡的底下，一條小溪的旁邊，硬衝過了這條小溪，到了對岸，穿進了林中又爬上了另一座斜坡，便到達了公路上了，他到了公路上的時候，回頭望望，就見司馬洛那部黑色的大汽車，正出現在後頭路上，正在飛馳而來。

紅色的跑車，馬達發出一陣怒吼，車輪馬上又有了反應，車子飛馳而前，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兩部車子之間的距離，又恢復了了和先前一樣了。

在黑車子中，司馬洛咬着牙齒，咒罵着，暫時，前頭的路上，是沒有可以讓他走捷徑的地方了。他雖然發揮了車子的最高速度，還是未能把距離縮短。

兩部車子，就這樣一先一後，在路上追逐着。有時，在長長的直路上，司馬洛可以看到那部紅色的跑車在前頭，但是有時，在彎路上就看不見了。

後來，那部紅色的車子轉了彎，又看不見了。忽然，司馬洛聽見遠遠傳來一「轟隆」」一聲。

司馬洛的心一跳。他順着那條路向前駛，轉了彎，就看見了路邊那木的欄杆巳經撞碰了一個缺口，在路邊的崖下，火烟正在冲天而起。崖下那些岩石之間，一部部紅色的車子正在焚燒着，就是司馬洛那部車子了。司馬洛的手一陣痛，便急忙煞住了車子，跳了下來。

哼，車中的人，看來是活不成了，但是，司馬洛也賠了一部車子。不過也好，他總算可以了却了一件大事。布非明是一個他必須殺死的大仇人。

司馬洛看着車子的火愈燒愈旺，後來，便回到了他那部大黑汽車上，開動了，又掉頭，這一次，則是向墳場的方向駛回去。

當他回到墳場裏的時候，那三個女人已經不在了，不但她們不在，而且，連那個中槍倒了地的年青男人，也已經不在那裏了。

羅傑在那裏發愣了一陣，祇好開動了車子，回到市區去。

他在市區的邊緣，一座路邊餐廳的停

車場停了下來，走進餐廳內用餐廳內的電話，打了一個號碼。

那邊傳來一個女接綫生悅耳的的聲音，說：「史勿夫公司。」

「唔，史密夫公司。」司馬洛說：「我要找你們的老板談談，我的名字是司馬洛！」

女接綫生說：「哦，司馬洛先生，請等一等！」

不久，一把操英語的聲音從電話中傳過來了：「司馬洛，有甚麽事嗎？」

「我找到了布非明！」司馬洛說。

他想像那邊的史勿夫聽了這句話，必定一跳跳了起來！起碼，史勿夫也沉默了好一陣，才能再開口，史勿夫說：「你在開玩笑嗎？司馬洛？布非明不是早就巳經死了？」

「你說他巳經死了。」司馬洛說：「但我一直說他是還沒有死的！現在我找到了他！」

「他現在在你的手上？」

「他在玫瑰墳場附近的崖底。」司馬洛說道：「我還賠了他一部跑車，他現在，大概巳經變成了焦炭，你去收他的屍體吧。」

史勿夫又沉默了一陣，然後說：「你是怎麽找到他的？」

司馬洛把他由昨夜掘墳開始，到今天的遭遇，大致地講了一遍。

「你怎會找到那墳墓去的？」史勿夫問。

「這個說來話長了！」司馬洛說：「總之你派人到那墳墓去，依我的方法把墳墓弄開，把他們那座地室清一清再算，怎麽樣？」

「好吧！」史勿夫說。

「還有。」司馬洛說：「我想查查一個車牌。」他望望外面停車場上那部勞斯萊斯，唸出了車牌號碼：「是一部勞斯萊斯，我想知道車主是誰，以及地址是在甚麽地方，你能替我查嗎？」

「這個並不難！」史勿夫說。

「我馬上就要知道！」司馬洛說。

「我十分鐘後再打電話給你好了。」史勿夫說：「你在那裏？」

「我十分鐘之後打電話給你吧！」司馬洛說道。他掛了電話，回去喝完他那杯咖啡。

喝着咖啡，在無聊之中，司馬洛自然地又想起了布非明這個人，以及他這件事，布非明是一個犯罪專家，而且是一個不擇手段的犯罪專家，他也許不算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但如果要擧世界十大最可怕的人，那無論如何，布非明是必然榜上有名的，上一次，司馬洛和史勿夫合作，把布非明的基地搗毀了，那座基地發生大爆炸，後來在燒死焦炭般的屍體之中發現了一具體形和骨格組織與布非明一樣，甚至牙齒也是和布非明一樣的，照這表面證據來看，布非明應該是巳經死了，但是司馬洛却不相信。他知道布非明這個人太狡猾了，除非親眼見到他完整的屍體，否則，司馬洛決不肯相信，他是巳經死了的，於是司馬洛繼續找，現在的事實證明，他果然是沒有白找的。

至於史勿夫這個人，如果不是第一次看司馬洛故事的讀者，他應該並不陌生的了，史勿夫是聯合國一個專門對抗犯罪組織的部門的頭子，也是司馬洛的好主顧，常常地，當他的部門遭遇到了一些離奇棘手的案子時，史密夫就會請司馬洛出馬，而他所出的酬勞，也總是不會教司馬洛失望的。司馬洛有時需要一些私人的帮忙，向史勿夫來求助，史勿夫也不會推卸，因此司馬洛和史勿夫一直維持着相當良好的關係，以及相當良好的友情。

十分鐘很快就過完了，司馬洛又去打電話，史勿夫果然巳經給司馬洛查到了一個地址，「謝謝你！」司馬洛說。

「要不要我派些人跟你去？」史勿夫問。

「不必了，」司馬洛笑着回答：「你也知道的，我做事喜歡一個人去做！」

「這並非美德。」史勿夫說：「這是一個缺點。」

「人總是有缺點的。」司馬洛說道：「如果一點缺點都沒有，那也不算是人的了。」

「隨便你！」史勿夫無可奈何地。

司馬洛開着那部巨型的勞斯萊斯大汽車，按着地址到達了他要到的地方。那裏是一座小山的頂上，一座花園住宅，兩層，屋頂是紅磚的，很是寬大，屋子的本身固然寬大，而屋子裏的花園，也是十分之寬大的。

花園的大鐵門，是用電力控制的，當車子接近的時候，這度大鐵門便自動打開了。在屋中看守着的人，是看不清楚車中坐的是甚麽人的，由於這部車子有着過濾太陽的青色玻璃設備的，從外面看去，祇是一片青黑。屋子裏面的人，祇是認得車子，就把門打開了。

司馬洛把車子駛進了屋中，在前面的露台前停下，就開門下了車，踏入那大廳之中。

那座大廳裏設備豪華，但是並沒有人在裏面。司馬洛昂然地踏了進去，走到樓梯口，上樓而去。

樓上也看不見有人，司馬洛走到一度漆成奶白色的睡房的前面，推開門，踏進去。那裏面的那間睡房，其佈置也是極盡豪華之能事，一張白色床背的大圓床上，一個半裸的美女俯伏地睡着。她身上那套睡衣，和比基尼泳衣，並沒有甚麽分別，因此，她那奶色的身體，就有百分之九十都顯露了出來。

她並不是一具屍體，由於她的背部，是正隨她的呼吸而起伏着的。一頭濃厚的黑髮，好像一團烏雲似的鋪在枕頭上，身材是綫條優美人的。卽使沒誘看見她的臉，也看得出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了。有着這樣的膚色及身材的女人，不會醜得到那裏去的。

司馬洛用了一點力氣，把門關上了，發出輕微的「砰」一聲。

那女人在床上動了一動，以一把柔滑如絲的喉音說道：「你回來了。」

司馬洛站在門口，沒有回答，祇是伸手到後面去，把門鎖上了。那女人抬起了頭來轉過來。

她的臉孔果然是十分之美麗的。但是現在這張臉上却沒有甚麽表情。

「司馬洛?」她說。

司馬洛微笑：「難道你不認得我嗎?克麗?我們是老朋友了。」

克麗聳聳肩：「你殺死了他?」

「是的，」司馬洛說：「我殺死了他!想不到，你還是跟着他!」

克麗翻身坐了起來，兩腿以模特兒的姿勢整着，一條腿伸直，她又聳聳肩：「我不喜歡他，但是他却喜歡我!他不肯放過我，你叫我有甚麼辦法。」

司馬洛坐了下來：「布非明原來變成了富豪金光燦了，他可變得眞快。」

「他這個人的確是了不起的，」她說：「他要變就變，喜歡變就變了。」

「他近來究竟是在幹些甚麼?」司馬洛問。

克麗又聳肩了：「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從來不問的，他給我最好的享受，而我祇是久不久脫光衣服給他欣賞一下。」

「連碰都不碰?」

「連碰都不碰。」克麗搖着頭：「近來，他似乎連手指也無能了!」她頓一頓：「也因此，我已經很久沒有接觸過男人!我很高興你來!」

司馬洛微笑道：「我也一向很樂於爲你服務的!」

「來呀!」克麗拍拍床邊道：「走近一點吧!」

司馬洛走過去，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克麗伸出蛇一般的手臂，攬住他的頸子：「每天剛醒來時，是最苦的!」她幽幽地說。

她的咀唇還不曾接觸他，凡就已經有一陣香氣襲來了，司馬洛知道，這還是天然的香氣，不是香水，克麗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她的身體，會散發出一種天然的異香來，也許，這是她令布非明迷戀的原因之一。

在她跟布非明之前，司馬洛曾有一段時間和她很要好。當然，和司馬洛要好的女人是多得很的，然而，克麗却是少數留給司馬洛以深刻印象的一個。

司馬洛的手在她那滑不留手的背上輕輕地撫着，柔聲地說：「你知道嗎，克麗，我還沒有忘記你!」

「你記得很清楚的嗎?」

「記得很清楚，」司馬洛囘答道。

「但我和以前不同了。」克麗說：「我已經發胖了!你應該看看!」她忽然放了他，伸手到背後去，把那睡衣上截的背扣解了，然後躺囘下來，手一揮，那睡衣就飛走了。

司馬洛的眼睛一眯。她那雙乳房，簡直美麗很眩人之目，昨夜在墳墓中看見的那隻乳房已經是一流的了，而克麗的乳房，則更加是一流之中的一流，不太小，也不太大。全身同一顏色，由於她是不愛晒太陽的那種女人。

不錯，她和以前不同了，但是並不是說比以前遜色，而是更加豐滿了。

司馬洛目定口呆地看着她時，她就露出一個詭譎的微笑，她說道：「碰碰我，司馬洛，摸一摸，看看我是不是和以前一樣!」

司馬洛伸出手去，但差一點觸到那珊瑚色的峯頂時，她却又把他的手推開：「不。」她說道：「你還沒有看清楚!還有下一截吧，你替我脫下來!」她把司馬洛的手，推到那三角形睡褲的褲腰上，而且把盤骨挺了起來：「你是最擅長做這件事的!」

司馬洛咬着牙，壓抑着那要把她吞噬的衝動。她是一個名貴的女人，不能用粗魯的手法，必須很溫柔，很仔細。

於是他把那橡筋帶向下拉。遮蓋着的露出來了。她果然是更成熟了，那草原也比前更豐茂。當那布料褪過了臀部，她又躺囘下來，遞起了雙腿，以方便他把它完全褪去。他看見，芳草之間，已經被露珠所潤濕。

他把那件布料丟掉，於是，他的咀唇便可以自由地探討她的身體。而她也完全奉獻，大張門戶地任從他爲所欲爲。

「你知道嗎，司馬洛。」她在嬌喘之間，幽幽地說：「我一直都在想着你!除了你之外，沒有更好的男人了!」

「但是你却跟了布非明!」

「女人是需要安全感的。」克麗說：「布非明永遠都會要我，但你會嗎?」

司馬洛不能囘答。這是他的缺點。不論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女人，他都不能够長久地和她在一起的。他是一個野性難馴的人，一段時間，就要換新的了。

「我的理由充份嗎?」她問。

「你勝訴了!」

「那麼，現在本席判你在一分鐘之後就把衣服脫光!」克麗裝出嚴肅的聲音。

「我半分鐘就可以辦到!」司馬洛說道。

他快速地把衣服脫了下來，當他坐囘床上時，她才第一次把手放在他的身上，而這時他的身上已經沒有了衣服的阻隔。她的手掌好像有電流通到他的身上。

司馬洛很快就忍不住，騰身而上。

就在這個時候，床頭的電話却響了起來。

司馬洛扭轉頭來，看着那電話，停住了。那正要挺前的動作，也收了囘來。電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這的確是一件尷尬的事。

「哎，別管它!」克麗呻吟地說着，雙手攬着他的腰，把他壓下去，盤骨則迭上來。馬上，她就把他吞沒了一半，而司馬洛感到了一陣銷魂的顫抖。她仍然是和以前那麼灼熱而潤滑，他仍然沒有忘記那滋味。但同時，他却也不能忘記這個打來電話。

「接一接吧，克麗!」他說。

「爲甚麼?」克麗埋怨地皺着眉頭道：「總之，這電話不會是找我們的!」

但是司馬洛退出，坐了起來，拿起聽筒湊到克麗的耳邊。這個電話，即使是找布非明的，也可能供給他一些重要的情報的。

克麗嘆一口氣，祇好把聽筒拿了過來，說：「喂?」

那邊一把聲音說了一些話，司馬洛雖然把耳朵貼得很近，也聽不清楚說的是甚麼。他祇是隱約聽到，是一個男人在那邊用英語說話。

克麗說：「甚麼?」似乎詫異而反感的。

那邊的人，把話重複了一遍遍克麗又說：「甚麼?」跟着轉向司馬洛，把聽筒遞給他，說：「找你的!」

「甚麼?」這一次，輪到司馬洛這樣說了。他把聽筒接了過來，說：「喂?」

那邊的聲音，原來是史勿夫的。史勿夫說：「司馬洛，你在那裏幹甚麼?」

「不方便告訴你。」司馬洛說：「但你是怎會找到這裏來的?」

「地址是我查給你的，記得嗎?」史勿夫說道。

「哦，對了。」司馬洛說：「有甚麼指敎，老板?」

「我已經派了人到那墳墓去了。」史勿夫說：「我也派了人到那崖下收屍!」

「你當然會去的!」司馬洛說。

「但有一個問題。」史勿夫說：「在那部車子那裏，並沒有屍體的!」

「甚麼?」

「汽車的屍體我們是找到了。」史勿夫說：「但那裏並沒有人的屍體!」

這時，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就直豎了起來：「你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意思。」史勿夫：說「我祇是在這裏告訴你一項事實。似乎，布非明又是沒有死!」

司馬洛呆了好一陣。現在他明白了。這又是布非明的金蟬脫殼之計。布非明是大可以在路邊跳下車，讓空車撞下去，而自己則躲了起來的。他應該老早就知道，事情是不會這麼順利的。終於，他說：「謝謝你，我以後再和你聯絡吧!」

「你最好小心一點。」史勿夫說：「別中了美人計!」他似乎眞是料事如神似的。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克麗又伏到了他的胸膛上：「究竟是甚麼事?」她問。

司馬洛囘頭看看旁邊床頭櫃上的幾顆按鈕，問她道：「這是幹甚麼的?」

「自動窗簾掣。」克麗說：「要開關窗簾，用不着從床上爬下來的!」

司馬洛把那些按鈕全部按了，窗簾果然自動關攏。三層窗簾都關攏了，把房間遮得如同黑夜。克麗埋怨起來：「這樣，我看不到你了，司馬洛!」

「黑暗有黑暗的情趣。」司馬洛擁着她：「我們到地上去吧!」

「床上有甚麼不好?」克麗說。

但司馬洛已把她抱了起來。他把她放到地毡上面去。

「床上有甚麼不好?」克麗仍然埋怨着。

司馬洛沉下去。於是克麗就不埋怨了。她滿足地「呀」一聲，接着，她就開始呻吟起來。正如司馬洛所記得的，克麗的反應是強烈的，強烈到難以置信。她的聲音也大聲到難以置信。她放浪地呼叫着，用力地扭着他的身子，揑着他。她吵得屋外的任何聲音都很難聽見了，反而，屋外的人，却會聽到她的聲音。

但是司馬洛的眼睛却看着門下。

門下是有一條門縫的，現在門縫外正有燈光透進來。這就是爲甚麼司馬洛要把窗簾拉攏了。在黑暗中，他可以很清楚來看見門下。

當克麗吵得最厲害，一身都是汗時，司馬洛就看到，那門縫已給兩團黑影遮住了，這當然是表示，有人正站在門外的。

接着，門上忽然出現了密痲痲的小洞，一個接着一個出現，好像蜂巢一樣。門外發出輕微的「噗噗」之聲，不過這聲音則被門上開洞時的「拍拍」之聲所遮蓋了。而這「拍拍」之聲，又給克麗的叫聲所遮蓋了，所以克麗一點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司馬洛的反應是迅捷的，他一跳跳離了克麗的身上，就把他放在椅子上的槍袋中的槍拔了出來，轉向門口，一連串地放完了槍中的子彈。門上的洞又增加了不少，而刺耳的槍聲充滿了房間裏。

克麗又叫了，這一次是另一種叫了，這一次是恐怖的尖叫。火藥烟使她一面叫一面咳嗽。當司馬洛放完了槍中的子彈之後，他就在地毡上伏了下來，一面從椅子上的褲袋裏取出一隻新的彈夾，塞進槍柄裏，然後注視着門口。但是他沒有再放槍。因爲門縫下面已經沒有了黑影。沒有黑影，表示在外面放槍的人已經不在了，而且沒有黑影，也表示這個人並沒有中槍倒下來。

克麗呆了一呆，要跳起身，但是司馬洛執着她的手一拖，喝道：「伏下來!」

克麗祇好又伏在那裏。

大約半分鐘之後，在樓下，馬達的怒吼聲響了起來。司馬洛跳起身，跑到窗前去，拉開窗簾向下望。

那部黑色的勞斯萊斯大汽車正在開走。花園門自動打開，讓它衝出去。它出了花園門外，很快就遠去了。

司馬洛赤條條地站在那裏，喃喃地咒罵着。克麗衝到他的身邊，拉着他的手臂，搖着他。

「發生了甚麼?」她叫着：「究竟發生了甚麼?」

司馬洛轉身，用槍指指那張床，淡淡地說：「你自己看吧!」

克麗轉身望着那張床，咀巴也張大了。因爲那張床上已有着纍纍的子彈洞：「有人——在門外放槍射我們!」她吶吶着說。

這是小孩子也猜得出來的了。門上的洞，就是子彈洞，而那些子彈是瞄準那張床射進來的。

「那是誰?」

「布非明原來並沒有死!」司馬洛說道。

「但——但——」克麗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憤怒地叫了起來：「他應該知道我是在床上的!」

「布非明連自己的母親也不惜犧牲的!」司馬洛說。

克麗再呆了一會，忽然就掩着臉，哭了起來。

「難道你以爲他是愛你的嗎?」司馬洛不屑地說。

「但——他是那麼需要我!」克麗吶吶着說。

「怎樣需要你?」司馬洛問。

克麗聳聳肩：「他——是需要我的手的!在其他方面，他就得不到滿足了!」

「唔!」司馬洛點點頭。

（未完・一）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龍飛鳳舞

藍荒·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有關武當掌門人玄天道長之死，龍驤經過熟思考慮：武當內部，必有內奸，天心教已滲入內部，暗中牽着一兩個牛鼻子傾覆武當派，南宮北的背叛是一個例子，任明傑暗中策劃；至於內奸還有誰？最可疑的是從武當放出飛鴿傳訊的人，這個人是誰？無塵的口氣似乎不敢透露，龍驤無奈，只好隨無塵去見玄玄道長問個明白，豈料到了鬱雷谷，發現有人先到過，將玄玄道長毒死，觀察現場，估計兇手仍未離谷，二人分頭搜索，龍驤發現一老道在後襲擊自己，連忙將他制服，以爲這老道人是殺害玄玄的人，老道則認爲他闖山態度不明……

金蜈蚣出現　衆長老震驚

那老道的眼中射出陰鷙的目光，道：「貧道方才碰到你一個同伴，不愼被他逃走，此刻絕不讓你也溜走了，貧道就是拚這條命，也要將你留在這裏。」

龍驤微微一楞，問道：「我的同伴？我那有什麼同伴？」

他心念電轉，疑惑地望着那個老道，問道：「你說說看，我那個同伴是什麼樣子？」

那個老道冷笑一聲，道：「你也不需裝模作樣，貧道豈會上你這個當？」

他飛快地伸手放進懷裏，龍驤還以爲他要施放什麼暗器，長劍一垂，凝神注視着對方擺進懷裏的那隻左手……

但那個老道自懷裏很快地掏出一個澄黃色的圓筒，然後用力往上一拋。

就在這個當時，樹枝一陣響動，一條人影自疏林竄了出來。

那人見到這老道抓住那個圓筒形物件往空中拋去，連忙大聲道：「師父，你……你……」

話聲未歇，空中響起「砰嘭」兩聲輕響，一條橙紅的火柱冲天而起。

龍驤在那人自林中竄出的刹那，已看清楚他正是自石屋左側與自繞分道搜索敵蹤的無塵道人。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呼喚那老道做師父，不由得爲之一楞，隨即他又聽見空中傳來的爆裂之聲。

他愕然仰首，只見那條橙紅色的火柱冲天而起，扶搖直上，火光久久未滅，他這才曉得那老道所施放的，是招喚人的信號。

就在他一愣之間，無塵道人已經躍到那老道面前，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弄錯了！」

那個老道怒喝道：「無塵，你在胡說什麼？」

無塵道人慌忙向那老道行了個禮，道：「師父，你老人家放信號是……」

那個老道指着龍驤道：「有人闖上武當鬧事，貧道又攔不住他，不放信號做什

麼？」

無塵道人這才看清那老道手中握着的半截斷劍，他再轉首看了看龍驤，立即便明白他們之間曾經發生些什麼事情了。

他的眼中射出驚奇之色，忖道：「看這個情形，師父竟然敗在龍大俠的劍下，這眞是使人驚奇……」

那個老道從無塵道人眼中顯露出來的神色，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臉上頓時一紅，羞怒地道：「你還站在這裏做什麼，還不將那混蛋圍住，別讓跑了！」

無塵道人苦笑道：「師父，你老人家誤會了，他……」

那個老道吼道：「什麼？我誤會了？他帶劍上武當，不是對本門有什麼企圖是來做什麼？」

無塵道人說道：「師父，你老人家眞的誤會了，他是峨嵋龍大俠，這次來武當是參加比劍大會的！」

那個老道哦了一聲，臉上浮起不信之色，道「他是峨嵋派的銀衫劍客龍驤？他不到會場去，來這兒作什麼？」

無塵道人說道：「是徒兒帶龍大俠來此的，他有事要求見玄玄師伯，有要事稟告……」

那個老道問道：「那他又站在這兒作什麼？」

無塵道人道：「啓稟師父，玄玄師伯已經被人暗害身死……」

那個老道臉色大變，似是遭受雷殛，手裏握着的半截斷劍也握不住的而掉落地上。

他震愕半晌，問道：「什麼，你說玄玄師兄遭人暗算已經……」

無塵道人垂首道：「他老人家中毒過深，已經仙逝。」

那個老道悲痛地說道：「是誰做出這等殘酷之事？玄玄師兄一向與世無爭，他……」

他頓足道：「你可曉得是死在誰手下的。」

說着，他懷疑的望着龍驤。

無塵道人說道：「徒兒與龍大俠一齊進入屋中，當時師伯已經被害身死，我們爲了搜查那人，所以分道而行，想不到師父你……」

那個老道重重的嘆了口氣，對龍驤打了個稽首，說道：「龍大俠，請原諒貧道過於魯莽……」

龍驤在無塵道人出現之後，便插劍回鞘，冷冷的站在一傍觀看着那老道面上的神情。

當他看到那老道痛苦地頓足時，他的心中不禁泛起無限的疑問，暗忖道：「他大概便是武當五位長老中的玄機道人了，本來我懷疑是他用金蜈蚣毒死玄玄道人的，但是看他的悲哀之態，却又不像是僞裝的……」

他看了許久，對於心中原先的想法愈來愈是動搖，他暗自搖頭忖道：「這玄機道長若是大奸大滑之人，就必定有殺害玄玄道人的嫌疑……」

正想到這裏，他已見到玄機道人向他稽首道歉。」

龍驤躬身道：「那裏，這都是在下的錯誤，一時沒有弄清楚對象，以致冒犯了道長。」

玄機道人吁了一口氣，說道：「遇到龍大俠之後，貧道才相信英雄出少年這句話，唉，長江後浪推前浪，貧道確的是老邁了。」

龍驤說道：「道長之言不然，在下方才若非仗着利劍，決難逃過道長那重逾山岳的一劍之威……」

玄機道人搖頭苦笑道：「還談什麼山岳之威？貧道丟臉都要丟死了，方才那一劍差點沒使貧道驟歸道山……」

龍驤肅然道：「道長功力深厚，劍術精奧，在下是深感佩服，對於方才之事……在下深感慚愧，請道長能容許在下歉意……」

玄機道人望了拋落地上的半截劍一下，苦笑道：「貧道沒有問清情由便貿然行事，以致……」他長長地嘆息了一聲，道：「等會他們趕來這兒，眞使貧道難以解釋了。」

龍驤連忙把話題岔開，道：「據在下記憶所及，道長方才曾提及路上遇見一人，不知……」

玄機道人哦了一聲，道：「對了，貧道差點忘了，那人可能便是謀害大師兄之人。」

無塵道人問道：「師父，你老人家剛才碰到了什麼人。」

玄機道人對龍驤道：「貧道是因爲發現乙木師弟的竹樓傾倒，他也不明去向，受玄海師兄之命來請大師兄至經房磋商乙木師弟失踪之事，剛剛過了鐵索橋，便見到一個幪面大漢自右側絕嶺之上飛掠而下……」

他的話聲頓了一下，繼續道「貧道因爲曉得這兩天是比劍大會，有許多同道佩劍上山，那個大漢佩着長劍本沒引起貧道的注意，倒是他以青色面巾幪在面上，使貧道心中懷疑，於是我便向他行去，想要詢問一下他是何人，那知我還沒行近，那幪面大漢便已驟而拔劍刺來……」

他的臉上浮現一絲羞慚之色，說道：「貧道一向自信劍法不錯，但是在與那人惡鬥了不及二十招，便被他在背上刺了一劍。」

說到這裏，玄機道人轉過身去，指了指他背上。」

龍驤和無塵道人都看清楚，玄機道人身上的那襲八卦道袍上靠近背心左側之處，被劍鋒劃破一條長有半尺的痕印，衣上一塊血跡，有一個拳頭那麼大。」

無塵道人問道：「師父，你傷得不重吧？」

玄機道人轉身來，嘆了一口氣，道：「幸好貧道閃躲得快，這才沒被他那一劍傷及筋骨，但是却也被他趁機逃走了，貧道忍着傷痛，跟在他的身後狂追，却不知他的輕功身法快捷無比，僅僅追出二十餘丈，便已被他逸去。」

他撫了撫背上的傷，道：「貧道在樹林之中搜索，遠遠便望見龍大俠站在菜圃之前，當時貧道還以爲他是與幪面大漢同伙闖來武當的，所以才……才惹出這一場誤會。」

他把整個事情發生的經過情形述說了一次，可能由剛才跟龍驤鬥劍時耗去眞力

太鉅，是以說了這麽一長段的話，忍不住微微的喘息起來。

龍驤略一沉吟，又問道：「請問道長，那人的模樣如何？他的劍法是那一門派的。」

玄機道人說道：「那人以青色的面巾幪住整個面孔，只露出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加上頭頂戴毡帽，貧道也看不到他的眞正面貌如何，至於他的劍法：」

他皺一皺眉，思索」一下，道：「貧道這一生之中，雖然在江湖上的時間不長，但是對於各派的劍法多半都能知悉，但是那人所使的劍法之奇，却是貧道生平所僅見……」

龍驤又問道：「那人使的劍法奇在何處。」

玄機道人說道：「說是奇妙也並無奇妙之處，那人的劍法全都是些普通可見的劍法，如嶺南丹鳳劍法，陳家溝的太極劍法，還有華山的寒梅劍法，最使貧道驚詫的還是他竟然使出幾招本門的亂披風劍法……」

龍驤目中射出一股精光，道：「哦，有這等奇事。」

玄機道人苦笑，說道：「奇怪的還不是這一點，那人所使的劍招有些是極為普通的，但是他往往在出招時劍鋒改變了一下角度或移動一下方位，便立即化腐朽為神奇，使貧道一直難以應付，終於負傷落敗……」

龍驤聽他這麽一說，眞是弄不清楚武林中是否有這麽一個人存在，他暗忖道：「各派的劍流傳出去，被外人學到也有可能，但那人既融各派之長，滙為一處，必定在武林中享有盛名，他為何又幪着面呢？」

他想起了花蝴蝶郝泉冒充自己之時，竟然不知從何處學得一手峨嵋劍法，思緒一轉，忖道：「莫非那人也是天心教中的高手，他的運用各派的劍式，蒙着臉孔，目的便是不讓人曉得他是何人……」

玄機道人見到龍驤默默無語，問道：「龍大俠這兩年都在江湖之上，不知是否聽見過武林中有這麽一個劍道高手。」

龍驤搖頭道：「在下行道江湖只有短短的兩三年，而且足跡也僅僅落在中原一帶，倒沒有聽過武林中出現這麽一個劍道高手……」

他話聲一頓，反問道：「請問道長，那人雖是以綠巾幪面，但是他的身材，口音，特徵總該……」

玄機道人說道：「那人自出劍到遁走，連一句話都没說，貧道自然不曉得他是何方人士，不過從他那頎長魁梧的身材看來，他是北方燕趙一帶的人……」

他忖思了一下，又說道：「那人的皮膚黝黑，雙眉極濃，年紀最少有四十歲，並且好似經過長途跋踄，身上滿是灰土風塵：」

龍驤暗自苦笑，忖道：「憑着這些描述，便能夠找出那個人不成？他這不是說了等於没說嗎？」

無塵道人在一傍，插言道：「師父，那人若是還在山裏，此刻必定走不遠的，我們三人何不去搜查一下，也許可以找得到他的。」

玄機道人說道：「那人的劍法高強，連貧道我都不是對手，你又如何能攔得住他……」他望了龍驤一眼，道：「何況，貧道已經放出危急訊號，他們不久就全來此，到時……」

龍驤接着他的話說下去，道「他們已經來了。」

玄機道人話聲一頓，凝神諦聽了一下，果然，他也發現十丈之內傳來一片沙沙的步伐之聲。

他心中一凜，忖道：「難怪江湖上以銀衫劍客為中原四大劍手之首，他的功力竟然較之貧道都要勝上半籌，眞不曉得他這般年紀，是如何練出來的？」

他剛想到這裏，已聽得四下樹枝一陣輕響，十幾個道人圍了上來。

那些道人分成三路而來，每一路，都由一個老道帶領着，一共有二十多人之衆，他們全都手持長劍，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

玄機道人迎了上去，道：「師兄，你們來了。」

那第二路道人的領頭老道長得頗是威嚴，方方的臉，一片紫紅之色，他望了龍驤一眼問道：「師弟，有人侵入本山？」

玄機道人說道：「那人已逃走了。」

那個老道指一指龍驤，問道：「這位是：」

玄機道人說道：「那位少俠是峨嵋銀衫劍客龍驤。」

他這話一出，場中的二十多個道人都凝目注視龍驤。

因為武當派在上屆劍會贏得劍主一席，這一屆劍會也就由武當主持。

這一屆劍會，武特派推出被他們派中認為是數十年來第一奇才的避塵道人參與比劍大會。

這次比劍的程序是由其他四大劍派推出的劍手先行比試，其中獲勝之人才取得向避塵道人挑戰的權利。

本屆劍會的劍主一席，也就是由這最後一場比武中產生的，也就是說，避塵道人若能擊敗那取得挑戰權之人，武當將仍繼續保持劍主之位，否則，武當就要失去這劍主一席了。」

由於龍驤在江湖上取得銀衫劍客的盛名，早就被中原武林人士目為中原的四大劍手之首。

而其他的三個劍手，偏偏就是其他三個劍派推選出來參加劍會的。

因為這個原因，龍驤是被認為穩能取得向避塵道人挑戰資格的人，並且有許多老一輩的高手，還公認龍驤擊敗避塵道人的勝算很大。

這也就是說，龍驤替峨嵋派贏得本屆劍主的希望最大。

武當派既然不願失去劍主一席，對於龍驤的注意力，當然在各派之上，因此龍驤的名望對於每一個武當弟子說來都是一種刺激。」

那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避塵道人巳是武當數十年來唯一的奇才，劍法高絕，甚而超越老一輩的高手，而龍驤却被認為能擊敗避塵道人，怎不使武當派的每一個道人分外注意起來？

龍驤昂然站立的那兒，承受着無數

的目光投注過來。

他朝那兒抱了抱拳，道：「在下峨嵋龍驤，請問道長……」

那個高大的老道單掌一立，打了個稽首，道：「貧道玄地。」

他指着左側的另一個瘦高老道，說道：「這是玄海師弟！」

接着，他介紹另一個灰眉垂頰，滿臉紅光的肥胖道人，又說道：「這是玄黃師弟。」

那兩個老道一齊朝龍驤稽首行禮。」

龍驤慌忙抱拳向他們一一還禮，他看到自己被三個老道如此尊敬，心中很是高興，因為論輩份，那三個老道都較之龍驤要高上一輩，龍驤才二十多歲，他們每人都超過五十以上。

他們能對龍驤如此尊敬，當然是龍驤在武林中獲有極高的盛名所致。

玄地道長介紹完他兩個師弟之後，道：「龍大俠，此次劍會，由於掌門師兄的驟歸道山，以致緩了三天，致使少俠有所不便，尚請少俠原諒……」

龍驤見到玄地道人說些客套話，他正想要客氣兩句，巳見玄機道人走到玄地道人的身傍，湊首在他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話。

玄地道人本來還想責怪玄機道人的失禮，不該當着龍驤在此，與他悄聲說話。

可是他要說的話還没出口，巳聽到了那個震撼的消息，頓時他的臉色大變，一把抓住玄機道人的手臂，沉聲道：「你這話可是當眞。」

玄機道人皺了一下眉，道：「師兄，你……」

玄地道人也覺察出自己的失言，可是他巳經無暇向玄機道人道歉了。

他的目光四下一掃，道：「玄海，玄黃、兩位師弟你們過來。」

玄海和玄黃兩個道人弄不清楚玄機道人說了些什麽話，以致使玄地師兄臉色大變。

他們滿懷疑惑的過來，玄黃道長試探地問道：「師兄，有什麽事嗎？」

玄地道人點了點頭：「我們到玄玄師兄的丹室裏再說。」

他話聲頓了頓，揚聲道：「你們每兩人一組，散將開來，以玄玄師兄的石屋為中心，佈兩儀劍陣』把石屋守住，不許任何人進入。」

那些道人齊都大喝，劍尖高舉，移位換形，人影一陣交錯，每兩人一組，散了開去。

玄地道人沉着臉，朝龍驤打了稽首，道：「龍大俠，請隨貧道等到丹屋一行，貧道尚有許多事情要向大俠請教。」

龍驤站立一旁，看到了玄地道人在聽獲玄玄道長遭人暗害的死訊後，還能冷靜的下了決定，心中不由暗暗欽敬，心中忖道：「這位玄地道長果然較之玄機要高明得多，他知道此刻若要勞動那些道人搜索，將會因為到得太晚，而徒勞無功，還不如先查清楚整個事情的眞相之後，再作决定來得好……」

他聽得玄地道長招呼自己，抱拳道：「在下願聽道長吩咐。」

玄地道人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本門不幸，連續發生這等慘事，還牽連大俠的俠駕，眞是……」

說着，他不住的搖頭，顯見他的心中難過之極。

龍驤沉聲說道：「這不單是貴派之不幸，也是整個武林的不幸，道長不必見外，在下願竭盡一切所知，向道長提供現場綫索……」

玄地道長行了一禮，道：「貧道在此先向大俠致謝了。」

場中除了玄機和無塵兩人曉得他們說的是什麽事情之外，其他的道人全都莫名其妙！

不過，他們由玄機道人的語氣中聽出，本門又發生了一件不幸之事，並且這件事情還影響到整個武林。

是以，這片菜圃周圍的氣氛頓時嚴肅起來，他們的心中都開始凝結起一層厚厚的寒露。

玄地道長說完了話，招呼了一聲，說道：「三位師兄，還有無塵，隨貧道這邊走。」

他們一行六人在玄地道長的領頭之下，向着石屋走去。

一路之上，玄海和玄黃兩人好幾次忍不住想要出言詢問，可是他們看到玄地道長嚴肅陰沉的臉色之後，齊都閉上了嘴，不敢追問。

那一段山坡小路極短，他們一行六人在沉默之中走完了這段路，便來到石屋之前。

玄地道人站在門前，脚下頓了頓，側首道：「無塵，開門！」

無塵道人搶上一步，走到門邊啓開了那以機關控制的木門。

玄海道人見到那座十分笨重的木門緩緩地啓開，忍不住問道：「師兄，是不是……」

玄地道人回過頭來，沉聲道：「玄玄師兄巳經遭人暗算身死了。」

玄海和玄黃兩位道人雖說心中早有懷疑，但是在玄地道人的口裏聽到了這個消息，却依然使他們震驚不巳。

玄黃道人和玄玄道人平常較為接近，一聽此言，幾乎驚呆了！

他大吼一聲，向那洞開的石屋衝了進去。

玄地道人一把將他拉住，喝道：「師弟，放冷靜點。」

玄黃道人兩眼流出淚來，望着玄地道人，顫聲道：「師兄，是誰做出來的事？是誰？」

玄地道人沉肅地道：「是誰做了此事，貧道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也要將他找出來，不過此刻你我都需冷靜一點，才能憑所得的綫索推敲是誰下手行兇的……」

說着，他的視綫從玄黃道人的臉上移向蔚藍的穹蒼，龍驤站對在他的身後不遠，很清楚的看到了他眼眶裏滾動的淚珠。

玄黃道人全身一震，退了一步，伸手撫面，轉過身去放聲哭泣起來。

龍驤暗自嘆思了一下，忖道：「這位玄黃道長不愧是性情人，單看他這種激動的樣子，便知他與死去的玄玄道長之間的感情之好……」

他在忖思之際，玄地道人巳大步走進

石室之中，接着玄機，玄海扶着玄黃也跟着進去。

龍驤是最後一個進去的，他並沒爲無塵道人搶着入室而不悅，因爲他明白他們此刻的悲痛心情。

等他進入室內時，玄地已將屋角掛着的油燈點燃了，那一點豆大的火焰雖不很明亮，却將這間斗大的石室照耀得清清楚楚。

玄玄道長還是睜大了血紅的眼睛，仰身倒臥在石几之旁，他臉上痛苦的神情落在那些道人眼裏，使得他們臉上都浮現起悲憤之極的神色。

玄地道人搖了搖頭，闔上了雙眼，兩顆晶瑩的淚珠自眼角流出，其他的三個老道也禁不住渾身顫抖，紛紛落淚。

龍驤的眼睛連眨都沒有眨動一下，視綫在那四個老道的臉上一一掃過，想要從他們的神情上看出一點端倪……

但是他注視了良久，却是失望了！

那四個老道的神情毫無掩飾的露出悲慟，痛苦，憤恨之色，使人根本看不出有一絲虛僞。

龍驤暗忖道：「這四個人裏面最少有一個是謀殺他們師兄的兇手，只是他掩飾得很好而已！」

當然，他對那玄機道人的懷疑心最大，也最注視他，但是他發覺玄機淚珠串串流下，雖沒發出哭泣之聲，但那默然流淚的痛苦神情，却使人更爲感動。

室門突然響起一聲沉喝：「無量壽佛，各位師弟暫時抑制傷心之淚。」

玄地道人的話聲剛完，玄黃道人已切齒道：「好毒辣的手段，師兄，我們就算拚掉武當派百年的基業，也要替玄玄師兄報仇！」

玄地道人安慰地道：「貧道保證絕不放過那暗下毒手之人，如果貧道有一點不盡力之處，也對不起玄玄師兄……」

他深吸口氣，問道：「無塵，是你與龍大俠最先看到現狀，你將經過情形向各位師伯述說一次。」

無塵道人聽得吩咐，於是大概地將帶領龍驤到玄玄道人處的經過情形，述說了一遍。

他說完了話，玄地道人已問道：「無塵，你見到你玄玄師伯倒地死後，立即便跟龍大俠到屋外搜索？」

無塵道人說道：「當時師侄我因爲心神震撼，悲慟無比，一見玄玄師伯倒在地上，立即撲上去，還是龍大俠將師侄我拉開的，爲此我還貿然的向龍大俠攻擊，後來，也指明師伯中的毒太深，恐會藉體傳出而害到了我……」

玄機道人哦了聲道：「天下有這等鉅毒？無塵，那是什麼毒？」

無塵待要伸手取出金蜈蚣，玄地道人已說道：「這個一時不急，現在貧道要弄清那人到底是誰，玄機師弟，你見過那人，並且與他交過手，你把經過情形說出來聽聽！」

玄機道人於是將他遇見那幪面人的經過情形向玄地道人述說了一次。

龍驤很留神的諦聽着他們說話，也只聽得玄機道人所說的話與剛才對自己說出的經過一模一樣，並沒有加減些什麼別的枝節。

他心中疑惑地忖道：「一個人說謊話，絕不可能兩次都說得一點沒有差別，這可見得玄機道人是眞的遇見了那個幪面人，並非編出個故事來欺騙了，但是，他若沒有嫌疑，又是誰謀害了玄玄道人？難道我早先的推測錯了嗎？」

也始終認定玄玄道人居住在這鬱雷谷裏，路上佈有石陣，門上裝設機關，若是外人闖入，絕不可能連那些佈置機關還是完整不壞。

而且，若是外人來此，玄玄道人的武功極高，又怎會在毫無反抗的情形下被暗算？

原先，龍驤在見到玄機道人之後，認定他便是毒死玄玄道人的兇手。

不過，經過他在旁冷眼觀察了如此之久，不但沒有增加玄機道人的嫌疑成份，反而原先對玄機道人是兇手的意念，也慢慢動搖起來了。

龍驤困惑地忖道：「玄機道人既非兇手，眞的兇手便是那幪面怪人不成？但，天下那有如此一個怪人？」

也正在胡思亂想之時，玄地道人已訝異地道：「貧道怎麼從未聽過武林中有這等博通各派劍術的高手？」

玄海道人接着也以不信的神態，問道：「玄機師弟，你說你被龍大俠擊敗？那是眞的？」

玄機道人赧然道：「師弟我何必隱瞞此事？」

龍驤看到那三個老道困惑驚奇的表情，連忙道：「玄機道長已與那蒙面怪人經過一場劇鬥，且在負傷的情形下與在下交手，在下已是佔盡優勢，何況在下這柄玉龍劍又是本門寶物，所以……」

也話聲一停，肅然的道：「其實若論眞實功夫，在下較之玄機道長還是差得太遠了！」

也這句話一說完，玄地等三個老道臉上的不懌之態才放鬆下來。

江湖之中，對於門派之見最深，若是有人見到本派受人侮辱，不惜以死相拚！這便是武林之中仇怨時起，殺戮不停的原因。

龍驤深知這個道理，也明白自己以峨嵋派一個晚輩，與武當派的長老交手，結果擊敗對方。

這種結果對於峨嵋來說，或許是件光榮之事，但是對於武當派中人來說，臉上就掛不住了。

若是龍驤解釋得不好，因而引起武當四位長老的不悅，可能導致武當峨嵋二派成仇結怨。

是以龍驤見到自己的解釋被三個老道接受，不由大爲放心。

玄地道人忖思了一下，道：「那人雖然以布巾蒙面，但是也絕不可能一輩子不再出現在江湖上，否則，本派憑着這個綫索，便可以查出他的來歷！」

他沉吟一下，道：「無塵，你說發現你玄玄師伯死時手中握着一個暗器？那是什麼暗器？」

無塵道人連忙應着說道：「據師伯的看法是一枚暗器，但是龍大俠却說是一種標幟……」

玄海道人插言問道：「倒底是什麼東西？」

無塵道人說道：「是一隻金蜈蚣！」一此言一出，室內的四個老道齊都臉色大變，同聲驚呼道：「什麼？金蜈蚣？」

玄地道人說道：「無塵，你拿出來讓我們看看！」

無塵道人看到他們的吃驚之態，疑惑無比，可是他不再多言，伸手自懷中掏出那個，那個包藏金蜈蚣的布包。

龍驤站在一旁，將他們的神態齊都望在眼裏，他只見那玄地道人說話之時，竟然聲音在微微的顫抖，似乎受到很大的驚駭！

他忖道：「這眞是奇怪之事，他們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神情？難道他們認識那行使金蜈蚣之人？」

一念未了，他已見到無塵取出布包。

他出聲叮囑道：「小心解開布包，別觸到那隻金蜈蚣！」

無塵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小心的解開了布包，現出裏面包藏的金蜈蚣！無塵道人雙手捧着那個布包，在他敞開的手掌裏，一隻純金鑄造的蜈蚣，正栩栩如生的爬伏着。嗯！確實可以說是爬伏着。

因爲那隻金蜈蚣鑄造得是如此靈巧，如此精細，牠的唇吻嗡張短鬚翹着，一節節的身軀，百足划動着……

那鑄造這隻蜈蚣之人，必是天下第一巧匠，不然不會將一隻純金的蜈蚣，打造得如此靈巧，彷彿是有生命的活物……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捧着那個布包，兩隻厚寬大的手掌竟然微微地在顫抖。

由於這陣顫抖，使得原先已够精巧的金蜈蚣，彷彿被賦予活躍的生命，那密密的百足，正不自在地移動着，要爬下他的手掌。

龍驤心中暗暗嘆息着那鑄造金蜈蚣之人的手藝巧妙，他抬起頭來，正想要說句讚嘆的話，突然見到那四個老道臉上浮起的怪異神態來。

他心頭大震，暗忖道：「他們必是曉得這金蜈蚣的來歷，並且還深知持有這金蜈蚣的人是個厲害人物，否則不會如此驚凛……」

敢情玄地等四個老道臉上全都是一樣的浮起死白之色！

他們張得老大的眼睛，從裏面泛射出恐怖驚駭的神色，這使得他們顯現出一種震懾而呆凝的特異神情。

無塵道人雙手捧着金蜈蚣，心情頗爲緊張，他起先也像着了魅樣的，目光被那隻純金蜈蚣所吸引住。

好在他剛才曾見過一次，並且也不曉得那隻金蜈蚣的來歷，是以便很快地就清醒過來。

他的神智一清醒，立即便發現站在周圍的四位師長臉上浮現出中魔似的怪異神態來。

他渾身不由起了一陣顫悚，望着身旁的四張臉孔，開口道：「師伯，你……」

龍驤適時的伸手攔阻無塵道人的駭叫之聲。

無塵道人驚凛萬分的側目望着龍驤，求助地道：「龍大俠，他們……」

龍驤臉色沉重地道：「他們受到了極大的驚駭，心中情緒激動，你絕不可再使他們受到震駭，否則將導至他們血脈逆行，遭致暗傷……」

無塵道人悚然問道：「這……這該怎麼辦？」

龍驤目光一閃，見到那四個老道依然如陷入夢魅之中，對於自己的話，竟然聽而未聞。

他也不由得一陣駭然，忖道：「眞不曉得這條小小的金蜈蚣會有如此大的魅力，竟使得這四個身爲武當長老之人，受到如此巨大的震撼……」

心緒電轉而過，他肅然的伸出手去，將無塵道人手裏金蜈蚣接了過來，以布巾包好。

就在他包好金蜈蚣的刹那，玄地道人已「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他全身起了一陣顫抖，喃喃地道：「金蜈天尊，金蜈天尊……」

龍驤聽得很清楚，他疑惑地忖道：「金蜈天尊？武林中會有這等人物，怎地我從來都沒聽到過？」他心念一轉，連忙追問道：「道長，金蜈天尊是什麼人？」

玄地道人全身又是一陣顫抖，他臉上的肌肉突然起了一陣痙攣，喃喃道：「金蜈出世，武林遭刦，貧道……」

他那呆凝的眼珠緩緩抬了起來，一望見龍驤，突然不再說話。

龍驤見到玄地道人閉口不言，緊跟着又追問一句，道：「道長，你說這金蜈蚣出世，武林會有浩刦，難道說那金蜈天尊……」

玄地道人連忙搖手道：「不可說，不可說！」

這時其他的三個老道相繼自入魅中醒了過來。

玄海道人先問道：「師兄，我們怎麼辦？」

玄地道人苦笑道：「金蜈使者已經來到，我們能怎麼辦？」

玄黃道人追問道：「師兄，你的意思是……」

玄地道人喝止道：「師弟！」

玄黃道人望了站立一傍的龍驤一眼，將要說的話又嚥了回去。

這時，玄機道人喃喃地道：「金蜈使者，原來貧道遇見的是金蜈使者，那就怪不得……」

玄地道人沉聲道：「玄機，有話我們回經房再說。」

無塵道人看到他那四個長輩的奇異神態，忍不住問道：「師伯，那金蜈使者倒底是……」

玄地道人臉孔一板，喝叱道：「無塵，這兒沒有你多言的餘地，你出去門外等着！」

無塵道人受到喝叱，不再多言一句，躬身朝玄地道人行了一禮，然後頹然走出屋外。

龍驤從這四個老道之間的詭譎神態之中，隱約推想出有關那金蜈天尊的可怕之處。

他默然忖思道：「武當派是武林中五大劍派之首，而玄地道人等是武當派的長老，他們在見到這條金蜈後，如此地震驚，以至失態，可見那什麼金蜈天尊昔年一

定在武林中造下極大的聲威，不然，他的一枚金蜈信物出現在玄地等人的眼中，也不會留下如此大的影響力，我一定要找出有關於那金蜈天尊昔年出現武林的經過情形……」

他在忖思之際，已聽得玄地道人說道：「龍大俠，那枚金蜈，能否請你交給貧道？」

龍驤淡然一笑，將手中的布包遞過去，道：「道長太過客氣，這金蜈本是留給貴派的，當然由貴派收存，不過，在下有所不明，想要請問道長……」

玄地道人接過了那個布包，苦笑道：「請龍大俠原有貧道無法向你詳述這金蜈信符的來歷，如果這次劍會能夠圓滿的完成，龍大俠返回峨嵋之後，可以請教令尊，令尊當會詳細告訴你。」

龍驤看到玄地道人滿面憂色，其他的三個老道也像失了魂似的，板着臉孔木然站在一旁。

他們此刻對於玄玄道長之死，竟是提也不提，看也不看，彷彿沒有那件事發生一般。

龍驤曉得那是因為金蜈信符的突然出現，使得這四個老者的全部神智都受到金蜈的震撼，而無法顧及到玄玄道人的死因了。

愈是這般神秘，這麼離奇，使得龍驤的好奇之心愈熾。

他雖是聽得玄地道長那麼說，却不願就此放棄追問下去。

「道長！」他繼續追問道：「金蜈信符的出現，對於貴派會有一種什麼樣的結果？貴派是否要繼續調查謀害玄玄道長之人？」

玄地道人臉色沉肅地道：「龍大俠，這些都是敝派的私事，請大俠不必追問下去，至於玄玄師兄……」

他俯首望了玄玄道人的屍體一眼，浮起一絲悲痛之色，道：「如果敝派不在江湖上除名，當能……」

他似是覺察自己說得太多了，戛然住口，痛苦地搖了搖，目光掃過其他三個道人一眼。

龍驤只見那三個老道齊都緊抿雙唇，陷入痛苦的深思裏。

他的劍眉一皺，問道：「道長，聽你的話，好像那金蜈信符出現，貴派將遭到很大的傷害，此事有關於我們武林五大劍派的共同安危，道長你何不傳書其他四派……」

玄地道人搖頭道：「此事如何決定，須待我們磋商之後才曉得，但是在此之前萬望龍大俠保守這個秘密……」

他沉重地繼道：「如果龍大俠不能保守這個秘密，那麼不但敝派遭刦加速，貴派也將遭到不可抗禦的傷害。」

龍驤凜然道：「哦，事情眞有如此之嚴重嗎？」

玄地道人黯然道：「龍大俠，你年事還輕，沒有經歷過當年的那一場……」

他說到這兒，話聲一頓，臉上的肌肉又起了一陣抽動，目光在一刹之間幾乎凝滯住了。

等了好一會兒，他才吁了口氣，才說道：「貧道不能再多說了，言盡及此，尚望龍大俠能與敝派合作，答應保守這一項秘……密」

龍驤沉吟一下，道：「好，在下答應在劍會未完之前，不向任何人述說此事，不過……」

室中的四個老道長都神色緊張，相互瞟了一眼，追問道：「不過什麼？」

龍驤淡然一笑，道：「沒什麼，在下不過想要知道，這場劍會，是否還照常舉行？」

玄地道人吁了口氣，頷首道：「劍會當然如期舉行，絕不會就此中止。」

他伸出單手來，打一稽首，道：「龍大俠，現在請你回精舍休息，貧道命無塵送你回前山……」

龍驤望了玄機道人一眼，問道：「道長，且容在下再說幾句話。」

玄地道人搓了搓手，問道：「龍大俠還有什麼問題麼？」

龍驤看到玄地道人自見到金蜈信符之後，便一反方進屋時的從容之態，顯見他心中慌亂，在為着武當派未來的命運而担心。

龍驤暗自嘆息了一聲，道：「道長可曾聽過武林中將出現一個名喚天心教的神秘帮派？」

玄地道人沒想到龍驤會問出這麼個問題，他微微一愕，搖頭道：「貧道從未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個帮派！」

他轉過首去，以目光詢問其他三個老道，只見玄海、玄黃、玄機三人齊都搖頭不知。

龍驤特別注意玄機道人的神色，可是除了看到對方臉上浮現的憂色之外，其他的任何表情都看不出。

玄地道人問道：「龍大俠在何處聽說過江湖中出現這一神秘帮派的？」

「不單是聽說過！」龍驤道：「在下一路之上，便曾遇見過好幾次天心教徒的攔截……」

他的嘴角浮起一絲自嘲之色，道：「若非是在下運氣好，恐怕早就到不了武當，參加這次劍會。」

玄地道人哦了聲，驚問道：「那天心教如此厲害？怎麼貧道從來都沒有聽說過武林中有這一帮派出現？」

龍驤答道：「到目前為止，天心教尚未公然出現江湖，不過他們的勢力極大，帮衆有些已滲入各大派之中……」

玄黃道人驚道：「有這等事？」

龍驤頷首道：「不但確有此事，並且在下還曉得潛伏在貴派的兩名天心教中帮衆！」

此言一出，室中的四個老道齊都大驚，一陣哄然聲中，他們都想要出聲詢問。

玄地道人抬高了話聲，揮了揮手，道：「三位師弟請住口，容貧道向龍大俠請問。」

他等到室內一靜，凝肅地問道：「龍大俠，你所知道的有關那天心教潛伏在敝派之帮衆，能否將他的姓名說出……」

龍驤道：「當然可以，在下此來玄玄道長處，本就是要向他稟告此事，却沒想到他，唉……」

他嘆息了一聲，解釋道：「在下由於道路之上，遭到天心教帮衆的攔截，所以

直到今日午時，方始趕上武當，在上山之後，在下又發現了一件事情，是以才請無塵道長帶領在下求見諸位長老……」

龍驤的目光一掃，見到玄地、玄黃、玄海玄機四個老道齊都凝神傾聽自己說話，於是繼續道：「因為那時此刻大會已開始，諸位道長都在會場，在下不願公然向諸位長老稟告此事，是以才由無塵道長帶領在下趕來此處……」

玄黃道人個性較為急躁，他見到龍驤解釋了再三，還沒說到關節上去，於是追問道：「龍大俠，你說敝派潛有天心教的奸細，到底那兩人是誰？」

「道長不需急躁！」龍驤望了玄黃道人一眼，說道：「在下一定會將那兩人說出來，只是希望諸位道長能相信在下並非信口雌黃……」

玄地道人說道：「龍大俠在江湖上行俠仗義，俠名在外，貧道等都能信賴得過，大俠只能指出那兩人是誰，貧道一定找出他們，以門規嚴懲。」

龍驤頷首道：「道長這麼一說，在下便可以放心了，其實，就算那兩人不承認，在下也可提出證據來。」

玄機道人說道：「既是如此，請龍大俠說出來吧！」

龍驤眼中閃出一道精芒，深深地望了玄機道人一眼，隨即斂隱下去。

他的臉色突然嚴肅起來，道：「那兩人一是在武昌接引在下的紫髯金劍南宮北南宮大俠，另一個是乙木道長！」

那四個老道齊都全身一震，為這突然的消息給怔住了。

他們相互望了一眼，玄地道人問道：「龍大俠，你眞能提出證據來？」

龍驤笑了笑，道：「南宮北南宮大俠在下已可確定是天心教之奸細無疑，而乙木道長却並非是……」

玄地道長被龍驤故意賣弄玄虛弄得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他詫異地問道：「龍大俠此言如何說法？」

龍驤道長見到自己那一手已使他們的情緒全被自己控制了，他笑了笑，道：「乙木道長並非背叛貴派之人，在下之意，是指眼下在武當的乙木道人，乃天心教派人喬裝以乙木道人的面目出現，他並非眞正的乙木道長！」

玄地道人愣了愣道：「大俠之言，貧道有點弄不清楚。」

玄海道人問道：「龍大俠，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乙木師弟已被天心教擒去，他們然後又以教內之人易容成乙木師弟模樣上山來？」

「對！」龍驤點頭道：「玄海道長判斷不錯，正是這樣。」

玄地道人皺眉說道：「可是乙木師弟却……」

龍驤道：「在下方才聽得玄機道長說起，乙木道長已經失蹤，這正表示他的陰謀已經敗露，不敢再在武當山繼續扮演乙木道長下去。」

玄機道人說道：「乙木師兄的那座把翠小樓……」

「那座竹樓已經塌倒了！」龍驤說道：「各位道長不必疑惑，因為那是在下所為！」

他於是將上得武當之後，被乙木道人招去竹樓之事，詳細的說了出來。

玄地道人驚呼道：「哦，是金臂劍魔任明傑！」

當龍驤一說出現下留在武當山上的乙木道人是衡山派的金臂劍魔任明傑所裝扮的，玄地等四個老道齊都大驚失色。

龍驤不由得感到萬分奇怪，暗想：那任明傑的武功，雖說是別有蹊徑，與中原各大劍派的劍術有些不同，但是衡山派創派太晚，與武當派已有百年巳上的根基比較起來，又是相差一籌。

那麼，為何武當派的四個老道在一聽得任明傑的名號之後，便大為吃驚？

龍驤正在暗自忖想之際，見到玄地道人呆了半晌，問道：「龍大俠，你既然說那『天心教』神秘異常，他們又如何會讓你曉得他們是天心教徒？」

龍驤劍眉一皺，還未答覆玄地道人的話，又聽得玄機道人問道：「金臂劍魔任明傑已於二十年前便已喪生，他在二十年之後，又怎會突然出現武林？並且還假冒乙木師弟之名到武當山來？龍大俠，你能否向貧道等解釋這個問題？」

龍驤聽到他那咄咄逼人的口氣，劍眉上軒，冷冷一笑，反問道：「玄機道長，依你的話中之意，在下是在說謊了？武林中沒有聽說『天心教』之名，便不該有那組織？任明傑在武林中並非很是有名望之人，在下既要說謊，又為什麼不把其他的人拉出來？」

他的目光四下一掃，話聲揚高道：「在下是為了整個武林的安危着想，這才將我所遭遇的事，發現的危機，向各位道長提出，那知道各位道長却不相信在下之言，既是如此，在下告辭了。」

龍驤說完了話，朝着四個老道抱了抱拳，便要離屋而去。

玄黃道人的個性急躁，一見龍驤說完了話便要離去，他身形一動，攔在龍驤面前，喝道：「龍驤，這屋裏的那一個人不是你的長輩？你怎敢如此無禮？」

龍驤此刻心中的悲憤眞是難以言喻，他發現到整個武林此時都被一層黑霧所籠罩，而中原的各大正派也都抱着閉關自守的宗旨，根本不管別的門派安危如何。

他連日以來，遇到那麼多的危難，使他深入地了解到武林中各派都陷入在天心教的魔掌裏，只有他能提起他們的驚覺。

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向武當派的長老說出武當本身危難的原因——因為武當與峨嵋同為五大劍派中兩個有名望的宗派，所謂是兄弟宗派，武當若是首先遭到天心教的魔掌，峨嵋又何能避免？

那知他傾出自己的熱情向武當長老提出警告，却使他們全都不相信，並且抱着懷疑的態度對待他。

這，叫他如何忍受得了？

龍驤一見到玄黃道人攔住自己去路，沉聲道：「依道長之見，在下應該如何？是對各位道歉還是說些假話阿諛各位？」

玄黃道人手掌一揚，怒道：「你的胆子好大，貧道……」

他的話聲一歇，揚起的手掌沒有放下，忙不迭地退了兩步，然後迴掌於胸，護住胸前要穴。

敢情在他說話之時，突然發覺到一股森寒冷冰的劍氣如同一枝冰冷的箭，往自己身上激射而來。

一時之間，他感覺到自己全身都被那股無形的冷厲的劍氣所籠罩，使他忍不住往後退去。

可是當他退出五步之後，凝目望去，卻發現龍驤根本沒有拔出長劍，而只是以右手按在劍柄之上。

他的臉色一變，心中大凛，沒想龍驤年紀輕輕，便能憑藉心中的意志，控制劍氣的發展斂滅，一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一雙擱在胸前的手，不知放下好還是出手的好。

玄地道人看到玄黃道人的尷尬之態，連忙出聲喝止，道：「玄黃師弟，不可以這樣對待龍大俠。」

他緩緩的走了過去，玄黃道人狠狠的瞪了龍驤一眼，跺了跺脚，轉身啓開木門，奔出石屋。

玄地道人的灰白長眉動了動，對龍驤歉然道：「龍大俠，請原諒他的貿然之舉，我這師弟一向是個急躁性子，要他改了幾次，他都沒有法子改……」

龍驤聽他這麽一說，反而感到不好意思起來，他抱了抱拳，說道：「不，這都怪在下過於放肆，失禮之處，還請各位道長原有。」

玄地道人淡然一笑，道：「據貧道所知，任明傑確實已在二十年前喪生，不但是他一人，當年參與必死谷之事的所有各派高手全都喪生谷裏，二十年來，沒有一個人曾經重現於江湖，所以，龍大俠你一提起任明傑重現武林，便難怪使得貧道等不相信了。」

龍驤問道：「請問道長，二十年前那必死谷之事，是怎麽一囘事？能否請道長解釋一下？」

玄地道人長長嘆了口氣，說道：「龍大俠，你的年紀還輕，不曾經歷過當年所發生的恐怖之事，自然不會明瞭了，但是，我們這些老一輩的，却是身歷那件恐怖的事，心裏的感受便有所不同了，唉，此刻囘想起來，也不禁使得貧道深深地顫悚……」

龍驤心頭一動，問道：「請問道長，當年那件事，是否跟方才道長所提的金蜈天尊有關？」

玄地道人沒有直接囘答他的問話，僅是閃爍其詞地道：「貧道每一想起當年之事，便禁不住爲各派的將來前途感到担憂，對於那一次大刼難，貧道不願詳細提起，只是要向龍大俠說明一件事，那便是由於當年那一件事，各大門派的精英全都喪失無遺，各派也逐漸沒落……」

他的目光凝聚在粗糙的石牆上，默然片刻，吁了口氣，道：「這二十年來，我們各派都盡力於本門秘功的追研，而沒有像往日那樣高派門人到江湖上去行俠仗義，以致使得武林中黑道羣魔迭起，當年之禍還不曉得要延續多久才能停止……」

龍驤聽他說了半天的話，全都有如罩上一層輕霧般的難以使人了解他眞正的意思。

他想了一下，問道：「道長能否將當年金蜈天尊擾亂武林的事說與在下曉得，在下……」

「龍大俠，眼下是劍會舉行之時，貧道認爲當年的殘酷之事，不該讓你曉得，以免影響到你的情緒！」

玄地道人說道：「等到劍會一完，無論大俠你能否取劍主一席，貧道都會詳詳細細的將當年之事對你說清楚，龍大俠，貧道這個答覆，你覺得還滿意嗎？」

龍驤淡然一笑道：「在下也沒有急於曉得當年之事，不過在下覺得眼下武林之中有如暗波激動，隨時都會掀起一場巨大的風暴，在下認爲這也許跟當年之事有所關連，是以才請問道長……」

玄地道人苦笑道：「龍大俠所推測的不錯，貧道也認爲當年之事沒有完結，而在繼續的延續下去，尤其是貧道在聽得你提起金臂劍魔的重現江湖，使得貧道更加担憂……」

這時，那站在一傍的玄機道人已接下去道：「師兄，眼下我們還沒看到那金臂劍魔任明傑，又如何能確定他已重現江湖呢？」

龍驤冷笑一聲道：「玄機道長，你是不相信在下的話，還認爲在下是說謊欺騙你？」

玄機道人道：「貧道並沒有說龍大俠在說謊，而是說眼下在尚未見到任明傑之前，我們不能遽然便下斷語，而認爲與二十年前的事情有所關連。」

龍驤說道：「這很容易的事，道長你何不去把乙木道長找出來，便可以證明此事了！」

玄機道人冷笑道：「龍大俠，你這話就說錯了，剛才你不是聽到貧道說過，乙木師弟的竹樓傾塌，他本人也已經失踪，遍尋不獲？貧道現在要到何處去找他？」

龍驤道：「這很清楚地顯示我們，乙木道長已經被人所擒，眼下留在武當門的那個乙木道長乃是假冒之人，不然，他爲什麽要離開這兒？」

玄機道人說道：「這也可解釋成他被人擄走，就在經過一番反抗後，他所居住的竹樓才會倒塌。」

龍驤冷笑道：「道長的意思是指在下謀害了乙木道長？」

玄機道人默然無語，根本沒有答覆龍驤的詢問，但是他的神態却明顯地表示他對龍驤的話是默認了。

龍驤望了望其他兩個老道，見到他們也都在沉默不語。

他的心中湧起強烈的反感，忖道：「武當已經完了，在這幾個糊塗的雜毛老道領率之下，是無法重振昔日的雄風……」

他驀地長笑一聲，諷刺地道：「諸位道長太看重我龍驤了，憑我一個晚輩，竟能公然的在武當將貴派二十年前劍會的劍主擒住，若是傳出武林，在下的聲望豈不是驟然提高到前無古人的程度？既是如此，在下又何必趕來武當參加劍會，爭什麽劍主之席呢，在下……」

玄地道人沉聲道：「龍大俠，請你不要以這種語氣諷刺貧道等！」

龍驤微微一愕，也發覺到自己是失言了。

・十四（未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